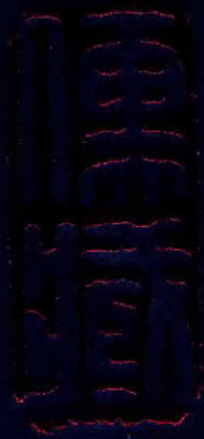




儒

藏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ISBN 978-7-301-11804-7



9 787301 118047

定價：1200.00元

精華編八六冊
經部春秋類

儒

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八六/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301-11804-7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54612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八六)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長民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04-7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話	郵購部010-62752015 發行部010-62750672 編輯部010-62756449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44.75印張 680千字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價	1200.00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 010-62756370

《儒藏》精華編第八六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姜廣輝 朱漢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目錄

八六冊

校點說明	一
公羊義疏一(隱元年正月)	一
公羊義疏二(隱元年三月盡五月)	四四
公羊義疏三(隱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六六
公羊義疏四(隱二年春盡是年)	九九
公羊義疏五(隱三年盡是年)	一二五
公羊義疏六(隱四年盡五年秋)	一五四
公羊義疏七(隱五年九月盡十二月)	一七九
公羊義疏八(隱六年盡七年)	二〇五
公羊義疏九(隱八年盡十一年)	二二八
公羊義疏十(桓元年盡是年)	二六六
公羊義疏十一(桓二年盡三年)	二八二

公羊義疏十二(桓四年盡五年)	三一五
公羊義疏十三(桓六年盡七年)	三四五
公羊義疏十四(桓八年盡十年)	三六三
公羊義疏十五(桓十一年盡十四年)	三九一
公羊義疏十六(桓十五年盡十八年)	四三一
公羊義疏十七(莊元年盡二年)	四五五
公羊義疏十八(莊三年盡四年)	四八一
公羊義疏十九(莊五年盡八年)	五一二
公羊義疏二十(莊九年盡十年)	五四二
公羊義疏二十一(莊十一年盡十五年)	五六九
公羊義疏二十二(莊十六年盡二十二年)	五九一
公羊義疏二十三(莊二十二年冬盡二十四年)	六二〇
公羊義疏二十四(莊二十五年盡二十七年)	六五四
公羊義疏二十五(莊二十八年盡三十年)	六七七

八七冊

公羊義疏二十六(莊三十一年盡三十二年)	六九七
公羊義疏二十七(閔元年盡二年)	七二五

公羊義疏二十八(僖元年盡是年)	七五六
公羊義疏二十九(僖二年盡三年)	七七四
公羊義疏三十(僖四年盡八年)	七七七
公羊義疏三十一(僖九年盡十二年)	八二八
公羊義疏三十二(僖十三年盡十六年)	八五七
公羊義疏三十三(僖十七年盡二十一年)	八八八
公羊義疏三十四(僖二十二年盡二十六年)	九一七
公羊義疏三十五(僖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九四六
公羊義疏三十六(僖二十九年盡三十一年)	九六九
公羊義疏三十七(僖三十二年盡三十三 年)	一〇〇二
公羊義疏三十八(文元年盡二年)	一〇二四
公羊義疏三十九(文三年盡五年)	一〇六六
公羊義疏四十(文六年盡八年)	一〇八〇
公羊義疏四十一(文九年盡十一年)	一〇九八
公羊義疏四十二(文十二年盡十三年)	一一二二
公羊義疏四十三(文十四年盡十八年)	一一五二
公羊義疏四十四(宣元年盡二年)	一一八五

公羊義疏四十五(宣三年盡六年)	一二〇六
公羊義疏四十六(宣七年盡九年)	一二四六
公羊義疏四十七(宣十年盡十二年)	一二七三
公羊義疏四十八(宣十三年盡十五年)	一三〇八
公羊義疏四十九(宣十六年盡十八年)	一三五一
公羊義疏五十(成元年盡二年)	一三七一

八八冊

公羊義疏五十一(成三年盡七年)	一四〇三
公羊義疏五十二(成八年盡九年)	一四二八
公羊義疏五十三(成十年盡十四年)	一四四五
公羊義疏五十四(成十五年盡十六年)	一四五六
公羊義疏五十五(成十七年盡十八年)	一四八一
公羊義疏五十六(襄元年盡六年)	一四九七
公羊義疏五十七(襄七年盡十二年)	一五二五
公羊義疏五十八(襄十三年盡十九年)	一五五一
公羊義疏五十九(襄二十年盡二十六年)	一五七七
公羊義疏六十(襄二十七年盡三十一年)	一六〇四

公羊義疏六十一(昭元年盡五年)	一六四六
公羊義疏六十二(昭六年盡十二年)	一六七二
公羊義疏六十三(昭十三年盡十七年)	一六九九
公羊義疏六十四(昭十八年盡二十二年)	一七二八
公羊義疏六十五(昭二十三年盡二十四年)	一七五三
公羊義疏六十六(昭二十五年盡是年)	一七六六
公羊義疏六十七(昭二十六年盡三十二年)	一八一二
公羊義疏六十八(定元年盡是年)	一八三九
公羊義疏六十九(定二年盡四年)	一八六六
公羊義疏七十(定五年盡八年)	一八九五
公羊義疏七十一(定九年盡十三年)	一九一八
公羊義疏七十二(定十四年盡十五年)	一九三八
公羊義疏七十三(哀元年盡五年)	一九六二
公羊義疏七十四(哀六年盡十三年)	一九八八
公羊義疏七十五(哀十四年盡是年)	二〇一九
公羊義疏七十六(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二〇四六

公羊義疏

〔清〕陳立著

駢宇騫
崔高維
校點

目錄

八六冊

校點說明……………一

公羊義疏一（隱元年正月）……………一

公羊義疏二（隱元年三月盡五月）……………四四

公羊義疏三（隱元年七月盡十二月）……………六六

公羊義疏四（隱二年春盡是年）……………九九

公羊義疏五（隱三年盡是年）……………一二五

公羊義疏六（隱四年盡五年秋）……………一五四

公羊義疏七（隱五年九月盡十二月）……………一七九

公羊義疏八（隱六年盡七年）……………二〇五

公羊義疏九（隱八年盡十一年）……………二二八

公羊義疏十（桓元年盡是年）……………二六六

公羊義疏十一（桓二年盡三年）……………二八二

公羊義疏十二（桓四年盡五年）……………三一五

公羊義疏十三（桓六年盡七年）……………三四五

公羊義疏十四（桓八年盡十年）……………三六三

公羊義疏十五（桓十一年盡十四年）……………三九一

公羊義疏十六（桓十五年盡十八年）……………四三一

公羊義疏十七（莊元年盡二年）……………四五五

公羊義疏十八（莊三年盡四年）……………四八一

公羊義疏十九（莊五年盡八年）……………五一二

公羊義疏二十（莊九年盡十年）……………五四二

公羊義疏二十一（莊十一年盡十五年）……………五六九

公羊義疏二十二（莊十六年盡二十二年）……………五九一

公羊義疏二十三（莊二十二年冬盡二十四年）……………六二〇

公羊義疏二十四（莊二十五年盡二十七年）……………六五四

公羊義疏二十五（莊二十八年盡三十年）……………六七七

八七冊

公羊義疏二十六（莊三十一年盡三十二年）……………六九七

公羊義疏二十七（閔元年盡二年）……………七二五

公羊義疏二十八(傳元年盡是年)	七五六
公羊義疏二十九(傳二年盡三年)	七七四
公羊義疏三十(傳四年盡八年)	七九七
公羊義疏三十一(傳九年盡十二年)	八二八
公羊義疏三十二(傳十三年盡十六年)	八五七
公羊義疏三十三(傳十七年盡二十一年)	八八八
公羊義疏三十四(傳二十二年盡二十六年)	九一七
公羊義疏三十五(傳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九四六
公羊義疏三十六(傳二十九年盡三十一年)	九六九
公羊義疏三十七(傳三十二年盡三十三 年)	〇〇二
公羊義疏三十八(文元年盡二年)	一〇二四
公羊義疏三十九(文三年盡五年)	一〇六六
公羊義疏四十(文六年盡八年)	一〇八〇
公羊義疏四十一(文九年盡十一年)	一〇九八
公羊義疏四十二(文十二年盡十三年)	一一一二
公羊義疏四十三(文十四年盡十八年)	一一五二
公羊義疏四十四(宣元年盡二年)	一一八五

公羊義疏四十五(宣三年盡六年)	一二〇六
公羊義疏四十六(宣七年盡九年)	一二四六
公羊義疏四十七(宣十年盡十二年)	一二七三
公羊義疏四十八(宣十三年盡十五年)	一三〇八
公羊義疏四十九(宣十六年盡十八年)	一三五一
公羊義疏五十(成元年盡二年)	一三七一

八八冊

公羊義疏五十一(成三年盡七年)	一四〇三
公羊義疏五十二(成八年盡九年)	一四二八
公羊義疏五十三(成十年盡十四年)	一四四五
公羊義疏五十四(成十五年盡十六年)	一四五六
公羊義疏五十五(成十七年盡十八年)	一四八一
公羊義疏五十六(襄元年盡六年)	一四九七
公羊義疏五十七(襄七年盡十二年)	一五二五
公羊義疏五十八(襄十三年盡十九年)	一五五一
公羊義疏五十九(襄二十年盡二十六年)	一五七七
公羊義疏六十(襄二十七年盡三十一年)	一六〇四

公羊義疏六十一(昭元年盡五年)	一六四六
公羊義疏六十二(昭六年盡十二年)	一六七二
公羊義疏六十三(昭十三年盡十七年)	一六九九
公羊義疏六十四(昭十八年盡二十二年)	一七二八
公羊義疏六十五(昭二十三年盡二十四年)	一七五三
公羊義疏六十六(昭二十五年盡是年)	一七六六
公羊義疏六十七(昭二十六年盡三十二年)	一八一二
公羊義疏六十八(定元年盡是年)	一八三九
公羊義疏六十九(定二年盡四年)	一八六六
公羊義疏七十(定五年盡八年)	一八九五
公羊義疏七十一(定九年盡十三年)	一九一八
公羊義疏七十二(定十四年盡十五年)	一九三八
公羊義疏七十三(哀元年盡五年)	一九六二
公羊義疏七十四(哀六年盡十三年)	一九八八
公羊義疏七十五(哀十四年盡是年)	二〇一九
公羊義疏七十六(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二〇四六

校點說明

《公羊義疏》爲清人陳立所撰。陳立（一八〇九—一八六九），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道光辛丑（一八四一）進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雲南曲靖府知府。

陳立少時隨父客居揚州，從凌曙、梅植之、劉文淇等名師問學，遂通許氏《說文》、公羊《春秋》、鄭氏《禮》；旁及詩古文詞。於《公羊》用力尤深，傳其師說，鉤稽貫串，乃成《春秋公羊傳義疏》七十卷。

據陳立《句溪雜著》卷六《論語正義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蹊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

雅》，焦氏《孟子》，別作《義疏》。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時陳立年僅二十。《論語正義序》又云：「立於《公羊疏》勿勿四十年，近甫輯成稿本七十餘卷，復橐筆遊楚越。疏漏淺謬，卒未覈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說：「此序作於同治己巳，時卓人客浙撫李瀚章署。未幾，聞其下世。」陳立作《論語正義序》在同治己巳，他猶憂心「寫定無期」，可知此時《公羊義疏》尚未殺青。劉恭冕撰《劉君恭甫家傳》亦云：「卓人《公羊疏》甫成即下世。」《句溪雜著》書末有劉恭冕爲其撰寫的《墓誌銘》，云「立卒于同治己巳十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一」，則是書前後歷時四十餘年。直到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王先謙續刻《皇清經解》才流傳於世。

在陳立看來，孔廣森、劉逢祿等專治《公羊》者，對於《公羊》的論述固有可取之處，然而就何休《春秋公羊解詁》來說，孔廣森、劉逢祿二人皆有牽

涉《左氏》、《穀梁》二傳以說《公羊》者，與《公羊》乖違；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雖為漢學家專門之學，然三科九旨，語多立異，已非《公羊》之家法矣。有鑒於此，陳立本於何氏而作疏義。他認為《公羊》一書多言禮制，而禮制之中，有周禮有殷禮，以孔子有「舍文從質」之說，故言禮多舍周而用殷，故「欲治《公羊》必先治三禮」，所以陳立先為疏證《白虎通義》，之後才作《春秋公羊傳義疏》。陳立在《春秋公羊傳義疏》中引用三禮為說，對禮制的考釋也甚為詳備；此外，陳立對文字訓詁、辨別經文異字、探求地理位置等方面也煞費心思。可以看出《公羊義疏》主要是為申何休《春秋公羊解詁》註傳解經之義，其嚴謹地持守了《公羊》何氏義。該書所論三科九旨、王魯說、災異說等，皆隨文註出，又以集解之體陳列文獻，且多見裁決去取之按語，學者自可由其去取以通董、何之意。

陳書卷帙浩大，搜集文獻極為豐富，從唐代以前闡釋《春秋公羊》的舊說，到清代孔廣森、劉逢祿

等人的研究成果，幾乎主要的著作都收了進來。其特點有：篤守何氏家法，詳於典章禮制、精於文字訓詁、辨別經文異字、求索地理位置。他深明家法，用樸學的方法加以疏解，考據亦臻於精詳，不過為穿鑿。在清代有關《公羊傳》的注疏中，《春秋公羊傳義疏》可稱上選。

《春秋公羊傳義疏》的版本，現存有國家圖書館藏小字雙行，藍格白口，四周單邊稿本，十二冊，不分卷；又有小字雙行，小紅格紅口，左右雙邊清抄本十一卷，二十四冊；有上海圖書館藏戴望跋、陳汝恭校手稿本六十九卷（卷八—卷七十六）；有溫州市圖書館藏孫詒讓校清抄本七十六卷；有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刻《清經解續編》本、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及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等。

本次整理以南菁書院刻《清經解續編》本為底本，參校了國家圖書館所藏稿本及清抄本。前言及卷一至卷四十三由駢宇騫負責，卷四十四至卷

七十六由崔高維負責。對於《義疏》中的引文我們盡量尋找原書核對，「二十四史」用中華書局整理本，《十三經註疏》用嘉慶二十年阮刻本，其餘在《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及《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者，分別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及鳳凰出版社影印《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本，凡有錯誤之處我們都做了校正，並一一寫出校記；對於陳氏節引或有意改寫的引文，如非內容抵牾，一依其舊，不加改正；對於書中的避諱字，均予回改；異體字統一改爲規範用字。全書體例，疏文前有標起訖文字，後加○，然後疏之。但○亦有漏略，今依例補，不出校。

囿於學力和見識，本書的缺點和錯誤，懇請讀者賜予批評指正。

校點者 駢宇騫 崔高維

公羊義疏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正月。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疏阮

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題，低一格，^①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者，^②雜綴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

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③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尚書》雖亡，據《禮》類推也。《公羊解詁》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

① 題「原脫，據阮元《公羊校勘記》補。

② 者「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③ 下「原作「一」，據《毛詩注疏》改。

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在上，尚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為本，故仍循其舊。舊疏又云：「何休學」，今按《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趙氏《孟子章句》止題「趙氏」，古人謙遜，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

俾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一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閩、監、毛本「何休學」三字在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按：《廣雅·釋詁》：「學，識也。」《御覽》引《論語識》云：「學者，識也。」蓋謂有所得即識之。《釋文》：「學者，言為此經之學，即注述之意也。蓋魏、晉間本有稱「何休學」，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謙言學耳。然漢世均不表名，如鄭氏《三禮》、《毛詩》止題「鄭氏」，則應題「何氏學」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解詁」云。《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占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今按：《春秋》者，《統曆》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舊疏引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

① 「闕」，原作「關」，據四庫全書本《拾遺記》改。

② 「往」，原作「德」，據四庫全書本《拾遺記》改。

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又引《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舊疏又云：「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何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按：《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竹帛，蓋即《春秋》。言古者聖王，則不必孔子乃名《春秋》矣。隱公者，《魯世家》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謚法解》云：「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故以隱公爲首。經傳者，《白虎通·五經篇》：「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又云：「經者，常也。」定元年注：「傳謂訓詁。」《漢書·古今人表》注：「傳謂解說經義者也。」解詁者，《釋文》云：「佳買反，下音古，訓也。」按：賈逵注《左傳》、《國

語》名「解詁」也。公羊者，傳者姓氏。舊疏引《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夏弟子。五傳而著竹帛，弟子不敢斥言師名，故以氏傳也。第一者，第次也。舊以一公爲一卷，閔公附於莊公之末。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證之，則本十二卷。《隋志》作十一卷，《唐志》作十三卷，皆筆畫之誤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不知分自何人。」按：閔公末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則何氏自十一卷也，當以《隋志》爲正。錢氏大昕《答問》云：「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占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丘明所修，^①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

① 「修」，原作「傳」，據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改。

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者，《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亦必《左氏》之經也。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均稱古文，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爲左氏無疑。《公》、《穀》爲今文，故止稱經。然《公羊》實止十一卷，宋本猶然，則「十二卷」或涉上古經篇目而誤。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道謂當在貞元、長慶之後。顧焯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府掾」。府掾，亦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爲梁、齊間舊帙無疑。」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隋、唐間不聞有『府

掾，亦無『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鮮于照《春秋公羊解序》一卷，^①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愨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爲徐爲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爲王愨期語。按：問答語甚精贍，必非隋、唐人作，或即舊疏人所述與？又《公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有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石焉。杜預《左傳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杜氏前《左氏》亦經傳各別也。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舊疏：『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析

①「照」，《援鶉堂筆記》無此字。《隋書·經籍志》作「公」。

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三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①三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是三科九旨也。」問曰：「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統，三曰異外內，^②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子，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子，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舊疏引《文謚例》又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三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又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三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

為父之道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為子之道缺；《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為七缺。《春秋緯》多與《公羊》說比附，故鄭氏謂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于緯，藏之以備後世。《公羊》由子夏口授，傳之孔子，故聖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傳焉。後世惟說三科九旨有異。孔氏廣森著《公羊通義》，遺何氏而雜用宋氏。其說云：「《春秋》之為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是也。」

① 此三「辭」字原作「詞」，據《春秋公羊經傳注疏》改。本書中「辭」、「詞」互用者甚多，以下皆徑改，不再出校記。

② 「異」，原作「風」，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元年，春，王正月。

疏錢氏大昕《養新餘錄》云：①

《春秋正義》於十一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先儒相承之舊文，②非孔沖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曰「己未」。桓元年歲在玄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曰「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曰「庚子」。③案：莊公即位三十二年，以常率計之，其末年太歲當在甲寅，④歲星應在豕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依《三統術》，莊二十三年太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閔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僖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曰「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曰「乙未」。宣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曰「癸丑」。成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丁卯，今曰「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乙酉，今曰「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

申」。昭十五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一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又定元年歲在玄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曰「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曰「丁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寅，⑤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二十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⑥按《春秋緯》言孔子爲《春秋》，退而修殷曆，是《春秋》實用殷曆。殷術起甲寅元，以《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弟七郇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郇之十年。

①

「餘」，原脫，以下引文皆出自《養新餘錄》，據補。

②

「先」，原作「舊」，據《十駕齋養新餘錄》改。

③

「庚」，《十駕齋養新餘錄》作「戊」。

④

「其末年太歲」，原脫，據《十駕齋養新餘錄》補。

⑤

「寅」，原作「辰」，據《三統術》及《十駕齋養新餘錄》改。

癸酉部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後漢志》載馮光、陳晃上言：「曆元不正，宜改甲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部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爲己未，隱元年當爲戊午，與《統》所載殷曆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元歲既差，部法亦異。其注襄二十一年爲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爲「己酉」之形近而譌。《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曆以爲部分年紀，取《四分》日法閏法以排纂日月，就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

注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

「者何」。

疏《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

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首皆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

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据」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据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目其所据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弟子卻本先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當作《春秋》時，弟子見以元爲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据有疑理，而問所不知者曰「者何」，《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孰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据彼難此，即或言「曷爲」，或言「曷以」，或

單言「何」，即下傳云「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据文公言即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据，故何氏云「諸据疑」者，皆無所据，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注明云「諸据疑」，則明有所据矣。特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解非。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疏《爾雅·釋詁》云：「元，始也。」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元

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君之始年也。」○注以常「至始年」。○舊疏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即位，雖非正月，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据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是爲十一月總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即下書「十有二月」之屬是也。《說文》：「總，聚束也。俗作摠。」《校勘記》謂毛本「摠」改「總」爲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此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

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易·上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繁露·玉英》云：「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其在正名。」^①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

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罔固空虛，晝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先之應也。」^②又《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③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云：「《漢書》此傳，『大』當爲『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言也。『正以『元』爲天地之始，故以『本』言之也。又《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故《元命

① 「其」，《春秋繁露》無。

② 「先」，原作「元」，據《春秋繁露》改。

③ 「而承之」，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又不直稱王，故渾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託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為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樂資《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為

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為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爵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者，蓋春秋之世容有諸侯各自紀元於其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即位，當時自己稱元，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之稱，聖人即其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事而改，^①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立號者，《白虎通·號篇》云：「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為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

①「漢初有事而改」，《宋書》作「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

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①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者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按：《春秋》託王於魯，亦即立號之義也。○注「春秋」至「於魯」。○《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繁露·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所聞之董生此焉。又《三代改制質文》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

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託之於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託新王受命於魯也。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託魯爲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王魯者，即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唯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

① 「禮」，原脫，據《白虎通·號篇》補。

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於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於二伯。且魯無可觀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桐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曉曉不已，猶矇瞍之不可語於日月之明繼照之火也。包氏慎言《王魯說》云：「《春秋》，魯史也，因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云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王之制。始於羸、桀，極於精、麇，蓋

以繼周氏之絕業，反衰世之凌夷。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以魯史撥周亂，因曰王魯，曷嘗假王號於魯哉？曰非天子不改元，而《春秋》於十二公之即位皆書元年，則似假以名號矣。曰桓、莊以後之書元，緣公也。隱公，庶子也。仲尼，庶位也。隱庶而無嫡則隱當君，隱讓而不居則隱無位。《春秋》成公之意，不書即位而書元年，為《春秋》書元年，為《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元者，善之長，仁也。體仁足以長人，而長人莫善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隱、桓之為嫡庶也微，謂隱讓而隱之君國者十一年，則隱之讓也亦微。隱讓而并不居讓之名，以覆護桓。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者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託於天下。」《春秋》新王而託之隱，蓋如是爾。因是而褒儀父，因是而進滕辭。一王初起，其崇義來歸者皆王者之所與，不迫治其小，故此元之所以為善長，此王之所以為天下所歸往也。又云：「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則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班固曰：「縣象閭而桓文垂，彝倫敷而憲章缺。乃命玄聖，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

哲，備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然則《春秋》自爲一代，有祖有宗，而假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齊、晉、秦、楚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決，「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

（○）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即位於元下義。

也。杜預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漢書·魏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董仲舒傳：「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君者，正人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

- ① 「其」，《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義」。
- ② 爲「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白悲可致此物而身不得致也。一是奉元繼天，善成萬物之義也。春者何？**注**獨在「王」上，

故執不知問。**疏**注，獨在「至」知問。○舊疏

云：「春、夏、秋、冬皆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歲之始也。**注**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

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

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

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

秋，指北方曰冬。歲者，總號其成功之

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

疏《後漢書·郎顗傳》云：「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

敬歲之始也。」又《班彪傳》注：「春者，四時之始也。」

《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張晏

曰：「春者，歲之始也。」又《高帝紀》「拜婁敬為奉春

君」，張晏注同。《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

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組結。注：「神明，猶陰陽也。相

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組結，要也。」舊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

「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

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開辟」，《釋文》：「辟」，本亦作「闢」。《白虎通·嫁娶篇》：「春

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

「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大司馬》：「春者，出生

萬物。」《漢書·董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

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為春首，故為開闢之

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蠡，位東方動，春

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蠡，東之言

動。含此名以自明白達也。」^①惟於時為春，以其蠡動

無節，應此時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

春，春之為言蠡也，產萬物者也。」又《乾鑿度》云：「震

生萬物東方。然則震為東方之卦，東方為仁，仁有生育

①「此」，原作「出」，據《太平御覽》卷十九改。

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歲始即謂之春，非關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占未之見。考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二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云「法象所出」者，《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四時本名」者，凡歲首三月統名曰春，不論三正同異也。○注「昏斗」至「曰冬」。○舊疏云：「皆《春秋說》文。」《大戴禮》·夏小正云：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柄以南爲上，北爲下。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史記》·天官書云：「衡殷南斗。」南斗與尾亦相近，以次差之，知春指東，秋指西，冬指北也。《小正》又云：「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猶在冬末，故指北方也。《淮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則雷驚蟄，立春。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午則芒種，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酉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乾通之維，^①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

① 躡，原作「號」，據《淮南子集釋》改。

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注「歲者」至「之稱」。○《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四時謂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成歲。」《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微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也。」遂有成義，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於萬物有功，歲為兼總其成功之稱」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歲者，蓋以夏數為得天正。」義或然也。《校勘記》云：「功，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本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曆，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開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為言遂也」，

三年，閏，以起紀也。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謚，故問誰謂。**疏**注「孰，誰也」。○《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子？」注：「孰，誰也。孰，誰，雙聲為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平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謚，正以死謚，周道也。謂文王也。**注**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疏**《書·泰誓》疏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据杜預俗說，不足以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云：

①「泰」，原作「秦」，據尚書注疏改。

「晉世有王愷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愷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丘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按：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俟後世耳，非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宋注雖大略据三代，其要主於文王。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校勘記》云：「《春秋說》云：下當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二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

王之法，故偏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注「以上」至「王也」。○《春秋》有五始之義，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春，明王爲受命之王，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詩·大雅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人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

①「止」，原作「上」，據國家圖書館藏（以下簡稱「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毛詩注疏》改。

之。」又《乾鑿度》云：「人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①注：「火戊，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寒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人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爲天子。」《御覽》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爲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日，衣青色，②遷造西，十刻消。」《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聚》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據而興，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曆》，攷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

不爲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追稱王，即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造舟爲梁，即以造舟爲天子之制；親迎于渭，即以親迎爲天子之禮；太王立皋門、應門，亦即以皋、應爲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繼體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即上《緯書》所載是也。春爲天之始，繫王於春，故爲上繫天端。《繁露·奉本》云：「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春秋說》云「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是也。○注「方

①

「昌」，原作「易」，據《毛詩注疏》改。

②

「色」，原作「光」，據《太平御覽》卷八十四改。

陳「至王法」。○《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故假以行天子事，所謂假以爲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裸。」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天，^①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制《春秋》之本意也。^②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曆未必盡合周曆，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

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敘又云：「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郕，非天子之絀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皆假爲王法事也。《解詁箋》云：「王者正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羲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上下百

- ① 「天」，原作「人」，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② 「制」，原作「治」，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託始於帝，^①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舊疏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命制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為法，其實為漢矣。是也。」注：「不言至其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謚，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謚。《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為後王法，故不稱謚，明王法者百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注：「人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尊重天道，皆傳自有始文，故不須註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②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③疏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為，猶以也。」

《詩·十月》「胡為我作」，《公羊》「曷為先言王」，隱四年《穀梁傳》「何為貶之也」，《論語·先進》「奚為於某之門」。胡為、曷為、何為、奚為，皆言何以也。○注：「据下」至「言王」。○即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是也。《通義》云：「据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按：傳文明以「曷為先言王」為問，當如何氏解也。王正月也。^④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色尚赤。^⑤疏

① 原脫，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改。又，帝下，原衍「典」，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刪。

《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按：《釋文》云：「正月，音征，又音政。」世以秦皇名政，改音爲征，蓋不知周秦平仄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一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等職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政》云：「元者，萬物之本。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又《左疏》引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也。」今《漢書》無此語。《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

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繁露·三代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注「王者」至「於人」。○《宋書·禮志》引《元命包》云：「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史記·曆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繁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

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白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一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曆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紂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①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按：此即何所云「徙居處」是也。如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蓋謂文王，彼有奪文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鄘，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即下注所云是

也。其易服色者，《禮記·大傳》注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即《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駟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即《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云：黑統「大節綬幘尚黑，旗黑；正白統者，大節綬幘尚白，旗白；正赤統者，大節綬幘尚赤，旗赤」亦是也。其變犧牲者，舊疏：「即《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之屬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郊牲黑，犧牲角卵。祭牲黑牡，薦尚肝」。正白統者，「郊牲白，犧牲角繭。祭牲白牡，薦尚肺」。正赤統者，「郊牲騂，犧牲角栗。祭牲騂牡，薦尚心」。按：《郊特牲》注「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舊疏云：「器，即《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

①「帝」，原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繁露》補。

也。犧象，周尊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樂器黑質；正白統者，樂器白質；正亦統者，樂器赤質」亦是也。《禮記·大傳》云：「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明王者受命，止變此數，所以新天下耳目故也。《史記·趙世家》云：「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①聖王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注「夏以至尚赤」。○《類聚》引《元命包》云：「正朔三而改。」《白虎通·三正》云：「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二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

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爲正者，當用十二月也。」《論語》疏引《元命包》又云：「夏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泰」，注：「物之始，其色尚黑，平明爲朔。」^②又云：「殷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臨」，注：「物之芽，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注：「物之萌，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五行大義》引《感精符》云：「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尚白，象物牙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尚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前三皇爲正，謂天皇、地皇、人皇，皆以天、地、人爲法，周而復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爲名，欲體三才之道而君臨萬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調六律而改正朔，

① 「便」，原作「變」，據《史記·趙世家》改。

② 「平明」，《論語注疏》作「以寅」。

受五氣而易服色，法三正之道也。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尚白者，陰道尚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尚黑者，人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後漢書》注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執其一以改正朔也。」^①

《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尚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元命包》、《感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書傳略說》云：「周

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至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上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三統三王，若循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是也。舊疏又據《禮說》云：「若尚色，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鳥，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玄珪，故尚黑。」如三代所尚，自是依天命之色，似非法時物之牙色也。以為難，其實兩不相妨也。何言乎王正月？^注據定公有王無正月。^疏注「據定」至「正月」。○定元年「春，王三月」，是有王無正月也。凡即位皆在正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即位不書即位，凡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即位於六月，正月又無事，故不書正，但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自為他事書也。大一統也。^注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

① 「執」，《後漢書注》引作「法」。

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漢書·王陽

傳》：「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禮記·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統之義也。《解詁箋》云：「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尚質也。」○注：「統者」至「之辭」。○《禮記·祭統》鄭《目錄》云：「統，猶本也。」《易·乾·彖傳》云：「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統，猶本也。」《本義》有「始」義。《漢書·兒寬傳》：「統攝群元」，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文選·筆賦》：「統大魁以爲筌」，注：「統，總也。」《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總繫義近，故云總攝之辭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爲始，故統兼兩義，即下注所云是也。○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監、毛本同誤也。宋鄂州官本、元本、閩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繁

露·觀德》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曆書

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包「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教之始」者，舊疏云：「正以傳不言始，故足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也。公即

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

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疏**注「据文公言即位」。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遠据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据之。」是也。○注「公即」至「之始」。○各本脫「公」字，据《左傳疏》引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舊疏云：「亦以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地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是言有終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

行。然書日蝕、星隕、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蓋凡始皆微，故聖人繫心於微，正以正始故也。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浦氏鐘疑「深」當作「氣」，然《繁露》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張晏曰：「《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又約何氏義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新

書·胎教雜事》亦引《易》語，下云：「故君子慎始也。」^①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按：劉向習《穀梁》，賈誼治《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注「諸侯」至「察也」。○「天不」，監、毛本、鄂本、元本、閩本、宋本並同，不誤。《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誤會，未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②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又《竹林》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非曰「猶言豈非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焉耳。然則王者

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皆言天人相須之義也。包氏慎言《五始說》云：「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其德，譬之於天地。鄭氏康成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莫解其故，既而思之，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率性之道也，王者脩道之主，而政教由之出焉。王奉天出教，諸侯奉行之，以治其國，各以歲時述職於王，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趨於王，統百王而皆奉一元。脩德凝道，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故能以貫之。所謂不覩者，非探之茫茫，所謂不聞者，非索之冥冥也。緣所覩以逆測所不覩，緣所聞以逆

① 「始」，原作「政」，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新書》改。

② 「文」，原作「元」，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測所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焉耳。王褒曰：「恭惟《春秋》五始之要，在乎省己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己。省己者，省所觀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己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溥博時出，見之政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徧於凡有血氣之區。然至聖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而已。至誠者，戒慎恐懼之要於獨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運之智，為天下經綸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天位，故身備其事。仲尼不當天位而制作之，侔神明，文成麟致，瑞應昭焉，不啻身備其事也。史公曰：「為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必蹈篡弑之誅。」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謂見末正本而可與人於元德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思述祖德，而篇末兩引文王之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元之謂

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之在茲，仲尼「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旨，以《中庸》說《春秋》，尤為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即位之日，即位即布政，布政即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也，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即位者，人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無不繫於正月，故為萬物之所繫也。成

公意也。**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

成公意。**疏**《解詁箋》云：「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

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適賤、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即位，以成其志爾。《穀梁傳》亦云：「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注「以不」至「公意」。○舊疏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

①「玉杯」，原作「楚莊王」，引文見《春秋繁露·玉杯》，據改。

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後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即位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爲公即位出也。以元年有正月，即公實行即位禮，而孔子去即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按：舊無「不」字是也。去即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即位而答之，則專据不書即位明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即位，而不書即位，故知成公意。何氏必不探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爲說也。下《十一年》之傳，自明二年以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何成乎公之意？**注**

据刺欲救紀而後不能。

疏

注：据刺「至」不

能」。○《莊三年》：「公次于郎」，傳曰：「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今隱公有讓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爲難。」按：此可知《春秋》無達例矣。《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也。時廢桓立隱不平，

故曰平，反還之。

疏

注「平治也」。○《書·大禹

謨》：「地平天成」，傳：「水土治曰平。」《廣韻》：「平，正也。」廢桓立隱不正，故不平也。《詩·皇矣》：「修之平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曷爲反之桓？**注**

据已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

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士

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醯

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

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公侯之有冠

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

下無生而貴者。**疏**注「長者已冠也」。○《禮

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成

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爲長。喪服，十九以

下爲長殤，以其未成人，猶不爲長也。○注「禮年」至

而冠」。○《白虎通·緇冕篇》：「禮所以十九見正而

冠者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

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

月也？《儀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

之正月也。《荀子·大略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說苑·建本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則見正而冠，意古禮有是語，故此注及《荀子》、《說苑》、《白虎通》並依用焉。惟此言二十彼言十九者，年二十者冠之正。《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年未二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子猶士焉，亦二十而冠。而魯襄、邾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故得早冠。如周成王，亦或有異焉。周衰禮失，士大夫亦或有不及二十而冠者，故有十九見正之說焉。舊疏云：「依《八代記》即少昊亦十二而冠，知天子諸侯幼即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是其證也。隱公之冠當惠公之世，猶從上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長者已冠」也。」舊疏又引《異義》：「《禮》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舊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或然也。○注

「士冠」至「成也」。○自「適子」至「貴者」皆《儀禮·士冠禮》文，^①《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語。鄭彼注云：「每加於阼，則醺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又《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醺，則醺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醺焉，不代父也。」今按：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即東序少北之位。醺於客位，醺亦於客位，異於庶子之冠，醺皆於房戶外也。《郊特牲》注又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醺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敖繼公《儀禮集說》云：「加，猶尚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通。著代者，張爾岐云明其將代已也是也。嫡，《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張氏爾岐云：「諭其志，

① 禮：原作「記」，據《儀禮注疏》改。

教諭之，使其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尊於皮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謂益尊也。子生三月，父名也。既冠，賓字之，字以代名，是為敬其名也。鄭彼注又云：「今文無『之』。」按：何氏此注引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亦從古文。○注「公侯」至「造也」。○鄭彼注云：「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簪弑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簪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

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疏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此臆說也。①然《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事實之，而曰此周公之制也。一則天子冠禮之作非無文也。蓋「先有公侯冠禮，②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擬焉』。」是也。按：《家語·冠頌》云：「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③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

① 此臆說也「四字原脫，據《儀禮集編》補。

② 「公」，《儀禮集編》作「諸」。

③ 「以」，原脫，據《孔子家語》補。

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者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禮，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是公侯冠禮也。○注「天子」至「貴者」。^①○《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上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言冠子亦同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況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爵篇》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上起。」則隱公之冠在即位先，宜從士禮，十而冠，故知其長也。其爲尊卑也微。

注母俱媵也。

疏注「母俱媵也」。○《史記·魯世家》云：「初，惠公適妃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

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何氏以隱、桓之母皆媵，則不取《史記》之說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國人莫知。**注**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疏**注「國人」至「別也」。○舊

疏：「占者，娶九女，一適一媵，分爲左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解詁箋》云：「以桓爲貴、隱爲卑，^②《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按：下注云「明王者受命不

^①「至」，原作「之」，按本書體例當作「至」。《公羊注疏》作「至」，據改。

^②「卑」，原作「尊」，據《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改。

追治前事」，則劉氏之說信矣。（注「禮男」至「如之」。

○各本脫「禮」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梳，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家語·好生解》云：「男女不六十不同居。」《毛詩傳》同。故六十無妻則不娶，惟宗子則不限常制，以宗子收族，昭穆事重。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曾子問》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也。又《禮記·內則》云：「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注云：「衰老無嫌。」即《白虎通》所云「復開房」者是也。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則當如下注所云先右媵，後左媵，次適姪娣，次右媵姪娣，次左媵姪娣矣。「將薨亦如之」，謂未及六十而薨者也。六十無世子，所以立貴公子者，以六十以後陽道閉藏，適夫人無生世子之理，故立貴公子爲世子，以定儲位。若早立庶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黜，則致亂階故也。隱長又賢。注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疏注「此以」至「所緣」。○謂桓幼而貴至

此也。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注扳，引也。

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疏注扳，引也。

○《莊子·馬蹄》云：「可攀援而窺。」《釋文》：「攀，本作扳。」則「扳」即「攀」也。《說文》：「𢶏，引也。或从手，从𢶏。」《廣雅·釋詁》：「攀，引也。《國語·晉語》：『攀輦即利而舍。』」注：「攀，引也。」《廣雅·釋言》：「扳，援也。」《集韻》：「扳，挽也，引也，援也。」皆本此文爲說也。○注「諸大」至「前事」。○《史記·魯世家》：「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是隱之立爲諸大夫所立，在春秋前也。」穀梁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則以隱公之立爲受之惠公，故下又云「爲子受之父」。注：「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

①「韻」，原作「言」，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改。

也。」又責隱之讓爲不正，未免深文矣，何所不取。舊疏云：「公子翬弑隱立桓，仲遂弑赤立宣，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貶文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凡言起者，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春秋》詞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也。」○注「孔子」至「之暴」。○《論語·堯曰》文。毛本「暴」作「暴」。《集解》引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荀子·宥坐》云：「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不別，^①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②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按：何意引以證不追治前事，自据不教而殺謂之虐意。言入春秋後尚未教治，而追究已往，是爲不教而殺也。「不戒」句連及之耳。隱於是焉而辭立，**注**辭，讓也。言隱欲讓。

疏注「辭，讓也」。○《禮記·哀公問》曰：「固臣敢無辭而對。」注：「辭，讓也。」又《坊記》曰：「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注：「辭，辭讓也。」若然，《儀禮·鄉飲酒

禮》：「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者，對文異，散則通也。」辭讓之「辭」當作「辭」，《說文·受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是也。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注**是

時公子非一。**疏**注「是時公子非一」。○隱、桓弟

兄，《史記》及各書別無所見，無文言之。或何氏時書籍尚多，別有所据，而以意言之也。且如桓立，**注**且

如，假設之辭。**疏**注「且如假設之辭」。○《廣

雅·釋言》：「如，若也。」《論語·先進》「如用之」，皇疏：「如，若也。」若，即假設之義。又《廣雅·釋詁》：

「且，借也。」《莊子·齊物論》：「今日有人於此。」是且，如皆假設之詞。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

也。**注**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已不正，恐

其不能相之。**疏**注「隱見」至「相之」。○何意以

國人既可背正立已，則亦可背正立群公子，故權行即位

① 宥坐，原作「坐宥」；「月」，原作「日」；「不別」，原脫，據《荀子》改補。

② 「今」，原作「令」，據《荀子》改。

之禮，以靖亂階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

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己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疏**注「凡者」至「不可」。○舊疏云：「己若辭

立，則未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也；假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二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注：故於「至，桓立」。○《史記·魯世家》：「四

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又云：「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即位。」○注：明其「至，讓也」。○《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

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即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

若然，下《十一年》稱薨，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

《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隱

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據賢繆公與大夫，纓且長以得立。**疏**注：據賢「至」得立。

○《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

注：「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據以爲難也。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傳

曰：「貴則皆貴矣。雖然，纓且也長。」彼以纓且長，《春秋》與邾婁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何故不宜立？故又據以難之。引此二事，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

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述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

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

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疏

注：適謂至，以齒。○此道立適子禮

也。以「敵」解「適」，疊韻爲訓也。《禮記·雜記》曰：

「大夫討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以

匹敵說「嫡」，以無敵解「適」，望文生訓也。《大雅·大

明》云：「大位殷適」，傳「紂居大位，而殷之正適」是也。

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

以紂爲適，所謂「不以賢」也。○注：子謂至，貴也。

○《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

也。」此以左右媵之外有姪娣，彼以媵即姪娣，蓋諸侯一娶九女，媵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備也。其實同爲

承事，故姪娣亦可稱媵也。爲其位有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無妨也。○注「禮適至左媵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尚右，文家尚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當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法異是。《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人君所賢，①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

①

所，原作「取」，據《周禮注疏》及《春秋公羊經何氏

釋例·中膏肓改。

立愛之法，年鈞則令群臣群吏萬民而詢之，有可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箴，殊屬勉強，左右媵與姪娣，貴賤灼然，豈復有貴鈞之事？即一人而孿生，自有立雙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即無長鈞。同時而生，仍以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箴膏肓評》云：「文家質家敘媵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能升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詩·召南·小星》疏云：「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云：「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上禮，不得引以證諸侯。何者？大夫於庶母無服，不得反爲貴妾，且大夫絕緦也。《韓奕》詩述韓姑所從自，應止云諸娣，不得遠及二媵，不足以見貴姪娣而賤二媵也。《左氏》繼室兩見，一聲子，一晉少姜，衰世之事，均不足據，況諸侯絕旁期。而《左氏》言晉平公爲少姜服緦經，^①是何

訓乎？且何氏多道《春秋》之制，所以爲後王法者，不必盡皆當時典禮也。孔氏之說慎矣。○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上不名家相、長妾。」疏引熊氏說云：「上有一妻一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蓋皆據質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疏以爲「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按：《正義》所引《公羊》說，全與何義乖。何氏明云適夫人無子立二媵子，彼乃云《公羊》云適夫人無子立適姪娣子，顯與違矣。夫一國往娶，一國媵之，所以示尊崇和好，則降於適一等足矣。復令其降之適姪娣之下，豈人情哉？《通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上昏禮》「婦徹于房中，媵御餼，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

① 「經」，原作「經」，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改。

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一按：《詩》、《禮》或於姪娣科舉其一，適舉娣言之耳。○注「適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按：「主天」上脫「春秋」二字也，故成十五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若然，《禮記·檀弓》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者，蓋據當時周禮言也。《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

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伯子爲親者諱耳，立衍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得爲父後。

①「肅」，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北齊書·刁柔傳》作「盾」。又《北齊書·刁柔傳》，衍「上有」字。

②「伯」，原作「仲」，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北齊書·刁柔傳》改。

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三年，^①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孔叢子·雜訓》云：「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②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又云：「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亦即防愛憎意也。按：明乎文王從權之故，則明祖立孫之舉爲物古不化，所以啓靖難之禍。然文王猶殷之諸侯，舍孫立子，其猶殷制與？《史記·梁孝王世家》：「袁盎等曰：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蓋繼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弟，無弟立庶兄，當指質家言之，《春秋》之義也。○注「其雙」至「愛爭」。○《方言》三：「陳楚之間，凡人乳而雙產謂之釐孳，秦晉之間謂之雙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

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孺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一是據見與据本意二語。前漢猶有致疑，彼時文質道喪，故無有正之者焉。後世則以前生爲兄矣。恒何以貴？

注据俱公子也。母貴也。**注**据桓母右

媵。**疏**据桓母右媵。○既云貴宜右媵，何以意言之

也。母貴則子何以貴？**注**据俱言公子。

子以母貴，**注**以母秩次立也。**疏**《魏志》注引

《典略》載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

① 「三年」，《北齊書》作「服斬」。

② 「親」，原作「視」，據《孔叢子·雜訓》改。

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①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見本傳。按：《春秋》之義，自謂子之貴賤，以母爲序，故注云：「以母秩次當立」，不必如瓚所云也。母

以子貴。**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

夫人成風是也。

疏漢書·哀帝紀詔曰：「《春

秋》母以子貴。」又《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文曰：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後漢書·梁竦傳》：「張酺曰：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鄧曄傳》：「《春秋》之

義，母以子貴。」皆本此爲說也。○注「禮妾」至「是也」。

○《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二月葬我小君成風」是也。《通典》引《異義》：「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

爲夫人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

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

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上庶起爲人君，

母亦不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

尊者也，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

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占

《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

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

得爵命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駁之曰：

「《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

之周，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

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

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

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

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聞也。」則鄭用《穀梁》

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

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綦曰：「當春秋時，庶

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耶？故當告於

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

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命貴人，^②斯則子爵母也。

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

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

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

①「污」，原作「行」，據《三國志·魏書》改。

②「命」，原作「二」，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晉

書·禮下》改。

方策，以示後世，毋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之貴，豈謂可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解詁箋》云：「不書即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之未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邦人稱之曰

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爭，^①墮其禮防，因僭稱號，^②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陵，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占也，不勝其敝矣。《春秋》正其詞，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占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臆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即稱夫人，紆繻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其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

①「爭」，原作「憎」，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申墨守》改。

②「僭」，原作「秦」，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申墨守》改。

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故服制一與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爲其子遂，正母以子貴之誼，所以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私恩。萬氏斯大《儀禮商》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即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則爲母中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此言適母也，父在則服齊衰期。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爲母，謂妾子也。」總麻三月章「庶子爲後者爲其母」，此言庶子爲後，爲其所生母也，父在服總。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言諸侯庶子不爲

父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並得伸三年也。何以知之？「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尚爲之三年，所生母得三年明矣。」按：《儀禮·喪服》章明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然則周法庶子爲後者，無論天子至上，皆服總，未必盡伸三年之服。春秋時容或有行重服者，故《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臣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不以《春秋》之事爲正也。然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下《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皆無譏文，蓋不獨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祔其昭穆之妾。」疏引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

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即《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爲君，雖不得尊其母如適，然必仍妾舊稱，使爲子者不得伸其私恩，亦非所以推孝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質，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劉氏反謂其俗師竄改，而牽涉《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

公羊義疏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三月盡五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疏《釋文》：「婁，

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鄒，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鄒」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詞》：「邾國，在孟子時改曰鄒。」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也是也。即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一杜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說文·邑部》：「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魯國驪，一《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驪，古

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孟子》、《國語》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驪」，如韓勅碑陰「驪韋仲卿」足證。《鄭語》曰「曹姓鄒莒」，韋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時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

「驪，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姁、曹其一也。然則上云「鄒，祝融之後，姁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邾，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一，皆顓頊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姁姓鄒、鄒、①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

①「鄒」，原作「檜」，據《孟子四考·出處時地考》改。

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①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占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②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勰《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騶。」徐鉉說《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譌「鄒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邾婁之合音爲鄒，不關更改，段說是也。趙氏《孟子題詞》云：「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魯與邾特多焉。昧，閩本、毛本、監本，《唐石經》作「昧」，《釋文》：「昧，亡結反。」則作「昧」，从未是也。左氏作「蔑」，《校勘記》：「段云：『《說文》昧，从目未聲，與从目未聲之字有別。』」昧與「蔑」古音同。《石經考文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皆作昧。」^③杜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釋例·土地

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定二十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即此。」《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宗人躋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冢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經爲魯諱明矣。」

及者何？與也。**注**若曰與邾婁盟也。

疏《爾雅·釋詁》云：「及，與也。」《詩·谷風》「及爾顛發」，「及爾同死」，《氓》「及爾偕老」，箋並云：「及，與

- ①「而」，原作「爲」，據《孟子四考·出處時地考》改。
- ②「五」，原作「子」，據《孟子四考·出處時地考》改。
- ③「鄂泮官書本」，原作「鄂州本泮官書本」，據《石經考文提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改。

也。會、及、暨，皆與也。**注**都解經上會、

及、暨也。**疏**《爾雅·釋詁》：「逮、及、暨，與也。」

《說文·習部》：「與，黨與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與，及也。」《書·堯典》「汝義暨和」，傳：

「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是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

解」至「暨也」。○都，猶言總也。曹丕與吳質書「頃選遺文，都為一集」是也。民人所聚曰都，故都有總義。

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疏**舊疏

云：「或言會者，即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

弟長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

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為言聚，若今聚民為投最。**疏**注「最，聚也」。○《玉篇》：「最，聚

也。」《小爾雅·釋詁》：「取，叢也。又要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最，都凡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說文》「贅，取也」，《公羊》「會，猶取也」，何注：

「取，聚也。」《漢·武紀》「毋贅聚」，如淳注：「贅，會

也。」①會、最、聚，並同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

《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取」，音才句反，「取」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取之為言聚也」。《說文》：「取，積也。从「取，取亦聲。」徐

鍇曰：「古以為聚物之「聚」為「取」，②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取」字皆譌作「最」。《禮記·樂記》

「會以聚眾」，鄭注：「聚，或作取。」今已譌作最。《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取萬物」，《地數篇》「民舉所取

粟，以避重泉之戍」，并注皆云：「取，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為取之哉」，司馬彪注曰：「取，聚也。」

《荀子·彊國篇》「執拘則取」，《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取」，《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

聚」。《史記·股本紀》「大取樂戲于沙丘」，徐廣曰：「取，一作聚。」《周紀》「則固有聚以收齊」，徐廣曰：

「聚，一作取。」《鵬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取，亦聚也。」《小爾雅》：「取，聚，叢也。」今本「取」皆譌

作「最」，此傳《釋文》不為「取」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為

①「會」，原作「最」，據《漢書·武帝紀》注改。

②「為取」，原脫，據續四庫本《經義述聞》補。

「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最，當从《說文》作取。《說文》：『取，積也。』『最，犯取也』。本二義，後人多混『取』爲『最』，『取』字遂廢。蓋『取』本有聚義，故『叢』亦通作『取』。《史記·功臣年表》『夢侯孔叢』，索隱引《家語》作『最』是也。此『最』亦當作『取』。《文選·西征賦》注引《字林》云：『叢，聚貌。』叢，與取同。」○注「直自」至「意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爲我欲之，有汲汲義，是爲深，暨爲不得已，是爲淺。下注所云「善重惡深」、「善輕惡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會也。○注「若今」至「投最」。○此以漢語況之也。及，猶汲汲也。疏《通義》云：「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說文·又部》：「及，逮也。」①从又从人。《詩·標有梅》序：「男女得以及時也。」即汲汲逮時之義，故彼疏引此傳文解之也。《廣雅·釋言》：「及，連也。」《荀子·儒效篇》注：「及，繼也。」「繼」與「連」皆有汲汲之意。暨，猶暨暨也。疏《爾雅·釋言》云：「暨，不及也。」《經義述聞》云：「傳、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慙不遜也』而衍。《釋詁》曰：

「逮、及、暨，與也。」《釋言》曰：「逮，及也。」此曰「暨，及也」，皆是轉相爲訓，傳注訓暨爲及，即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已。」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按：及與暨，散文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若即訓及，何深淺之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以不汲汲，故《爾雅》云「不及也」。郭注其明，王氏何反以爲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說文·旦部》：「暨，日頗見也。」段注云：「頗，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面，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日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平部》曰：「泉者，衆與詞也。」引《唐書》「泉皋陶」。按：《書·禹貢》：「暨魚」，「朔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泉」，是「泉」正字也。「泉」之段借多作「泊」，《莊子·寓言》篇「後仕三千鍾不泊」，《文解字》改。

選·東京賦》：「于斯胥泊」是也。^①又作「暨」，《儀禮·士喪禮》注引《喪大記》：「塗不暨于棺」，《釋文》：「劉本作「暨」」是也。蓋暨暨猶幾幾，《雅》訓所謂不及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疏**

《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又宣七年《左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則亦我欲之義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故上注云：「若曰公與邾婁盟也。」暨，不得已「與」及，我欲之「相對為義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詁》曰：「及、暨，與也。」是「暨」即「及」矣。又言不及者，郭引《公羊傳》釋云：「暨，不得已。」是不得已矣。《文選·赭白馬賦》及《文賦》注並引《爾雅》作「暨，及也」。或「及」上脫「不」字，抑或所引即《釋詁》文。蓋「暨」之一字，包「及」與「不及」兩義也。《穀梁》昭七年傳，以外及內曰暨，對「及為我欲」，是亦不得已之義也。○注「我者」至「言我」。○《漢書·蕭望之

傳》：「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說苑·指武》云：「《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②《春秋》假魯為京師，故內魯言我也。《繁露·奉本》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明所見之世，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哀八年之「吳伐我」，十年之「齊國書帥師伐我」，^③皆不言西鄙、北鄙，以見化及天下。不言鄙疆，明魯之王化所及遠也。舊疏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據內言之，故言我謂魯也。」○注「舉及」至「原之」。○此對會之無他深淺言也。○注「欲之」至「惡深」。○舊疏云：「善重者，即此「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惡深者，《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以其汲汲於惡事。」○注「不得」至「惡淺」。○舊疏云：「善輕，則「暨齊平」是也；惡淺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是也。」○注「所以原心定罪」。○凌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

①「斯胥」，原作「胥斯」，據四庫本《文選·東京賦》乙正。
②「夏」，原作「侯」，據《說苑》改。
③「一」，原脫，據本書哀公十一年經文補。

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後漢書·霍諝傳》^①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而漢世所宜遵前修也。」按：《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又《薛宣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後漢書·應劭傳》：「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生也。」《繁露·正貫》云：「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鹽鐵論·詔聖》云：「《春秋》原罪。」《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一軍，而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即原心定罪之義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注**以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疏**《左傳疏》引《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一世，始見《春秋》。」陳氏樹華

《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屬。今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其《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暨』者」，^②彼傳云「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是也。何以

名？**注**据齊侯以祿父爲名。**疏**《校勘記》

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不名』。按：此設爲問答之詞。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字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爲稱字』意複。此下『字也』一句爲贅矣。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儀父亦名，則何休本無『不』字，《唐石經》當衍。」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唐石經》『名』上有『不』字。按何注据齊侯以祿父爲名，疏云是言齊侯以祿父爲名，故

^① 後，原脫，引文見《後漢書·霍諝傳》，據補。
^② 暨，原作「莒」，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不」字。○注「据齊」至「爲名」。○《桓十四年》「齊侯祿父卒」是也。字也。注以當褒，知爲字。疏注「以當褒知

爲字」。○舊疏云：「《春秋》以隱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褒也。」《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字爲褒也。易爲稱字？」注据

諸侯當稱爵。疏舊疏云：「《六年》「夏，公會齊侯

盟于艾」之屬是也。」褒之也。注以宿與微者

盟書卒，知與公盟當褒之。有土嘉之曰

褒，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爲褒之者，

儀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爾。疏注

「以宿」至「褒之」。○下云「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

之，內之微者也。」又《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

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

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以所傳聞

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書宿男，今變例書卒見恩，爲其

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國例。今邾婁儀父與公盟，故當褒也。○注，有土「至」，曰

封。○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褒者，謂加爵與字，即儀

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曰封者，即封邢、衛之屬

是也。」《通義》云：「褒者，天子有慶於諸侯，加地進律

之名，禮有褒衣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

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

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所得而議焉。是故以

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

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其義一也。」然則

封者實事，褒者《春秋》予奪之稱，亦以有「有土嘉之」之

例，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焉。○注，稱字「至」例

爾。○《莊十年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

也。失爵則稱名，進之故稱字。《僖二十九年》「春，介

葛盧來」。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

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

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失爵者稱名，夷狄稱人，

《僖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

者稱名也。邾婁所以失爵者，春秋前周室猶未大衰，政

令尚行於諸侯，邾婁或有過失被黜，如《孟子·告子下》

所云「一不朝則貶其爵」、《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占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氏異。曷爲褒之？**注**据功不見。

疏注：据功不見。○《釋文》：「見，賢徧反。」儀父未有功顯著，故据以難。爲其與公盟也。**注**爲其

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顧之。**疏**注「爲其始與公盟」。

○《通義》云：「《春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于此。隱公之賢讓，邾婁之君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法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義說讓」，亦取《公羊》爲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褒儀父善趣聖」是也。○注「盟者」至「束也」。○《說文·冏部》：「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槃玉敦，以立牛耳。」

《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①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又《秋官·序官·司盟》注：「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著其信也。」又《司盟》云：「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又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詩·何人斯》疏云：「鄭《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爾，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懼用

①「珠」，原作「朱」，據《周禮注疏》改。

殺，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常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左疏》云：「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按《覲禮》為「壇十一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于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①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刳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哀十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定八年》「涉掇按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

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僖二十五年》「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按：《荀子·大略》云：「盟詛不及三王。」下《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會無美詞，盟則可知。詳下注。○注「傳不」至「顧之」。○《校勘記》云：「言」字當誤衍，下注云「傳不足託始」可證。」^②舊疏云：「此傳應言「為其始與公盟」，今不具其文言「始」者，若言始與公盟，即恐下三國不是始，是以顧之，不得具其文。」按：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王，但託之以為始耳。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褒乎此？
注据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傳不足託始，故復据衆也。**疏**注「据戎」至「公盟」。○下

①「祀」，原作「視」，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改。

②「證」下原衍「毛本下作于」五字，係將「下三國意不見」《校勘記》闖入，故刪。

《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衆也」。○上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言「託始於儀父」，則褒義不見，故復據衆盟以難褒也。因其可褒者而褒之。**注**《春秋》王魯，

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疏**《風俗

通·過譽》、《十反》皆云：「《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用《公羊》義也。○注「春秋」至「云爾」。○《繁

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辭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日朝，

大夫來日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外內，以立王道褒賞之法，託隱公爲春秋之始受命王，儀父先

與盟，故假以爲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

改制》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

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皆言

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吾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作「託」，當據正。」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漸者，物事之

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疏**《繁露·觀德》云：「隕

石于宋五，六鷁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云：「《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于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

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何事見貴。①若如彼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魯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甯皆以繼好息民、結信於魯爲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謂「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②非附庸所能，真稚語也。○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游南亭詩》注引《廣雅》：「漸，稍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導之意也。』」③皆與「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見」讀如「見其二子」之「見」，若公子陽生闖然之類」是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并與前說岐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

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邾婁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衆，而獨褒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注「去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減而進」，注：「進，謂自勉強也。」《國語·晉語》：「夫事君者量力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強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即傳文託始之義也。《春秋》託王於魯，原非以隱公爲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開義路，即何

①「貴」，疑「貴」字之訛。

②「齊盟」，原脫，據《春秋左傳注疏》補。

③「導」，原作「達」，「意」原作「義」，據《史記集解》改。

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不義」。○此明傳文言「漸進」不言先之義也。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即漸進之意也。《繁露·觀德》云：「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又云：「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謂聖德灼然之後者也。云「造次陷於不義」者，《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貴，故夷狄之。」又《桓七年》云：「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注：「不月者，^①失地之君。朝惡人，輕也。」穀、鄧，失地之君，故不深責其朝惡人，非謂穀、鄧宜朝也，是皆陷於不義者也。造次者，《論語·里仁》云「造次必於是」，亦謂急遽之意。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

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疏**《通義》

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也。」《穀梁傳》：「昧，地名也。」《通義》又云：「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爲賢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泥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注「會盟」至「期也」。○《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蓋作「會、盟、戰」

①「月」，原作「日」，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處』，此『其』字譌。會錄地者，下《二年》『公會戎于濟』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注「凡書」至「禍重」。○《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傳》注於會已「惡其虛內恃外」，則惡盟爲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撥亂世，尤尚約信，^①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渝盟例曰。」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又曰「盟詛不及三王也」。司盟之官見之《周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褒，何言惡者？直善其慕新王之義而得褒，豈善其盟乎？」是也。注云：「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則視會之「虛內務恃外好」爲甚矣。○注「胥命」至「是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

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爲近古也」。《左傳》但云「不盟」，無褒辭，則左氏並不知胥命之善矣。○注「君大」至「信也」。○舊疏云：「君、大夫盟日，皆是惡不信。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注「此月」至「辭也」。○舊疏云：「儀父見褒，不爲大信者，下《七年》『公伐邾婁』，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小善，故爲小信辭。」按：《穀梁傳》「不日，其盟渝也」。彼以日爲信，以不日爲變盟，與此以時爲信，月爲小信、日爲不信者異。三傳各有義例，不必強同也。此以蔑盟本不信例，今書日，徒以慕新王而見予，故仍許以小信，亦《春秋》之示法也。○注「大信」至「是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白柯之盟始也。」又云：「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是也。○注「魯稱」至「稱公」。○《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

①「尤尚」，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

②「三一」，原作「二」，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曰「葬許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射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又《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按：臣子尊其君父，故《春秋》於侯伯子男之葬皆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故也。故《桓十五年》「葬齊僖公」、^①《桓十年》「葬曹桓公」之屬是也。而《桓十七年》書「葬蔡桓侯」者，彼注云：「稱侯者，尊臣子辭。有賢弟不能用，反疾害之立獻舞，國幾并乎蠻荆，故賢季抑桓。」緣葬者臣子之事，蔡桓侯有惡，故尊臣子尊稱也。○注「于者於也」。○《說文·亏部》：「亏，於也。象氣之舒亏。从亏，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詩·崧高》「于邑于謝」，箋云：「于，於也。」又《采芣》云「于沼于沚」，傳：「于，於也。」《爾雅·釋詁》：「于，於也。」經書亦有倒用者，《詩·崧高》「四

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廣雅·釋詁》：「於，于也。」輾轉相訓。○注「凡以」至「于例」。○《校勘記》云：「舊解云：先約其事加于，先在其地不加于。此注亦當作「加于」，「不加于」，二例當爲衍文。疏中「十行本及閩本」：「于」字下無「例」字，監本、毛本有「例」字，非古也」。以事定地者，舊疏云：「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上」之屬是也。」以地定事者，舊疏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屬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疏杜云：「鄭在滎陽宛

陵縣西南。」宛，乃「苑」之省文，苑陵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鄭國都在縣西北。《左疏》引《杜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民

①「五」，原作「四」，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於號、檜。號、檜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陸淳《三傳經文差繆略》云：「克，《公羊》作「剋」。按：唐石經《公羊》作「克」，克、剋，音義同。《爾雅·釋詁》：「剋，勝也。《廣韻·二十五德》：「克，能也，勝也。剋，殺也，急也。」鄭者，《大事表》云：「杜注：『今潁川鄆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即此，在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西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僞」下云：「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僞』是也。」則又作「僞」。《寰宇記》云：「鄆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漢縣屬陳留，鄭克段之地。」疑遠。陳氏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鄆」，鄭地也。」《史記正義》作「鄆」，云舊作「鄆」，《漢書·地理志》作「僞」。按：舊作「鄆」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釋文》：「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劉』，在鄭者，音僞，《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此鄭地當作「鄆」。《鄭語》史伯曰「鄆、弊、補、丹、依、縣、歷、華，^①君之土也」是也。《地理志》潁川郡有鄆陵，當即此。

克之者何？

注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

于之爲。

疏注「加之」至「之爲」。○舊疏云：「訓詁

者，即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非直問其變殺爲克，并欲問其施于鄆之所爲矣。而不答「于鄆」之意者，欲下乃解爲當國，故此處未解。弟子以其不答「于鄆」之意，故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通義》云：「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亦通。殺之也。**疏**《書·牧誓》云：「弗御克奔。」鄭

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山訓》云：「至伐

大木，非斧不剋。」注：「剋，截。」截亦殺也。《爾雅·釋

詁》：「勝、肩、勦、劉、殺，克也。」注：「轉相訓耳。」引此

傳語。《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

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

也。**注**以「弗克納」，大卻缺之善；知加

「克」，大鄭伯之惡也。**疏**注「以弗」至「惡也」。

○《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其言

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是也。「弗克」爲大善，故

①

「鄆弊補丹依縣歷華」，四庫本《國語》作「鄆蔽補丹依
縣歷莘」。

「克」爲大惡。《穀梁傳》：「賤段而甚鄭伯也。何其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范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左傳》：「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惟《左氏》以段實未殺，故彼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炫《述義》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公》、《穀》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伯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云：「一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皆責鄭伯不能教弟，致成篡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母弟出者多矣，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段已謀篡，鄭伯殺之，固不爲過。所以大其惡者，爲其不早爲警戒，釀成大亂，實爲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故也。《左氏》說非。曷爲大鄭伯之惡？**注**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疏**《僖五年》「晉侯殺其

世子申生，彼亦惡晉侯，無克文，故据難之。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詰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疏**《左傳》：「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

① 「其」，原脫，據《毛詩注疏》補。

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皆母欲立之已殺之之事也。言既欲殺之，則不如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也。劉氏逢祿《春秋考證》云：「嘗與宋翔鳳校朱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逸賊』最淺；《公羊》『以勿與之地』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矣。宋以爲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世子、母弟曰君之例，謂視專殺大夫爲重耳。若譏失教，則管侯殺世子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按：「勿與之地」最得其要，係疏說，非何氏意。俞氏樾《平義》云：「傳所謂『勿與』者，即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是也。○注「如即」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御廩災，不如勿

嘗而已矣」，《文十六傳》「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讀書叢錄》亦云：「《桓十四年》傳、《文十六年》傳皆作「不如」，句法相似，此當「如」上脫「不」字。」按：如，即不如，蓋即毋念念也，不甯甯也之例。無「不」字亦可通。古人行文不必一例也。齊人語者，下《二年》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注「加克」至「言克」。○各本文作「又」，依鄂本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啓之。彼尚不有於母，又何有於母弟？」①親親之仁絕矣。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穀》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皆得克之之義。是則交貶之矣。故注恐「段無弟文」，但書「鄭伯」，不見其之之義。又段當國宜誅，疑鄭伯無貶道，故變殺言「克」，專以惡鄭伯也。有嫌者，嫌書殺不明，故加「克」文也。○注「明鄭」至「誅之」。○舊疏云：「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詞，不與其國而

①「又」、「母」，原脫，據《惠氏春秋說》補。

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大夫之事。一按：如注意，則傳文不與爲不與誅殺事。○注「克者」至「殺之」。○克，又詁爲能者，《爾雅·釋言》文。《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與此傳義合。《通義》云：「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鄆之地，^①有都邑徒衆，^②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不如勿與之鄆，^③使無所資，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責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亦涉於疏說，以「勿與」爲「勿與地」。《穀梁傳》又云：「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即君戾母而親殺之義也。○注「禮公」至「哭之」。○此約《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彼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鄭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

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素服，於凶事爲占，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上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通典》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剕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纖，讀爲鍼，鍼刺也。剕，割也。刺、割、臠、墨、劓、剕，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通典》引盧注云：「公

- ①「鄆」，原作「都」，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②「都」，原作「徒」，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③「鄆」，原作「地」，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族，諸侯同族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師職》云：「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以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就而刑之，親親之義，異乎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故《詩·東山》云：「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猶宜曲赦臣下，執法猶素服不舉，故《孟子·盡心》「瞽瞍殺人」之對，正即《春秋》之義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

稱君。**疏**左傳云：「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是段爲鄭伯弟也。○注「殺母」至「稱

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僖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此不曰「鄭克段于鄆」，猶斯義也。若鄭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

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不知鄭伯之罪不僅在失教也。何以不稱弟？

注据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疏**注「据天」至

「稱弟」。○《襄三十年》云：「天王殺其弟年夫」是也。彼

傳云「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其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則彼以周王父服未終，殺先君之子，故直書弟責之，亦非年夫無罪也。《左氏》彼傳云

「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矣。杜氏《釋例》謂「佞夫稱弟，不與反謀」，則以稱弟爲佞夫無罪，自据《左傳》爲說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

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

疏通義云：「當，敵也。著其強禦，與國爲敵，《左

傳》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復繫鄭，直言段也。杜云：「以君討臣而用

二君之例者，段强大雋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注「欲當」至「之逆」。○《校勘記》云：「毛本

「欲」作「弟」。按：下注云「俱欲當國」。《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段欲當國

爲君，故削去弟稱，而氏上鄭，以見其逆也。氏上鄭，宜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段。經無「鄭」文，而曰氏上鄭者，正以承上鄭伯，明伯與段共此鄭矣，所謂「如」者，也。杜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杜氏《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如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也。其地何？**注**据齊人殺無知不地。**疏**注据齊至「不地」。^①○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是也。無知不地，故据以難。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注**据俱欲當國也。**疏**上傳言問，克段于鄆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地，故又据以爲難。按：《莊八年》「齊無知」，傳、注俱無當國之文。此傳云「据俱欲當國」，明齊無知亦如衛州吁之以國氏矣。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在內也。在

內，雖當國不地也。**注**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地。**疏**《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鄆亦鄭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濮」，濮亦不必陳地矣。○**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某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注**「其當至「不地」。○謂如「齊無知」之屬是也。《左傳》謂雍廩所殺，明在內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爲其將交連鄰國，復爲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雖在外，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疏**注「明當」至「地爾」。○舊疏云：「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及此是也。」○**注**「爲其」至「誅之」。○（昭二

① 注，原脫，據本書注文體例補。

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次年「入于宋南里以畔」。又《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宋彭城」。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皆大夫有罪外出，交連鄰國，復為內難之事。但彼均未受誅，故未別當國與否，亦無地可錄也。所以諸侯為宋誅，《春秋》善之，而昭二十年特書月以危之也。○注「不當」至「地也」。○舊疏云：「《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云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皆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雖在外，然非齊自誅，不得引為此例。《昭八年》『殺于徵師』，亦非例。于徵師，陳大夫。傳、注未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為不當國，雖在外，禍輕，無文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既非討賊，更不得援為例矣。○注「月者」至「同例」。○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云：「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穀梁傳》范注云：

「段有徒眾，攻之，為害必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云「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其實二經同書月，均為責臣子緩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弑君，九月被誅，已歷三時，故范云「謹其」、「緩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段之繕甲兵，具卒乘，自封京時已然，應在春秋前，已歷有年所，臣子不能以時誅，尤為緩慢。范因經無明文，改為「段有徒眾，為害必深」為解，何其泥耶？齊無知雖復歷年，時月未久，故但書時也。《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彼陳之臣子，力不能討，外藉楚子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云：「月者，善義兵。」則彼月亦宜同也。○注「不從」至「書之」。○舊疏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今不如此者，主為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曰鄭伯而不稱人也。」①《後漢書·楊震傳》：「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亡國，②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

①「曰」，原作「目」，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亡」，《後漢書》作「危」。

失教。」《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①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絜而不殊。」故書「鄭伯克」以惡失親親也。主書者，下《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劉氏逢祿《公羊釋例》云：「《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蓋此經主爲惡失親親書，故雖與殺州吁、殺無知情事相同，而書法各異，不以討賊詞一律焉。

① 「一一」，《漢書》作「三」。

公羊義疏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疏

通義云：「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畫而連其

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

曰天王，其義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

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

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

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

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

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

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子之正號。

曰天王者，義具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

《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

於郃。及夏之衰，稷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
為狄所逼，去郃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下，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
四十九年，魯隱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注**以周公加宰，知為官

也。**疏**杜注：「宰，官也。」《周禮目錄》云：「宰者，官

也。」宰，案聲義通。《爾雅·釋詁》：「宰，官也。」亦通

采。《書·堯典》，若子采，《釋文》引馬注云：「采，官

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展采錯事，文穎注：「采，

官也。」是也。○注「以周」至「官也」。○《僖九年》「公

會宰周公」已下「于葵丘」是也。孔疏《周禮·天官》：

「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天下大夫四人。未

知宰咺是何宰。」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咺是天子

之士。傳以宰為官，則宰者官之別稱，不必拘於《周官》

太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公」之「宰」實異而名同。咺

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

公，本嫌宰為官。**疏**杜云：「咺，名也。」范云：

「咺，名。」《左傳》云「故名」，故知是名。○注「別何」至

「為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咺者何」而「別何之

者」，正以周公加宰，為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遠。」^①按：《僖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蓋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為周公身上官，因連宰言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哱是上，為宰下之屬，宰非哱之官，故不得連宰問。假若云「宰哱者何」，嫌宰為哱官，如宰周公矣。蓋當時哱實為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稱宰矣。曷為以

官氏？

注 据石尚。

疏 注，据石尚。○《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是也。舊疏云：「石尚亦是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為難也。」宰，士也。**注** 天

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疏**《通義》云：「言宰屬之上，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上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稱王人，中士錄名，哱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

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與？」按：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贈，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是也。《鹽鐵論·刺議》云：「《春秋》上不載文，而書哱者，以為宰士也。」似正以哱為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上僅以名通者別，不聞有譏辭焉。孔說非。○注「天子」至「稱人」。○舊疏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尚來歸脤」是也。中士以官錄者，言以所繫之官錄之，即此是也。下士略稱人，即《僖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大夫、士皆二等。董子蓋本《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惠公者

① 「遠」，原作「違」，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何？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

廟稱禰。

疏注：生稱父死稱考。○惠氏棟：公羊

古義云：「郭景純注《爾雅》云：『《禮記》曰生曰父母，

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

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

《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

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

異稱矣。一按：《禮記·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

死曰考，曰妣，曰嬪。」何氏本《曲禮》為說也。鄭注：

「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謚法解》：「大慮

行節曰考。」○注「入廟稱禰」。○舊疏云：「即襄十一

年《左傳》「同族于禰廟」是也。《書·高宗彤日》「典祀

無豐于昵」，^①釋文引馬注：「昵，考也，謂禰廟也。」

蓋四親廟惟父廟為近，故稱之為昵。《說文·日部》：

「暱，近也。或作昵。」《玉篇·日部》：「昵，親近也。」

「爾」亦有近義，古或即作「爾」，俗加示作「禰」耳。舊疏

引舊說云：「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

最近于己，故曰禰。是亦取義於近也。仲子者

何？桓之母也。**注**以無謚也。仲，字。

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
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疏**《穀梁傳》

云：「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彼疏引鄭

《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為君，則是惠

公之妾。天王何以贈之？則惠公之母亦仲子也。」鄭

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九

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成風，僖公之母，文與

此同，故以仲子為惠公之母。然惠公既為君矣，自必尊

其母為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為仍稱仲子？范甯謂仲

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殊屬無理。楊疏又引《文九

年傳》「秦人弗夫人也」，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夫即

秦人弗以成風為夫人，自秦人之見，何為天王亦同之？

天王不以為夫人，可弗贈也。即弗夫人，亦自有謚，進

退失據。故劉氏逢祿《廢疾中何》云：「隱為桓立，故以

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而劉氏

《左氏春秋攷證》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

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息長，

①「彤」，原作「彤」，據《尚書注疏》改。

爲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尊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本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生而有文在手，何得以《史記》不云仲子，即據爲仲子非桓母之證？既說《公羊》而又牽涉《穀梁》，殊不可解。《通義》云：「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人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于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是也。○注：以無謚也。○《白虎通·謚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①則群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曰「葬宋共姬」，傳曰：「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謚，仲子無謚，知非嫡也。《白虎通》所載後一說，則《公羊》說。《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云：「^②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得蒙夫之謚。」^③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妾子爲君，母

- 得稱夫人，自應有謚。今不稱謚，故知爲桓母，以桓未爲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謚，是其比矣。《通典》引服云：「聲子之謚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謚爲非者，古《春秋》說也。○注「仲子」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④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
- ①「內」，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②「義」，原作「議」，據《通典》改。
 ③「得」，原作「德」，據《通典》改。
 ④「紀」，原作「禮記」，據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白虎通疏證》改。

適人，字猶繫姓，①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而不通昏姻者，周道然也。故婦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范注云：「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適同姓。」本此爲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詳《禮記·曲禮》。舊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卒俱在春秋前，何故此傳惠公言隱之考，舉死名；仲子言桓之母，舉生名乎？答曰：禮，家母死言妣者，比于父之義也。故鄭彼注云「妣之言嬀，嬀于考也」。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惠公之廟尤爲明切。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稱也。据「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榘」，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疏**注「此難」至「夫人」。○此据成風生時稱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稱夫人，故薨宜有謚。仲子子桓未爲君，猶惠公之妾，故無謚，亦不得稱夫人也。《白虎通·謚篇》云：「八妾所以無謚

何？亦以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榘」，成風亦妾而得稱謚，明僖已爲君，故稱夫人，與仲子殊也。桓未君也。**疏**《通義》云：「時隱、桓之母

並稱夫人，禮無嫡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据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按：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爲桓立，當時未必即遽尊仲子爲夫人也。贈者

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

束帛。**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

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玄纁束帛

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

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

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

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

①「字」，原作「家」，據《駁五經異義》改。

高五尺以上。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

疏《禮·既

夕》注云：「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廣雅·釋詁》

云：「贈，送也。」是贈爲喪事所有也。《通義》云：「兩

言之者，贈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既夕》曰：

「公贈，玄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

贈於宋，致詞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

者。《雜記》「諸侯相贈，以乘黃大輅」，則亦得有車。」

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

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上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禮也。

○注「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贈。又有贈、賻、

襚，爲春秋制也。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彼有

「公贈玄纁束馬兩」文，故知爲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贈

但有馬而無車與？《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贈」，亦据周

制。○注「以馬」至「是也」。○《校勘記》云：「浦云：

經無「帛」字。」按：當以《儀禮》爲正。何氏或以意加

「帛」耳。士雖二馬，亦有束帛，不必如孔氏所云也。兩

馬者，士制。《禮疏》引庾蔚之云：「贈馬，欲以共駕魂

車也。」士常駕兩馬，若戎事則乘駟馬。舊疏引《書大

傳》曰：「士乘飾車兩馬」是也。② 吳氏廷華《儀禮章

句》云：「馬以助葬，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贈也。」是

也。《禮記·雜記》曰：「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

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

于中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亦如是也。○

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

命》「皆布乘黃朱」，《論語·公冶長》篇有「馬十乘」，皆

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

京、孟，《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

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驅彭彭」，武王所乘。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倭

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

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二，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

《易》、《春秋》同。鄭駁曰：「玄之聞也，《周禮·校

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

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

書·大甲》：「馬，人之師也。」

○注「既夕」，原作「士喪禮」，按引文在《儀禮·既夕》，據

《儀禮注疏》改。

○注「車」下原衍「馬」字，據《春秋公羊傳注疏》刪。

書·顧命》「諸侯人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故舊疏：「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也，^①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即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駁云《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載與何氏異，或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比之也。《詩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駢。本從一駢而來，亦謂之駢。』經言駢，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頌》云「約軹錯衡，八鸞鎗鎗」，是則殷駕四，不駕三。」

也。」「《說苑·修文》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以四立制，多取四方爲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矢爲乘，皆是也。○注「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駢。」郭注：「《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駢。」按：《周禮·庾人》「駢」作「龍」，龍、駢古音通也。《說文·馬部》「駢」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曰龍。」《儀禮·覲禮》「天子乘龍」鄭注、《文選·東京賦》「龍輅充庭」薛注、「乘鸞輅而駕蒼龍」注、《後漢書·馮衍傳》、《班彪傳》、《馬融傳》注並云：「馬八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庾人》又云「七尺以上曰駢」，注引《爾雅》：「駢，牝驪，牡玄。」^②此不及「駢」。《說文》「駢」下云：「馬八尺爲龍，七尺爲駢。」用《周禮》也。《庾人》又云：「六尺以上爲馬。」《說文·馬部》「駢」下云「馬高六尺爲駢」，引《詩》「我馬惟駢」，許於龍、駢俱本《周禮》，蓋以「駢」當彼之「馬」也。

①

「下」，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②

「牡」，原作「牝」，據《爾雅注疏》改。

《詩·漢廣》云「言秣其駒」，傳云：「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並與此同。又《株林》云「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爲駒。六尺以下，即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舊疏引《月令》「駕倉龍」，是。諸侯曰馬，《魯頌》曰「魯侯戾止，其馬蹻蹻」是也。「卿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四牡騤騤」，^①「嘽嘽駱馬」，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注「束帛」至「共事」。○《說苑·修文》云：「天子束帛五匹，玄二，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②按：《儀禮·昏禮》「玄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過五兩」。《周禮·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之名。」《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一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按：《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尺，^③今謂之匹，由匹偶之云歟？」^④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

束五兩也。」昏禮如此，則喪禮之束帛意亦當然。《周禮·染人》云「夏玄纁」，注：「玄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玄黃。而玄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考《王制》疏引鄭氏《易注》如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⑤《說文·糸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緝，三染謂之纁。」纁，蓋赤而有黃者，當是由白而黃而赤，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者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天之正色蒼而玄，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玄而下纁也。」《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以《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凡失之華靡，失之濫惡，皆不可制。喪事從殺，故

- ① 「牡」，原作「牝」，據《詩經·四牡》改。
- ② 「庶人」，原脫，據《說苑·修文》補。
- ③ 「尺」，原作「丈」，據《禮記注疏》改。
- ④ 「由」，原作「猶」，據阮元《校勘記》改。
- ⑤ 「彥」，原作「產」，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周禮注疏》改。

云取足以共事而已。《昏禮》注云①「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然。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綖。**注**此者《春秋》制也。贈，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綖，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贈賻，知死者贈綖。**疏**《穀梁傳》：「贈者何也？乘馬曰贈，衣

衾曰綖，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薨》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與馬、束帛、貨財、衣被，其數若何？」曰：「天子之贈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②士到髀。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贈、含、綖，貧富有差。一、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被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袖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又云：「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

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褻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與馬曰賻，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綖。」何氏或即本《春秋緯》爲說，惟無贈耳。○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贈、賻、綖，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朔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質。』按：《桓二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正以《春秋》典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爲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謂《春秋》制也。○注「贈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贈，覆也。」《白虎通·崩薨》云：「贈者，覆也。」

①「昏」，原作「皆」，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禮記注疏》改。

②「大夫」，原脫，據《說苑·修文》補。

《古微書·說題詞》云：「贈之爲言，覆也。」《左疏》引服虔注云：「贈，覆也。天子所以覆被臣子。贈，覆，雙聲也。」《說文》無，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喪禮有贈，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冒爲義，則文不當從「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賵」，《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賵」，此古文以「賵」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賵」、「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旨也。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賵，疑作冒。」○注：賻猶助也。」○《說題詞》又云：「賻之爲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儀禮·既夕》云「若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廣雅·釋詁》：「賻，助也。」《白虎通·崩薨》云：「賻者，助也。」一作「傳」，《周禮·小行人》：「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傳』。」是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賻』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爲『傳』。」故書者，古文也。傳者，附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賻」字。」先鄭云：「謂賻喪家，助其不足也。」○注「皆助一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賻，

送也。」荀子·大略》、《說苑·修文》並云：「賻，贈，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注：「賵馬入廟門者，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賵仍以送死爲主，下故疏云：「賵實生死兩施也。」《既夕禮》專言知生，自對贈言之耳。○注「賻猶一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賻，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賻。」注：「賻之爲言，遺也。」《白虎通·崩薨》云：「賻之爲言，遺也。」《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敵者曰襚。」謂以衣送敵者，死曰襚也。若然，《詩·碩人》：「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彼《禮》、《春秋》正据此及《士喪》等禮，則「襚」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遺人，謂之襚。襚，遺豐韻爲訓。雖古服猶然。後人因送死之衣亦有「襚」名，遂以「襚」專屬之凶事矣。吳氏爰雲《經說》云：「按：襚，當讀爲『稅』，稅之爲言，挽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挽，而稅取解挽爲名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蓋即据此爲說，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襚，衣死人也」。

《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禭之」，是則贈之爲禭，衣之爲禭也。二字又別。此借「禭」爲「稅」，「稅」聲近「禭」也。」

○注「知生」至「贈禭」。○《校勘記》云：「諸本同誤也。」

《穀梁疏》引此作「知死者贈禭」，當據以訂正。疏云「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贈矣」可證。」^①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贈」，今本作「贈」，係淺人所改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贈專施於生者何？」^②答曰：「贈專施於生，禭專施於死，贈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贈。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贈」，今疏本已誤沿《儀禮》今本矣。《既夕禮》《公贈》，注：「贈，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贈」，^③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是以下注云「贈奠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云「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贈且奠，許其厚也。贈奠於生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贈」莫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題詞》亦止云「知

生則贈，知死則贈」，不云「贈」也，皆可爲何氏「贈實生死兩施」之證。鄭注《少儀》云「贈主於死者」，專明入廟門之故，蓋贈以玩好。《荀子》楊注謂爲明器之屬。明器自專施死者，贈以貨財，貨財則專施生者，惟贈奠雖主於死者，而馬羊亦以佐生人送死之用，故得兩施。《周禮·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禭，葬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贈焉。」贈用幣，亦用馬。故《少儀》有贈馬也。《荀子·大略》云：「贈所以佐生，贈禭所以送死。」《白虎通》：「知死者則贈禭，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贈。」」《說苑》：「知生者贈，知死者贈禭。贈禭所以送死，贈所以佐生。」後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隱二年傳》云：「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贈。」又以贈專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贈、贈、禭，故何氏專釋此三者，不得述及贈也。《士喪》上篇有禭，下篇有贈、有奠、有贈、有贈，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

① 「言贈」，原作「爲贈」，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改。

② 「贈」，《公羊傳注疏》本作「贈」。

③ 「小」，原作「少」，據《儀禮注疏》改。

舊疏有引《既夕》云：「『所知則贈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奠』，以此言之，明奠於死者爲多，知贈生死等矣。」是也。恒未君，則諸侯曷爲

來贈之？

注据非禮。

疏此天王也，而傳言諸

侯者，明天子、諸侯皆不得也。又《春秋》假王于魯，故等以諸侯該之。○注「据非禮」。○舊疏云：「恒未爲

君，其母猶妾，故諸侯贈之爲非禮。」隱爲桓立，故

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

注經言王者贈，

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

疏《白虎

通·崩薨篇》：「諸侯喪，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

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

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又云：「諸侯夫人薨，告

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譏不及事。』仲

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①《禮記》疏

引：《異義》《公羊》說卿弔，君白會葬。^②《左氏》說諸

侯夫人喪，^③士弔，上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

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

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一鄭駁之云：「按

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

弔，主於相哀愍，^④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⑤士

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

妻、長子，^⑥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

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天子。故注云「經言王者贈，

則赴告王者可知」也。注又云「傳但言諸侯」，明亦告鄰

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也。舊疏

云：「諸侯之贈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

記》又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

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則赴告鄰國之禮

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貴桓

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

① 夫人，原作「諸侯」，據《白虎通義》改。

② 會，原作「送」，據《魏漢遺書鈔》本《五經異義》改。

③ 諸侯夫人喪「五字」，原在「公羊說」前，據《魏漢遺書鈔》本《五經異義》改。

④ 愍，原作「問」，據《魏漢遺書鈔》本《五經異義》改。

⑤ 「使」，原脫，據《魏漢遺書鈔》本《五經異義》補。

⑥ 「子」下，原衍「死」字，據《禮記注疏》刪。

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

疏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

曰「何譏爾」、《三年》傳曰「何危爾」、《僖二年》傳曰「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爾字並與「焉」同義。

按：《穀梁·僖五年》傳云「何尊焉」，又曰「何重焉」，是其證。○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賢隱之讓，故

善其以仲子喪赴告天子、諸侯；桓母貴，不以己長尊貴賤之序，是為得事之宜。其言來何？**注**据歸

含且贈，不言來。**疏**注「据歸」至「言來」。○《文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釋文》作「歸含」，云本又作「含」，下同。《校勘記》：「按「含」，非也，依《說

文》當作「瑱」。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為不

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為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疏**

《繁露·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刺不及事也。」「穀梁傳」：「其志，不及事也。」「雜記」疏

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

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①**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据太史公書，平王即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為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含贈可以兩事相比，特為異詞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事，**②**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為嫌矣。」「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說苑·修文》云：「贈死不及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亦引以見其非時也。○注「比於「至「內者」。○《文四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

①

「來」，原作「求」，據《禮記注疏》改。

②

「餘」，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作「弱」。

《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言來，是爲及事，故此比於去來爲不及事也。第彼贈及而含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含晚言來，明不當含也」。則含者鄰國之禮，若晚則須書來矣。《禮·既夕》記國君贈禮，實贈奠賻贈，及代哭，爲燎之事，皆在葬前一日，承還柩車設祖奠之後，明爲葬事所須。今惠公、仲子已葬，始行贈禮，故云「葬事畢，無所復施」也。舊疏云：「《公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問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言來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王使召伯來會葬』，注云『去天者不及事』，是不及事亦言來矣。故《文元年》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彼注云：『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者何？^①奔喪，非禮也』。彼注云：『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明奔喪、會葬之例，不問早晚，悉言來矣。若其含、贈、襚，則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文九年》書『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注，以其可知，省文故也。以奔喪會葬，所以通哀序志，必有所費，容其事故

稽留，不必責其及時。其含、贈、襚之等，皆死者所須，若其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去來若已在於內」者，杜云：「來者，自外之文，故不言來，爲若已在於內矣。」其言惠公、仲子何？**注**據歸

舍且贈，不言主名。**疏**注「據歸舍」至「主

名」。^②《文五年》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言成風

也。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贈妾，

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贈者，起兩贈也。**疏**注「禮不贈

妾」。《穀梁傳》曰：「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

不可。」以《禮記·雜記》所記，赴禮止君與夫人、適子，餘皆不赴。則妾死，天子、諸侯無從贈之也。○注「既

善」至「卑也」。○《禮記·雜記》云：「弔者即位于門

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又云：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又云：「襚者曰：

『寡君使某襚。』」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

①「何」，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②「注」，原脫，據本書注文體例補。

贈。」然則一人之贈、含、禭、弔，且必分遣使者，不相兼攝，況君與夫人兩事。又仲子雖隱所尊，究惠公之妾，尊卑殊，更宜各使故也。○注「言之」至「贈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言之襚者，亦起兩襚矣。」何以不言及仲子？

注据及者，别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卑稱也。**疏**注「据及」至「文也」。^①○舊疏

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即卑稱也」。○《通義》云：「及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及以絕之。」^②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仲

子，微也。**注**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為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

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為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不及事也。**疏**注「比

夫」至「公也」。○此道《僖十一年》書及義也。夫人須加及，仲子比夫人微，本不得並及公，故不必言及也。

○注「月者」至「之也」。○舊疏云：「此文及《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皆是內恩錄之。」《穀梁》注云：「贈例時，書月，以謹其晚。」則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又何以不月？以責其晚乎？○注「諸侯」至「者輕」。○舊疏云：「即《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此月彼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

①「注」，原脫，據本書注文體例補。

②「及」，原作「公」，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然則《公羊》之例，恩錄重者月，輕者時矣。○注「會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人來則書月，爲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即不月者，以爲比王者輕。《春秋》偶爾無之。其《襄三十二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皆書月者，彼是諸侯身來會葬，非使人，仍自不妨也。則鄉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月者，爲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爲下葬定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駁舊說是也。天子無親身則祇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據使人例推及諸侯矣。○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云：『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君鬬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人部》：「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下犯上謂之僭」。隱公時，吳尚未僭稱王，據孔子作《春秋》時

言之也。○注「王者」至「天也」。○《穀梁疏》引賈逵云：「圻內稱王，諸夏稱天王。」《禮記疏》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又引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言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義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按：《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夷狄，不宜稱天子。《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魯非京師，無緣稱王。許、崔之說，並不可通。《獨斷》上云：「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與賈侍中說同。時吳、楚僭王，故稱天以臨諸夏，所以別諸僭王也。」○注「春秋」至「是非」。○舊疏云：「若正之，當直言王。今兼亦言天，見其非正矣。按：此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注「稱使」至「意也」。○舊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敵故也。今天子於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己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尊敬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家以諸侯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純臣之義，故有使文也。○注「王者」至「之義」。

○《詩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駁曰：「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用《公羊》說。《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于阼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按：《儀禮·喪服》斬衰章有「臣爲君」，復有「諸侯爲天子」，明諸侯於天子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爲君同斬衰，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固一如臣職也。舊疏云：「其異者，即不居殯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是與諸侯分

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一至「叔父」」。○《禮記·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注：「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直以本親命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人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伯也」。則又似州牧稱叔父，叔舅，方伯則伯，叔兼稱矣。然晉惠未嘗爲牧伯而亦稱伯者，蓋當時諸侯通稱，故《曲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引一本作「天下同姓」也。又引崔氏云：「《覲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義或然也。」按：《覲禮》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較勝於《曲禮》。蓋周初封建五等，以功德大小爲差，非比後世由於兼并。晉在周初不得爲大國，後雖強大，猶稱叔父，則沿周初舊稱也。僖九年《左傳》「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則齊本大國故也。《詩·伐木》云「以速諸父」，傳：「天子謂同姓

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皆曰舅。」疏云：

《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服虔注《左傳》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①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也。其餘牧伯則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是也。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

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命齊侯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②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亦有伯功，^③而王策命詞曰「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伯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俱稱叔父。《左傳》周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左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

①

「節」，原脫，據《毛詩注疏》補。

②

「功」，原作「襄」，據《毛詩注疏》改。

③

「功」，原作「公」，據《毛詩注疏》改。

④

「朔」，原作「叔」，據《毛詩注疏》改。

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則伯、叔俱稱。不同者，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詞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燮與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也。晉或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王朝公卿則無文。^①蓋有爵者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與否，^②無文以言之也。」○注「言歸」至「辭也」。○舊疏云：「《春秋》大例，先是已物乃言歸，即「歸謹及闕」之屬是也。今此贈之車馬，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之辭。」是也。杜云：「歸者，不反之辭。」○注「所傳」至

「內也」。○小惡，謂不及事，又兼之也。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此小惡未合書，見而著之者，由接內故也。○注「春秋」至「舉也」。○《春秋》託王于魯，假若隱公爲受命王，故爲天下化首。凡來接內者，皆如親被王化，宜漸漬禮義，如上之褒儀父是也。《春秋》責備賢者，故雖小惡必書，爲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者，則在無足責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注「主書」至「事也」。○《校勘記》云：「宋、監本同，毛本脫「從」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疏 左疏引《杜譜》云：

「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封其子武庚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誅之，更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宿者，《大事表》云：「杜注：『宿，東平無鹽縣。』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一統志》：「無鹽，故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

①

「王朝」，《毛詩注疏》作「朝廷」。

②

「與」，原作「以」，據《毛詩注疏》改。

宿國。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

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

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

《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

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

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

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

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

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採取，故

錄也。**疏**《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

于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

故此別之曰「內之微者也」。彼一文沒公之義，當文自

解，無庸逆說。○注「內者謂魯也」。○此通解全書之

例。《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凡言

內者，皆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

正外。」○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

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舊疏

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見

名氏，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中有中士、下士

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

之事。《春秋傳》謂士為微。」又云：「謂其為介，若特行

而并會也。」**①**疏言：「謂其為介者，若《聘禮》「士介四

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

凡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

「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

一命，則俱當為上士矣。《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

卿，上上下下士」。○注「大者」至「庶人」。○《繁露·爵

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小功德者受小爵士，大材

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

又《奉本》云：「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

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

又《正貫》云：「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

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又云：

「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

「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

①「會」下原衍「故」字，據《禮記注疏》刪。

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又《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爲小者治故也。小國宿得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①以達王事而已矣。」所以游、夏莫贊也。○注「宋稱」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監、毛本脫『者』字。」《穀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微者也。」○注「魯不」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會而直言會，與此同也。」○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曹與盟；《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鄧亦與盟可知。「首其榮辱」者，舊疏云：「理是則主人先榮，理非則主人先辱。」按：《春秋》以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

公交接，故卒褒之，即首其榮也。又凡書盟者，惡其約誓朋黨生患禍，即首其辱也。○注「微者」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見其責也。若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時，悉作信文略之，即《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梁傳》『卑者之盟不日』，注：「凡非卿大夫盟，^②信之與不，例不日。」○注「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爲取其能慕賢，故詳之。若以小信予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③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以下「盟于狄泉」，注：「魯文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義各有主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

①「討」，原作「封」，據《史記》改。
 ②「盟」，原脫，據《春秋穀梁傳注疏》補。
 ③「懼」，原作「桓」，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繫言來也。**疏**《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

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上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上也。』凡五等。則凡曰大夫，皆上大夫也。然何氏以咺爲中士，則天子之士宜三等矣。又有尹子、單子、劉子稱子，宜在上大夫上。蓋公也、卿也、上大夫也、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凡七等。其春秋之制與？○注「以無」至「來也」。○舊疏云：「外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即《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之屬是也。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元年》『齊仲孫來』之屬是。若外諸侯之臣來奔，當繫國言來奔，《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今無所繫，直言來，故宜是天子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据凡伯稱使。**疏**注「据凡伯稱使」。^①○即下《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奔也。**注**奔者，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疏**注「奔者走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注「以不」至「其奔」。○舊

疏：「下《三年》『武氏子來求賻』，^②《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無使文而有事也。上文『天子使宰咺』，《文元年》『天王使叔服』，皆是有事有使也。今此無事復無使，故知其奔。一奔則曷爲不言奔？」**注**据齊

慶封來言奔。**疏**注「据齊」至「言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是也。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注**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

① 「注」，原脫，據本書注文體例補。

② 「三」，原作「二」，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也。月者，爲下卒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二者，起十復有二，非十中之二。

疏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哀，

齊慶封之屬是也。舊疏云：「問：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若奔別國，即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爲王而不專黜周者，若專黜周，^①則非遜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若不著明，知爲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爲王，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爲尊王示義，故即於「祭伯來奔」見其無絕，亦爲尊者諱之意也。不必書之，重辭之複也。○注「主書」至「罪舉」。○舊疏云：「一則罪祭伯之去主，一則罪魯受叛人，故曰以罪舉。」按：此爲凡出奔者著義也。○注「內外」至「禍也」。○舊疏云：「內書者，《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外書者，《昭二十

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注「當春」至「錄之」。○《繁露·天地之行》云：「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鹽鐵論·除狹》云：「夫傳主德，^②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中論·爵祿》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明春秋時不問賢不肖予之位祿也。《繁露·精華》云：「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惛惛於前世之興亡也。」《漢書·劉向傳》：「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其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穀梁》以爲「來朝」，劉向習《穀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注「錄所」至「人也」。○《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并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

①「若」，原作「欲」，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傳」，原作「傳」，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鹽鐵論》改。

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則凡錄所奔者，為受者示義，明當受賢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也，惡于宋而保于我，^①保之何補？」《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魯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二十八年》書「石惡奔晉」，皆受惡人事也。○注「祭者采邑也」。○《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說文·邑部》：「鄒，周邑也。」段氏玉裁《注》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謀父，字皆作「祭」，惟《穆天子傳》云「鄒父」，注：「鄒父，鄒公謀父也。」「鄒」者本字，「祭」者段借。韋注《國語》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是則鄒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尚仍其西都舊稱。許云「周邑」，系諸河南、河內之間，其諸東都亦有鄒與？抑如鄭之仍舊稱與？《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

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廩倉，周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伐鄭取汜祭」，^②注：「汜祭，鄭地名。成皋縣東有汜水。」《史記·高祖紀》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今鄭州東北有祭城。据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間，於春秋為鄭地，其為鄭所兼并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隨從食采於東圻也。《廣韻》以「祭」為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注「伯者」至「義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按：《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乃五十後伯仲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大夫之稱。此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蓋當二十冠時稱字，如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等加於初字時，故亦得謂之字也。《禮記·祭義》云：「周人貴爵而上齒，故稱字，以明尊

①「惡」，原作「失」，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伐」，原作「代」，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①「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注「月者爲下卒也」。○《閔二年》注云：「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春秋》內魯，故祭伯比外大夫宜時，故云月者爲下卒也。○注「常案」至「上月」。○《校勘記》云：「當，閩、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誤。按：下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則此亦應作「常」。」舊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月。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白蒙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者蒙月，輕者不蒙月。故言「當案下例」、「當蒙上月」矣。」義或然也。○注「日不也」。○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即不得上下相蒙，故《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口，明同。」是也。」○注「奔例」至「在上」。○《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舊云：《春秋》王魯，是以王臣來奔魯者，悉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書時，故與《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矣。若王臣奔他國，悉書月，是以王子瑕、毛、召

之徒悉皆書月。」按：《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不月，則彼月不必爲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亦不必蒙上月矣。是皆一月二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月，本爲上事發，其即爲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注「十言」至「之二」。○《校勘記》：「十復，閩、監、毛本同誤「十」作「下」，鄂本作「十」，當據正。」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

注 據臧孫辰書日。

疏 注：據臧

孫辰書日」。○《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是也。舊疏云：「問：下《五年》《十二月辛巳，公子彊卒」亦書日，所以不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答曰：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佚又未命，故獨得於此日」。以義言之，

① 「紀」，原作「祭」，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正由在同傳聞世，^①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據辰者，以是所傳聞之始故也。**遠也。****注**孔子所不見。**疏**《通義》云：「立

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糜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爲正，故糜氏如彼說，見益師之不日卒爲惡也。彼疏又引何君《廢疾》云：「《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弑之文。《春秋》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爲定所不惡，似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爲隱所

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注「孔子所不見」。○《繁露·奉本》云：「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故云「孔子所不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

①「同」，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羈掣，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

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疏**注「所見」至「事也」。○舊疏云：「知昭、定、哀為所見，文、宣、成、襄為所聞，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舉其始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詞者，見恩有淺深，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為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為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親疏

之節，蓋取諸此。按：《文九年》疏引《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舊疏引：「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十二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爲所見世，《孝經》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然孔子於襄末始生，尚無知識，亦不得遽爲所見。邾婁鼻我、邾婁快雖同以近書之傳，舊疏云：「自是治近升平書，自是治近太平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橫說，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爲正。」○注：「異辭」至「淺深」。○《校勘記》云：「鄂本作『淺深』，當据以正。諸本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

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奪，微其辭也。子亦弑，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觀其近而遠，親親而疏，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此即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專曰三科，別創九旨之異。」○注：「時恩哀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弑父、父殺子爲恩哀，臣弑君、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

道云：「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吏相伐鏖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恩衰義缺事，不必專限父子君臣也。○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又《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行，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重政》云：「《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又《會盟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所以為治亂之法也。○注：故於「至」是也。○《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隱如逐君，故為有罪。其無罪書日者，《昭二十五年》「十月

戊辰，叔孫舍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孔子親仕定、哀，故以定、哀為己，昭公為父，並為所見世。其臣為父與己之臣，故特恩錄之。○注：「於所聞」至「是也」。○《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其無罪日者，《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罪而卒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為後齊魯歸其喪有恥，故為內諱，使若尚為大夫。然則敖卒書日，正《春秋》盈乎諱，從無罪者例故也。《校勘記》云：「鄂本「畧」作「略」是也。段玉裁云：「古人多作，略，田在旁。」○注：於所傳「至」是也。○此即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並所傳聞世而書日者。牙卒下注云：「書日者，錄季子之過惡也。」季友卒下注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公孫慈卒下注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也。○注：於所「至」寵憐」。○《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亂謂隱、桓，春

秋之初，由衰亂而升平，而大平，所謂反諸正，此《春秋》之義也。麤脩，《釋文》作「麤脩」，閩本、監本、毛本同。《校勘記》：「段曰：《說文》無「脩」字，蓋「脩」字轉寫之誤。」①本義角長兒，段借爲粗糙字。按：《說文·角部》：「脩」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者，皆譌爲「脩」，《公羊傳》「脩者曰侵」，何注：「脩，麤也。」又隱元年注「用心尚麤脩」，《漢·藝文志》「庶得麤脩」，以「麤脩」連文，則「脩」非「麤」字也。麤脩，若今人言粗糙，雙聲字也。脩从月聲，古讀如倉，轉寫譌爲「脩」，其音讀才古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麤脩，蓋即麤粗。《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繁露·俞序》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眇之文。」故《說文》「脩」讀若「麤脩」。《淮南·汜論訓》：「風氣，陰陽麤脩者也。」《藝文志》：「庶得麤脩」，皆謂麤粗也。粗，曹憲音「在戶反」，與「脩」之讀才古反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縵密不能麤粗」，《論衡·量知篇》「夫竹本麤粗之物也」，皆與粗音義正同。○注「故內」至「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③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成

十五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後正諸夏。」《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所傳聞世，治衰亂，故先自內魯始也。云：先詳內而後治外者，《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莊氏存與《春秋正義》曰：「《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繁露·俞序》云：「聖王之德，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大略小」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

①「脩」，原作「脩」，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說文解字注》改。

②「汜」，原作「記」，《淮南子》僅有《汜論訓》篇，據改。

③「制」，原作「製」，據《說苑》改。

④「天地陰陽」，原作「天道施」，據《春秋繁露》改。

⑤「德」，原作「道」，據《春秋繁露》改。

書。」注：「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莊二十四年》「曹驪出奔陳」，傳：「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者，舊疏云：「內離會者，即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十三年》注亦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注「於所」至「升平」。○舊疏云：「升，進也。稍稍上進至於太平矣。」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世，則諸夏為外；所傳聞世，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即「晉侯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

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矣。又《襄二十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剿，鄂本作「鄭」，後仍作「鼻」，此从刀譌。閩本、監本、毛本作「鼻」。按：作「鼻」是也。剿、鄭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注「至所」至「太平」。○《襄二十三年》注云：「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①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然則所見昭、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著治太平於此世也，故文、宣、成、襄之世亦非實升平。《春秋》之義，治之升平爾。○注「夷狄至，是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正心也。』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逆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弑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羈縻，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一名之意也。」舊疏云：「夷狄進至于爵」，《哀四年》「晉人執成曼子赤歸于

①「亂」，原作「幾」，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又云：「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定六年》「仲孫忌圍運」，①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彼注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譏，唯一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是也。《校勘記》：「鄂本『曼』作『萬』。按：作『曼』是也。萬者，聲之誤。○注『禮爲』至『三月』。○並見《禮·喪服篇》。《喪服·斬衰章》云：『父』，傳曰：『爲父何斬衰也？父至尊也。』《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是爲父母三年也。又《不杖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又《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按：上注云『高祖曾祖之臣』，此止及曾祖者，曾者重也。由曾而上，皆曾祖也。則高祖亦宜齊衰三月。先儒又謂經之所不言則不服者，非也。鄭氏《喪服》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是也。○注「立愛自

親始」。○《禮記·祭義·文》。彼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注「故春」至「祖禰」。○《禮記·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注：「治，猶正也。」疏：「上主尊敬，故云尊尊。」○注「所以」至「法式」。○舊疏云：「舊本皆作『式』，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式也。若作『戒』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矣。」天道十二紀一星周，故十二公爲取象天數也。○注「又因」至「之際」。○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於魯正值惠、隱之世也。楊疏云：「不託始於惠公者，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按：据哀錄隱，又適十二公，與天數合也。○注「主所」

①「定」，原作「哀」，「仲孫忌圍運」事在定公六年，據本書《定公六年傳》改。

至「自盡」。○《禮記·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又《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壹往焉。」明君於大夫卒，當隱痛之，故有恩惠焉。《荀子·大略》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漢書·賈山傳》：「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士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祭。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又《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新書·階級》云：「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慙，厲以

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則臣自重自盡之義也。○注「公子」至「公孫」。○《儀禮·喪服傳》文。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之子則稱公孫。孫以王父字爲氏，不得稱先君、祖諸侯。鄭注《檀弓》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不敢祖者，謂不立天子、諸侯之廟，故《喪服》注云：「不得稱、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祖。」別子自孫以下則以別子之字爲氏，如孟、叔、季之屬。故公子、公孫則但以公子、公孫爲氏也。

公羊義疏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二年春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注凡書會者，惡其

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

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

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

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疏**杜云：「陳留濟陽

縣東南有戍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

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蘭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

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瀆自

濟陽故城南，東逕戍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

《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唐石經》亦

作「潛」，「潛」、「岑」音近。《爾雅·釋器》：「慘，謂之

淞。」《釋文》：「淞，郭：岑、潛二音。」《詩·周頌·潛》

篇即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射之山，^①淞

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曰：

「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

常，潛。」「常」為「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也。然

究未詳於今為何縣地。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

「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

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

處中國，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

也」。○《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定十四

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然

則凡會者為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之。○注

「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

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

出竟。」《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

①「射」，《山海經》作「時」。

北伐翟，乃至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人齊地百六十六里。^①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②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文》：「竟，今本多作『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謂之仁造人，^③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感。」又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

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④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注「王者」至「勿追」。○《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

① 下「六」字，原脫，據《新書》補。

② 「能」，原作「爲」，「朝」，原作「欺」，據中華本《新書校注》改。

③ 謂之「」，原作「之謂」，據《春秋繁露》乙正。

④ 「正」，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經皆略不別君臣，^①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卑隔在漠北，^②犬羊爲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信信義，^③故數犯障塞，且無甯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④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服，^⑤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⑥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即先書晉滅下陽，宋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者，^⑦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論語·子張》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拒、距通也。《論語·述而篇》「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注：「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敢拒逆我大國也。」則「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

之。「去者勿追」，去，即謂不來者，則不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注「東方」至「曰狄」。○舊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通·禮樂》云：「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至者也。』」^⑧按：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此爲西方戎也。○注「朝聘」至「皆時」。○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是也。聘書時者，《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也。會書時者，《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

- ①「經」，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
- ②「隅」，原作「皆」，據《後漢書》改。
- ③「信」，原作「拘」，據《後漢書》改。
- ④「靡服」，原脫，據《後漢書》補。
- ⑤「服」，原作「忽」，據《漢書》改。
- ⑥「至時去」，原脫，據《漢書》補。
- ⑦「者」，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 ⑧「至」，原作「治」，今據《白虎通》改。

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鄆」是也。盟書時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疏漢書·地理志「沛郡向」

下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左傳疏》引：「《世本》云：「莒，己姓。向，姜姓。」《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其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

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尚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人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

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疏**

《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左傳·文十五年》云：「獲大城焉曰入之。」《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曰入。」用此文也。然則

①「單」，原作「車」，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宣四年》「伐莒取向」，彼向爲莒邑者，或後此又爲莒所并也。○注「人者」至「云爾」。○正以侵、伐、戰、圍、人雖不言帥，皆是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人而取其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是也。有人而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人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左傳》與《公》、《穀》，皆人而不得其地。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襄二十一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按：毛氏兼本《左傳》爲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僖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注「凡書」至「已時」。○「搆」字依鄂本補。監本「因重」誤「用里」。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爲至淺，滅爲至深也。《莊十年傳》「邠者曰侵，精者曰伐」，注：「邠，猶麤也。精，猶精密也。」邠即淺，精即精。①《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諸夏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

義者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盧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云「因重兵害衆」者，《繁露·竹林》又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云「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者，《孟子·梁惠王》云：「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蓋興兵則構怨，不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不止也。○注「諸侯」至「之道」。○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繁露·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

① 下「精」字，據文意，似宜作「深」字。

② 「貴」，原作「重」，據《新序》改。

③ 「其」，原作「而」，據《春秋繁露》改。

辭已。」是其不爲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一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毋將隆傳》：「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注「魯人」至「是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晝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人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

疏《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

《穀梁》作「無駭」。下《八年》「無駭卒」。周駭，駭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部》：「駭，奇駭，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差謬略》云：「帥，《公羊》作「率」。《通義》云：「《公羊》『率帥』之字如此，見《五年

傳》。今本「率」、「帥」雜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爲正。按：今石經《公羊》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走部》：「達，先道也。」段氏玉裁注：「達，經典段「率」字爲之。《周禮》『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周禮》皆作「帥都」。《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衛，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捕鳥畢，帥者，佩巾，皆段借也。「極」者，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戊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湖陸縣西有極亭。《穀梁》云：「極，國也。」《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方輿紀要》亦云在兗州府魚臺縣西。按：《公羊》以爲「疾始滅」，《穀梁》以爲「滅同姓」，則是以人

①「乃」，原脫，據此徐疏併僖廿七年何注補。

②「帥」，唐開成石經同，《漢石經》則作「率」，則此石經指唐石經。

爲滅。先儒以「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後不見經，而魚臺縣近魯棠地，則「極」爲魯有可知。第此「入」與上「入向」之「入」異。入向爲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爲人，蓋實滅也。沒滅文，言人耳。無駭者何？展

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遂帥師

入杞，氏公子也。**疏**下八年《左傳》云：「無駭

卒，羽父請氏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通義》云：「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驂之孫方爲駟氏，而《國語》謂之駟驂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即貶義也。」○**注**「据公」至「子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貶**。**注**貶，猶損也。**疏**注「貶猶損也」。

○《廣雅·釋言》：「貶，損也。」《文選·封禪文》：「不可貶也」，**注**：「貶，損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通義》云：「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者，若曰宜降爲小國也。」曷爲貶？**注**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疏**注「据公」

至，貶也」。○舊疏云：「欲決《隱八年》「庚寅，我入邠」，非用兵故也。」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

不氏，知貶。疾始滅，非但起入爲滅。**疏**

注「以下」至「爲滅」。○舊疏云：「即下《八年》「無駭

卒」，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然

則若直欲起入爲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應終身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按：《論語·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始滅，昉於此乎？**注**昉，適

也，齊人語。据傳言撥亂世。**疏**注「昉適」至

「人語」。○《玉篇·日部》：「昉，適也。」《一切經音義》

引《三蒼》云：「適，始也。」《列子·黃帝》云：「衆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部》：「昉，明也。」日方

明，故有始義。是昉、適、始展轉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于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考工》

云：「旒，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

「昉」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石經》、諸本同。

《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

《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据本皆作「放」，當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昉」，作「倣」，作「仿」，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誤也。」云「齊人語」者，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俞氏樾云：「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爲「適」，以爲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放，猶至也。」至，即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其前而言之也。若前此無滅國者，則推求滅國之事極於此而止矣。^①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於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

衢」，凡言「放乎」者，並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詁矣。」按：《僖二十八年》、《宣五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爲是。○注「据傳言撥亂世」。○舊疏云：「《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既言作《春秋》治亂世，^②明知相滅非一。此經爲「疾始滅」，故据而難之。」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郕是也。**疏**注「前此」至「是也」。○

舊疏：「《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③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然則宋滅郕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辛未取郕」、《僖二十年》「郕子來朝」，傳：「郕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也。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

①「其前而言之也若前此無滅國者則推求滅國之事極」，原脫，據《群經平議》補。

②「治」，原作「明」，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③「從」上，原衍「器」字，據《春秋公羊傳注疏》刪。

爾，猶於是也。**疏**注「焉爾猶於是」。○《宣六年》

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爲會」，謂於是始爲會也。《禮記·二年間》「故先王焉爲之立制」，謂於是爲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矣」，注：「焉耳者，懇至之辭。」亦謂盡心於是耳矣也。曷

爲託始焉爾？

注据戰伐不言託始。**疏**注

「据戰」至「託始」。○舊疏：「《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疏**《莊

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此傳「春秋」，謂君子所修《春秋》也。《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記滅國於是始。」^①是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

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又舊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帛，推演其義，即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爲《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真爲受命王也。杜預、范甯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即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誅」者，《繁露·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明無駭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者誅之也。○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即《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邀師

①「記」，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

師滅許」之屬是也。」^①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讎，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爲夫人，人不勝讎，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讎，故於無駭張義也。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据齊師滅

譚不言入。**疏**注「据齊」至「言入」。○舊疏：「在

莊十年。」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疏**《繁露·

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是其爲大惡也。《通義》

云：「侵、伐、圍、人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自廣。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爲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矣。內諱弑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諱滅言入，即與實入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注**明魯

至「父諱」。○所謂爲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爲後世制法，於內事多所諱，明爲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至「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即蒙上「莒人人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言之者，正以彼月爲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疏**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包氏慎言《公羊曆譜》云：「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二月爲八十四。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二百三十三分，

①「邀」，原作「吉」，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除二百二十八分成月，仍餘五分，十一月後宜置閏。
《長曆》閏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斥爲七月九日，于殷曆不合。」杜又云：「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等處近。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然極已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人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曰，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者，即《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爲後背隱而善桓」爲句，桓爲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爲唐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爲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爲於此有善桓詞與？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疏《左疏》引《世族譜》：

「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大事表》：「紀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

東通志：「紀本在東海贛榆縣，後遷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南城。」《青州府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緌，《左氏》作「裂繻」。裂、履，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繻、緌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緌」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緌，音須。』惠棟云：『緌，讀爲投。』《說文》：『緌，貨布也。』占「緌」與「繻」同音。」

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

注以逆女不

稱使，知爲大夫。

疏注「以逆」至「大夫」。○舊

疏：「正以《桓二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使』爲『爵』字誤。」按：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繻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錄不氏，^①唯大國之上大夫

①「錄不」，原作「名」，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然後書名氏。若喪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不得爲大國也。何以不稱使？

注 据宋公使公孫壽

來納幣稱使。

疏 注据宋至「稱使」。○見成八

年夏。婚禮不稱主人。**注** 爲養廉遠恥也。

疏 繁露·玉英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

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主人，^①變禮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然則曷稱？

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

無母也。**注** 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

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

不稱使。**疏** 注「禮有一至，以行」。○《儀禮·士

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注：「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此請期以上五

禮，皆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

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命其

子，^②昏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又云：「昏禮當使同姓

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

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

「《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成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

^① 主，原作「王」，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

繁露》改。

^② 則「下，原衍「使」字，據《儀禮集編》刪。

云：「父兄，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注「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猶親也。」親命之，謂「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係自定娶，蓋《魯詩》家說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禮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①事宗廟社稷，此即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

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然則紀有母乎？曰

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昏禮·記》

注：「宗子者，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

《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据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

注「据非」至「使文」。^②○意以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

遠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異，似可稱矣。故据以問。

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

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

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

也。**疏**《繁露·陽尊陰卑》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

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

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

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

①「禮」，原作「雜」，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②「注」，原脫，據本書注文體例補。

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通義》：「婦人無外事，母但得命使於其國耳，^①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繻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無出境事，即謂此婦人無外事也。爲子娶婦，即杞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服氏《左注》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履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似婦人得與外事，有母命之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据伯」至「逆人」。○舊

疏：「在成九年春。」**譏**。

注譏，猶譴也。

疏注

譏猶譴也。○《廣雅·釋言》：「譏，譴也。」舊疏引宋

氏注《春秋說》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譏較貶，絕爲輕，所謂輕重之旨也。「何譏爾？」**疏**《通

義》云：「爾，猶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爲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爲本事，多罪在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爲。譏則皆爲本事，故不問曷爲矣。」譏始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

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

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是亦譏不親迎義也。《齊風·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

①「母」，原脫；於其國耳，原作「於國中耳」；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改。

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①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記·坊記》云：「婿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又《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也。」《禮·昏禮》云：「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婿御婦車，授綏。」注：「婿御者，親而下之。」又云：「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注：「婿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男先女之義也。按：親迎之說不同。《禮記疏》引《五經異義》：「《禮》載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②上卿臨之。^③許氏謹

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氏從《公羊》義也。《穀梁》桓八年注引《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蓋亦用《異義》并《駁異義》文。《禮記疏》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又《左氏》桓八年疏云：「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④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

①「心」，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②大夫，《禮記注疏》作「卿」。

③卿，《禮記注疏》作「公」。

④「天地」，《春秋左傳注疏》作「上帝」。

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六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則何氏亦不以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然，《上昏禮》有「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人三月，然後婿見』，固俟婦之廟見，而後婿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敖繼公《儀禮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

彤謂先王之禮，敬宗收族，支子既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顧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爾，敖、萬說均謬，沈氏從之，慎矣。盛氏世佐云：「敖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注「於廟者告本也」。○《禮·昏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婿御婦車。」《白虎通·嫁娶》篇：「遣女子，于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廟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

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知在廟明矣。《禮記·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昏禮》言納采禮云：「主人筵于戶西。」注：筵，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即告本之義也。按：《昏禮》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而婿家未嘗一告廟。《白虎通·嫁娶》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婦人三月祭行告廟矣。而孔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陳祥道《禮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為卜昏之禮亦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引鄭司農：「以配為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古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昏，忽先配後祖，故曰「誣其祖」，與士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

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為證，然楚圍篡弑已成，不可為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圍，大夫也，即合告廟，豈得告莊、共廟乎？當以班氏說為正。○注「夏后」至「於戶」。○舊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並何氏所本也。《說文·辵部》：「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嘉三》云：「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按：《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婿御婦車，授綬。」較今《昏禮》多「房中」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婦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

① 「而卜常」，原作「當」，據《禮書》改。

② 「庭」上，原有「廟」字，據《春秋公羊傳注疏》刪。

也。蓋奠雁時，女從房中出堂，與婿相見也。始不

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注**以惠公妃

匹不正，不嫌無前也。**疏**注以惠至前也。

○舊疏云：「問曰：七缺之義如何？答曰：七缺者，惠

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史記·

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

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

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允即桓公，息即隱

公，是妃匹不正，隱、桓禍生事也。宋女至而奪之，其不

行親迎明甚，故不嫌無前也。齊風·著詩作於哀公

之世，序言刺不親迎，皆在春秋前也。前此，則

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

是也。**疏**注「焉爾」至「是也」。○「爾」字亦係衍文。

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又「晉於是乎作州

兵」，《國語·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戰國

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

「焉」即「於是」也。惠氏棟《周禮古義》云：「行夫，居

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焉使，

謂大小行人焉，故書曰夷使。鄭司農曰：「夷使，使於

四夷。」玄謂夷發聲。按：此「夷使」猶「於使」也。《晉

語》：「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天子焉始乘

舟」，《禮記》：「故先王焉為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

《公羊傳》：「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

「焉」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

按：焉即於是，不必以「於」訓焉，以爾訓是，分屬

也。曷為託始焉爾？**注**据納幣不託始。

疏注「据納幣不託始」。○即《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

幣」，**注**不言託始。《春秋》之始也。**注**《春秋》

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

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

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

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疏**注《春秋

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不親迎？為《春

①

下「二字，原作「三」，事在莊公二十二年冬，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秋之正夫婦之始也。○注「夫婦」至「之端」。○《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爲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又云：「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即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帶逆女，爲內逆女之始；莊公爲親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不其賤；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僑如逆女，譏其晚。襄公以下不書，蓋皆從同。故《成十四年》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履緌一譏而已」，亦謂不再譏

不親迎也。外逆女，如杞伯姬、宋蕩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鄫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爲，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浦鏜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戍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緌來逆女」是也。疏注「未離」至「是也」。○《桓八年傳》：「女在其國稱女」，《文四年傳》：「娶于大夫者略之也」，注：「女者，父母辭。蓋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疏注「在塗」至「是也」。○見莊十九年。《通義》云：「女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次純衣纁褂，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爲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舊疏：「僖

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對夫之詞，故以在塗言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四年稱「婦姜」，並以有姑詞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人國稱夫人。

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大夫，書紀履緌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注「入國」至「是也」。○見莊二十四年秋。

按：彼注云：「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凡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蓋奠雁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賓，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人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

無」至「禮也」。○《隱元年》注：①「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尚未為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為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進而有大夫。故《穀梁》注：「履緌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

「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時，②不親迎重而書月，時略而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注「親迎例時」。

○舊疏云：「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為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為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

「大夫為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非何義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禮記·曲禮》云：「男

女異長。」鄭注：「各自為伯仲季。」孔疏：「《春秋·隱

①「隱」，原作「閔」，據《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元年何注改。

②「時」，原作「月」，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

《白虎通·姓名》云：「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

伯姬者何？內女也。**注**以無所繫

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

故知爲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

「正以《莊元年》傳云「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者決之。」按：莊三十二年《左傳》

「零，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蓋當時有是稱，然別之以女，知不得稱公子，固與男子殊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云婦人外成也。其言歸何？**注**据去

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注**婦人生以

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

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

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

月，恩錄之。**疏**《校勘記》：「毛本「謂」誤「爲」。

按：《毛詩傳》本作「婦人謂嫁歸」。①《釋文》本有「曰」

字，謂依《公羊傳》文。唐石經《公羊》「婦人」以下損缺，

以每行十字計之，不當有「曰」字，若有「曰」字，則此行

十一字矣。恐因注衍也。按：陸德明時已有有「曰」之

本矣，後人或依無「曰」者，或依有「曰」者，故不同耳。

《詩·周南·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

「婦人謂嫁曰歸。」疏云：「定本「歸」上無「曰」字。蓋

《毛傳》文古，故其語如此。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

汜》、《南山》箋。《廣雅·釋詁》：「歸，往也。」《爾雅·

釋詁》：「嫁，往也。」《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女家」，即

謂歸之女家也。以夫家爲家，故曰歸也。○注「婦人」

至「之道」。○《禮記·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

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傳》亦曰：「從人

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

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公羊問答》云：「《喪服傳》：「婦

人雖在外，必曰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据此，有二

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

①

「婦」，原作「歸」，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毛詩注疏》、《公羊注疏》改。

宗，許穆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甯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詩·燕燕》云：「之子于歸。」傳：「歸，歸宗也。」是嫁曰歸，歸宗亦曰歸，明有二歸矣。故云有二歸之道也。蓋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主。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恒凜凜有不克終之戒焉。」^①舊疏云：「即『伯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郊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書者父母恩錄之」。○《穀梁傳》：「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此明詳內女略外女之義，正以從父母恩錄之故也。○注「禮男」至「離也」。○《白虎通·嫁娶》云：「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老代至也。《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舊疏云：「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即上父母恩錄之義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疏《左傳》作「子帛」。《墨

子·備城門》云「一帛尉」，注：「帛，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丕」。知「伯」、「帛」同也。杜云：「密，莒邑，城陽東北濱于縣東北有密鄉。」《統志》：「密鄉，故城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②即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尚都介根。」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

《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

① 案，此出自《儀禮義疏》，為吳氏案語。

② 南，原作「有」，據《大清一統志》改。

至漢公羊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水經注·淮水》篇：「游水

又東北逕紀鄆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鄆元以「帛」爲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考證》云：「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鐘鼎、石鼓文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裂縞之字，則杜臆說也。果臣先于君，^①其亢莫甚，而稱字以褒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或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詞，安可附會乎？」又《解詁箋》云：「著紀之本爵，則桓、莊一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②《春秋》無虛加之詞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按：何意謂《春秋》無聞之文，皆由孔子口授弟子，未著竹帛之故。劉氏必謂爲孔子所闕，未知何所見云然也。○注「春秋」至「之制」。○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③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占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引《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

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詞》，具有其文。」又引《春秋說》云：「丘水精

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文謚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奏」。《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芻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

①「果」下，原衍「爾」，據《左氏春秋考證》刪。

②「二」，原作「三」，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改。

③「丘」，原避孔子諱作「某」，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注：「猶曰我們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事也。故序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也。」《漢書·藝文志》云：「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譏貶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授相傳也。按：《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②藏之以傳後王。^③《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也』。鄭氏蓋亦以孔子避時遠害，陰志

於緯，而《公羊》家適已見讀，故多與緯文合故也。○注「至漢二至，失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④高傳與子平，^⑤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蓋口授相傳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直以爲無聞，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依曆，十二月

書乙卯，月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

書葬。**疏**注「以不書葬」。○此既書夫人，則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己讓，故屈卑其

①「問」，原作「聞」，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其」，四庫本《禮記注疏》作「具」。

③「王」，原作「世」，據《禮記注疏》改。

④「與」，原作「于」，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⑤「與」，原作「於」，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爲「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二十四年》云「孝惠取于商」，隱亦取于宋，未知所據。何以不書葬？**注**據妣氏書葬。**疏**法「據妣氏書葬」。○即《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姒」是也。按：定姒，妾母，以哀公得終爲君，猶得書葬。今隱公已成君，其母不書葬，且彼傳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則隱母尤宜書葬矣。故據而難之。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據已去即位。**疏**注「據已去即位」。○即上元年之不書即位也。彼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以已去即位，讓桓之意已明。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

者，爲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疏**注「時隱至葬之」。○

鄂本「卑屈」作「屈卑」。《禮記·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①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嫡，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禮·喪服》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隱蓋從攝女君之禮葬其母矣。按：《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鄭注《服問》云：「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隱公既即位，應依庶子爲後之服，即不卑屈其母，亦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適死媵得升于適。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禮葬之，蓋薨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夫人矣」。」^②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

^①「妾」，原作「妻」，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禮記注疏》改。

^②「夫人」，原作「君」，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嬖寵之喪」可證。^①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母以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為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反得稱夫人乎？^②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以責臣子，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為君，所以不成其母為夫人，特以自遂其讓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尚未為君，隱世不得逆稱為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即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駁《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此猶是也。彼以子配仲，故云「以姓配字」；此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薨」至「之也」。○《書薨》義：「為隱公恩錄之，

又以隱公不終為君，遭桓之弑，故痛之也。○注「日者至」例也」。○即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為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

入例皆時。**疏**注「書者與人向同」。○即上注云

「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是也。《通義》云：「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說於上，而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①「嬖」，原作「妾」，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反」，原作「尤不」，「乎」，原作「也」，據《春秋公羊經傳釋例後錄·解詁箋》改。

公羊義疏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三年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

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

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

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

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疏****注**：「

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

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又《魯恭傳》：

「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

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

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曆志》云：「於春三月每月

書王，元之三統也。則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即本之劉

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三王之後，與

已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

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

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三正也，敬始重

本也。」《春秋正義》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

風雨之氣微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並

行而不悖，尚矣。《夏書》曰「怠棄三正」，子丑非正，其

諸後儒之惑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

《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

銘》曰「維王五月」，《敬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皆

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

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爲夏正三月也。①此

《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按：當時文誥或

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

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三月有王即

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注「王

者，三統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三

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

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

①「爲」，原脫，據《清經解》本《春秋左傳小疏》補。

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黻。」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于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①占《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②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韋玄成、治《易》施曄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即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③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為後

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④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論語·為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① 大，原作「大」，據《禮記注疏》及《駁五經異義》改。

② 「夏殷」，原作「建」，據《禮記注疏》及《駁五經異義》改。

③ 大，原作「大」，據《駁五經異義》改。

④ 授，原作「受」，據《漢書》改。

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衛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通義》云：「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足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魯曆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爲正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者，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

己巳，日有食之。

疏

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

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也。」包氏慎言云：「據曆爲三月之朔日。」《公羊

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日食。何休《公羊》注以此爲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爲三月二日，非二月之日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日，則己巳爲二月晦，於傳例亦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徐邈注《穀梁》又以爲正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曆》以爲二月朔，均與殷曆不合。經三月有庚戌，據曆二月之十一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曆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曆，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二月耳。

何以書？

注

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

疏

注「諸言」至「主書」。○舊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無所據，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其旨數千，^①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

①「旨」，原作「指」，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改。

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

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鄆」，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

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辭》云：「《春秋》書天

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

則王道備矣。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

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

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疏

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變》云：「異之言

怪也，①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

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翼奉傳》

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

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詩》疏引：「鄭《駁異義》引《詩》

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

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②

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

載董仲舒、劉向等說俱以爲災異者，③《漢書·孔光傳》

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

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

「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爲異

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④作

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

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

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

而驗，或亦人之禍畔，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

爲勸戒，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

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

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

大通而已。」《繁露·二端》云：「本本二端之所從起，⑤

「之言」，原作「言之」，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及

《白虎通義》改。

①「明」，原脫「爲」，原在「春秋」上，據《毛詩注疏》改。

②「說」下，原衍「等」字，據文意刪。

③「假」，原作「服」，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毛詩注疏》改。

④「本」，原作「分」，據《春秋繁露》改。

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①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實」、「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微。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②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③○注：後衛一至，諂謀。○衛州吁弑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諂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諂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成弑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

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据者夏正，夏正月，周三月，與殷曆合。又云：「凡日有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③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弑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疏舊疏云：「或日者，即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④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疆內虛，是故日月

①「覽」，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②「甚」，原作「其本」，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及《春秋繁露》改。

③故「原作「政」，據《漢書》改。

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經義述聞》

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

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

「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

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為「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

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

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

○舊疏云：「外彊，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

虛者，虚心以受物，正得為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

按：《桓三年》注下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

為異者，彼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

主，不相妨也。緣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

耳。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

後。**疏**《通義》云：「古曆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

已合辰，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恒

在朔也。」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謂二日

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

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

失正朔於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

琳《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公三年「二月己巳，

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

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言《左

氏》以為「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

長曆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

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亦與

《公羊》殊。《通義》云：「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

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

梁》為短。」按：楊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為前月之

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

此說也。○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

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失之後者，朔在

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

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

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

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也，

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漢書·

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懦弱」。○諸本「儒」作「懦」，《校勘記》云：「儒，當「便」之譌，此「懦弱」正字也。《說文·人部》：「便，弱也」可證。《釋文》：「懦，乃亂反，又乃卧反」。據音，知本从「便」，今亦訛从「需」。○注「不言」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日」是也。不敢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日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

「刑」，誤。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日月有食之」。从月。段氏玉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从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箋云：「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今日而食，故書以示威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莖」、「有盛」、「有鸛鵒來巢」、「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曰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圜，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圜」之文，而後人乃以「圜」升云爲句，以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安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五經無雙之大儒而

漫不省憶，^①必不然矣。」阮氏元《聖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恒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寡尤」。
 《論語·為政》文。《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知也，亦即闕疑寡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據以乙正。」^②以梁山、沙鹿皆非魯竟，故傳謂為天下記異；日食魯亦同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注「平王

也」。○據曆，三月無庚戌，當為四月之十四日。《史記·周本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謚，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書葬桓王。**疏**注「據書

葬桓王」。○《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也。天子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通義》云：「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九年所

云。」按：彼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

衣衰修，^③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為天子，傳曰：

「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

《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存，在。

疏注「存在」。○《孟子·告子》云：「雖存乎人者」，注：

①「漫」，原作「復」，據《潛研堂文集》改。

②「乙」，原作「訂」，據阮氏校勘記改。

③「衰」，原作「裳」，據《說苑》改。

「存，在也。」《爾雅·釋訓》：「存，存在也。」《釋詁》注：

「存，即在也。」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

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疏**《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謚於天子，乃

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薨》篇：「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

臣子悲哀慟恨，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槨，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謂王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

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

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

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①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

「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

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②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

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與眭

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

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③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槨，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眭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

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

①「報」，《通典·禮四十·凶禮二》作「執」。

②「掩」，《通典·禮四十·凶禮二》作「斷」。

③「節」，《通典·禮四十·凶禮二》作「斷」。

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為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已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疏**或言崩，此云是也。或言薨，下《十

年》書「公薨」是也。天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疏**注「大毀壞之辭」。○《御覽》引《說題辭》云：

「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白虎通·崩薨》篇：「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惛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即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辭》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殞」字譌。《白虎通》「惛」字不見字書，釋當為「隕」，故為毀壞辭。《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顛壞曰崩。」疏：「譬若天形墜壓然，^①則四海必覩。古者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辭」。○《釋名·釋喪制》云：

「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為言奄也，奄然亡也。」諸侯，一國所繫，比於天子為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辭》云：「諸侯稱薨，薨之為言奄然而亡。」《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顛壞之聲。」疏：「薨者，崩之餘聲也。」^②正小毀壞之義。大夫曰

卒，**注**卒，猶終也。**疏**注「卒猶終也」。○《白虎

通》云：「大夫曰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說題辭》：

「大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為言絕於邦也。」《說文》作「殯」，見《步部》。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

「大夫曰卒。」注：「卒，終也。」士曰不祿。**注**不

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為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疏**唐石經「士曰不祿」缺。

○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

^①「壓」，原作「壞」，據《禮記注疏》改。

^②「餘」，原作「徐」，據《禮記注疏》改。

祿，不終其祿。」疏云：「上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上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辭》云：「士曰不祿，爲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略也」。^①○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②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病，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

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四月無辛卯，曆爲五月

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堯學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歧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三年《左傳》，王入于尹」，^③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尹氏

立王子朝也。**疏**注「以尹」至「朝也」。○在昭二

十三年。其稱尹氏何？**注**据宰渠氏官，劉

卷卒名。**疏**注「据宰」至「卒名」。○見桓四年夏及

①「略」，原作「錄」，據上注文改。

②「贈」，《白虎通義》作「賻」。

③「三」，原作「二」，據《春秋左傳注疏》傳文改。

定四年秋。貶。曷爲貶？**注**据俱卒也。

疏注「据俱卒也」。○舊疏云：「据劉卷言之。」譏世

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

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疏**注

「世卿」至「繼也」。○《荀子·彊國》云：①「有天下者

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

世。」韋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

《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國策·秦

策》：「取世監門子。」②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

語·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子爲世。」○注「貶

去」至「氏也」。○「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監、

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引

下實《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漢書·劉

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世卿，非禮也。

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

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

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

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

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疏**《繁露·

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

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

大夫，及魯季孫之顛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

「大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③《春秋》以成，聖

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

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

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

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

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

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

①「彊」，原作「經」，據《荀子》改。

②「取」，原作「所」，據《戰國策》改。

③「權」，原作「祿」，據《後漢書》改。

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①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世祿也。三傳之說，大旨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耳。即《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爲世官」，^②趙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③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

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即此譏世卿義也。○注「卿大」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

①「死」，原脫，據《毛詩注疏》補。

②「仕爲」，《孟子注疏》作「士無」。

③「及」，《孟子注疏》作「官」。

深谷爲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弑君不書氏，示貶者，弑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末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又

《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王子朝弑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譏之隱，宣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繁露·重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注「見譏」至「絕之」。○過，毛本、監本同，宋本、鄂本、元本作「遇」。舊疏云：「過，即「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即此文是也。」則舊疏本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即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之者，亦所謂因行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注「明君」至「無罪」。○惠氏棟云：「《荀子》多用「案」字，案者，考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選其臣，防比周之譽，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又云：「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潛夫論·忠貴》云：「《書》稱

「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①忠臣不敢以虛受。」^②《繁露·天地之行》云：「降

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取象於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

功，^③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說苑·君道》云：「^①太公曰：『其君以譽

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

王曰：『善哉！』」《左傳》云：「賞不僭而刑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

罪，非。」其說是。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注据原仲不卒。**疏**注：据原仲不卒。○《莊二

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天王崩，諸侯之主

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賓

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

加禮錄之，故為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疏**《穀梁傳》：「外大夫不卒，

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為魯主也，故隱而卒之。」注：

「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

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鄭

《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為天

子斬，其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

教之也。」是也。《通義》云：「蓋王喪，主訝喪賓者，以

其新與內接，^⑤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為譏世

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

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求

之。」○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魯隱奔喪不

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

①「授」，四庫本《潛夫論》作「愛」。

②「虛受」，《潛夫論》作「誣能」。

③「實事」，原作「事實」，據四庫本《春秋繁露》改。

④「說苑」，原作「新序」，引文見《說苑·君道》，據改。

⑤「內」，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注「恩隆」至「錄之」。○舊疏云：「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償贊之人也。」按：尹氏償贊隱公，即爲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注「日者」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即當恩錄之，故書日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即賄賂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償贊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

刻脫「子」，後刮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

氏子何？

注 据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

尹氏不稱子。

疏 注「据宰」至「稱子」。○宰渠氏

官，見桓四年，仍叔不稱氏，見桓五年，尹氏，見上。

譏。何譏爾？

父卒，子未命也。

注 時雖

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

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疏**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亦此父卒子未命之意也。范云：「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嗣子不得命大夫也。○注「時雖」至「父位」。○《詩·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選爾勞」，蓋不世位者，《春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白爵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白爵也。諸侯、大夫、士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

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庸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注》：「故順一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即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儔。」《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醑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

○《通義》云：「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恒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

繁露·竹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何以不稱使？《注》：「南季稱使。」《疏》：「據南季稱使」。○下《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疏》：「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左傳》云：「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一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經書法

相似，義無二致，即《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爲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爲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已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

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

問求賻。**疏**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

「浦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刪

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事也。譏。何譏爾？喪事無

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爲求賻書也。

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疏**《繁

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穀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賻賻。」○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

篇：「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喪事不外

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

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焉。有其禮，有其財，無其

時，^①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

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

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疏**舊

疏云：「蓋，詰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

師，故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

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詰爲皆，句

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

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詰訓也。上下皆不當

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鄆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

亦曰『皆』，而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

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

『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

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弔而含

襚，葬而贈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

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

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

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

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

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

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

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

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

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

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史記·宋

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

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曆爲七月之十五日，

九月之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

有四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

同姓，^②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皆卒日葬月，其略

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歿，或

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恒始略末，錄

^① 下「有」字原作「無」，據《四書考異》改。

^② 「姓」，原作「雖」，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戊再立國，^①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諡也。^②注：不言至，內也。^③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

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④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詞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

①

「戊」，原作「成」，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②

「敢」，四庫本《越絕書》作「能」。

君不祿，大夫死或言卒死。^①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大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②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③謙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上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褒」，鄂本作「褒」。○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鉤命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祿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

貶黜，客之義也。」^④《繁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杜

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伯之車僨于濟」，^⑤即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

- ① 上「死」字，四庫本《通典》作「士」。
- ② 「言」上原脫「不」字，據《通典》補。
- ③ 「君」，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 ④ 「客」，原脫，據《毛詩注疏·商頌譜》補。
- ⑤ 鄭伯之車僨于濟，原作「鄭車僨濟」，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在平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包氏慎言云：「按：十二月無

癸未，曆爲十一月之二十日。庚辰爲宋繆公之卒日，癸未爲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即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曆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謚法「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段借也。」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月爲不及時，即下注所引「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甫三月也。○注「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薨》篇：「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注云：「尊者舒，卑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畢至」

①「舒」，原作「疏」，據《禮記注疏》改。

者，《左傳》疏引鄭玄，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禮記·中庸》云：「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又云：「涖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上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膏肓》云：「禮，十二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上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既分三月踰月，自宜亦如鄭、蘇之意。而作《膏肓》又據《王制》駁《左氏》，或《膏肓》書成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姻」，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婚兄弟、姻兄弟」是也。○注「孔子」至「故也」。○舊疏云：「檀弓」下篇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矣，各本皆脫，今據疏文補。《白虎通·崩薨》云：「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按：國君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二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組六，齊五采，五貝；黼簠二，黻簠二，畫簠二，皆載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簠。」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牢具」，鄭注：「諸侯亦大牢，包七个。」《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①此陳明器之禮也。《周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曾子問》：「諸侯相誄」，②此誄誄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輅，四紼二

- ①「七」，原作「五」，據《禮記注疏》改。
②「誄」，原作「謚」，據《禮記注疏》改。

碑，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家人》：「共喪之空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家人》：「凡諸侯葬於墓者，爲之蹕，均其禁。」此空之禮也。見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注「渴喻急也」。○《釋名·釋喪制》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泰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渴。渴，急也。苦蓋切。」則所據《公羊》作「渴」。《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渴，即渴葬之渴。」按：《說文·弦部》：「渴，不成遂，急戾也。」^①从弦省，曷聲，讀若瘞。「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戾，是謂「渴」。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裁買城西數畝，藁葬而已』。藁葬，即渴葬，藁，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藁」爲「草」，非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疏**注「慢葬」至「葬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皆作「慢薄」，疏標起訖同。按：解云「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恐因此誤「葬」爲「薄」。按：以「薄」釋「慢」，猶以「急」釋「渴」。宋本非

也。《釋名·釋喪制》云：「過時而不葬曰慢，謂傲慢，不念早安神也。」取義與此殊。○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即葬，是不待九月，故爲慢薄，不以禮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疏**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隱，痛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爲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日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疏**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

①「戾」，原作「之」，據《說文解字》改。

部》：「懈，怠也。」解，段借字，《詩·烝民》云「夙夜匪解」，楊雄《元后誅》作「夙夜匪懈」。解，猶怠緩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四年二月戊申爲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爲懈緩，故不日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責其解慢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注

「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舊疏云：「即此年宋公和卒，十二月癸未葬宋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

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覬覦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末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曾文公妃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既歿，乃議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日記事云乎？此當時，何危爾？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

「若，如也。言吾愛於與夷，^①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言愛與夷不如愛汝，^②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義。^③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盍」者，《爾雅·釋訓》云：「曷，盍也。」郭注：「盍，何不也。」言何不終為君也。與《論語》云「盍各言爾志」之「盍」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同，皆

不見左師勃，蓋莊公弟也。○注「左師」至「名也」。

○《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為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

注所以遠絕之。**疏**注「所以遠絕之」。○杜注

「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殤公也。」與夷復曰：

注復，報。**疏**注，復報。○《儀禮·聘禮》「復見

之，以其摯」，注：「復，報也。」《周禮·大司馬》：「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又《宰

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先君之所為

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

稷宗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為，猶以也。」僖

十年《穀梁傳》：「里克所為弑者」，《趙策》：「所為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秦之所為重王者」，《魯仲

①「於」，原脫，據《經義述聞》補。

②「言」，原脫，據《經義述聞》補。

③「義」，原作「意」，據《經義述聞》改。

連傳「秦之所爲急圍趙」，^①《秦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爲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于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國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且，猶若也。《呂覽·知上》篇：「且靖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即「若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組則不然」，謂「若組則不然」也。《燕策》：「且苟所附之國重，^②此必使王重矣。」^③「且」字亦與「若」同義。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疏**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百爾君子」，箋：「爾，汝也。」故《書·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吾立乎此，攝也。」**注**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隱元年杜注云：「假攝君政」，疏：

「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踐阼然也。」^④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已爲君，行即位禮，猶自謂攝，故云謙辭。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注**馮與督共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弒」。《宋世家》云：「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甯民。』華督攻殺孔父，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

- ① 「圍」，原脫，據《史記》補。
- ② 「苟」，原作「尊」，據《戰國策》改。
- ③ 「此」，原作「使」，據《戰國策》改。
- ④ 「踐」，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

爲莊公。《通義》云：「督弑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弑』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弑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貴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弑殤公，即《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未必正其本之義。舊疏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篡。」按：注意非「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被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

能不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亦此義。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

《史記·梁孝王世家》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弑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

① 「史記梁孝王世家」，原作「漢書袁盎傳」，引文見《史記·梁孝王世家》，不見《漢書·袁盎傳》，據改。

② 「孫」，原脫，據《史記·梁孝王世家》補。

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與？」①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鄙倍之詞。且子遭弑，②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③○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甯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

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貴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渴、慢、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傳聞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即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贈襚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即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①「慎」，原作「重」，據《後漢書》注改。

②「弑」上原有「人」字，據《左氏春秋考證》刪。

③「哉」下原有「是言」二字，據《續修四庫全書》本《左氏春秋考證》刪。

公羊義疏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四年盡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杜云：「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①推尋事跡，桓六

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疏引《世族譜》云：「杞，姒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淳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淳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淳于故城也。」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

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②

「杜以杞即都淳于，然州公之國尚未亡，杞何由得都？」③僖十四年杞為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

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淳于，無由為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

雍丘、淳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

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

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壤。」《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

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

去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為杞邑。沈氏謂「杞」為「紀」之誤，未為無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注「據楚」至

① 雍丘「二字原脫，據《春秋左傳注疏》補。

② 左傳補正，續四庫全書作「春秋左氏傳補注」。

③ 之，原作「亡」，「尚未亡杞何由得都」八字原作「後」，據《春秋左氏傳補注》改。

「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疾始取邑也。

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

疏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取郕、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三年》取詩之屬，^①是，內取邑常書也。外但以

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即《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郕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即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即《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

①「三」，原作「二」，取詩事見襄公十三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云：「即下《六年》『冬，^①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為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疏二月書戊申，月之十

六日。州吁，《穀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卽部》：

「卽，呼雞。重言之。从卽州聲，讀若祝。」又《桓五年》

「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興州丘之役」。

祝，州，聲之轉。弑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

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

「弑」。按：傳文或言「殺君」，經文無不言「弑其君」者，

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弑者，正其罪也。」《差繆略》

云：「殺君，《公羊》皆作「弑君」。一按《唐石經》、《公》、

《穀》皆作「弑」。《左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

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弑」

為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君，

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者，正其名也。

弑其君，殺其君也。弑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殳，

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杀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弑」為「試」，斷無段「殺」為「弑」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為「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為「殺」，作音家從而為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當為」，「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為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為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弑」者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為《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

① 冬，原作「秋」，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

注 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

舍，氏公子。

疏 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

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弑嫡自立，與州吁事近，故据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未滅，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當國也。**注** 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 注與

段同義。○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彼傳

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

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州吁之凶逆也。

（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

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人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

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左傳》疏引賈逵說：①《左氏》云「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弑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弑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日者」至「聞例」。○舊疏云：

「謂其君被弑，此君之臣即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弑君賊，②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弑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弑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疏 杜云：清，衛邑。濟北

①「左傳疏」，原作「史記注」，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以弑君賊，《春秋公羊傳注疏》作「以賊弑君」。

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丘』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曰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①即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

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

疏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②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以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①「濁」，原作「濟」；「固」，原作「國」；據《水經注》改。

②「時」下原有「朝」字，據四庫本《禮記注疏》刪。

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尚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王者不臣》云：「朝則迎之于著」，①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群后四朝」，《禮記·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為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為略者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朝，②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二云「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者，③《校勘記》云：「解云「即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作「於」，

「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為主，遠者為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為主，外至為賓，則此宜魯為主，宋為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覲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

①「王者」，原作「諸侯」，據《白虎通義》改。

②「夫」，原脫，據《春秋左傳注疏》、《春秋釋例》補。

③下，朝，字原脫，據上注文補。

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汲汲與外諸侯遇，宋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書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原故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疏《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①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即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鞏帥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鞏，《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強可知。

鞏者何？公子鞏也。**注**以入桓稱公子。

疏注以入桓稱公子。○即《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

注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注

①「吁」下，《史記》有「自」字。

「据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與弑公也。**注**弑

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

知與弑公也。**疏**《穀梁傳》：「鞏者何？公子鞏

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

弑公，故貶也。○**注**，弑者「至」之辭。○《釋名·釋喪

制》云：「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閒而後得施也。」

《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

伐》篇：「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

閒伺事，可稍稍弑之。」《說文·殺部》：「弑，臣殺君也。

《易》曰「臣弑其君」。一**注**以「殺」詁「弑」，雙声爲訓也。

○**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

鄭人伐宋」，傳：「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

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弑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

弑。弑君之賊無所見，故鞏、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

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鞏、山

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履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

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

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

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

錄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一錢氏大昕《答問》云：

「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

弑也，于「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于「公子慶父帥

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其與

弑公奈何？**疏**《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

何」。按：奈何，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奈何弗

敬」。亦或但謂之奈，《淮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

奈也」，即無可奈何也。公子鞏諂乎隱公，**注**

諂，猶佞也。**疏** **注**「諂猶佞也」。○《荀子·修身》

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楊注：「諂之言陷也，謂

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鞏，知臣窺

君之意。」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

子，盍終爲君矣。」**疏**《公羊問答》云：「《詩》「子

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

「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

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

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

蓫》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

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①

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徐廣曰：「允，一作

「軌」。即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

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為詳。隱曰：「吾？

否！」**注**否，不也。**疏**《校勘記》：《唐石經》、鄂

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

也」。○《易·否·象》「大人否亨」，^②虞注：「否，不

也。《廣雅·釋詁》：「否，不也。」《孟子·萬章上》：

「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

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然則

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尤為《春秋》所許。吾使脩塗

裘，吾將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

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南面之

君，勢不可復為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

者，隱本為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

取以自為也。**疏**《魯世家》又云：「今允長矣，吾

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

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

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史記》注引

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

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兗

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

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

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

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注**「將老」至

「終也」。○《左傳》：「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居外邑。」《釋文》：

「將辟，音避。今本多即作「避」字。」○**注**「故南」至，云

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為諸侯

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

勢不得為之臣，則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為臣明矣。

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位也。○**注**「不以」至，為也」，

○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成公意也」之義也。

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即位之禮，土地人民，

「立」，原作「之」，據《史記》改。

「否象」，原作「象上傳」，引文見《周易·否卦·象》，據改。

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書營塗裘，亦無以見成公意也。公子翬恐若

其言聞乎桓，**疏**

《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

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襄十一年《左傳》曰

「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

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于

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

《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

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

「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於是

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

注口，猶口語

相發動也。

疏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

云：「按，下「口」字即《說文》「訃」字之省。《說文》：

「訃，扣也。如求婦先訃發之。」《經義述聞》云：「注意

蓋讀口為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

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

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

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隱

曰「吾不反也」。」

疏《魯世家》云：「揮乃反譖隱公

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桓曰：

「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

也。」**疏**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

難」，《釋文》：「難，一作亂」，則作難猶言作亂。故注以

為「兵難」也。弑隱公。**注**謚者，傳家所加。

疏《魯世家》云：「揮曰：『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

是也。《中論·智行》云：「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

終以致殺。」○注，謚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

而舉謚，順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

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占人文

義猶疏懶，每有如此。」舊疏云：「死謚，周道也。今始

請弑已言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也。」於鍾巫之

祭焉，弑隱公也。

注鍾者，地名也。巫

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

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

福。**疏**《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魯世家》略同。○注「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略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則鍾，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①則招魂者，男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覡，女曰巫」。○舊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②其明能光

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③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鍾巫尹氏所主，即所謂家爲巫史者也。」

《周禮·家人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覡稱。」《呂覽·侈樂》云：「作爲巫音」，高注：「男曰覡，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覡。」《說文·巫部》：「覡，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覡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覡，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稱」，女止稱巫，蓋以

① 不祥，《周禮注疏》作「豐浴」。

② 「朗」，原作「服」，據《國語》改。

③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原作「是使處制神之處次」，據《國語》改。

《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焉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其弑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疏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十七年杜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衛世家》云：

「石碭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碭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即濮水。」按：《水經·濮水篇》：「濮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水出焉。」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洧與之過，枝流脈亂，互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陽爲新溝，^①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

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即哀十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由陳境，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沛」，^②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棗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鄆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即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① 「濟陰句陽」，原作「濟陽句陰」，據《水經注》改。

② 「沛」，原作「濟」，據《四庫全書》本《史記索隱》改。

其稱人何？

注据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

賊，不稱人。

疏注「据晉」至「稱人」。○《僖十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討賊之辭也。**注**討

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

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

者，久之也。

疏《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

也。」《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

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

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蒞之者衛人，而

主之者石碭焉。君子謂衛有人焉，《穀梁》謂「于濮者，

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為君，石碭力不能

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

「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

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

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

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即此意也。○注「討者」至

「之也」。○《孟子·告子下》：「天子討而不伐。」趙

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

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

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

者，除也。欲言臣當埽除弑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

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詞也。」又

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

討賊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

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

《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

《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

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

臣子之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即《穀梁》

謹之之義，謹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為君，尤非鄭、段

可比，幸石碭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

人所欲甘心焉。貴其久者，為討賊者張義，所謂貴備賢

者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

公子晉也。

注以下有衛侯晉

卒，又言立。

疏《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

月，宣公即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

之，是爲宣公。是爲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爲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纂文，知非適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疏《通義》云：

「《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穆公危見之。但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義。」①《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据

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秋。衆立之之辭也。注晉得衆，國中人人欲立之。疏《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雖

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②《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即『衆』，故書衛人爲衆詞也。然則孰立之？石碣立之。」疏《衛世

家》云：「石碣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碣立之也。《校勘記》云：「碣，《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碣』作『蹠』。惠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碣』字，當从《石經》作『蹠』。』《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碣，衛上卿。』杜云：『衛大夫。』石碣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朝不

①「義」，原作「詞」，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②「自」，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稱人。**疏**注「据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

云：「明罪在尹氏。明尹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

人也。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

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

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

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

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月

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

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

主書從受位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

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也。」**注**：

「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

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

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

塞矣。君無變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即《公羊》

「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

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云：「聽

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

据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

爲篡，此衛人立晉」是也。衛宣爲衆所立，嫌立無惡，然

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衛宣聽衆立之，則不能

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衆，書「立」以見其篡，美刺不

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

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

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

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

《通義》云：「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

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爲專矣。得乎民者宜

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即之，雖非義之高者，

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碯有討賊功，又順

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

微，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

衛事而論，桓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

立晉本無可議，然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

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

衆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衆者，可知矣。《春秋正義》

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

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即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桓公被弑，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典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也。○注「大國篡例月」。○舊疏云：「即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屬是也。」○注「立納人皆為篡」。○舊疏云：「立為篡者，此及《昭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為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①人為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

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從大國卒日葬月例。^②無譏文，見其得衆宜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疏《左氏》作「矢魚」，傳

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段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左

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

^①「四」，原作「三」，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日」，原作「月」，據文意，似以「日」字為長。

曷爲遠而觀魚？

注据浚洙也。

疏注「据浚

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

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疏云：「然則近國北自

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登來之

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

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

大而急，由口授也。**疏**注「登讀」至「授也」。

○《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來，當誤

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人貪戾」，注：「戾

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

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

之」，則登戾之說信矣。一按：古「來」讀如「釐」，故與

「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德」爲

「升」，未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

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與「升」同義。」

《說文·彳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爲登。《走

部》：「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

「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

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即「德」也。登、德

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

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訓。《詩》「魯侯戾止」，

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

云：「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間無入聲，呼

「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

「登戾之」，即此文也。來，古音狸，狸又轉爲戾。故

《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諂而日得。自前

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

讀之，正協韻。一則何氏謂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

者，舊疏云：「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

「登」字。」百金之魚，公張之。**注**解言「登

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

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

谷之屬也。**疏**注「百金」至「錢矣」。○《公羊古義》

云：「《食貨志》曰：「漢興，更令民鑄英錢，黃金一斤。」

「无」，原作「元」，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及《春

①

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如淳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閒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兩爲一金。」①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即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罔』作『網』。」②《釋文》「障」作

「鄣」。《周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罩罩之屬，所以扃網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觀魚」作「矢魚」，③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常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何？』④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張之，⑤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則與上下文

- ① 兩，原作「全」，據四庫本《九經古義》改。
- ② 罔作網，原作「罔」作網，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改。
- ③ 「觀魚」，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
- ④ 「何」，原脫，據《群經平議》補。
- ⑤ 「張」，原脫，據《群經平議》補。

不屬矣。」亦未諦當。登來之者何？**注**弟子

未解其言大小緩急，故復問之。美大之

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

辭也。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

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

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

實也。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通義》云：

「公白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詞。

《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包注：『孝乎惟孝，美大

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繁

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

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

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

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

求賄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①**親自求

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

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爲譏也。

《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

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

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

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立法以

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後漢·朱暉傳》

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

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

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②**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

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③**大夫不爲場圃，委積

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

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

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

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

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

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

① 「非」，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② 「恃」，原作「時」，據四庫本《韓詩外傳》改。

③ 「家」，《韓詩外傳》作「冢」。

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鬻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譏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人文詞遂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注

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

瀆。疏杜云：「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

臺。《水經注》：「河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二丈許，①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河水也。」②

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逕方與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

「棠」與「唐」古通，即《一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常」。《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即許田，爲南鄙；常，爲西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即「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

「《春秋》：棠邑。一宋魯之界上，『矢魚于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地，『伍奢長子尚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

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

①「二」，原作「一」，據《水經注》改。

②「水」，原脫，據《水經注》補。

萊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據杜注。『唐』與『棠』白爲一地，唐亭在魯竟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四十五里，^①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即此棠也。」^②則不得爲濟上之邑。《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注『濟者』至『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圻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播也，^③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疏舊疏云：「即上《三年》傳

云「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云：「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桓公見弑在去年春，過期乃葬，故以解緩言之。」

秋，衛師入盛。

疏盛，《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

「邲」。《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注：「盛，讀爲成。」盛、邲皆从成得聲，故通。《土地名》：「東郡廩丘縣三十里有故邲都。又岡縣西南有盛鄉城。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邲鄉。」按：廩丘在范縣，「岡」與「剛」未知是一是二。泰山郡下有剛縣，在甯縣，與范地不相屬，恐非盛地所及。《通義》云：「人例月，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于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卿之長。衛滅王棄親，人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人州來，於越人吳同例矣。」按上《二年》注云：「人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時，猶正例也。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注**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

①

「五」，原脫，據《春秋左氏傳補注》補。

②

「棠」，原作「水」，據《春秋左氏傳補注》改。

③

「播也」，原脫，四庫全書本《風俗通義》亦無此二字。

中華書局《風俗通義校注》本有此二字。據補。

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疏**注：將尊至「大

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

○注「師衆」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

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

軍》云：「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

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

「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

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

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

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

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①與何氏

說同。《詩·械櫜》云：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

二千五百人爲師。^②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師

禮。^③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

「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

事，^④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並引

《詩》：「處六師之文，^⑤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

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

師。」則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

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說自是《周禮》，其

以師爲軍，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

之《周禮》也。馮氏景《解春集·與閻百詩書》云：「《國

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

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

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按：《大

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

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觀義疏最明。夫以「六

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

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

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

①「加」，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②「二」上，原有「萬」字，據《毛詩注疏》刪。

③「師」，原作「周」，據《毛詩注疏》改。

④「時」，原作「詩」，據中華書局整理本《白虎通疏證》改。

⑤「碩」下，原有「問」字，據《毛詩注疏》改。

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是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書者」之事。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爲軍，說尤明確。一上《二年》，莒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也，故經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詞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君將不言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言帥師，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

《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緯》文也。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而以二軍爲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採《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誤脫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二皆積畫，不無訛易也。但何氏以師爲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周禮以師旅卒伍之師爲二千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魯二軍得二萬五千人。《魯頌》侈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倍于師矣。鄭氏答臨碩謂「古《春秋》億萬之衆皆稱師」，似亦不專指二千五百人之數，均與何氏微異。將尊師

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

「衛孫良夫伐齊咎如」是也。

疏注「衛孫」至

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齊，鄂本以下

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齊」，此誤。

宋本「齊」字剝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涉《左氏》文

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將卑師

衆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

是也。**疏**注「將卑」至是也。○即此是也。孔疏

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

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

下士」。下卿，蓋即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

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

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將卑師少稱

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注「鄭人伐衛是

也」。○見上二年冬。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

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帥，因錄功惡有

小大，救徐、從王伐鄭是也。**疏**《通義》云：

「公伐邾婁是也。」《繁露·王道》云：「君將不言率師，

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

按：「疑衍」，「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

也，亦不言師，即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

至小大。○《校勘記》云：「元帥，宋本作「元帥」，閩

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

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即將尊

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

惡小，將尊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

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

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

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

《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

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

善於此」者也。故上句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

專政而外擅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

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僖十五年》「春，

公孫放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次者，刺

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

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

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微者矣。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即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据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闢、人、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公羊義疏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五年九月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

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

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官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官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

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

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群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①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

○《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說文·西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皆玄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白中，中屋南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

①「落」，原作「樂」，據《毛詩注疏》改。

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釁，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妥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緦豚。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釁以緦豚爲落」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讀曰釁。」《月令》「孟冬命太史贊龜策」，《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①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緦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

釁，積其其羊牲」，《閹師》「春除蓍、釁廡」；《秋官》則《士師》「凡刲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騂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即「刲」字，「珥」即「餌」字。用毛牲者刲，用羽牲者餌，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爲「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廄亦釁之也。」○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冊府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熹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于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

①「屋」，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二義，^①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晉書·簡文宣鄭太后》：「^②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群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虞歛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攷別宮，而公子主其祀。」^③是以隱公爲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責隱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啓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即《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即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孫，故非隱爲失

禮。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即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韋賢傳》：「^④告謝毀廟曰：『^⑤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祔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爲壇祔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

①「義」，原作「議」，據四庫本《冊府元龜》改。

②「晉書簡文宣鄭太后」，原作「宋書禮志」，引文見《晉書·簡文宣鄭太后》，據改。

③「虞歛議」至「主其祀」，一段文字見《宋書·志·禮四》。

④「韋賢傳」，原作「匡衡傳」，引文實見《漢書·韋賢傳》，據改。

⑤「謝」，原脫，據《漢書·韋賢傳》補。

牲而祔，^①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桓宮、僖公不加「之」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共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之以絕，見其殊乎君與適夫人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②注据無子不廟也。^③疏注据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即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猶尚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据彼傳為解，言「未踰年君無子即不廟」，況未為君之妾母乎？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④注尊桓之母，為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⑤疏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為桓立，尊其母，為得事之宜也。《通義》

云：「仲子之葬久矣，初歿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遏密八音，未可盛禮興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解詁箋》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為夫人』，斯失矣。禮：『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此上制也。周為姜嫄立廟，設守桃人，世世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為夫人，故為之考宮，^②若成之，得不以祔王母乎？^③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為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之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

①「牲」，原作「姓」，據《禮記注疏》改。

②「宮」上原有「廟」字，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解詁箋》刪。

③「得不」原作「不得」，「以祔」原作「為」，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解詁箋》改。

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即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偵矣。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初，始也。」《穀梁傳》：「初，始也」，同。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疏**注「持羽而舞」。○《周

禮·舞師》云：「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注：「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帔也。」皇，故書爲「翌」。「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析鼈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帔，析五采繒。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倣上之辭。

疏注「僭齊」至「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擬即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此爲義也。倣，《釋文》音戶教反。《校勘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爲作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疏**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注「六人」至「六律」。○《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

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為列，於文从八。王逸《招魂》章句》云：「八，一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①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屬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為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為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橢，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為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為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佾，列也。^②每佾八人，服冕而執戚。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為佾，杜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為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注四人為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諸侯四四為行。」《獨斷》云：「侯之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

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③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即本班為義也。《月令章句》：「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自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通·爵》篇云：「何以知公為爵也？」《春秋傳》曰

① 「大夫」，原作「夫人」，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四庫本《楚辭章句》改。

② 「也」，原作「人」，據《漢魏遺書鈔》本《月令章句》改。

③ 「所」上，原衍「何」，據《白虎通義》刪。

「諸侯四份，諸公六份」，約此經爲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份，諸公六，諸侯四。」與《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份，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份；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份；大夫判懸二面，舞行二份。」蓋古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疏**《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毛公、畢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邵，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大功，故封于邵。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其餘大國稱侯，**注**大國，謂百

里也。**疏**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

- 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祇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爲公，故《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据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里者百，**①**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里者萬，**②**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③**園圃、葵園、臺
- ①** 下「方」下，原衍「百」字，據《春秋繁露》刪。
② 下「方」下，原衍「百」字，據《春秋繁露》刪。又「方里者」下，《春秋繁露》有「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爲方里者」十四字。
③ 「官」，原作「官」，據《春秋繁露》改。

沼、稼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三。^①此公侯制也。」小國稱伯、子、男。

注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疏**注

「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圻內千里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爲治民。」按：何氏此注疑有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爲一等，侯爲二等，伯、子、男爲一等。當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即云：「殷爵三

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据《公羊》家說也。又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上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士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上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士二品」。何氏於上「大

①「三」，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恒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①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十七四十九，二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爲春秋制，審矣。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注，相

助也。○《類聚》引《風俗通》云：「相者，助也。」《詩·離》「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也。」又《月令》「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二？**注**據經但有祭公、周公。**疏**注，據經「至周公」。○見桓八年、僖九年。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故舉黜陟以所主者言之。**疏**《校勘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說文》篆體合。」《釋文》：「陝，失母反。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廓。」非何義。」又云：「召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

①「言」，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

②「說」，原作「訓」，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改。

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乎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①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②周公左，召公右。」《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綏陟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綏陟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畏，故抑之也，臣有所屈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何？分職而授政，

欲其亟成也。《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三公出作方伯也」。

① 此引文不見於《史記》三家注，據四庫全書本《鄭志》，鄭注文爲《尚書·堯典》注文。

② 「分」下原衍「陝」字，據《禮記注疏》刪。

○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弘農郡：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①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即古虢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南郡南陽之間。」謂周南也。《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爲即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爲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

人曰二伯」。八伯者，伯下之牧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尚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上」。○《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②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③《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書鈔》引《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

①

②

③

「括」，原作「據」，據續四庫全書本《春秋公羊問答》改。

「民」，《白虎通義》作「謀」。

「除」，原作「謀」，據《白虎通義》改。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大傅、大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許氏謹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為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殺宗，^①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為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

按：《御覽》引《史記》曰：「^②乃告司馬、司徒、司空。」《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是周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為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也。○注「春秋」至「言之」。○上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一天子三公。此傳止申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為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寓戒，故於僭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摩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

①「殺」，原作「亂」，據四庫本《論衡》改。

②「史記曰」，原作「書太誓云」，據《太平御覽·皇王部九·武王》改。又引文亦不見於《書·太誓》。

黜陟以撥亂之義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

疏昉，《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昉」作「放」。前

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

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

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

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譏，本所當託者

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

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

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

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

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

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

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

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

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

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群臣，立之學

官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

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

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

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

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

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甯正性，故

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

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

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

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

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

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

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

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

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

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

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

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曰，此不日者，嫌獨考官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包氏慎言云：「不

可言，惡大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誅，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誣文武者，罪及四世，即此變禮易樂者是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云」作「言」。①其託始者，即上「無駭人極」，「紀履綸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魯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為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譏」。②○《校勘記》云：「議，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譏」，當据正。」僭八佾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据，經籍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如天子之為。」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佾，諱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譏，為八佾諱故也。《通義》云：

「前此群公之廟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按：《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群廟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本所當託者是八羽，非但於六，今諱八譏六，故不復發傳如上託始之傳也，無緣述及上古。○注「加初」至「常也」。○孔疏云：「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

①「云」，原作「之」，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改。

②「譏」，原作「議」，據上注文改。

在後恒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此「初」，偶有未解，不得即據爲確義。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恒六羽矣。○注「獻者」至「之辭」。○《左氏·莊三十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辭。」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上義合。」○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亦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干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

以大夏，則武舞矣。此竇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玄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祖母與妾母，①安得奏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違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焉」，杜不明言「萬」爲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不同。而《左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即「羽」矣。彼疏引劉炫《述義》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則以婦人廟亦有《武》舞，非《公羊》義。范云：「言佾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邈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②《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

① 妾祖母與妾母，原作「妾母若妾祖母」，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改。

② 「說」，原作「傳」，據《毛詩注疏》改。

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繁露·楚莊王》云：「天下未備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鄉人邦國咸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與《繁露》說合。○注「是故」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于音，①音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

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周南》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是察其詩可以達其意，察其所歌，詩意亦可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賈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薦之」至「萬民」。○《樂書》云：「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

①「教」，原作「聲」，據《史記》改。

祖宗，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爲之制樂，樂其先祖也。」①《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羽之管。」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中奏之。皆享鬼神事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諸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群臣者也。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黎庶」是也。○注

「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慝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樂書》：「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樂記》云：「樂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郛》引《五經通義》以爲「湯作濩」事，

① 此處引《樂緯》文實見《古微書》，非《白帖》。

② 「羽」，《周禮注疏》作「竹」。

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①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通流，鄂本作「流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敬

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人，樂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注「禮樂」至「敢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人之」。○《樂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辟也」。○《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

①「無」，原作「莫」；「慈」，原作「哀」；據《漢魏遺書鈔》本《五經析疑》改。

詩」至「琴瑟」。○疑《唐風·山有藟》「何不日鼓瑟」傳也。①《後漢書·儒林傳》：「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詡、包咸、魏應等，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爲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爲上言之，其

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戴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玉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僅不徹縣焉。○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

①「藟」，《毛詩注疏》作「樞」。

②「後漢書儒林傳」，原作「漢書藝文志」，引文實出《後漢書·儒林傳》，據改。

《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即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為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用之。」又《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蓋始起之時，革創初定，未遑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辭

曰：「敢用玄牡。」《集解》引孔曰：「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也。○注「堯曰」至「大武」。○護，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作「護」，非。《釋文》亦作「護」。《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曰：『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獨斷》云：「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按：《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彈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者之功，^①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磬、招通。○注「各取」至「同歸」。○紹，閩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浦云《儀禮經傳通解》作「紹」。按：以「紹」釋「韶」，以同音為訓詁也。討，閩本、監本、毛本作「紂」，依宋本改。《禮記·禮器》

①「功」，原作「始」，據四庫本《史記正義》改。

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是作樂皆取其民所樂己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業。」駢讀曰頻。是即異號同意，異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濩》，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微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紹堯之業也，故《韶》。」①韶者，紹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②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濩》。濩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③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濩》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①「韶」，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②「夏」，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③「同樂之」，原作「之樂同」，據《春秋繁露》改。

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咸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咸》。」然則《咸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卷》當《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咸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咸池》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之正樂。《咸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鈎命決》云：「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又引《樂緯》云：「帝嚳

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互異。宋注云：「《六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義，農等爲五帝者，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韻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護」，即取本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曰」。○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羽實同口，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自考宮以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正以「初稅畝」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蓋穀梁傳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惠妾桓母，隱即爲桓立，亦不必

①「自」，原作「日」，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遽爲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爲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

者，主會也。**疏**注「邾婁」至「會也」。○杜云：「邾

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曰主會，明邾婁當首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螟。**疏**《釋文》：「螟蟲食苗心。」《通義》云：「《爾雅》

曰：「食苗心，螟。食葉，蚘。食節，賊。食根，蠹。」唯書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

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

「子方，即好蚘，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么麼難辨，有此即不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視葉有纏絲，亦謂之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由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蟲異物而同類。《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蠹、蟲、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健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疏**注「災者」至

「至者」。○災，閩本、監本、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灾」。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韋注：「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衛州吁公子翬諸變，此因觀魚失政在先，螟災在後，是為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為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為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先是「至」所致」。○疏及閩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蟥、賊、蠹，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說苑·貴德》云：「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份，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①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元」當作「五」。《類聚》引《漢含孳》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為名，而李巡、

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為名，而所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為兼通也。」《經義雜記》六云：②《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為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糴，③以生羸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④又「春，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何譏爾？⑤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苗心為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彊卒。**注**日者，隱

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

①「解於義」，原脫，據《說苑》補。

②「六」，原作「二」，據《續四庫全書》本《經義雜記》改。

③「糴」，原作「啓」，據《經義雜記》及《漢書·五行志》改。

④以禁民之「四字原脫，據《經義雜記》及《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⑤「何譏爾」，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疏《左》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錡，錡生文仲辰。」《說文·竹部》：「箏，讀若《春秋》『魯公子彊』。」取其音也。按：十一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子彊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公觀魚于棠，彊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褒爭臣。」按：《公羊》不載僖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至此日。○《元年》「十一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彊與益師同無罪，而彊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閩本、監本「俠」上有「据」字，《校勘記》云：「鄂本無『据』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据』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

葛城。」京相璠《土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据伐於餘丘

不言圍。**疏**《通義》云：「常辭，國乃言圍。」又云：

「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緡、郊，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洮、圍台之屬是也。」○注「据伐」至「言圍」。○舊解云：「即《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彊也。**注**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

所以不知鄭疆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疆也。**疏**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

疆而無義，圍蹙窮邑，至於菁歲，將為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疆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為輕，斬樹木、壞宮室為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為害輕。」^①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為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為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人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疆也。○注

所以「至」疆也」。○傳文「疆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疆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②不仁之甚。不言宋疆，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①「害輕」，原脫，據阮元《春秋穀梁傳校勘記》補。

②「用之」下，《春秋公羊傳注疏》有，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十二字」。

公羊義疏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六年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疏

《唐石經》、宋本、閩本、

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

唐傳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占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

疏

《公羊占

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

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

楚平，傳載盟詞。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

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詞，

則渝平不得爲成，^①明矣。^②《詛楚文》云「變輸盟刺」，

《廣雅》：「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

《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

《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

《廣雅》云：「輸，更也。」釋《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爲「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紂，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墮」。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渝，謂變汗。」《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渝，變也。」渝變，即墮壞之義，故「渝」正字，「輸」段借也。《爾雅釋文》云：「舍人「渝」作「孺」。」「孺」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

① 平，原作「盟」，據《九經古義》改。

② 「明」，原作「盟」，據《九經古義》改。

輸而孚」，「輸」與「成」對，亦即墮義。成者，有司讞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讞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公羊》義合。

何言乎墮成？**注**据鞏會諸侯

伐鄭後未道平也，何道墮成？**疏**《通義》

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爲而言此。」○**注**「据鞏」至「墮成」。○即上《四年》「秋，鞏帥

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敗其成也。**注**鞏伐鄭後，已相與

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鞏伐」至「與

平」。○「鞏伐鄭」、「與平」，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据。

按《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

○**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

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鞏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曰：吾成敗矣。**注**吾，

魯也。**疏**「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

故加曰。」据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爲內諱

與？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注**末，無也。

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疏**《校勘

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

唐石經『末』作『未』，誤。何訓爲『無』，明當作『未』。宋

十行本下句亦譌作『未有成』。○**注**「末無也」。○《禮

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末，無

也。《小爾雅·廣詁》云：「末，無也。」《呂覽·開春》

云：「吾未有以言之。」高**注**：「末，猶無也。」○**注**「此

傳」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未有

成』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爲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

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

箇『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

云：「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

國』也。下**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

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注**据無戰伐

之文。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

人戰於狐壤，爲鄭所獲。**疏**《左傳》隱十一

①「傳」，原作「發」，據上注文改。

年：「公之爲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云：「狐壤，鄭地。」則《左氏》以狐壤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爲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据鞌戰，君獲言師敗績。**疏**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据鞌」至「敗績」。○鞌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郤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据以爲難焉。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鞌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

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疏**《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瘝、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瘝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舉君獲爲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注：「復仇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

美，故敗績不諱也。○注「與鞏一至文異」。○鄂本作「異」，是也。閩本、監本、毛本「異」誤「是」，疏中引注同，當据正。「鞏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内大夫在，嫌爲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自以魯君見獲，故不言戰焉，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刊『偏』誤『徧』，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即《桓十二年》『丁未戰于宋』。」^①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即《莊十三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二十三年穀之戰日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

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之義，故《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輪平者，不果成也』。蓋自鞏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昌及

①「年」，原作「月」，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鄭、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人者，^①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戰于之類。」辱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繁露·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為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鄂本「擅獲」上有「明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難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疏 包氏慎

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齊、魯之間，在今

沂州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守節謂艾與艾陵為一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②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邲」，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 首，始也。時，四時也。過，

歷也。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

① 人，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
② 六，《春秋大事表》作「七」。

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

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

《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是也。」^①《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即本《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据。《漢書·律曆志》載劉歆說云：「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二家於此並無異說。○注「首始也」。

（一）爾雅·釋詁：「首，始也。」（二）注「時四時也」。

○《周禮·官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時，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注：「時，四時也。」《易》彖上傳「應乎天而時行」，虞注：「時，謂四時。」○注「過歷也」。○《說文·辵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爲可知爾。」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据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釋文：「編，必連反。」

① 他，原脫，據《經義雜記》補。

《字林》、《聲類》皆「布千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周月解》云：①「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鏗云：「《尚書》作「人時」。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耀》、《史記》、《漢書》所引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漢書·律曆志》劉歆說曰：「夫歷春秋

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②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聞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曾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有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喪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人，首書元年，春，王正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③王不知省

①

「周月解」，原作「時月解」，據四庫本《逸周書》改。

②

「因」，原作「目」，據《漢書》改。

③

「庶尹」，《尚書》作「師尹」。

歲則不知爲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無以爲庶尹。《春秋》以時月日進退王公卿大夫，非《春秋》之法，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建分至啓閉」，①《易》之八卦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篡弑，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成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

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吳而取吳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壬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辭》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晦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褒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褒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道正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

①「建」，原作「逮」，據《漢書·律曆志》改。

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上《四年》「莒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葛，譏久，故同一傳也。○注「古者」至「疾之」。○《白虎通·三軍》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閼伐兼舉以明之。即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①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譌。《鹽鐵論·執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人行而鄉曲恨，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畏此罪罟。』」又

《備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繇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替。^②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扶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采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微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懿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足据也。

① 「古者」下原有「君子在位」四字，據四庫本《文選注》刪。

② 「二」，原作「一」，據《鹽鐵論》改。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

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鄫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注**

「叔姬」至「媵也」。○舊疏云：「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注「至是」至「國也」。○《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

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慎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不與嫡俱行也。」^①○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為《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媵賤」至「賢行」。○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為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為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為嫡明矣。按：《白虎通·嫁

①「不」，原脫，今據《春秋穀梁傳注疏》補。

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為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鄆人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為齊滅，紀季以鄆人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鄆為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二十九年》注云：①「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行也。《左疏》引賈逵云：

「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夫魯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一叔姬為媵乎？直是妄說。

滕侯卒。

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

「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郕、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自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

注據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據

蔡」至「卒名」。○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小

國，故略不名。**疏**《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

子爵，故為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據大

①「二十九」，原作「三十」，注文在《春秋公羊傳注疏》莊公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下，據改。

國稱侯，小國稱伯、^①子、男。**疏**注「據大」至

「子男」。○上五年傳文。不嫌也。**注**滕侯卒，

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注

「滕侯」至「大國」。○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

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爲侯。此稱侯

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

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

我者，其爲慕賢親內褒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

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

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豈不見於《春秋》，何

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

賢君，褒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慕賢不終，^②不足

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若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

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

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書卒，所以

深著此「滕侯卒」爲褒文，使與大國無嫌矣。」《春秋》

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

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

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疏**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

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褒亦稱侯，

微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

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

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侯者，上《三年》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

者，晉爵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故注科舉，無義

例也。微者稱人，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

貶亦稱人者，《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

「楚子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以下圍宋」，

傳：「爲執宋公貶。」又上《六年》「鄭人來輸平」是也。^③

皆有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恒稱子，起其微

也。齊侯恒在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

口，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其辭，起其貶

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

①「國」，原作「者」，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賢」，原作「義」，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③「輸」，原作「渝」，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美惡不嫌同辭。**注**若

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弑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通義》云：「美惡易見，

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群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緌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而後言「救」，救魯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鄆、讙、龜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

也。○**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即位，文成之屬是也；繼弑即位，桓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即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即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弑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即位異之。宣公亦言即位，昭公亦言即位，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元年王姬歸于齊，**①**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又若諸侯卒正書葬，**②**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

①「元」，原作「二」，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又若諸侯卒正書葬」，原脫，據《春秋正辭》補。

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弑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讀《春秋》者隅反可也。

○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閩本、監本同，鄂本「禮」作「祿」。按：鄂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

「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明王者有先施之誼，^①所以懷諸侯也。」明子襄為侯，應以侯祿榮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薛不褒其父侯者，舊疏云：「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褒之文。」是也。

夏，城中丘。

疏杜云：「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東北三十里有中丘城。」故此傳云「內之邑」也。《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徑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漢志》臨沂屬東海郡，今為蘭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問「中丘者何」？指問邑也，

故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

①「明」，原作「唯」，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改。

中丘，何以書也。**疏**注「上問」至「書也」。○《校

勘記》云：「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問」作「上言」，當據正。下文云「因言」可證。若作「問」，則與「指問邑也」「問」字複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因」，亦宜據正。蓋若但問「何以書」，嫌止問中邱書之故，均連城中丘問之，明所問之故在城也。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城邑例時。**疏**《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用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一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令」至「壞敗」。○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弛」作「弛」。按：《釋文》亦作「崩弛」。「弛」俗字。《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離常流。」《索隱》：「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書·五行

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溝洫志》：「水

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姓，故曰猥也。○注「故言」至

「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

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舊

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

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

秋》爲胥吏之書，毫無意旨矣。《穀梁》云：「城爲保民

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

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

城郭溝涂，若並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

疏云：「即下《九年》《夏，城郎》、《襄十三年》《冬，城防

是也。」按此內城之例。《僖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

傳云：「孰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即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

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

弟雖親，不可踰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

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夷仲年之過盛可

知矣。

其稱弟何？

注 據諸侯之子稱公子。**疏** 注

「據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母弟稱弟，

母兄稱兄。

注 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

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為如矣。齊人語也。分別同母者，《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

於群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

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

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

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

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疏 《隸釋》載

《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

弟者，此及桓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

「弟年夫」之屬是也。稱兄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

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書弟者，

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為不可

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

鍼、楚公子干皆秦景、^①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

之弟鍼，豈非鍼為母弟與？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

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

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

嬀，故肸之卒、鱄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

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

不得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

言「至」語也。○《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

「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有此例，如

「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

也」。○分，閩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

《釋文》出「分別」二字，陸本不誤也。《繁露·十指

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變文從質之

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

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

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

同夏，《春秋》變周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群公子

也。故《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太后謂帝曰：『吾聞

①「干」，原作「子」，據《惠氏春秋說》改。

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我兄弟，^①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責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按：孔氏此論，洞穿《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可通者矣。○注「聘者問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太平御覽》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②《詩·采薇》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為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內見聘為喜。《穀梁傳》曰：

「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亦以貴者來聘為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為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忘，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兼其中，即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

^①「我」，原作「有」，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②「太平御覽」，原作「類聚」，「聘者問也」出自《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三引《白虎通》文，據四庫本《太平御覽》改。

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猶厚也。」見《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親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俎實云「倫膚」也，^①據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人，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聘使大夫，則三介又下其卿二等也。《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

「賓也」。○《聘禮》云：「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人，立于中庭。」又云：「几筵既設，賓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覲天子亦於廟，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贊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貴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

①「膚」，原作「膚」，據《儀禮注疏》改。

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

疏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

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彼正据此以難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

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杜云：「凡國，

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本作『汎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蔣、邢、茅、胙、祭，周

公之胤也。」蓋凡亦諸侯而人爲王卿士者與？《水經

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袁山崧《郡國

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

有汎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地，凡伯國卿

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

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

注「占者」至「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

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

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

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

《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據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親聘

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春秋》於天子聘屢書矣，皆無貶辭，故鄭君注《大行人》「問問以爲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爲榮。北面稱臣，受之太廟。何氏宜

有所見，無文以證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疏《大事表》云：「今曹州

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爲衛之南楚丘，本戎州己氏之邑。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

晉侯于楚丘」即此。蓋宋、衛二國相錯處。杜云：「楚

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

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楚同音，以爲楚丘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二年所城

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城武縣，則是春秋時爲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丘縣。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丘，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爲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爲衛文公所徙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丘在澶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

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

故執不知問。

疏注「上言」至「其異」。○舊疏

云：「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天子之大夫

也。**疏**《詩·大雅·瞻卬》序云：「凡伯刺幽王也。」

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爲：「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公羊》宜與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

注据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疏**注「据出」至

「伐也」。○《昭》二十二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

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

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

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

子邑，不得言伐也。《繁露·王道》云：「不得執天子之

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

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

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

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

舉之。」則此專爲伐凡伯問，故加之也。執之也。

疏《漢書·劉向傳》：「戌執其使。」《鹽鐵論·論功》

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①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据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注据

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

死位，故使與國同。**疏**注「尊大」至「國同」。[○]

大，閩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

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伯以天子貴臣，為戎所執，

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之與伐國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

義，《春秋》之微旨，是也。曷為大之？**注**据王
子突繫諸人。**疏**注「据王」至「諸人」。[○]《莊六

年》「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

人？王人也。彼為子突不能救衛，故諱而書人，以為王殺恥。此則大夫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

「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不與夷狄

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

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

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

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

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點也。」

《管子·形勢解》：「鬼神助之，天地與之。」皆義為

「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許夷狄之執中國也。《淮南·泰族訓》：「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

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

州。彼蓋取《穀梁》為說。《穀梁》以戎為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注「因地」至「正之」。[○]《春秋》之

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

^①「囚」，原作「因」，據《鹽鐵論》改。

侯歸之于京師」，注：「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于天子也。」楚丘去京師遼遠，且《春秋》「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以京師當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差次也。○注「中國」至「伐也」。

○《白虎通·禮樂》云：「夷者，傳夷無禮義。」《定五年》注云：「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①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為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注「執天」至「順辭」。○《繁露·王道》又云：「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執中國且不可，執天子之使，犯上甚矣。夷狄至降，天子至尊，以中國治之，上尊天子，下降夷狄也。《穀梁傳》唯戎衛為異，其曰「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伐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二年》《晉伐鮮虞》，②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為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其

地何？**注**据執季孫隱如不地。**疏**注「据

執至不地」。○《昭十二年》「晉人執季孫隱如」，③但言以歸，無地文也。大之也。**注**順上伐文，使

若楚丘為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傳兩言「大之」，皆順上伐文。一則以凡伯一

人當一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丘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丘也」。○《莊二年》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為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為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

①「通者」，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②「鮮」，原作「鮮」，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③「人」，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餼，廩人獻饌，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宜赴救，故以楚丘爲國，知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戌者，衛也。戌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戌之也。』此與賈戌爲戌晉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戌，偏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麋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戌者，因衛有戌邑故也。是衛地有戌也。」○注「錄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

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爲中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徵舒。」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不諱獲也。

公羊義疏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

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為主，明當戒慎之。無王者，遇在其間，置上則嫌為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杜云：「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魏世家》：「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亭。」**①**方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

十里。《春秋正辭》云：「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至「慎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為序，遇則以不虞為先，何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為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閩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即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上則嫌為事出，謂置王嫌為遇事出也。置王屬於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天法。舊疏云：「天法即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辭》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為不繫之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

①「亭」，原脫，據四庫本《史記》補。

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一人，①而後有萬不同之事
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
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
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慎言哉！

二月，鄭伯使宛來歸郕。

疏唐石經、宋本、閩本、

監本、毛本同作「郕」也。《漢書·五行志》引作「郕」，

《左氏》作「妨」，下同。古方、丙同音，故《周禮》、《內史掌

王》之八枋之法，《釋文》作「柄」，云：「本亦作「枋」。」

《士冠禮》「面枋」，注：「今文「枋」爲「柄」。」《急就篇》

「郕勝箱」，注：「郕，一作「枋」，音柄，又音丙。」惠氏棟

《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

郕。」郭璞曰：「郕，鄭邑。」《左傳》作「枋」，古丙、方同

字。是也。杜云：「枋，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

南。」《水經注·沂水篇》：「治水又東南逕費縣，②又東

南逕枋城南。《左傳·隱八年》③「鄭伯請釋太山之祀

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枋，而易許田。《一統志》：

「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

枋城，即古枋邑也。《方輿紀要》：「枋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

疏杜云：「宛，鄭大

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

氏，故知微者。《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

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郕」，亦見鄭伯

之背叛矣。郕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

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

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

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

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

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

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

里，取足舍止共稿穀而已。歸郕書者，甚

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

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

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

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

①「一」，原脫，據《春秋正辭》補。

②「治」，原作「洛」，據四庫本《水經注》改。

③「左傳」，原作「春秋」，引文見《左傳》而非《春秋經》

文，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紂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是也。疏《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①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

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②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達闢，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閭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

① 「從一下，原衍「天子」，據《禮記注疏》刪。

② 「盡」，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狩，則方嶽之下，觀其方之群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即所以祭天告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人，以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國中明堂爲五室十二堂之制。」①《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宮，②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③故以明堂言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禮·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④其神主日也。《春秋傳》

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宮之伯，會諸侯而盟，⑤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⑥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一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即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 ①「國」，原作「圖」；「爲」，原脫。據《經學卮言》改補。
- ②「會」，原作「令」，據《經學卮言》及《荀子》改。
- ③「堂」，原作「望」，據《經學卮言》改。
- ④「禮」，《儀禮注疏》作「盟」。
- ⑤「會」，原作「令」，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儀禮注疏》改。
- ⑥「適」，原作「實」，據《禮記注疏》改。

《說文》作「紫」，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紫」，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煙祀、實柴、櫛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得與方明牽合爲一。」^①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王巡守，諸侯來覲，爲壇墮宮，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氏此論，尤爲分明。《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在其中矣。《漢書·律曆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示可知。汪氏中《明堂通釋》云：「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

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號守，號公爲王宮於珪，晉侯爲王宮於踐上，猶存其禮。《荀子·張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絜，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絜」改「潔」，非。《釋文》出「絜齊」二字。《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戒自挈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蓋朝宿湯沐，義本相足，對文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即作「齋」字。○注「所以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

① 「得」，原作「地」，據《五禮通考》改。
② 「十」，原作「丁」，據《竹書紀年》改。

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即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即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其其費者，謂殯牢牽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嶽之下莫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稿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卅袤卅』。按：《漢石經·論語》有『卅』字，《說文》無之。惟《林部》『森』下云『卅，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卅，三十作卅，《唐石經》猶然。《孝經音義》作『卅強而仕』，①徐本蓋『廣四袤四』，非。」○注「歸邨」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昉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昉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

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慎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尊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譚及鄆』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②，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至「巡守」。○舊疏云：「『三年一使』，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紂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

- ①「孝」，原作「者」，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改。
②「計」，原作「叶」，據《白虎通義》改。

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小備，^①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②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尚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牧，皆疊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

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瑤」，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桷也。桷考功德。」天子巡守，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尚書「至」是也。○皆《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③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

① 「小備」，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② 「甘棠」，《白虎通義》作「野樹」。

③ 四，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生一死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欄，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裁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据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①尊親也。』《孔叢子·巡

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②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欄」，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欄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欄」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欄，獨見欄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欄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欄及祖，歸格由祖而欄，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云云，^③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巡

①

「廟」，原作「嶽」，據《白虎通義》改。

②

「清」，原作「親」，據四庫本《孔叢子》改。

③

下，曰「一」字，原作「者」，據《史記》、《古文尚書撰異》改。

守」。此獨言中嶽，不與《本紀》同。《漢書·郊祀志》亦云北嶽，①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尚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②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謹案：《尚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尚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不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③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山爲崇高山，④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崇高名山，⑤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

崧，即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上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恒，其中嶽當即《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至中嶽，見圻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特牛

①「書」，原脫，據《古文尚書撰異》補。

②「言」下，原衍「至」字，據《古文尚書撰異》刪。

③「江」，原作「注」，據《尚書集注音疏》改。

④「室」下，原脫「山」字，「崇」上原衍「嵩」字，據《尚書集注音疏》改。

⑤「崇」，原作「嵩」，據《尚書集注音疏》改。

也。祖下及彌皆一牛。一則從始祖下及彌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周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一」，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誤以禪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邲。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

二十二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

注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

事復書入也。

疏《通義》云：「据齊人來歸運、謹、

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難也。**

注

入者，非已至

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邲，與鄭同罪當

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

疏注「入者，

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

《桓元年》「乃卒易枋田」，知此人枋，未肯受而有之。一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

「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邲」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邲，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府罪於鄭，爲魯殺惡之意。其日何？

注据取邑不日。

疏注

「据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難也。**

注以歸後乃日也。

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

疏注

「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於下之義。《通義》云：

「魯人邲，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

「內弗受」說爲信。其言我何？

注据吳伐我，

以日伐，故言我。

疏注「据吳」至「言我」。○《校

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言我者，

非獨我也。

注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

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

「自入」至「獨我」。(○)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邈曰：「『入』承『鄭歸邠』下，嫌内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明言「來歸」矣，無爲有内外不別之嫌。齊亦欲之。

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疏**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邠』，《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邠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故將以邠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國均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邠爲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六月無己亥，爲

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爲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爲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爲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爲五月二日，爲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爲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爲八月之日，時曆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爲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曆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爲夏至也，故移閏於九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

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褻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褻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疏**注「宿本」至「之也」。

○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爲稱字？」褻之也。曷爲褻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褻乎此？因其可褻而褻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褻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褻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褻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文，故盡其辭。」以起其當興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褻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恒書卒，須加「侯」起褻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

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褻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褻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疏七月無庚午，爲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即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

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

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為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從。而葬從主人。**注**至

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沒壹稱公。王者探

臣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為之作謚，以易其名，以甄其宮。」○注「至葬」至「稱公」。○

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卒何以日而葬不

日？卒赴，**注**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

疏注「赴天」至「以告」。○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

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也。《禮·士喪禮》

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①拜送。」

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

云：「《檀弓》『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②士則主人

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

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昏瞽，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閔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③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④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雜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而葬不告。」**注**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疏**注「發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

① 南，原脫，據《儀禮注疏》補。

② 「謂」，原作「是」，據《儀禮注疏》改。

③ 經，原脫，據《周禮注疏》補。

④ 此句實出自《禮記·雜記》下，非《喪大記》。《雜記》原文與此有異，作「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

卒葬之正法。《三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書日，即失其正也。其衛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弑于州吁，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亦以月葬為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為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為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為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干枝旬朔上下錯逆者，亦雜他國之曆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豕渡河」；子讀《楚檣机》，至于「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經》此傳下接「公曷為與微者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 說文·邑

部有「郚」字，云：「地名。」疑即「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占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丘子」，蓋古音通也。」按：浮、包古韻同部，故从孚从包。

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者浮」，①注：

「浮，或作匏。」《說文·手部》：「桴，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桴，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

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

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

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

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②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

莒州西三十里。明公簡云：「據《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

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水東南流經邳鄉東，東南注于沐。詳鄴氏所記，則邳鄉為峴山水所

經，其去峴山非遠，③正沂水西北之竟，況沂水下流，不

① 者，原作「以」，據《禮記注疏》改。

② 之，原作「云」，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水經注》改。

③ 峴山「下重」峴山「二字，今據文意刪。

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據。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据與齊高傒盟諱

之。**疏**漢石經「微」作「微」，此隸之變體。○**注**据

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稱

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

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

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

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

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輦有

緣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

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

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通

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君祭，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

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撫」者，其義通于《春秋》。」

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

「稱人，衆辭。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

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

以人爲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

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

「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實莒

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

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之詞，

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

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

云：「本所以及齊高傒盟，及魯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

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

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

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

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

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

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

人，避隱公也。」又《觀德》云：「包來之會，莒人疑我，貶

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譌。言莒子，則疑我，故

貶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辭》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①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隱書，故詭其辭，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爲」至「失之」。○隱爲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帶進諂，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注「又見」至「起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即言輪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邲」是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肖，起其事實甚惡矣。」蓋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讀《春秋》者探其稱人之故，味其避子之旨，則《春秋》之諱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爲與上「輪平」、「入邲」相起也。

螟。**注**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邲田，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見上六

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邲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繼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螟」爲食心蟲，率皆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彊

卒，氏公子。**疏**注「据公」至「公子」。○上《五年》

「公子彊卒」是也。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誤。鄂本「莊」作「据」，疏中標注亦作「据公子彊」，當据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

起入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此與上二年

傳義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

①「所」下，原衍「所」字，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續四庫本《春秋正辭》刪。

無佞帥師人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人」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人」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春秋》重首惡當誅，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①然則貶無駭亦以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疏《穀梁傳》：「南，

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姓字衍也。」^②《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冊季』，史作『冊季』，『冊』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疏御覽引《元命包》云：

「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雜記》云：「《左傳》：『春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傳》：「^③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

①「滅」，原作「入」，據《春秋繁露》改。

②「姓」，原作「二」，據《日知錄》卷二十七「姓氏之誤」改。

③「傳」，原作「注」，據《經義雜記》改。

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十四日，庚辰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占曆驚蟄在其月，則震電未爲大異，惟在二月爲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倣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雖，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又云「離爲火，爲日，爲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

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人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淳淳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霆》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②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譏聞內直言之事。」^③彼所謂霆，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謂「電，霆也」，與「霹靂之霆」別，故《易·

①

「霆」，原作「電」，引文見《霆》篇，據《開元占經》改。

②

「天」，原作「中」，據《開元占經》改。

③

此句，《開元占經》作「霆或奕奕明之而復息者此人君譏聞內直言之事」。

繫辭傳「鼓之以雷霆」，《衆經音義》引劉瓛注：「電，^①電也。震爲雷，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即「電」也。蓋西漢舊有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冰雪」。《經義雜記》云：「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曆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爲「春分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雊」，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响」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注文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响」，誤」。皆謬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雊。」^②雷，諸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

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陟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可得聞。微之於雉雊，所以正月蟄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响」，傳：「震也者，^③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必謂之？」^④雷則震响，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日驗雷，^⑤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

①「電」，從上下文意，當作「霆」。

②「漸」，《初學記》作「微」。

③「震」上，原衍「雉」字，據《夏小正戴氏傳》刪。

④「必」，《夏小正戴氏傳》作「以」。

⑤「目」，原作「月」，據《夏小正疏義》改。

是正月雷尚始聞於地中，則震電爲異明矣。若依曆在二月，於夏正爲五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雊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雊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失其節，故《穀梁》注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爲水雷電。是陽不閉陰，出陟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孚傳》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二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翬驕蹇將弑君徵也。」○注「日者」至「爲異」。○舊疏云：「一日者日，即此文是。歷日者月，即《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時，即《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爲異者，即《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爲始雨日，蓋本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

云：「『可』字疑衍，『以』、『已』通。補刊『還』作『遷』，誤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爲言，究也。」陽極於九，發之九年，是爲陽數已極也。《乾》之上爻曰：「上九，亢龍有悔。」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倝甚也。

注倝，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疏**《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初學

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①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傲始」至「其也」。○《經義述聞》云：「傲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傲，作。」引此傳「傲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傲，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傲其者，^②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傲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傲甚也，謂厚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傲，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傲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弑隱之象」，此因「始甚」

之文申說之詞，淺人蓋据此加「怒」字於上矣。」^③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傲」與「垢」聲義同。《說文·上部》：「垢，氣出上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傲」同，則氣出土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衝、傲，動也。」《通義》云：「傲，厲也。」^④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厲甚也，^⑤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傲」義，非訓「傲」爲「怒」，意謂始甚者始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早既大甚」之「大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鏗云：「「一」誤「七」，從《六經正誤》校。」按：《左傳》云「平地尺爲大雪」，蓋兩

①「雨」，原作「之」，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漢書》改。

②「者」，原作「也」，據續經解本《經義述聞》改。

③「蓋」，原作「並」，據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改。

④「厲」，原作「屬」，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⑤「厲」，原作「屬」，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雪者」至

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

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旤將成也。公不寤，後

二年而殺。」《穀梁傳》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

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①夏無伏陰，

八日之間，愆伏並作，故愆陽爲隱公陽極不悔之象，伏

陰爲桓將以臣弑君以陰犯陽之象也。《春秋說》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

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

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間

隙起而害陽，弑逆之禍成焉。^②隱尋見弑，亮亦被廢，

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

疏《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

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

《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方

音》三：「挾斯，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

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

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疏**《禮記·王制》云：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二卿，二卿命于天子，一

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

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

專也。故祭之日，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

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

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弗大夫

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至「之

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

「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

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

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

引麋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訓「所謂斥」者。○

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疾，君

①「冬」，原作「春」，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成」，原作「城」，據四庫本《惠氏春秋說》改。

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贈槨，《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郎。

疏

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

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

疏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

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邲。

疏

《左傳》、《穀梁》皆作「防」，

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

南。」《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幽岐，①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其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②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邲，因以爲家。」則亦作「邲」。《大事表》云「魯有防」，③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邲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晉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尚未爲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

左傳以此爲正月，杜云：「傳言

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

①

「出」，原作「本」；「齒」，原作「邲」，據《隸釋》改。

②

「後」，《隸釋》作「胤」。

③

「三」，原作「兩」，據《春秋大事表》改。

《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注月者，隱前爲鄭

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

犯而不校也。

疏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

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故危之。凡《春秋》會書

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

會皆月者，危之也。《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

扞，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邾婁有辨」是也。^①

惟《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

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

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②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

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

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

危詞也。○注「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

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校』，非。

何讀爲『交接』之『交』，言前爲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

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懽校四時」，注：「校，讀

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

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

獸見犯則校，^③而況於人？」則以「校」爲「報」。若如

「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爲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

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爲捷。舊疏云：

「謂『交接』之『交』，不謂爲報也。」《校勘記》云：「當作

「謂交接之交」，不爲報也。」似爲明爽。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

注据楚公

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

疏《校勘記》云：

「《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鞏也』上有『十年』二字，蓋

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攷其殘碑，可想

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据楚」至「公子」。○舊疏云：

「《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

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至《成六年》書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据桓之篇

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

①「辨」，原作「隙」，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盛」，原作「甚」，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③「戴」，原作「載」，據《史記·律書》改。

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

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者，故終

隱之篇貶之，明爲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

也。**疏**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

不書公子也。嫌上爲伐鄭事貶，故終貶於隱之篇，其爲

隱之罪人著矣。輩之弑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

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爲隱貶。於桓世稱公

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

《通義》云：「何焯曰：『輩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

桓之代，^①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

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

「輩，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六月書壬戌，月之

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爲二十日，一爲三十日。

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山東曹州府

單縣北境。」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疏**杜云：「濟陰城武縣

東南有郕城。」《大事表》云：「郕，在今曹州城武縣東。

按：此爲北部，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

南部城、北部城，《僖二十年》「郕子來朝」，此南部耳。

《水經注·泗水》篇：「黃溝又東北逕郕城北。」《春秋

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

南有郕城，俗謂之北部者也。」《統志》：「郕城故城

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郕國，漢屬山陽郡。」

按：此「郕」即古郕國，爲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

二年》「取郕大鼎于宋」即宋滅郕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郕

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

郕，誤切郕國尚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

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

縣西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

部》：「郕，宋下邑。」疑即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

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闕不日

也。**疏**注，据取闕不日。○即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

「取闕」是也。一月而再取也。**注**欲起一月

①

「桓」，原作「相」，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而再取，故曰。**疏**《通義》云：「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据

取潞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注「据取」至「不日」。○即《哀二年》「春王二

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潞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邾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連取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文自著，律所謂「一事俱發從重論」是也。甚之也。**注**甚魯因戰見利生事，

利心數動。**疏**注「甚魯」至「數動」。○利，各本作

「移」，誤，依鄂本正。《穀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

《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

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

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

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

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

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

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

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

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

彊王義也。**疏**注「明取」至「書也」。○上《四年》

「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

也。若「無駭人極」，諱滅曰人，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

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滅遂皆書，是也。此甚魯

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

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

①「四」，原作「二」。「莒人取牟婁」在隱公四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法云：「義之法在正我，①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爲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爲楚靈、齊桓、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云：「聖王之德，②莫美

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

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

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

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

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

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

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

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

仁同惡，君子因之醇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

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

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

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

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

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益堅，所謂

「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即于戾，其

心方踴躍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

①

「法」，原作「發發」，據《春秋繁露》改。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作「發」。

②

「德」，原作「道」，據四庫本《春秋繁露》改。

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意非亂賊也」，^①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事，^②馴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辭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濇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辭，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疏**《通義》云：「二國以上連

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人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侵伐，乃至擅相人，擅相人，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疏**校勘記云：「諸本同。

《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勝。段云《說文》「戡」字，注云：「戡，故國，在陳留。」則「戡」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戴」，《公》、《穀》作「載」，《釋文》引《字林》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載」，杜云：「載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

- ①「意」，原作「詞」，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改。
②「事」，原作「詞」，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改。

城。《漢書·地理志》：「梁國菑縣，故戴國。」^①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戔聲，戔聲與留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間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汴水》篇：「汴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留」，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菑鼎」，引錢獻之云：「載，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戔』。」此用解字之體，殆又以即「菑」字與？然「菑」音與「戔」音古實不同部。

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

注 据國言滅，邑言取。

又徐人取舒不言伐。

疏 注「据國」至「言伐」。

○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上

《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注 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 杜云：「書取，

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其州之民讀邦法。」^②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

① 「故」下，原衍「城」字，據《漢書》注刪。

② 此句《周禮》作「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哀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①《十年》『鄭取宋師于岳』，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為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②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為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人盛。**注**日者，

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十月無壬午，為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

- 二傳『盛』作『邲』。○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人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人』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為再人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人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③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為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人盛，衛滅邢，魯皆當法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恒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

①「哀」，原作「定」，事在哀九年，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共」，原作「實」，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③「丙」，原作「壬」，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一書日為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辭侯來朝。**疏**《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漢書·地理志》：「魯國辭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

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辭在今為兗州府滕縣地。

其言朝何？**注**据內言如。**疏**注「据內言

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

是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傳言

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

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

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

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諸侯來曰朝，此屬

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

也。○注「傳言」至「內也」。○傳分別出、來之異，明來

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

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

道》云：「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

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

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

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

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

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

受，北面拜貺。君親致饗既，還主，饗食，致贈，郊送，所

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

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

○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

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

先君。」是也。朝例時。其兼言之何？**注**据

穀、鄧來朝不兼言朝。**疏**注「据穀」至「言朝」。

○即《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此

為微國，則彼以鄧為侯爵故與？微國也。**注**略

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為始

受命王，滕、辭先朝隱公，故褒之。已於

儀父見法，復出滕、辭者，儀父盟功淺，滕、辭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疏《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

注「略小國也」。○滕，子爵；辭，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褒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滕、辭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辭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辭，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春秋正義》云：『此滕子、辭伯也，曷謂之滕侯、辭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頌》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書人，^①《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法，宿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此「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

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也。《通義》云：「據滕現爵子而在辭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爲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爲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引以爲比，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立法耳。《觀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

疏《左氏》脫「五月」

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祁」。杜云：「時

①「三」，原作「二」，「荆人來聘」在莊公二十三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來，邾也。滎陽縣東有釐城，^①鄭地也。」按：黎、來雙聲，邾、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②《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③今《左傳》「取邾」，占「來」聲與「釐」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粦」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滎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十年》「會中丘」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

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七月無壬午，^④據曆為六月之

七日。《大事表》：「許，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讎，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⑤二十四世為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

○構，鄂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構」作「搆」，非。上《二年》注云：「人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決其為危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者，上《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蓋桓已長成，不即退讓，以致奸臣啓衅，身遭篡弑也。「數行不義」，上《八年》「人邾」、《十年》「取郕、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災」，上《五年》、《八年》「螟」，《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雪」皆是。「諂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釁，外內並生」，內謂子翬、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十一月無壬辰，十二月之二十日。

何以不書葬？**注**據莊公書葬。**疏**注「據莊

- ①「榮」，原作「榮」，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 ②「南」，原脫，據四庫本《水經注》補。
- ③「榮」，原作「榮」，據四庫本《水經注》改。
- ④「七」，原脫，據上《春秋》經文補。
- ⑤「文」，《漢書》作「太」。

公書葬」，○即《閔元年》「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據《桓十八年》「葬桓公」者，桓亦被弑，亦不合書葬也。隱

之也。

疏《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弑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爲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義。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丘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丘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耳。』觀丘明義，又不必然。隱

公之初始人《春秋》，丘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鄆」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何隱爾？弑也。**注**

爲桓公所弑。**疏**《公羊古義》云：「蔡邕《石經》『弑』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弑者，①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司事，②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弑」，《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申志反。注及下並同。弑則何以不書葬？**注**據桓公書葬。**疏**注「據桓公書葬」。○即《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道《春

①「者」，原作「其」，據四庫本《九經古義》改。
②「不」上原有「又」字，據四庫本《九經古義》刪。

秋》通例，與文、武異。**疏**注「道春」至「武異」。

○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甯有臣子弑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弑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弑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譏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為《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亦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

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唐石經》、鄂

州本「不復讎」上並有「子」字，閩本、監本、毛本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為」二字。按：無「以為」，詞意益堅決。凡云「以為」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據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讎」。《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營藥也。子不營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

云：「誠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正用此經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弑，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弑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己，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是也。○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己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己師者」，亦作「己」字，當据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

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即一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趙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弑賊不討，徧責舉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弑，責之深而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子女子。子，蓋皆己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即《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己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見。公薨

何以不地？

注据莊公薨于路寢。

疏注

「据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君子憫而有之也。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

尸之處。

疏《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

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

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

處為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強之強，非強弱之強。」按：舊

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不必被殺者始目僵尸。《莊

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強」，通作「億」，仆也，

偃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僵」，言國不顛仆也。

隱何以無正月？

注据六年輪平不月。

疏注「据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

本正。「輪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据為難。隱將

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注嫌上諸「成

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為終

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

弑之。公薨主書者，為臣子恩痛之。他

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

疏《繁露·玉英》云：

「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

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

《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

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

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

事不正其始，必不善其後，**①**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

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

微者。仲子始娶即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

爾。《易說》曰：「君子慎始。」《盛德記》曰：「明堂，天

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

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

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

早退，致見疑弑，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

「弑之」。○舊疏云：「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

位？成公意」，「歸賵」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

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

①「必」字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意」，《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讒，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公羊義疏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元年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

《釋文》但題「桓

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弑隱公子爲氏而立子允，是爲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周禮·小宗伯》

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位、立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先鄭習《左氏》故也。按：《史記·

周本紀：「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周書·克殷解》作「王人即，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盂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邠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戩敦銘「蘇公人右，戩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即位」，少見「即立」矣。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注据莊公不

言即位。疏舊疏云：「《莊元年》傳云「繼弑君，子

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甯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人之道，言子矣。」然則宣之書即位亦猶是矣。《穀梁傳》云：「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止，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注：「故，謂弑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据莊」至「即位」。○即《莊元年經》但書「元

①「繼」，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即位也。以桓公亦被弑，故據爲難。如其意也。**注**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弑君」至「其惡」。○《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①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②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即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据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

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一按：《繁露》引《春秋》，隨舉見義，不必皆順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即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可知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書者，不可枚舉。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駁，猶泥於杜預，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曆之癡說，恐未可語《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注「直而」至「不盈」。○《繁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

① 「書即位」，原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繁露》補。

② 「立」，原作「正」。四庫本《春秋繁露》同。中華書局整理本《春秋繁露》作「立」，是，據改。

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外內，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舊疏云：「繼弑君者，無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直是桓弑，但不顯道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弑隱，是為內諱，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弑，不盈滿其諱文，故曰「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襄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不諱，而猶書即位，以著其惡，不盈為諱，亦即董生所謂「諱而不隱」也。○注「桓本」至「隱也」。○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嫌桓貴弑君見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尊，君位既正，舉國之人，無論尊卑戚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春秋》為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告之天子，雖云攝位，桓亦北面而臣，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加之篡以張法。《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義亦合，惜《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即者就也」。○下《二年傳》「非有即爾」注：「即，就也。」○注「先謁」至「服焉」。○此記當時天子諸侯即位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

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即《書·洛誥》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所言朝享之禮，係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書》所言洽祭之事，係朝享之後，將封周公，後告祭文、武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珪」，明為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陳書·沈文阿傳》：「文帝即位，剋日謁廟。文阿議曰：「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

① 「爵」，原作「號」，語出《白虎通·爵》篇，據改。

② 「散」，原作「敗」，據《陳書》改。

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廟而還，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周頌》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事畢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為訓也。凌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群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為失禮。孫覺倡議于前，蘇軾著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為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焉。』

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蕭琛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即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政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柬之曰：『《顧命》成王殯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殯即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也』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

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光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為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

之也。桓弑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為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為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

「垂，犬丘，衛地也。」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

○**注**，桓公一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

「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稷」，《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

「會者，外為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田故。」按：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取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為主焉。○**注**「桓弑一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干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閩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干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獲，**①**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弑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為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弑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

①「獲」，原作「戰」，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改。

起無王者，其惡尤著，明君臣皆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疏《詩·閟宮》云：「居常與許。」

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大事表》云：

「《寰宇記》：『許昌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為魯朝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枋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

注据實假不當持璧

也。**疏**注「据實」至「璧也」。○《穀梁傳》曰：「假不

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

諸侯年表》云：「以璧加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

云：「鄭以枋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鏞《拜經日

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

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

作『假』。据裴駟《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

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

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本，而解自當作

「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

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即以「加」

代「假」致璧新義也。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

之何？為恭也。**注**為恭孫之辭，使若暫

假之辭。**疏**《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

也。」此云「為恭」，亦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為恭」至

「之辭」。○杜云：「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枋

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枋，稱璧假，言若

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國惡也。不言

以枋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相交，有

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

故璧猶可言，枋則不可言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

旨。曷為為恭？**注**据取邑不為恭敬

辭。**疏**注「据取」至「敬辭」。○舊疏云：「即《哀八

年》『齊人取讎及倅』之屬是。」有天子存，則諸侯

不得專地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立

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穀梁傳》云：「禮，天子

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云：「諸侯受地於天

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春秋》之義，諸

①「曷」，原作「易」，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焉。」許田者何？

注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為恭辭，並不得專地，申明

假義已訖，故更端問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

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

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

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頃，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為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疏**《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

范云：「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給齋戒自潔清之用。」**①**浴用湯，沐用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

①「給」，原作「潔」，據《禮記注疏》改。

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①韋注引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函》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②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官·道僕》：「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邵至曰「百官承事，③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

- 至「專朝」。○《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致曠職守焉。○注「故即」至「一朝」。○舊疏云：「故即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
- ①「使」字原脫，據《國語·魯語》補。
- ②「因用」至「助祭」一段，見《太平御覽·禮儀部·朝聘》。
- ③「百官」上原衍「息」字，據《左傳》原文，「息」字當屬上讀，據刪。

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①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占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據時

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即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謂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皆歲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互異。按：何氏此注，與《書》、《戴禮》合，群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閒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凌弱，衆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

①「威」，原作「盛」，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左傳注疏》改。

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為諸侯助祭之證。《書·皋陶謨》曰：「群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群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群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玄成傳》云：「唯聖人為能享帝，唯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莽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王世家》云：「並

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譌。《隱八年》注云：「五年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群后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為：「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年又徧。」①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為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人覲」也。又鄭注《明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東方近東故也。」②○注「孝經一至，助祭」。○《孝經·聖治章》文也。唐玄宗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

①「年又」，原作「方乃」，據《禮記注疏》改。

②「東」，原作「西」，據《禮記注疏》改。

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玄纁絺纈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裸將，常服黼黻」是也。○注「尚書」至「以庸」。○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譌，見《堯典》篇。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一月束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一按：舊疏云：「言群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為高下矣。」^①或如段氏所云，以為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群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敷奏之訓也，與《皋陶謨》「敷納以言」義異。敷奏者，自下

言之，敷納者，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桓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宿者」至「之辭」。○《說文·宀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詞。《楚辭·初放》：「塊兮鞠當道宿」，^②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因凡先期申誠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眡滌濯。」注：「宿，申誠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為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為期。」注：「宿，先卜祭之夕。」^③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先期齋宿，質明入覲，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禮記·禮器》云：

①「為」，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②「兮鞠」，原作「鞠兮」，據《楚辭》乙正。

③「卜祭」，原作「宿」，據《周禮注疏》改。

「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諾」，注：「宿，預也。」皆與「先誠」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猶戒，戒輕，肅重也。」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一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按：《周書·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但云「百里爲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爲遠郊矣。何氏分州野縣都之名，或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言之。王圻千里，四面至置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甿地是也。甿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四百里縣地以內，天子卿所受采地也。三百里稍地以內，天子大夫所受采地也。二百里甸地以內，則六遂焉。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皆可分賜諸侯，若拘於百里爲遠郊，誠如許慎所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之地

不能容矣。○注「諸侯」至「敬也」。○《儀禮·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①《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禮，明諸侯爲先告至矣，故《儀禮·聘禮》云：「及竟，②張旛，誓。」即告也。又云：「乃謁關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又云：「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宜從同也。《御覽》引《白虎通》③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會於天子」是也。④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前無文，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必有禮儀，惜《禮經》文不具耳。以《聘禮》攷之，「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

- ①「去王城」三字原脫，據《儀禮注疏》補。
- ②「及」，原作「反」，據《儀禮注疏》改。
- ③「御覽」，原作「類聚」，下引文見《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八，非《類聚》文，據改。
- ④「會」，原作「命」，據《太平御覽》改。

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人因道之。」^①是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於君，於是君使士請事矣。《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王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問鄰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不必有此謙矣。由，猶通。塗，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塗」作「途」。下《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人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莫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客之禮。」宣十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是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不能不備非常，而鄰國亦當有加

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記》云：「須，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據正。按：下《一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頃字正此意。《御覽》引《白虎通》又云：^②「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觀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按：《書·康誥》「王若曰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又鄭注：「《略說》云：「孟，迎也。」《書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珍美怪異，^③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

① 因「原作「國」，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儀禮集編》卷十五改。

② 御覽，原作「類聚」，下引文見《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八引《白虎通》，非《類聚》文，據改。

③ 地土，《尚書大傳》作「土地」。

皆加殷勤之事也。《觀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去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舍，以便辨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觀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魯桓、鄭莊俱宜誅，若据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爲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爲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上會爲假田，故以惡移鄭，爲「外爲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爲魯邑也。《春秋》上下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爲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

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疏《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即取此爲說。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以此田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達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繁露·

①「以此田」，原作「此」，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即田多稱田，邑多稱邑之義也。《通義》云：「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不直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即《哀八年》「齊人取讎及憚」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平曠之區，溝洫交錯，同井合作，即為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商賈間民轉移，則為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日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箋》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別」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①《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

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盟例日，

惡不信也。舊疏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為丁未。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為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亦作「粵」。

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②**注**災傷二穀以上，

①「通」，原作「道」，據四庫本《白虎通義》改。

②「記」，原作「紀」，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疏**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直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凡平原出水為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

桓。劉歆以為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篡君，陰逆甚矣。大水之災，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也。

公羊義疏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二年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疏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

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

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

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疏**注「以公」至「問之」。○「公夫人

言及」，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

「上下大夫言及」，舊疏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問之。累也。」**注**累，累從

君而死，齊人語也。**疏**《說文答問》云：「備，即

「及者何？累也」之「累」。按：《說文·人部》：「僂，

相敗也。《南征賦》注引作「壞敗之兒」，《寡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奕本「備備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備，一本作『備』，敗也，欺也。」《西征賦》曰：「寮位備其降替」，《寡婦賦》：「容貌備以頓顙」，注引《禮記》「喪容備備」，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累」即連累之義，不必迂回如「備」之解也。累，蓋即「累」之省，《說文·糸部》：「累，綴得理也。」《禮·樂記》：「累累乎如貫珠」，由連綴引申為連累，《玉篇》云：「累，同縲」是也。○注「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縲』，字本从『田』，今省作之。」①《反離騷》謂屈原為「湘縲」，李奇注：「諸不以罪死曰縲。荀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之累之也。」②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麋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弑。」范注亦云「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疏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見僖十年。《繁

露·王道云：「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荀息書及，故傳引之。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

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疏注「叔仲惠伯

是也」。○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弑昭公，蕩意諸死之』，即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疏《通義》云：「加及者，

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顯與君弑為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弑為嫌矣。」何賢乎孔父？

注据叔仲惠伯不賢。疏注「据叔」至「不賢」。

○《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亦而立宣公。」彼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

①「作」字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②「之」，原脫，據《春秋穀梁傳注疏》補。

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忘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是以不書，故据之也。孔父可謂

義形於色矣。

注以稱字見先君死。

疏繁

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

注以稱至君死。○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

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

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

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

父，字謚也。一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賢孔父、仇

牧、褒獎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其義形

於色奈何？」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

作『奈』，非。鄂本作『奈』，三年同。『奈者，如也。《國

語·晉語》曰：『奈吾君何？』奈何，猶如何也。《書·

召誥》曰：『曷其奈何弗敬？』是也。督將弑殤公，孔

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

疏校

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

『《說文》从目，隸省从日。』《後漢書·孔融傳論》曰：

「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

篇：「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盧注：「家，采邑。」《周

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

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

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皋陶》、夙夜浚

明有家，傳：「卿大夫稱家。」《禮記·曲禮》「凡家造」，

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即《定十二年》『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

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

夫，對士之畜馬乘、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

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

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章某甫」，注：「某甫，^①且

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

「甫」之段借。舊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

①「某」上原衍「甫」字，據《禮記注疏》刪。

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謚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謚，「謚」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也。一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左傳》雖有督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爲宋卿，何至不依禮蔽面？督弑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閒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即動于惡。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誣譏孔父明甚。杜預即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賈充等留餘地耳。即見妻子路一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培植不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上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士既不稱大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

《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歿，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穀》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衆、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辭。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歿則稱謚若字。」^①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

① 「歿」，原作「殺」，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而不索其實。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走也。傳道此者，

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

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疏**注，趨走也。○《說

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廣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

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命也。」注：「命，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

決，^①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傾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

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

「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

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惛惛於

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

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

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

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

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

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

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興鄰國，^②豈直免弑哉！此

吾所惛惛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殤公

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

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

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是

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

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

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鹽鐵論·殊路）

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

①「疑」，四庫本《說苑》作「疆」。

②「當」，四庫本《春秋繁露》作「尚」。

友之賢，^①授之政晚而亂。」俱與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

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

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

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

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為附庸，不絕其

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

當國。不舉馮弑為重者，繆公廢子而反

國，得正，故為之諱也。不得為讓者，死

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疏**《繁露·服

制象》云：「故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所以永全

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

容邪，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

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

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

也。」又云：「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

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督欲弑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

閑也。」閑，即為君扞禦，人莫敢致難之意焉。《廣韻》：

「難，患也。」謂致君於患害也。○注「內有」至「之善」。

○「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篇文。「樂道人

之善」，《季氏》篇文。儼，《釋文》作「嚴」，云：「本又作

儼。《魏書·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

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

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

其義而外乃見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

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

十九字當在經下，僖十年疏可據。②宋、鄂本亦誤。浦

云「言及者」二十三字當在經下，從僖十年疏校。按：

此注舊本皆在傳末，③何氏終言之也。此類注中甚多，

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下便輕為倒置。一又按：「何注

①「莊」下，原衍「不」字，據《鹽鐵論》刪。

②「十」下原衍「一」字，注文見僖公十年疏，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③「舊本」，原脫，據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補。

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焯、浦鏜皆誤會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弑，明當爲附庸君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社稷所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舊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衛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督。督、馮一事，督當國，則馮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魯郤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着也。不書莊公馮殺，

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

疏 通義云：「即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本爵爾。」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

夫杞，《左傳》猶有用夷禮之說，滕、薛何事，直是囁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

亂。

疏 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

注 目，見也。

斥見其惡，言成宋亂。

疏 注：目見「至」宋亂。

○《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

曰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亦謂斥君也。魯桓成宋亂，為內大惡，不為之諱，是為斥見其惡矣。遠

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繁露·奉本》

云：「於稷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

「《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磨改補入。」①《隸釋》

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為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為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衍。○注

「所以至異也」，《舊疏》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薄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薄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為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為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闕入，因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

①「磨」，原作「唐」，據阮元《春秋公羊傳·校勘記》改。

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子赤弑，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者，即《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遠近不同事以證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彼注云：「日者，為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聞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書·韋玄成傳》云：「親疏之殺。」殺，漸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皆生此矣。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

注 据觀魚諱。

疏 注「据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為譏者。」是也。《通義》云：「据人極諱滅、輪平諱獲之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据此也。隱賢而桓賤也。**注** 宋公馮與督共弑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正；七卒為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為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為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

疏 校勘記云：「賤，《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

本、鄂泮宮書本、明閔齊伋本皆作「桓賤」。^①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交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賊」爲譌字。麥雲按：《隱元年》傳明言「隱賢而桓貴」，此云「桓賊」，以桓弑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弑君之賊，《春秋》所賤也。《穀梁傳》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賤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衍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日以賄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

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群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馮均弑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注「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諸侯，^①九州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

①「諸」，原作「之」，據《周禮注疏》改。

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者也。玩此注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十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有後于宋？」^①懷惡而討，雖死不服。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弑其君兄，猶楚靈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督，既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一則不僅不征之為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郕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為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為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為尊親諱之旨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

注据莒人伐

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疏**注「据莒」至「杞也」。○即《隱四年》「莒人伐

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器

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即此郕鼎是也。

鼎得之郕，故從其本主名名之曰郕鼎。名者，自命之謂

也，若器之自名矣。《穀梁傳》：「孔子曰：『名從主

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

主人也，故繫之郕。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

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為莒所

有，故即繫之莒，不得曰杞牟婁也。器何以從

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据錯。**疏**注「据

錯」。○舊疏云：「理相違，故謂之錯。器之與

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若曰取彼器

①「有」，原脫，據《惠氏春秋說》補。

②「子」，原脫，據《春秋穀梁傳注疏》補。

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

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

故正其本名。**疏**注：即就也。○《說文·邑

部》：①「即，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使

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

「本名」。○《經義述聞》云：「謹案：据注則傳文當作

「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

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

「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爾。」而

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据本已誤作「有

即」，《唐石經》亦誤。按：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

氏所校爲明爽。《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

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

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樾云：

「何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

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

爾」，不當云「非有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

「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

字，古文通作「𦵏」。②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

文·黍部》引作「不義不𦵏」。𦵏，黏也。「器之與人，非

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爲此人之器，明日可

爲彼人之器，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

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英》云：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

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注**宋始

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主之謂之郕鼎。

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郕本所以

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

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

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

五，元士三也。**疏**注「宋始」至「大鼎」。○宋本

「主作」，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鄂本

作「正」，當据正。宋以不義取郕鼎，《春秋》即書其本

名，以正不義，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者也。故何氏云

「主作」，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鄂本

作「正」，當据正。宋以不義取郕鼎，《春秋》即書其本

名，以正不義，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者也。故何氏云

「主作」，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鄂本

作「正」，當据正。宋以不義取郕鼎，《春秋》即書其本

①「𦵏」，原作「𦵏」，「即」在《說文解字·邑部》，據改。
②「𦵏」，原作「黏」，今據《春在堂全書》本《群經平議》卷二十三改。

然。其實宋即以義取，亦止能謂之郛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郛，故名郛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郛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若天賜之，非。○注「郛本」至「賜之」。○舊疏云：「謂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氏召南《考證》云：「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維維，非得之泗也。」按：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禱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適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乎釐，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郛，梁、文、

武興於鄆、鎬。由此言之，則郛、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郛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扃。」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繹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遺奠「陳鼎

五於門外」是也。^①天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

「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

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周禮·膳夫》

云「鼎十有二」，^②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

故何氏不取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

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此也。俄而

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

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

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

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

復追錄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

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制」作「創」。《漢書·班婕

妤傳》「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

曰：「蛾，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

子·八篇篇》：「鳥獸俄旬旬，俄逃逃。」創者，始也。

《漢書·班固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乍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

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

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

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

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

也。」是即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

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然則

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

也。弟子未解，故云爾。**疏**《通義》云：「言爲

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

辭」。○《說文·又部》：「取，捕取也。」^③取，有索義，

與恣意義近。曰：否。何者？**注**何者，將

設事類之辭。**疏**《說文·口部》：「否，不也。」《繫

①「鼎」，原作「奠」，據《儀禮注疏》改。

②「禮」字原脫，引文見《周禮·膳夫》，據補。

③「捕」，原作「摘」，據《說文解字》改。

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从口。書此曰否者，即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皋陶謨》、《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為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若楚王之妻媚，無時焉可也。**注**媚，妹也。引此為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疏**注「媚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媚。《廣雅》：「媚，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為羣妹為媚」。《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媚也。」媚，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媚為妻，終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為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為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

牽涉器從名也。○注「經不」至「文也」。○此對鄧大鼎繫部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

疏四月無戊申，戊申為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異月也。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

年四月之日其誤審矣。杜氏《長曆》：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一日。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

于太廟，非禮也。

注納者，入辭也。周公

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為之立

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為言貌也，思想儀

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至也。

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

尊。疏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相內弑

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傳

之義同。○注「納者入辭也」。○《莊九年傳》「納者

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

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入。

此亦引內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

云：「納，入也。」《書·堯典》「寅餞納日」，僞孔傳：

「餞，送也。日人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

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

祀周公于太廟，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

周公廟」。按：魯以周公為太廟，魯公為世室，《明堂

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

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閼宮有恤」是也。又

《史記·世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

「享之」。○《御覽》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

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

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

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①故為之

享之。舊疏出「故為」至「享之」，云：「《孝經》文。」蓋

《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之」。○《類聚》引《白

虎通》又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

也。」○注「故曰」至「至也」。○皆《祭義》文。《祭義》

「出入」作「出戶」。宋本「歎」作「嘆」。《校勘記》云：

「依《說文》，歎、嘆有別。按：《說文·口部》：「嘆，吞

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

「嘆」。故《詩·中谷有蓷》云「慨其嘆矣」。又《篤公劉》

「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

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

《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

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

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獻，

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

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

疏》謂「尸謾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

未入前，亦與鄭氏「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

為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尸謾後也。」○注「質家」

① 上引《白虎通》一段文字，不見《類聚》，為《太平御覽》

卷五百三十一引《白虎通》文，據改。

至「尊尊」。○《御覽》引《五經通義》云：①「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据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据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据時王制言之。浦氏鏜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尚」，否則下「尚尊尊」當作「上」，庶不歧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

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易混。

李氏惇《群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二年》與《左傳》經同。《十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

謹按：紀，侯爵。杞在初年已稱伯，②後更稱子。則此「杞侯」皆「紀侯」之誤，③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即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德，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

① 御覽，原作「類聚」，下引文見《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二，據改。

② 在，原作「則」，據《群經識小》改。

③ 則，原脫，「三」下原衍「年」字，據《群經識小》補刪。

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①『《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稱侯。』有司議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据《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是也。《後漢·順烈皇后傳》：「《春秋》之義，娶先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棟高《大事表》云：「漢世立后，先進后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皆不知紀子帛爲闕文故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群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二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馮野王、傅喜、王商三人，元、成、哀間若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是真平情之

論矣。」按：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威權替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子伯並稱，故知此侯非本爵也。知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恒稱侯。下《六年》『公會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毛本「於」作「于」。○注「月者」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皆廣孝敬之義也。舊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令與朝異。」○注「蓋以」至「封也」。○《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

①「佟」，原作「終」，據《漢書·王莽傳》改。

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
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即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①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疏

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彼疏引：「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恒。」孔疏強爲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醴水東經鄧縣故城南，左入汝。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

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

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

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注

據齊「至如紀」。○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

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

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難此，不言

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通

義》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

焉」。謂之離，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

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

爲耦」，《朝記》謂之「置離」，公子圍使人執戈，謂之

「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

言》：「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圍」，^②注：

「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

^① 賤，原脫；「奉」，原作「重」；據《春秋公羊傳注疏

補改。

^② 一，原作「二」，據《周禮注疏》改。

馬謂之麗。《儀禮》：「士昏禮」：「儷皮」，注：「儷，兩也。」麗、儷皆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

蓋鄧與會爾。

注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

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注「時因」至

「鄧會」。○《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宿都也。

此蔡、鄭會于鄧，與彼文同，故知因鄧都得與鄧會焉。

《通義》云：「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二」至「諸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其不賢為主，為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

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尚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

疏《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

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

『我入邴』，特為起齊欲之，變文公爾。《隱二年》注云：

「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①魯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

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

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

疏注「不日」至

「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盟例皆時。」又《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

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辭也。大信者

時，柯之盟是也。」此不日，為小信辭。按：《隱二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

為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為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

① 「征伐」二字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爲小信辭矣。桓、弑君之賊，戍反翕然相親信，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

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

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

疏《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

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者以地致，^①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即棠。

《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

○注「致者一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治

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弑，桓無信之人，戍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

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戍矣。此復不

日，惡戍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注：「凡致一至，而至一。」○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即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危皆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子即隱之臣子，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絕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注**無王者，

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

① 者，字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杜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一統

志》：「嬴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恒月，其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見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祔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一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①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

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概以爲「失不班曆，故不書王」。夫周之班曆與否，於史無徵，然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曆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曆，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室猶能班曆？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曆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蝓，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如杜所注，曆既天王所班，②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曆？《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王矣。時未有王，曆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曆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曆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曆也？魯司曆也？而杜《釋

①「凡」，原作「月」，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②「班」，原作「改」，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例云：魯之司曆，^①「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曆爲王班，當論王命，甯敢專置兩閏、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蠡。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蠡，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曆。」既言曆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曆？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是杜氏失不班曆說不可通，誠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抑傳經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也。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魯桓，專爲亂臣留餘地，故說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既習杜氏，不能不强爲解說。而又實有難通之處，雖極力斡旋，而終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王也」。○舊疏云：「二年有王，見始者，^②即《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之終者，即《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者，即《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不就元年見始末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初即位之時，自知

已篡，戰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通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桓無王」之義，^③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既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末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著。」按：元年有王者，即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

①「司」，原作「冉」，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二」，原作「三」，上疏文作「二年」，據上疏文及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改。

③「桓」字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天子不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枋田之類，竟不知憚，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凡與人而卜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顯，孔、劉二家牽涉《穀梁》，甚無謂也。《春秋》詳內而略外，與夷終生之卒，獨書王以正，於義無取。若謂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衛、鄭盟于惡曹」之屬何干魯事，而亦不書王乎？○注「二月」至「而已」。○舊疏云：「即《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十五年》①「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曰如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絕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殷正月也。王二月者，罰蔽殷彝。」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爲漢制者，在漢言

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實桓世適三月不見爾，其三月亦不書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疏杜云：「蒲，衛地。」

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事表》云：「後爲甯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甯殖以蒲出獻公。甯氏誅，繼受蒲者爲公叔氏，出于獻公，復以蒲叛。是蒲爲衛之巖邑矣。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

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釋詁》郭注引作「胥

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人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

①「十五年」，原作「二十五年」，引文見桓公十五年經文，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蔽」，原作「弊」，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改。

「無能相匡。」○注「時盟」至「相誓」。○《釋文》作「不敵」，云：「本又作『敵』。」《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敵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敵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①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敵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

《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敵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敵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曰「衛伯姬盟孔悝以豶」，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誓」。《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敵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豶，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按：如《曲禮》所次，則「胥命」其即「約信曰誓」乎？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敵血，蓋同此。何言乎相命？**注**據盟亦相命，不道也。**疏**注，據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彼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據以爲問。近正也。**注**

①「知」，原作「加」，據《禮記注疏》改。

以不言盟也。**疏**《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

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①其心一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如不盟，

然而有所謂善盟。」即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

「傳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古』，皆以胥命為許之之辭。《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

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皆以胥命為善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

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

背，故書以撥亂也。**疏**《繁露·王道》云：「《春

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禮，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

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一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

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②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

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

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

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比，^③非一人之德，

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

「結，締也」。又「締，不解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歃血為盟也。○注「善其」至「亂也」。

○《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弭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為撥亂之書故也。其

實齊、衛亦非真能不盟之國，特此一事近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盛，《左氏》、《穀梁》作

「郕」。《通義》云：「蓋亦盛伯與會。」范注以郕為魯地，其即後為孟氏采邑之成與？紀侯，二《傳》作「杞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壬辰，《唐

①「非」，原作「戒」，據四庫本《荀子》改。

②「盟」字原脫，據四庫本《禮記注疏》補。

③「比」，原作「者」，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壬」作「申」，誤。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曆，壬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曆治之，當八月壬辰朔，劉歆以爲六月。元史·曆志：「姜夔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夔合。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左晝食六分一十四秒。《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夷狄。**疏**注光明滅盡也。

○《詩·載馳》「既不我嘉」，傳：「既，盡也。」《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豈部》：「譏，斂也。訖事之樂也。」即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見君子》「古皆訓爲已」，已

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汔可小康」，箋：「汔，幾也。」亦通「既」，爲小食。與「盡」訓別。《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①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白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蓋即鄭氏駁異義說矣。《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闕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②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

① 月下，原作「月」，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 「望」，原作「生」，據《春秋左傳注疏》引改。

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注「是後」至「甚也」。○舊疏云：「即下《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①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是其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

辰朔，日有食之，既」。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鄧、穀，政教陵遲。」何說所本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距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②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兼地千里，即《楚世家》所云「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續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注：《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

①「令」，原作「今」，據《史記·楚世家》改。

②「後」，原作「故」，據《漢書·五行志》改。

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注「楚滅」至「夷狄」。○《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傳聞世不治夷狄也。《僖二十六年》「楚滅陳」，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多，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謂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①

公子翬如齊逆女。

疏

通義云：「加「公子」者，於

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見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疏

杜云：「謹，魯地。濟

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統志》：「下謹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謹」，是今俗謂之夏暉城。《說文·

邑部》：「鄫，魯下邑。」三《傳》皆作「謹」，「鄫」正字，「謹」段借也。應劭注《漢志》引《哀八年》「取鄫及闡」，是亦作「鄫」，今三《傳》本亦皆作「謹」。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送女，

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疏

《穀梁傳》

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同。○

注以言姜氏也。○舊疏云：「謹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謹，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注「禮送」至「出門」。○《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嫁娶》云：「父誡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愆，視諸衿鞶。」

①「始」，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公羊問答》云：「問：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

曰：《士昏禮》：「主人玄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

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不下堂之證也。《士昏

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

證也。「庶母及門內施鞶」，^①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

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

梁》：「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

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徐

以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子之嫁

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士

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

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

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

《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

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

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

「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

據。閭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

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母

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②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

言不出於梱，占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

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

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

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

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

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

《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

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衿也離之，

魯人之衿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

此人國矣，何以不稱夫人？

注 據謹魯

地。

疏 注「據謹魯地」。

○上傳云「越竟送女」，故知

謹爲魯地。人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

夫人姜氏入矣。自我言齊，**注** 恕己以及人

也。

疏 《春秋》據魯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

① 「鞶」上原衍「衿」字，據《春秋公羊問答》刪。

② 「以爲」，《四書釋地》又續補作「認作」。

下《九年傳》「自我言紀」亦即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不奪人父子之親故也。父母之於子，雖為鄰

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

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

辭，起魯地。**疏**舊疏云：「猶曰吾姜氏」，解云若

有言孟姜者。^①「孟」為衍字也。○注「所以至」之

親。○下《九年傳》：「父母之於子，雖為天下后，猶曰

吾季姜。」亦即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

地」。○孟姜，即《詩·邶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

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既從父

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知從魯辭也。以謹魯地也。

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輩何以不致？**注**据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致。**疏**注「据遂」至「齊致」。○見宣元年。得

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

迎，有危也。輩當并致者，輩親迎，重在

輩也。上會謹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

失禮在公，不復在輩，故不復致。不就謹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据都城乃致也。月者，為夫人至，例危重之。**疏**《穀梁傳》：「其

不言輩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

公。」又云：「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

而會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輩

如齊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為夫人危。《通義》云：

「于謹，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

也。」○注「輩當」至「復致」。○言若公不會于謹，夫人

不即見公，則輩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

于謹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輩。杜云：「不

言輩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也。」如《穀梁傳》

說，則尚為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

疏云：「若就謹致，即鄉者至謹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

侯于謹」上。」按：若謹上致，宜書「夫人姜氏至自謹」，

①「解」、「言」二字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謹前亦危也。○注「月者」至「重之」。○舊疏云：「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夫人至，危尤重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疏 錢氏大昕《答問》云：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

注 方分別問大有年，故不

但言何以書。

疏 注「方分」至「以書」。○若但問

「何以書」，與下複問「大有年」不明。以喜書也。

疏 《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

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修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 僅，

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

疏 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云：「余一人僅

亦守府。」注：「僅，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

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少也。」

《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僅，古文鈔、

厘，形同。」《說文·人部》：「僅，才能也。」《音義》引

《字林》同。《戰國策·齊策》：「邯鄲僅存」，注：「僅，

裁。」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

詁》：「哉，始也。」亦即「才」字，皆與「僅，劣」義近。○

注「謂五」至「成熟」。○舊疏云：「舊本如是。其「穀」

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

存字解之，「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

能大熟也。」《校勘記》云：「解非也。此不衍，漢人語言

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曰：《廣韻》

「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

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亦

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

不等爲少辭，今俗語猶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

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

點者，俗作。」^①《穀梁傳》：「五穀皆熟曰有年。」彼其

曰大有年何？

注問宣十六年也。**疏**注

「問宣十六年」。○見宣十六年經。大豐年也。

注謂五穀皆大成熟。

疏注「謂五」至「成熟」。

○《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大熟成」。熟，亦當作「孰」。僅

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

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又明為國家者，不可不有年。

疏《公羊古義》云：「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

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

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

《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②精潔

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

淫泆荒怠，蠱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

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恃賴也」。○《說文·心

部》：「恃，賴也。」恃、賴疊韻為訓。○注「若桓」至「有

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

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

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

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

麻、黍、稷、麥、豆。」^③是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

文》作「耗滅」。此「耗」，俗字。

①「俗作」，原作「非」，據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改。

②「衷」，原作「表」，據《國語·用語》改。

③「豆」，原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周禮注疏》補。

公羊義疏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四年盡五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疏 隱元年《左傳》：

「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 田者，蒐、狩之摠

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

「結繩罔以田魚。」**疏** 注，田者「至」名也。○《御

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

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

田之散名，春蒐，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散名有蒐、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

「總」，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摠」。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獮」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皮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太叔于田》云「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為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疊韻為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韋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為訓。○注「易曰」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閩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為罔罟，以田以

魚，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離爲目，巽爲繩。日之重者唯罟，^①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爲魚，^②坤亦稱田，^③以罟取獸曰田，^④故「取諸離」也。」^⑤則虞本無「罔」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曰漁。」春曰苗。**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注「苗毛」至「任者」。○《說苑·修文》云：

「苗者，毛取之。」毛，猶現也。《詩·關雎》「左右芼之」。《玉篇·見部》引作「覓」，^⑥「覓」謂擇也，言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鄂本作「當毛」，疑占本作「覓」，後人脫去，毛旁，遂作「見」。鄂本又脫去，見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覓」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爲苗除害」，就

夏田釋耳。然即如《左傳》、《周禮》、《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豈獨夏爲然哉？任、妊通，《史記·鄒陽傳》注：「紂剗任者，觀其胎產。」又《方書》：「督脈屬陽，循脊而上至鼻。任脈屬陰，循腹而上至咽。女子二十任脈通，則有子。」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釋文》作「曰廋」，本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韋注：「蒐，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云：「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爲春獵名，注：「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糜信作「搜」。「搜」訓「求」，故有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

- ①「唯」，原作「爲」，據《周易集解》改。
- ②「魚」，《周易集解》作「田」。
- ③「亦」，原作「二」，據《周易集解》改。
- ④「以」，原脫，據《周易集解》補。
- ⑤「故」，原作「蓋」，據《周易集解》改。
- ⑥「部」，原作「篇」，據四庫本《玉篇》改。

「穉」，下同。范云：「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

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疏**注「狩猶」至「可取」。

○《詩·車攻》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敖」。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慧蟲弊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守留之。」惠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爲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蛰，

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詩疏引李巡云：「冬固守而取禽，無所擇也。」范云：「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待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田爲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田爲夏殷禮，蓋殷周之誤。惟又以「歲三田爲以三事爲田」，與《禮注》乖，當以《禮注》爲正。劉氏逢祿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

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為三田，以為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冬，^①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蜚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占者必有參牢。一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魯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闕其一，以下於王，故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為《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有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知非何氏剗造。《繁露》自承祠烝嘗四時祭祀之為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即為說《春秋》。《公羊》先師以

三田為《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王制》，所謂《春秋》為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侯制可知。又考《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②蓋亦指夏田為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置罝，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王制》：「獮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昆蟲未蟄，^③不以火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鳥翼毇卵，魚禁鯢鮪，獸長麇麋。」皆即何氏恐傷幼稚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圉，以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參牢者」是也。孔氏之說值矣。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①「冬」，原作「春」，據劉逢祿《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穀梁申癘疾》改。

②「牲」，原作「獸」，據《孟子注疏》改。

③「蟄」，原作「畢」，據《禮記注疏》改。

爾？遠也。**注**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

不過郊。**疏**注「以其至，過郊」。○舊疏云：「以其

地遠。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遠者，非。」《校勘記》

云：「當作『以其去野太遠』。」若然，下《十年》「冬，齊

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何？吾近邑

者。」蓋郎為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

而哀十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別國來戰，深入竟內，故

曰吾近邑。若尋常田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

去國遠遊，故示譏焉。杜云：「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

地。」孔疏：「《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

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

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

野』，經不書大野，明得其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之，

則狩于郕、蒐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

田狩之地，必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

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為之。

《僖二十二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

諸國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

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

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

洽，而舊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据邑言之

則為近，若据地言之則為遠」，不知以狩不過郊言之，此

郎則為遠，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郎又為近也。

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轉迂回不可通也。諸侯

曷為必田狩？**注**据有囿也。**疏**注「据有囿

也」。○舊疏云：「即《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

《說文·口部》：「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國

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辭·愍命》云：「熊羆

群而逸囿。」韋昭、王逸注皆云：「囿，苑也。」《呂覽·重

己》篇注：「畜禽獸所，①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囿

人職》云：「掌囿遊之獸禁。」鄭注：「囿遊，囿之離宮小

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②彼疏引《書傳》云：

「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囿亦為蒐狩之常處也。知

諸侯皆得有囿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囿，

所」，原作「取」，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呂氏

春秋》注文改。

「養」，原作「掌」，據《周禮注疏》改。

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園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園，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田狩，因據為難，故注云「據有園也」。一曰乾豆。

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疾，鮮屑，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疏**《禮記·王制》云：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乾，《禮記釋文》云：「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蓷》「嘆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字亦宜作「乾」，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髀，為上殺。」《孔疏》：「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肩髀，為上殺。」

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為乾豆也。」范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可以祭祀。」十行本「髀」作「髀」。《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髀」。古書有作「髀」者，从身，誤。」「屑，鄂本作「絜」，毛本作「潔」，非。按：屑，猶絜也，故不絜謂之不屑。」孔《詩疏》或即用此注，則作「絜」是也。膘，《說文·肉部》：「膘，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他處革與肉可分剝，獨此處不可分剝故也。」《七發》所謂「犒牛之腴」。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廣韻》云：「脅前。」蓋近脅處，今人謂馬肥為膘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髀，《釋文》云：「本又作「髀」。《說文·骨部》：「髀，肩前也。」《士喪禮·記》：「即牀而奠當髀。」注：「髀，肩頭也。」是「髀」即「髀」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腹旁邪達于右肩，必貫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禮，古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孔疏：「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臠，先乾其肉也。」此云「乾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鐙」。○《爾雅·釋器》

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登，即膏登也。」《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缸。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蓋豆、籩、登形制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印盛于豆，于豆于登」，明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菹醢也。登，太羹也。」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所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禮記·坊記》「觴酒豆肉」即此。其祭器當作「桓」，《說文》云：「木器謂之桓，从木豆是也。」鐙，當作「彝」，《說文》：「彝，禮器也。讀若鐙同。」《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清不和，實于鐙。」即此。其《祭統》之鐙，自足下跗之名，豆、籩、登三者皆有之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鐙形狀似禮器之登，故以膏登釋之。《說文》：「鐙，錠也。」《楚辭·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鐙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鐙。」蓋同郭義。

○注：天子至士。○各本作「士」，依鄂本正。

《穀梁》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上，《禮記》文，彼無「卿」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也。」鄭注

《禮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有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醢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庶羞設於稻南，鰾臠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為正羞。故熊氏以為正羞醢醢百二十甕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為陳列，皇氏以為庶羞，其義非也。鄭引《公食大夫禮》以證下

①「三十四」，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饗饌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按：豆數見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義述聞》云：「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得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爲六也。」^①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爲堂上之豆，^②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六」；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

十；子男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六」，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四十而登之，^③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注，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一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即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十二」，似不如作「十六」爲是，籩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二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

①「爲」，原脫，據《經義述聞》補。

②「爲」，原作「以」，據《經義述聞》改。

③「四十」，原脫，據《經義述聞》補。

以爲賓客。**疏**注「三者」至「賓客」。○《釋文》作

「左脾」，云方爾反，又步啓反。股外也。本又作「膘」。

《校勘記》云：「按：左右皆「脾股」之「脾」，非「脾肺」之

「脾」。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作「脾」。按：《說文·肉

部》：「脾，土臧也。無所謂左右。《骨部》：「脾，股

也。」①《肉部》：「股，脾也。」又《大部》：「奎，兩脾之間

也。」則「脾」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彤《釋骨》

云：「腰髀骨旁臨兩股者曰監骨，②曰大骨，曰髀。身之屈伸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髀樞，亦曰樞。

機者，髀骨之入樞者也。在膝以上曰髀骨，曰股骨；其

直者曰樞，其斜上俠髀者，則所謂機也。」③由左膘達右

脾，遠心，死稍遲，肉已不及一殺之鮮絮，故以爲賓客

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

當爲「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髀也。不言

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與此微異。范

云：「次殺射髀髀，死差遲。」與何氏合。爲賓客者，爲

賓客之俎實也。二曰充君之庖。**注**充，備

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

膘射之達於右膾，中腸胃汚泡，死遲，故

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

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

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

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

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

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

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

牙，非所以養微。**疏**注「充，備也」。○《小爾

雅·廣言》云：「充，備也。」○注「庖，廚也」。○《廣

雅·釋室》云：「庖，廚也。」《王制》注：「庖，今之廚

也。」《說文·广部》：「庖，廚也。」○注「三者」至「庖

廚」。○《校勘記》云：「膾，宋本、閩本同。毛本作

「膾」，誤。胃，各本亦作「膾」，俗字。遲，各本作

「遲」。《詩·車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

①「股」下原衍「外」字，據《說文解字》刪。

②「髀」，原作「髀」；「監」，原作「堅」；據《果堂集·釋

骨》改。

③「髀」，原作「髀」，據《果堂集·釋骨》改。

校勘記云：「五經文字」：「𩚑，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𩚑，見《詩》。」見《春秋傳》者，即指《公羊》。此注也。見《詩》者，指《毛詩·車攻傳》也。今《詩傳》作「𩚑」，此注作「𩚑」，皆「𩚑」字形近之訛。作「𩚑」从肖，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字書無𩚑字，一本作𩚑」，與張參所據《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當作「𩚑」。《廣韻·三十小》云：「𩚑，肩骨。」①按：𩚑、𩚑、𩚑等所據作「𩚑」矣。《集韻》無「𩚑」字，《五經文字》注中「𩚑」乃「𩚑」之誤，《詩音義》「𩚑」字亦「𩚑」之誤。」按：《詩釋文》云：「𩚑，餘繞反，又胡了反，②謂水賺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𩚑」，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吕忱于小反。」③此傳《釋文》云：「右𩚑，羊紹反。《字林》于小反。」本作「𩚑」，音賢。「𩚑」與「𩚑」俱不得音羊紹反，當依《詩釋文》所引一本作「𩚑」，似爲近之。𩚑爲脅後肉，自左脅後達右脅後，適中腸胃汚泡，死最遲，肉故惡，故充君之庖也。范云：「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按：今《公羊釋文》作「𩚑」，亦誤。𩚑，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𩚑」當作「𩚑」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

傳文。見儀禮經傳通解引。④牲，謂牛、羊、豕。

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

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

作「搏禽獸」。《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日畋，夏日

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群下獻

禽其下，人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⑤**習武、

簡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

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

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後漢

書·陳蕃傳》：「臣聞人君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

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御覽引白虎通云：

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田除害，上以其宗廟，下以

簡集上衆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

① 肩一，原作「堅」，據四庫本廣韻改。

了，原作，可，據四庫本，經典釋文，改，下同，不

再出校。

③「于」，原作「子」，據四庫本《經典釋文》改。

4
「儀禮經傳通解」原作「儀禮集傳集注」，注文，已有

至，除害。見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據改。

道下原衍義字據太平御覽刪

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焉。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焉。」

《穀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檠，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狩例時」。○舊疏云：「即《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注「此月一至，養微」。○《公羊問答》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千生。』《月令·仲冬》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月有一月有蘭射于云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

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據劉卷卒，氏采不名且

字。**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

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一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

下大夫也。**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

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

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

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食之於辟雖，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

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也；^①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疏**注

「天子」至「且字」。○《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其爲老臣也。』」
 「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山甫爲且字，合仲乃爲字。周制如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疑衍，渠非名也。繫官氏，官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各本於『且』上衍『名』字。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

「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指，因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據「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也，卷者，不名，目其「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韻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某甫，

① 此及以下三，貴其「」，《春秋公羊傳注疏》皆作「爲其」。

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大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謚。」又《雜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此淺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合。《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言藉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單稱伯仲，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曰：「父在，故名。」疏引何氏

《膏肓》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評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字而禮之。」①《繁露·爲人者篇》：「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鄭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又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①「字」，原作「孝」，阮元《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孝」作「字」，當據正。」據改。

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各本「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割牲，制俎實。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袒而割牲，謂牲人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醕，謂食罷親執爵而醕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輶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言言

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記》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群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饌省禮，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日，三公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

同義也。」○注「先王」至「弟也」。○《禮記·祭義》文。

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貴老、敬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至「是也」。

○《校勘記》云：「王謂，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魯《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皆何氏之意，^①故皆取經以當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見《魯頌·閟宮》。彼云：「王曰叔父，^②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成王稱周公語也。祭伯者，《隱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

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

《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

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

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

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

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說苑·臣

術》云：「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

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

夫。按：班氏據《尚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

說《公羊》故據「宰渠伯糾」言也。按：《禮記·月令》云

「聘名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

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

隱居不仕者也。」即此「盛德之士」也。叔肸，《釋文》作

「叔肸」，閩本、監本、毛本作「肸」。按：《說文》此字正

作「肸」，从十从肖。○注「下去」至「不宜」。○《春秋

①「皆」，原作「有」，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王」，原作「子」，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毛詩注疏》改。

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喜之也。」占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今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怛也。**注**怛者，狂也。

齊人語。**疏**《校勘記》云：「怛，《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作「怛」，呼述反。按：「怛」字當作「戇」，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戇，怒也。」又《釋訓》：「戇戇，亂也。」曹憲音呼述反。今亦誤作「怛」。《禮運》：「故鳥不獮，故獸不戇」，注：「獮，戇，皆飛走之貌也。」《釋文》：「戇，况越反。」戇，戇義同，皆戇聲。《玉篇·心部》：「戇，許律反，怒也。」《廣韻·六術》：「戇，狂也。」皆从戇，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述反，則陸本亦當从戇作「戇」。○注「怛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暗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

《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由不絕也。」是「怛」爲狂也。按：《說文·犬部》：「戇，獸走貌。」《禮運》疏：「戇，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易者，輕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惰」是也。正字作「傷」。《說文·人部》：「傷，輕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穀》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蜚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分貴賤？^①占者諸侯暗聾跛躄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貞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當告之於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

①「分」，原作「有」，據《惠氏春秋說》改。

爲厲公。一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杞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注「以二」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穀梁傳》：「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甲戌爲月之二十一日，己丑爲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愷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疑之辭焉。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妄若此，當以此傳爲正。范氏說

《穀梁》以爲「辟病潛行」，未知所據。《論語·爲政》云「多聞闕疑」，戴氏望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魯史舊文，如「陳侯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

注據蔡侯東國

卒于楚，不言如也。

疏注「據蔡」至「如也」。**○**

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按：《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當之，不以後見義。或者以蔡是大國，齊之類，故取之。」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

《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疏**《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疑當作「齊、鄭」。按：鄭、伯爵，得爲大國者，春秋之初，鄭莊

號爲強盛，時與齊、宋諸國會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玉篇》「佳部」：「離，兩也。」兩國相會，故曰離會。○注「時紀」至「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一明紀若與會，則非離會，當書「齊侯、鄭伯會于紀」矣。《通義》云：「紀與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即對「蔡侯、鄭伯會于鄧」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明紀人不與，唯謂朝紀，則非。齊、鄭時皆強大，無朝紀之理，則會于紀者爲是。○注「春秋」至「離會」。○舊疏云：「即《隱二年》「公會戊于潛」是也。」按：彼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又《隱十年》注所謂「內無大惡，乃可治諸夏大惡」是也。○注「不書外離會」。○舊疏云：「即此文變會言如是也。」《隱二年》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注「至所」至「離會」。○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晉侯

會狄于攢函」是也。《隱元年》注：「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舊疏云：「若不載此事，以略言如，則嫌所傳聞世，合書外離會，但偶無之耳，故曰嫌外離會常書也。故書而變其文，見所傳聞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義，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也。」按：常書，疑是「當書」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

《詩·節南山》疏云：「《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歲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穀梁》作「任」。仍、任音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仍」下注云：「沉案：毛萇《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爲周大夫。古仍、任通用。《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當即「仍叔」之「仍」也。」其稱仍叔之子何？注据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

之。尹氏不稱字。

疏注「據宰」至「稱子」。○監

本、毛本「字」作「官」，誤。校勘記云：「此謂仍叔是

字，武氏子不稱字也。」宰渠氏官，見上《四年》。武氏子

不稱字，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是也。尹氏不稱

子，亦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譏。何譏

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注**禮，七十

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

者，起子辟一人。**疏**《通義》云：「譏父老，子代

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

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

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按：下九年左傳，曹

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彼疏引何君《膏肓》云：「左

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

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①孰當理其政

預王事也？」知不然者，年老廢疾，可以傳事子孫，故

《周禮·典命》有「攝其君」之制。若父仍在位，而子安

然代其任，非所宜也。然此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

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應如孔氏所云也。《穀梁

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

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②亦即譏父老子代

從政之義，故范云：「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

之也。」《左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用《公羊》、《穀梁》

之說，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十致仕」。

○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云

「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

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

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

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也。亦有作「車」字

者。」然則疏本作「縣輿」矣。《釋文》本作「縣車」，盧氏

文昭云：「《淮南子》作「縣車」，初學記、類聚引

同。按：《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

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

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

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

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

「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

①「病」，原作「痛」，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下復有」之「下」字，據《春秋穀梁傳注疏》刪。

《隸釋》載《侯成碑》「縣興養神」，與舊疏本同。按：今《曲禮》作「致事」，鄭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三年》『百里子蹇叔子』之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

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

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

「葬，生者之事。」**疏**注「不月」至「之也」。○舊疏

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

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為營衛。」《正義》云：

「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疾，若營衛然也。

《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

藥，子先嘗之。」又《記》：「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

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諸節，矧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為無臣子也，所以深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隱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

疏《大事表》云：「杜云：『魯地。』《莊四年》，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即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

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沐水》篇：「沐水

又南逕東海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

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在，《漢·

地理志》「東海郡即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即丘，

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即丘故城，在沂

州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

云：「司馬彪《郡國志》：琅邪即丘，春秋時曰祝丘。闕

駟《十三州記》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注**据河陽舉王狩，別

出朝文，文不連王，王師不道所加。**疏**注

「据河」至「連王」。○《僖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

① 之，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陽」，下云「壬申，公朝于王所」。彼言「王狩」，此不舉之；彼別言「公朝」，不連上王文，故據以難之。○注「王師不道所加」。○舊疏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道伐某，今言伐鄭，故難之。」從王，正也。

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

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疏注**

「美其」至「錄之」。○《詩·衛風·伯兮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

「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疏引《鄭志》：「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

死節」。○《詩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

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實錄也。按：《詩·伯兮》云「伯兮揭兮」，傳：「伯，州伯也。」即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爲伯者，《詩·邶風·旄丘》責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沒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乎？《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尊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繁露·王道》云：「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云「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疏引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一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

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也。」注：「諱自伐鄭。」又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能服，爲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也」。○舊疏云：

「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按：能左右之曰以，蔡、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己曰以，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醇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貿戍，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貿戍，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迹之見熄遽也。」①按：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非大夫。大夫以陪臣而擅用兵從王，不正甚矣。《公羊》之義，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祝聃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

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

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

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

不一與？民失職與？官室榮與？婦

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

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

地者，常地也。**疏**注：雩，旱至，知也。○《周

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

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

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漢書》注引服注：

「雩者，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服据雩祭之常言。

杜亦云：「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

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求膏雨。此著大雩於秋，明

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

①「述」，原作「道」，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帝」，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①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即《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穎氏以爲龍見即五月，未免強改天宿，牽合月會矣。《白虎通·災變》云：「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也。《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大旱可知。子政習《穀梁》，是《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郵》云：「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遇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賈以爲別乎山川言大者，失之。○注「君親」至「倡與」。○監本、毛本「榮」作「崇」，非。《荀子·大略篇》、王伯厚《詩攷·韓詩》引此並作「榮」。舊疏亦以爲《韓詩傳》文。《月令疏》引《考異郵》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魯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猶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纓白

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節者，謂政不專，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諛亂國。苞苴行者，謂受人之饋，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瞻。」○注「使童」至「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吁嗟而請雨。」彼《釋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早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祭，吁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吁、呼，皆疊韻爲訓，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吁嗟

①「三」，原作「五」，據《禮記注疏》改。

也。《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皆爲旱甚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國大旱則率巫以舞雩」，《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按：《論衡·明雩》云：「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按：《論衡》所記，必是漢世《論語》先師舊說，亦當指常雩之儀。若因旱而雩，則男女皆有，故《周禮》有女巫之職也。《繁露·求雨》篇：「按五行之數，春用小童八人，夏用壯者七人，季夏用丈夫五人，又老者五人，秋用鰥者九人，冬用老者六人。」又云：「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又《樂緯稽耀嘉》云：「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皆與此異。《周禮》疏引《考異郵》

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夏之四月是雩之正，爲純陽之月，陽氣正盛，祭五精帝，兼及山川、百辟卿士。雖不旱亦雩。其用之。冬春夏爲夏時之八月至三月，雖旱亦不雩，以不爲災也。故鄭云「周冬及春夏無雩也」。若自仲夏以後至於仲秋季秋旱，則亦行雩祭，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禱禮焉。《續漢志》注引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①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皆與此別。《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即所謂呼雩之詞。故《穀梁》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也。《月令》鄭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土公。」以彼經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爲王侯異制也，其禱禮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

①「祈」，原作「禮」，據《後漢書·禮儀志》注改。

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群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也。《月令》疏云：「凡雩必先禱，此經乃命百縣祭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得雩上帝者，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雩壇，^①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通典》注引：「阮湛云：『壇在巳地。』按：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墀』。」^②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壇猶存焉。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爲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然則何以不言旱？**注**据日食鼓用牲于社。**疏**注「据日」至「于社」。○見莊二十五年。舊疏云：「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据難之。」言雩則旱見，言旱

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疏**注「從可」至「文也」。○經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再書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譏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僖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

① 「雩」字原脫，據四庫本《水經注》補。
② 「今」，原作「又」，據四庫本《通典》注改。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於垂教，不主記事，人君因旱而雩，書之所以示美，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既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不禱雩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譏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爲修雩之祭，其周季夏常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

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事之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

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雪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早修雩也。雩書月者，爲修旱之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①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霑濡，黿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霑濡，黿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按：孔穎達彼疏，專據《左傳》、《穀梁》爲說，何氏所不取。《公羊》義，不雨即爲異，旱則爲災。災者後事而見，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雩而不雨不雩。或書雩，或書旱者，見人君之急民事否也。無非勸戒有民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五穀謂之不雨。」亦

通。○注「日食」至「所爲」。○舊疏云：「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即《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蓋但言鼓用牲于社，無以知爲日食爲大水，非如雩祭之專請雨爲也。○注「必見」至「急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知書雩者，即人君之能悔過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雩之義也。何以書？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

①「盡」，原作「蓋」，據《禮記注疏》改。

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零則旱見，故爲災。○注「旱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是政教不施，即傳之「號令不順民心」，不從也。○注，先是「至」此旱」。○上《二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是桓公無王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脫「而」字耳。」「比爲天子所聘」者，即上《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也。故《春秋》去「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遠狩」，即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即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

云：「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弑君而立，有白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意，下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興邢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邢丘」或「祝丘」之誤，與何氏義大同，疑亦董仲舒、劉向等說，非伏生傳語。

蠨。

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蠨，本亦作蠨。」

《說文》：「蠨，或蠨字。」《左傳》、《穀梁》作「蠨」，後同。蠨、蠨字同。

何以書？記災也。**注**蠨者，煩擾之所

生，與上旱同說。**疏**注「蠨者」至「同說」。○《漢

書·五行志》云：「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蠨，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蠨。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蠨，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按：宋、鄭無聘魯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蠨，爲諧聲兼會意。《文二年傳》注：「蠨，猶

衆也。一是也。《說文·蝻部》：「蝻，蝗也。从蚩冬聲。冬，古文「終」字。」又「螻」，云：「蝻，或从虫衆聲。」《爾雅·釋蟲》：「皇蝻，蟻。」《詩疏》引李巡云：「皇蝻，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蝻子，兗州人謂之蝻。」《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簸蝻。」則皇、蝻聲之轉也。杜預以蝻爲螻蝻之屬。按：《釋蟲》又云：「蝻，蝻，螻蝻。」與「草蝻，負蝻」，「蟻蝻，螻蝻」，「上蝻，螻蝻」，皆有蝻名。故《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蝻，蝗互訓，則「蝻」即「蝗」明矣。《類聚》引《佐助期》云：「蝻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蝻之爲言，衆暴寡也。」又引《五行傳》云：「甲蟲有甲能蜚，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早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早相因而至，早或無蝗，蝗無不早，故此螻與大雩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州人謂之蝻。一蝻，即蟻。《釋蟲》云：「食葉蝻。」《左疏》引李巡云：「食禾葉者，^①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蝻也。」《方言》：「蝻，宋、魏謂之蝻，南楚之外謂之螻蝻。或謂之蝻，或謂之蝻。」郭注：「即蝗也。亦呼虬蝻。」按：螻蝻，即螻蝻，其形如蝗而無王字，時隱草際，亦食苗葉而

不爲害。《月令》云：「百蝻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鄭云：「蝻，蝗屬。」止舉其似耳。杜以爲螻蝻之屬。按：《釋蟲》：「蝻，蝻，螻蝻。」《左疏》引《方言》云：「春黍謂之螻蝻。」陸璣《毛詩疏》：「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土蝻、蟻蝻，樊光云：「皆螻蝻之屬也。」《左傳》言「凡物不爲災不書」，則亦以書者爲記災也。煩擾，如遠狩、城祝丘皆是，故何以爲「與上旱同說」也。

冬，州公如曹。

疏《水經注·汶水》篇：「又北過淳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②傳曰：「淳于公如曹。」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淳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

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

①「食」，原作「言」，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五」，原作「六」，「州公如曹」事在桓公五年冬，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所都。《方輿紀要》云：淳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公羊》無說，未知此州即淳于否。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注**爲

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

過我也。」范云：「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左傳》以爲「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非《公羊》義。○注「爲六」至「化也」。○下《六年》「寔來」，傳云：「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因明年有「化我」之事，故今冬書「如曹」，見其過我，以爲化我張本也。云「傳不言化我者」，謂此傳直言過我，蓋此年如曹時或有假道之禮，明年回國時過魯無禮，故《春秋》慢之。傳不言化我之故，是其非再化也，其非不復其國明矣。○注「稱公」至「無責」。

○舊疏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不知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炫難

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①**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若其爵得稱公，上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豈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失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尊爵者，君子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羊》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鄧朝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①「復」，原脫，據《春秋左傳注疏》補。

公羊義疏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六年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疏**《左傳》云：「書曰

「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按：惠氏說誤。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來」，「寔」訓爲「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据。《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

《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寔」，^①不可從。《說文·八部》：「寔，正也。」段氏玉裁注云：「《召南毛詩傳》曰：「寔，是也。」《韓奕》箋：「寔，是也。」《公羊》：「寔來，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按：許云：「正者，是也。」「正」與「是」互訓，「寔」與「是」音義皆同。此云「寔，正也」，即《公》、《穀》、毛、鄭之「寔，是也」。《詩》「湜湜其止」，鄭箋尚以「持正」釋「湜」。而古多以「實」爲「寔」，《韓詩》「實命不猶」即「寔命不猶」也。《大雅·韓奕》「實墉實壑」即「寔墉寔壑」也。《周語》「咨于故實」即「故寔」，故韋云「故事之是者也」。實、寔音義各殊，由趙、魏間實、寔同聲，故相段借。若注《春秋》曰「寔，實也」，則非。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据乃服

① 「寔」，原作「是」，據《春秋公羊問答》改。

虔本，非杜本也。《觀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左氏》古文之舊矣。」按：《書·秦誓》「是能容之禮」，《大學》作「寔」，則又借「是」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是讀「是」爲「寔」。《國策》：「蘇代曰：白起是故用兵。」高注：「是，實也。」故此以「是」解「寔」，「曰是人來也」。○注「猶曰」至「之辭」。○《繁露·玉杯》云：「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蓋「是人來」者，略之之辭。若曰是一人來耳，其何等人，則不錄也。《春秋》重詳略之旨，故詳言之者多美文，其惡者則略辭也。孰謂？謂州公也。注以上如曹書。疏注「以上如曹書」。○與上注爲六年「化我」張本義相承。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注据葵丘之盟日。疏注据葵至「盟日」。○見《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

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也。舊疏云：「桓公震矜慢人而書日危之，本魯慢州公，非敬逆之道，是以据而難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疏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書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化通。「諸侯不以過相朝」，即此注之「過魯不朝」也。范云：「畫是相過，去朝遠。」非。《莊子·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辨爲化聲。」蓋無禮故相辨也。《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即慢易之意，行過不以賓主正禮也。《讀書叢錄》云：「化我，即上文「過我」，過，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

字是注者增成之。^①《穀梁傳》作「畫我」，其音義正同。」按：何氏所云無禮者，謂無禮儀耳，謂無假道人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酬酢之節，願諸大夫之不爲此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虞也」。○《儀禮·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②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人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兼爲己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遇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③介皆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注：「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人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

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即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所謂賣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故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句。」明當時多不如此，故傳記爲美談也。又宣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焉。○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于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

①「之」，原作「云」，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讀書叢錄》改。

②「直」，原作「質」，據《儀禮注疏》改。

③「禾」，原脫，據《儀禮注疏》補。

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仍牽涉《左氏》不復其國之意。○注「月者」至「責之」。○舊疏云：「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也。」《春秋正辭》云：「來不恒月，決不王也。」非何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疏《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

《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曰：『①《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邾」，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邾」。《差繆略》云：「成，《穀梁》作「邾」，蓋邾之譌，又與今本《穀梁》異。洪氏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甯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并太平爲一社，曰太古社。」《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次于成」，備齊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郭。後爲孟氏邑。

《定十二年》②「仲由爲季氏宰，將墮成。公斂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

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成，作邾。』」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據曆，八月無壬午。七月

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

使可任用而習之。**疏**《周禮·大宗伯職》：「大

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③閱其車徒之

數。」④《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

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

「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

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

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

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

「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

①「曰」字原脫，據阮元《左傳校勘記》補。

②「二」，原作「三」，引文見定公十二年，據《春秋大事

表》及《春秋左傳注疏》改。

③「田」字原脫，據《周禮注疏》補。

④「閱」，原作「簡」，據《周禮注疏》改。

蓋蒐惟簡徒，大閱推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据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爲分別而以簡徒爲蒐、簡車爲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据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所載簡徒、簡車、簡車徒年數亦與何注同。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昭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

「馬」字蓋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并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曆，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鄭注：「至冬大閱，簡軍實。」蓋周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紂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稽鄉民」。^①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何以書？蓋

①「稽」，原作「其」，「民」下原有「也」字，據《周禮注疏》改刪。

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疏**注「罕，希也」。○《通

義》云：「罕者，不常舉也。魯忽略武備，故重錄之。」

《爾雅·釋詁》：「希、寡、鮮，罕也。」注：「罕，亦希也。」

《詩·鄭風》：「叔發罕忘。」《禮記·少儀》：「罕見曰聞名。」

《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孟子·告子》篇「吾見亦罕矣」，皆謂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

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①《春秋》書而譏之，以存正道。於是師旅亟動，

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意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

班、何之義大同。舊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鄭

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

在？曰：《穀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

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

按：教民習戰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以教為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穀梁》僖三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

三教》篇、劉勰《新論·閱武篇》引《論語》皆無「以」字，

《後漢書·傅燮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

謂平日忽略武備，不教民戰，一旦用之，是棄之也。《晉書·庾袞傳》引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注

「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其年數者，漢禮猶然。」《經義述聞》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

卒正三年簡車，群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氏注同。

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

又一證矣。《說文·門部》：「閱，具數於門中。」蓋取其

①「狩」，原作「括」，據《漢書·刑法志》改。

一具數之意。『蒐』與『搜』通，《玉篇·手部》：「搜，閱也。」是搜、閱同義。《小爾雅·廣詁》云：「閱，搜，具也。」搜，亦作「度」，見《郊特牲釋文》。《周禮·度人》注云：「度之言數。」與《說文》訓「閱」爲「具數」義亦合，蓋蒐、閱皆具數之義，但事有大小，故名各殊耳。《漢書·刑法志》又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亦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義也。○注「不地者常地」。○舊疏引賈逵注云：「簡車馬于廟也。」未知何意然否。按：授兵可於廟，治兵不可於廟。舊疏云「蓋在郊內」是也。○注「蒐例時」。○舊疏云：「《昭八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是也。」○注「此日」至「危錄」。○舊云「以罕書」。又三年合大閱者，惟見此，明未循三年之制，知桓公忽忘武備也，故危之。舊疏云：「例合書時而乃書日，故以爲尤危錄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躍卒不書葬也。**疏**注「以躍卒」至「葬也」。○下《十一年》「八月

壬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佗不君而見絕，宜去其子葬。今躍不書葬，知佗是陳君矣。去躍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①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即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此又躍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既躍不書葬，亦未知何謚，爲厲、爲利均不可考。佗爲桓公何人，亦不可知。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注**据殺蔡侯般，不言蔡般。**疏**注「据殺」至「蔡般」。○即《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絕

①「蔡女」二字原脫，據《史記·陳杞世家》補。

也。**注**絕者，國當絕。**疏**注「絕者」至「當絕」。

○《通義》云：「絕者，諸侯有罪，當絕其世也。佗本弑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按：國當絕者，亦謂佗不宜有國，故曰「國當絕」。陳佗弑君，《公羊》無文，其書絕者，自如本傳「外淫」說爲正。《列女傳》：「伯嬴曰：諸侯外淫者絕。」用《公羊》義也。包氏慎言《誅絕例》曰：「《春秋》據二百四十二年已成之事以筆削，其所貶美，皆見末正本，將以垂戒於方來者也。譏、貶、誅、絕四者，《春秋》之科條也。譏、貶輕而誅、絕重，而譏、貶之中實寓誅、絕。任城何劭公注《公羊》於「者」分別尤密。誅有三等：曰譴讓，曰刑戮，曰磔棄。絕有四等：曰黜爵，曰奪土，曰覆嗣，曰滅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懟與弑父、弑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昭穆、爲淫祀者是也。「殺人者罪止其身」，《春秋》所書罪止其身者鮮，而罪及二世、三世、四世者多，而皆統之於誅絕。今就傳文與何氏注彙括其目，分而錄之，舉一反三。自王公以下其能免者無幾也，故曰「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淫，據《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即逆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也。曷爲絕之？**注**據戕鄫子不絕。**疏**注「據戕」至「不絕」。

○《宣十八年》「邾婁子戕鄫子于鄫」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賤也。其賤奈何？

外淫也。**疏**《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

使者，公、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包氏慎言云：「國君淫於外，甘爲賤辱而不羞。甘爲賤辱者，賤辱之徒也，故絕奪其君位。」《繁露·王道》云：

「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

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人民間，至死間里

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淫之

過。」《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

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之義也。惡乎淫？

注惡乎，猶於何也。**疏**注「惡乎猶於何」。

○《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鄭注：「惡乎，

猶於何也。」言於何所淫也。《莊十二年傳》：「魯侯之美

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

篇：「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皆與

篇：「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皆與

於何「義合，故檀弓」又云：「吾惡乎哭諸？」言於何哭諸也。《論語·里仁》篇「惡乎成名」，言於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爾雅·廣訓》云：「惡乎，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得之」，注：「惡，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淫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疏**淫于蔡，《唐石經》、《蜀大字本》同。鄂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作「乎」，誤。《史記·田齊世家》云：「厲公佗者，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杞世家》，均與《公羊》義合。《左傳》以佗與厲公為一，無陳佗外淫事。○**注**「蔡稱」至「辭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

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此書「蔡人」，與彼同，故注以為從討賊辭也。人者，衆辭，明與使得討也。《通義》云：「傳不舉弑君為重者，其為蔡人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賤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注**，猶律「至」之也。○舊**疏**云：「猶言對子姦母也。」○**注**，不日、至、賤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舊**疏**標起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弑，例當書日，即《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葬，即《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疏九月無丁卯，八月之二十四

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

謂莊公也。

注以夫人

言，同非吾子。

疏《史記·魯世家》云：「夫人生

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校勘記》

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云「音莊，本又作莊」。按：東漢改「莊」爲「嚴」。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注「以夫至吾子」。○即《莊元年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知爲莊公。按：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娶，六年生同，公疑同非己子，故知是嫡長莊公，以別於慶父之庶也。何言乎子同生？」**注**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疏**注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君存稱世子，「《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文。《魯世家》：「莊公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生子斑。」明斑生亦在莊公即位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始生時未必即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喜有正也。」**注**喜國有正嗣。**疏**注喜國有正嗣。○《通義》云：「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亦雖嫡而母賤，

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未見妾母，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與文姜適同，^①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

①「與」字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疏趙氏坦《寶覽齋札記》云：「公羊疏」引戴宏序

云：①「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沈子」，《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毋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按：公羊氏五傳乃著竹帛，此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即定為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詞也。桓六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曰「辭也」，亦謂語辭也。○注「本所」至「有正」。○《序疏》引《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明隱、桓之母皆非嫡妃，尊卑也微，致啓亂階。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夫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云：「《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

起賤桓公，蓋微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而篡弑，故曰疾惡桓公也。」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公，即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日者，喜錄之」。○《春秋》詳略之旨，日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從日錄也。○注「禮生」至「日也」。○《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訓「與」為「數」。方至為來，已過為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已過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第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為數生之明日，與往為數死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占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

①「戴」，原作「衛」，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又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宰，屬吏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彼言「大夫禮」，故宰辯告。此記諸侯禮，知當使大夫也。《說苑·修文》云：「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白虎通·姓名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質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士，^①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

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者何？^②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傳》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綏，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禮·內則》又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郊特牲》：「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禮記·曾子問》曰：「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則君薨，世子生不必俟三月，蓋見殯則名，故《曾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謂見殯也。若已葬之後，則亦三月乃名，故《曾子問》云：「如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而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是也。

冬，紀侯來朝。

注 朝聘例時。

疏 注，朝聘例

①

「士」字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②

「何」，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時」。○《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及「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二月無己亥，

己亥爲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丘」者也。《一統志》：「咸丘在曹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爲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爲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

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疏**

《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司馬》注：

「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①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也。義皆相近，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按：樵，疑

「樵」之段借。《說文·火部》：「樵，所以然持火者也。」

《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樵其膋，不夢。」《釋文》作「焦」，云：「字又作『焦』。」則即此「樵」之義。《說文》作

「焚」，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華氏掌共樵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樵，讀爲細目焦之焦，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焚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是樵、樵通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柴，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薪爲樵。《詩·白華》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樵」爲「樵」也。○注「樵之，齊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火暴焚，地焦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樵之者何？以火攻也。**疏**以火焚地

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亦謂之樵，故《禮·少儀》「主者執燭抱樵」，謂未

焚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即謂之樵，虛實互用也。

何言乎以火攻？**注**据戰伐不道所用兵。

^①「大」，原作「火」，據《經典釋文》改。

器也。疾始以火攻也。**注**征伐之道，不過

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

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

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

有，無所託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

也。」《解詁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

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

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

祇，無行田獵，無毀上功，無燔牆屋。」《淮南子·兵略

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

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

伐樹木，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

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

託始，如《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昉於此

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紀

履綸來逆女」，傳云：「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

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事皆《春秋》前所

有，託始於彼，為《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

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也。咸丘者何？

邾婁之邑也。**疏**《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丘何

也？」是亦以咸丘為邾婁邑。曷為不繫乎邾

婁？**注**据邾、鄆、郛繫紀。**疏**注「据邾」至

「繫紀」。○即《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郛」是也。

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

者，辟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

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誤。鄂本作

「實」，當据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咸丘為國，曰「國

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

也。曷為國之？**注**据邾、鄆、郛不國。**疏**

注「据邾」至「不國」。○若國邾、鄆、郛，則不繫之紀。

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丘邑，

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

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以咸丘

為君存，一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丘，

故通咸丘為國，猶濫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

當赴其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父有急，臣子宜共之

也。《通義》云：「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謂其國都也。

都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按：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焉耳。雖外邑亦如都也。○注「日者」至「攻也」。○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疏漢書·

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穀伯國。」《續漢·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襄陽府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墉闢頽毀，基塹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注·沔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

皆何以名？

注據滕、薛不名也。

疏注「據

滕薛不名」。○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失地之君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鄧、

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邾皆失地之君，曷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按：《穀梁傳》亦云：「其名何也？失國也。」其稱侯朝何？**注**據以賤也。

疏注「據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

失地，故賤之。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真《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爲「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辟陋小國，亦止以朝惡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即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据。衛懿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貴

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

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託寄也。義

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

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

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

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

人，輕也。名者，見不世也。**疏**白虎通：王

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

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按：此云「貴

者無後」，語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

也。與何氏本異。○**注**「穀鄧」至「如初」。○《禮·郊

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

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

敢以寄公爲臣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爵亡土，託

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國則其以朝言

之何也？」**①**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

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
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君命也。又云：「夫人爲寄
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於命婦
之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
寄公、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
「待之以初」一事也。《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
云：「言與民同也。」王氏上讓云：「按：『與民同』，亦寄
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
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
也。」然則穀、鄧之君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
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載一說云：「或曰：王
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
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
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事臣也。」言「不
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
按：此自謂王朝卿大夫爾。《禮·雜記》云：「違諸侯
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大夫，知王者之臣可臣

①「國」，原作「朝」，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諸侯矣。〔注〕所謂「至不偷」，〔論語·泰伯篇〕文。《釋文》作「不偷」，云：「本又作『偷』。」《校勘記》云：「按：當依陸本作『偷』。今本从人旁，非。」《周禮·大司徒》「則民不偷」，今本亦改「偷」。按：偷，偷古今字。《說文》無「偷」字，鄭箋《詩》有之。〔注〕「無後」至「云爾」。○《禮·郊特牲》云「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所謂不繼世於所奔之國。不繼世，即無後之義，謂不立後耳。惟妻得配夫，故《喪大記》待寄公夫人與寄公同，其子孫則受田而耕矣。其實寄公之待國君亦與民同，故寄公爲所寓之君齊衰三月，與庶人爲國君同服，故彼傳言「與民同一也」。雷次宗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則即斥託衣食公家諸事矣。」蔡氏德晉云：「郝仲輿謂寄公爲衰世之禮，非也。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八百國而已，則其間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數有讓，①黜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按：失國之君，蓋如狄人逼逐黎侯，寓于衛之屬是

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遽與民同，而特制此服，俾守宗社者，知一旦可降爲鄰國之庶人，而慎乃有位也。」亦足示《春秋》垂戒之義。戴氏望《論語注》云：「穀，鄧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王者當恩禮故舊，不以貴賤異也。」俞氏樾云：「何解雖本《郊特牲》『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君謂之『后』，亦謂之『後』，《尚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鄆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韋注：「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按：傳義自謂貴者雖無後而待之固如初耳，不必如俞氏所解。○注「下去」至「大惡」。○《穀梁》此及四年注皆云「下無秋，冬二時」，②甯

- ①「數有讓」三字原脫，據《儀禮注疏》補。
②「無」，原作「去」，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所未詳」。按：桓公以火攻人君，內大惡，所傳聞世於內大惡諱，故去二時以起義也。○注「不月」至「輕也」。○舊疏云：「朝例時，《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責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彼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朝惡人輕故也。《僖二十年》『夏，郕子來朝』，僖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朝輕於奔故也。然則此注因桓惡人，^①故言此。^②若其不然，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也。」○注「名者」至「世也」。○舊疏云：「郕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①

「因」下，原衍「朝」字，據《春秋公羊傳注疏》刪。

②

「言此」，原作「然解」，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公羊義疏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八年盡十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疏包氏慎言云：「正月

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譏烝』，蓋以十月二月已烝，正月又烝，爲烝也。」何注《公羊》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當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二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曆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烝

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非卯。

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

疏注：①《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周禮·大宗

伯》：「以祠春享先王。」《繁露·四祭》云：「故春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尚非卯」。○《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非卯。」《禮·王制》說庶人之禮云：「庶人春薦韭。」又云：「韭以卯。」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韭卯，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焉爾。《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爾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群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②《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

①「注」字，從本體例來看，疑當爲衍文。
②「及」，原作「更」，據《說文解字》改。

令《作「祠」，可爲「春曰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秋嘗」者，彼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繁露·四祭》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又《祭義》鄭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因祠爲首祭，故發義於此。又嗣、祠、食，皆疊韻爲訓也。夏曰

杓，**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杓，故曰杓。

疏 禮記·祭統云：「春祭曰杓，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又《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

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杓，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杓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爲夏殷禮也。《說文·示部》：「杓，夏祭也。」《釋文》：「杓，本又作「禴」，同。」《爾雅·釋天》：「夏祭曰杓。」《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杓。」**注**薦尚麥魚。《王制》云：「夏薦麥，麥以

魚。」《繁露·四祭》云：「杓者，以四月食麥也。」又《祭義》云：「夏上尊實。尊實，粢也。夏之所受初也。」十行本「魚」作「苗」，閩本、監本、毛本作「魚」。《校勘記》云：「苗」字誤，當从「魚」。《穀梁疏》**注**：「夏祭曰禴，薦尚麥魚。」○**注**，麥始熟，曰杓。○閩本、監本、毛本脫「麥」字，依宋本補正。《校勘記》云：「《穀梁疏》引同。今本無「麥」字者，誤脫也。段云此上「杓」字當作「杓」，以「杓」訓「杓」，同音詁訓法也。」「杓」亦作「禴」。《爾雅》郭**注**：「新菜可杓。」《禮疏》引孫**注**：「杓者，新菜可杓。」白虎通云：「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義皆同。《繁露·祭義》云：「夏約故曰杓，貴所初杓也。」**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疏**

① 貴所初杓，四庫本同。《春秋繁露義證》作「貴所受初」。

黍以豚。《繁露·四祭》云：「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祭義》云：「秋上烝實，烝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說文》無「𩚑」字。《穀梁》注亦云：「秋祭曰嘗，薦尚黍𩚑。」《釋文》：「𩚑，本又作『豚』。」《爾雅·釋蟲》注：「𩚑，豚也。」《釋文》：「本又作『𩚑』。」或作「𩚑」，《詩·閟宮》傳：「毛魚，豚也。」《釋文》：「字又作『𩚑』。」《晉書音義》：「𩚑，亦豚反。」①曹憲《廣雅注》：「世人作『豚』，或作『𩚑』，或『𩚑』，或『𩚑』，並失之。」蓋皆通也。○注「嘗者」至「曰嘗」。○《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禮疏》引《白虎通》云：「嘗者，嘗新穀，熟而嘗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此何「先辭」所本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行，先暫試之，故曰嘗。亦如飲食未能大歡，先口嘗之，亦曰嘗也。《禮記·少儀》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月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文通也。是以《說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惟《月令》「以雛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

云「黍先熟」者，《管子·輕重》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蓋黍之下種在稷梁之後，其收也在稷梁之先，故黍之播種也于小滿、芒種。《夏小正》曰：「五月種黍，其收也在立秋、白露。」《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熟，當作「孰」。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枋，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

①「一」，原作「下」；「反」，原作「字」；據《晉書音義》改。

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疏《爾雅·釋天》云：「冬祭曰烝。」《周禮·大宗伯》

云：「以烝冬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

云：「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王制》云：「冬薦

稻。」又云：「稻以雁。」^①《繁露·四祭》云：「烝者，以

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稻

也。冬之所畢熟也。」雁，十行本、鄂本作「鴈」，王氏念

孫曰：「此「鴈」謂鵝，非謂鴈也。卵、魚、豚、鴈，皆民家

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鴈亦宜然。

《穀梁》注：「冬祭曰烝，薦尚稻鴈。」○注「烝衆」至「曰

烝」。○《御覽》引《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

所成者衆。」《繁露·祭義》云：「畢熟故曰烝，烝言衆

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

「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於進，何氏本之董生、

班固也，義皆通。○注「無牲」至「之薦」。○《穀梁》

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義本

此。《獨斷》云：「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卵，夏

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

宜而已。《通典·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引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群廟皆一朝之間祭畢。」按：《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①「以」，原作「宜」，據《禮記注疏》改。

《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然則鄭氏亦以羔豚而祭爲薦新之祭，其高堂氏所本與？所謂無牲者，亦非盡無牲，意謂不備三牲耳，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稻」，雖薦新，亦用彘犬諸品也。故舊疏引《中雷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明亦用牲也。其宗廟之薦，以新物爲主，緣孝子感物思親，不同常祭，故《繁露·四祭》云：「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己，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王制》疏云：「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冬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左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①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

見其義。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②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今按：何氏下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取其見新之月」，似何氏以薦與祭一時行之，因時而祭，即薦新皆在孟月也。失禮，故書月日以示譏歟？○注「天子」至「再薦」。○《禮記·王制》云：「天子植杓，祫禘，祫嘗，祫烝。諸侯杓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杓。」注：「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杓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爲杓，以禘爲殷祭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則天子時祭四，諸侯時祭三，周制雖非群后四朝，然諸侯自有朝天子禮，亦宜廢一時祭，故三祭也。

①「時」，原作「其」，據《禮記注疏》改。

②「等」，原作「薦」，據《禮記注疏》改。

因祭而薦，故四祭者四薦，三祭者三薦也。《王制》又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明薦或不祭，祭無不薦，再祭再薦，降殺之差也。鄭注又云：「上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彼疏：「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此無地之士，宜貶降，故用特豚，不用成牲也。大夫以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者祭用少牢，則無地者薦則用羔也。」按：鄭云「以上」則包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羔豚皆不得云牲，故何氏云「無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一室，意也」。○《禮記·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腍脊，燎于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人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按：祭於室，謂灌時及饋食禮也；祭於堂，謂朝踐禮也。故《郊特牲》又云：「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室內而堂外亦有幽明之別故也。《郊特牲》又云：「索祭祀于

祈。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祈，尚曰求諸遠者與？祈之爲言，倮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祈。」彼疏云：「祈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祝于祈」，注：「祈，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祈，即上云「祈之于東方」，注云「祈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云「索祭于祈」，當是正祭日之祈矣。」○《禮記·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祈于外」，注：「祈祭，明日繹祭也。」一謂之祈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皆博求之意也。故下又云「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云「不知神之所在」是也。尚者，庶幾之辭。尚曰求諸遠，言於遠處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雷

①「案」，原作「意」，據《禮記注疏》改。

②「祭日之祈」，原作「祭之日」，據《禮記注疏》改。

③「祭」，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④「之下原衍」之字，據《儀禮注疏》刪。

禮亦然。按：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或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節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裸獻之禮。自饋孰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裸神，次薦腥，次薦孰，故周禮肆獻裸饋食分三節，裸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爲一節。大夫止肆饋食，以薦孰，曰肆，以薦黍稷，曰饋食也。祭祀用食道襲近爲殺，用血腥法古爲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按彼上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聲是陽，是先求諸明也。又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先灌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熊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

伯》注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賈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爲說。殷不尚氣而尚聲，未殺牲而先動樂以求神，以鬼神在天地間，先用樂之音聲號呼，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注「禮天」至「特豕」。○《禮·禮器》云：「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遺奠及卒哭，祔用太牢。」檢《禮》本有「匹」字作「正」字者，^①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云云大夫太牢而祭，謂之禮正也，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太牢耳。」^②《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大戴禮·曾子天圓》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天子之士亦少牢。」孔氏廣森《補注》云：「太牢舉牛以該羊豕，

① 「檢」，原作「撫」，據《禮記注疏》改。

② 「加」，原作「則」，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禮記注疏》改。

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是則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天子之士祭如大夫明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鄭《目錄》云：「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周禮·宰夫》注云：「特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知太牢三牲具，少牢止羊豕也。《經義述聞》云：「孔說非也。」《天官注》「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特牲，何得尚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公羊》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士特豕。」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

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太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据本不脫也。「曰饋食」，「曰」字亦衍，蓋因上文兩「曰」字衍也。「特豕饋食」四字連讀。按：王說是也。王氏引此注又解「卿大夫」曰：「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也。」是也。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裸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罔，記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畫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與？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即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按：萬氏不信賈疏分別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之說，故如此議。夫命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既殊，則禮亦宜異，何疑之有？胡氏培輩《儀禮正義》反以萬說

爲是，偵矣。」○注：「天子至索牛。」○《校勘記》云：「握，監本、毛本同作『搔』，誤也。鄂本作『握』。《儀禮經傳通解》、《穀梁疏》引作『握』，當據正。閩本『搔』字剗改，蓋本作『握』，後反據誤本改。」按：如是「搔」字，《釋文》宜爲作音，知陸本亦作「握」字矣。《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鄭注：「握，謂長不出膚。」疏：「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即膚也。」此注止述宗廟禮，故角宜握也。諸侯降一等，故以天子待賓客者事宗廟，故角尺。索牛者，《禮記·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以《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又云「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也」。大夫以下卑，無滌養之儀，祭時則求諸牲，但擇其中犧者耳。《九經古義》云：「襄二年《左氏傳》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①杜氏云：『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猶索牛也。」按：《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少者犬豕不過十日」，則大夫索牛亦當如天子諸侯之犬豕，宜十日以上矣。常事不書，此何以

- 書？譏。何譏爾？譏亟也。**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疏**《通義》云：「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隨事皆書。《穀梁》云：『親迎，恒事，不志。』似襲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事事鑿求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昏姻喪紀亦未必隨事皆書也。○注「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爾雅·釋言》云：「屢，亟，亟也。」郭注：「亟亦
- ^①「二」，原作「元」。「賂夙沙衛以索馬牛」事在襄公二年傳，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 ^②「屢，亟」，原作「屢，曠」，據《爾雅注疏》改。

數也。」是也。○注「屬十」至「烝也」。○舊疏云：「烝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一月已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烝。」《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烝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數不見，故傳釋經兩「烝」統為譏，「烝」非再譏也。」知不然者，果如孔義，則春烝正為得禮，傳何為譏之？正月烝，五月復烝，傳於五月發譏烝之傳，亦足以明矣。何為預於正月得禮之祭譏？云明十二月烝祭甫行，今正月又烝，五月復烝，皆為烝祭，故傳兩譏之，傳自為義也。十二月烝，常祭得禮，故不見，何必又設一卜不吉之法以遷就「說」？○注「不異」至「之物」。○所薦，毛本作「所屬」，誤，依十行本、鄂本正。舊疏云：「烝者，冬祭名，今宜易名而猶言烝，故說之。」按：春夏既不及冬物衆多，蓋當時第取烝名與？**烝則黷，黷則不敬。****注**黷，渫黷也。**疏**注「黷，渫黷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云：「黷，渫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黷，渫也。」《太玄·玄瑩》「吉凶交瀆」，注：

「瀆，泄也。」《禮記·表記》云：「再瀆」，注：「瀆之言褻也。」《廣雅·釋言》：「黷，狎也。」《禮記·少儀》「毋瀆神」，注：「瀆，謂數而不敬。」皆與渫黷義近。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數，煩皆渫黷之義也。《繁露·祭義》云：「尊天，美意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故將祭，官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疏**注「君子」至「敬享」。○《祭義》文。鄭注云：「享，猶祭也，饗也。」君子緣生以事死，故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享也。○注「故將」至「百官」。○亦

是「祭義」文。今《祭義》「繕」作「設」，鄭注云：「脩設謂掃除及黜罔。」亦即「繕」義。按：作「繕」是也。《說文·糸部》：「繕，補也。」《詩·鄭風》箋云：「繕之言善也。」《左傳》僖十五年注：「繕，治也。」與「脩」義合。彼文「宮室既脩」三語，承「孝子將祭」文下，下又云「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備，亦具也。注「百官助主人進之」是也。上答子贛問亦有此三語，注：「言祭事既備，^①使百官助已祭也。」○注「散齊」至「三日」。○《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即致齊也。故《祭統》云：「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注：「定者，定其志意也。」^②又云：「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明祭必夫婦親之也。舊疏云：「致齊者，即鄭氏云「致之言至，致謂深也，審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盛服」。○亦《祭義》文。坊本《禮記》脫「盛服」二字。《禮記·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

太廟。」又《中庸》云：「齊明盛服。」盛服者，《祭統》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之屬是也。○注「君牽」至「夫人」。○亦《祭義》文。《祭義》「酒」作「盎」，無「親」字。鄭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熊氏說同。皇氏疑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盎為洗牲。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宜為孔氏所駁也。按：鄭以為繹祭者，以《有司徹》記上大夫饋尸禮云「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與此君獻尸、夫人薦豆合。大夫饋尸，即天子諸侯大夫之繹祭故也。按：正祭君牽牲時，夫人設盎尊，至君制祭獻尸後，夫人酌盎以獻尸，亦無不可，故《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濟，夫人薦豆」。亦序執盎在牽牲後。《祭義》、《祭統》皆科舉君夫人之禮，不必拘九獻之次，故以為正祭亦無妨。何氏義當然也。○注「洞洞」至「失之」。○亦

① 祭事既備「下原衍，使百官既備」五字，據《禮記注疏》刪。

② 「意」，原作「義」，據《禮記注疏》改。

《祭義》文。《廣雅·釋訓》云：「洞洞，屬屬，敬也。」下又云：「洞洞乎屬屬乎，^①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所以狀敬慎也，即「嚴威儼恪」之義也。○注「濟濟」至「之也」。○亦《祭義》文。彼云：「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是何、鄭所見本之異。鄭云：「勿勿，猶勉勉，懋愛之貌。」○注「文王」至「至也」。○亦《祭義》文。彼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孝子之至也」為注者語。《說苑·修文》云：「聖主將祭，必絜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惴惴憧憧，專一思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歸，皆取法則焉。」疏則怠，怠則忘。**注**怠，懈。**疏**《祭義》云：「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注：「怠與不敬，違禮莫大焉。」○注「怠懈」。○鄂本作「怠懈」，《釋文》作「怠解」。《國語·晉語》「喜亂必怠」，韋注：「怠，懈也。」《左傳》文十五年云「君弱不可以怠」，注：「怠，懈也。」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禮本下為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

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

《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緬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注「禮本」至「士制」。○《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達，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賓禮亦有士相見禮，故《儀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為士制，其大夫以上。蓋夏殷以後，日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

① 「洞洞乎屬屬乎」，原作「洞洞屬屬然」，據《禮記注疏》改。

「天子之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①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人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爲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舊疏云：「即《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即《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注：茲，此也。」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漢書·翟義傳》作「卜陳惟若此」。《左傳》隱十一年云「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②杜云：「茲，此也。」注：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是也。○注：祭必「至

- 「月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繁露·四祭》篇說祠、禘、嘗、烝亦分屬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裘葛」至「美服」。○閩本、監本、毛本、禦作「御」，十行本、鄂本作「禦」，當据改。^③《釋文》作「御」。《玉篇·衣部》：「裘，皮衣也。」《說文·艸部》：「葛，絺綌草也。」《詩·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是裘、葛爲衣之美者也，故詩詠「熊羆是裘」，又云「狐裘黃黃」，士冠陳設冬夏屨，亦皮葛並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白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之心，與不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
- ① 「下」，原作「子」，據《儀禮注疏》改。
- ② 「十一」，原作「元」，「許公復奉其社稷」在隱公十一年，據《春秋左傳注疏》改。又「無」下誤脫「寧」字，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左傳注疏》補。
- ③ 「改」，原作「收」，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改。

語》爲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牲饋食》注云：「上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故注舉上言之，其實大夫亦有有公事不得及時祭時也。孔子之不與祭，蓋兼爲士爲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恭親之，^①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嘏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大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

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

疏注，家采至，仲也。○《禮·士冠禮》注引作「家

甫」。《詩·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歲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詩不宜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按：《春秋》之例，上大夫稱伯仲之字，五十之字也，即《隱元年》「祭伯」、《隱九年》「南季」、《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繫官氏且字，上四年「宰渠伯糾」是也。此「家父」中大夫，例稱二十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且字，父者，配字之號，^②《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按：孔本鄭氏爲說。

①「恭」，四庫本《春秋繁露》同。蘇與《春秋繁露義證》作「躬」。

②「號」，原作「稱」，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而以稱子者爲上大夫，稱伯仲者爲中大夫，故以此稱字者爲下大夫。而以《詩》《文》證之，則父子不應同字，其采邑則其世守，不嫌於同，故知爲采地也。《穀梁》范注亦以家爲氏。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

疏《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然則《穀梁》亦以正月烝爲十二月烝，春夏又再烝，故上傳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何氏謂「與上祀同爲亟」，蓋自冬至夏凡三烝也。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汙血尤深。**疏**《漢書·五行志》云：「傳曰：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

寒之罰也。」○**注**「周之」至「象也」。○《五行志》又云：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

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汙，占『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即此注之「汙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一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

①「迫」，原作「迪」，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漢書》改。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疏**注「天子」至「十二子」。

○《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舊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爲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漢書注》引《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昏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上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攷。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苑·臣術》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注「采者」至「稱爵」。○舊疏云：「即祭公、周公是也。若然，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僖九年》『公會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故加宰。」仍非常稱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與此是否三人？不可考。彼稱

伯，猶爲上大夫，此蓋居三公職也。孔氏廣森謂：「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何以不稱

使？

注 据宰周公稱使。

疏 注：据宰「至」稱

使」。○《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舊疏

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婚禮不稱主人。**注**

時王者有母也。

疏 注：時王者有母。○《隱二

年傳》云：「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

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履緌來逆女」

同，故注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養廉遠恥」，故不稱

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八年云「號

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曰

號、晉、鄭使之逆，明不稱主人也。號、晉、鄭皆同姓，天

子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主也。遂者何？

生事也。

注 生，猶造也。專事之辭。**疏**

《書·康王之誥》序：「遂誥諸侯」，孔傳：「因事曰遂。」

《儀禮·燕禮》：「遂卒爵」，注：「遂，猶因也。」《通義》

云：「生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

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

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瓛《易義》云：

「自無出有曰生」，**①**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文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

《玉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故有專事之義。祭

公之來，本爲成婚于紀，來後適紀，似若造事，故曰遂。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注** 据待君

命，然後卒大夫也。**疏** 注：据待「至」，夫也。○

十行本「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

齊卒于狸軫」，傳「非此月日也」，**②**曷爲以此月日卒之？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

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

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

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者

是也。引之者證大夫不敢專事。遂，有專事之義，故据

以難。成使乎我也。**注** 以上來無事，知遂

成使于我。**疏** 《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

① 「出」，原作「而」，據《文選注》改。

② 「非此」，原作「此非」，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乙正。

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

「先見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大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爲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據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

○注「以上」至「于我」。○言若有事，或朝或聘，當書如《莊》二十二年「祭叔來聘」之屬矣。既言遂，亦非如《隱》元年「祭伯來」之爲來奔矣，故知爲遂成使於我。其

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注**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

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穀梁傳》云：「其不

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義亦同。○注「婚禮」至「親迎」。

○《禮記·昏義》云：「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禮·上昏禮》歷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納幣，**①**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爲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②**《穀梁傳》：「其道云：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③**《春秋正辭》云：「辭不異於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正辭》云：「辭不異於

① 親下原衍「迎」字，據《春秋穀梁傳注疏》刪。

② 「失」，原作「也」，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繁露》改。

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子之母，不能成禮，使魯為媒，可即往迎，簡率之甚，故書以示譏。范云：「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駁從《公羊》。此蓋兼譏王不親迎，故謂其不重妃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江氏永云：「不以禮為奔。聘正妻而媵從之，或買妾焉，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與逆婢妾等也。」○注「不言」至「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錄，言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辟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年之「齊侯、鄭伯如紀」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疏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即《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

謹案：禮，女未嫁而婿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為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一按：《穀梁傳》云：「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後漢·桓懿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亦取《公》、《穀》為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為王后，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尊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疏上傳云：其辭成矣，明已成王后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難之。「季姜」者，由紀言之之詞也。○注「明子」至「父母」。

○《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正拜私朝。』^①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公宮后拜如子。^②不知四者，^③何正。」鄭玄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④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八年，^⑤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己女，^⑥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

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享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⑦及歸甯父母，宜從子禮。」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⑧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一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⑨祭公逆

①「正拜私朝」，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正」作「獨」；

浙江書局本《通典》作「獨拜於朝」。

②「公」，原作「私」；「拜」，原作「於」；據中華書局整理

本（下同）《通典》改。

③「不」上原衍「禮」字，據《通典》刪。

④「天子尚不臣」，原作「天子尚有於臣者」，國圖藏清抄

本《公羊義疏》作「天子尚不臣者」；《通典》作「天子尚有不臣者」，皆清人所增改。據《通典》刪改。

⑤「八」，原作「九」，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通典》改。

⑥「己」，原作「紀」，據《通典》改。

⑦「適」，《通典》作「息」。

⑧「出」下，原有「嫁」字，乃清人妄增，據《通典》刪。

⑨「必」，原作「心」，據《通典》改。

王后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甯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又：「殷融爲太常，穆帝即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玄。衛將軍裒在公庭則盡臣敬，^①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②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於一家，^③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云：「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傳之意，似正體敵君者不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

鄭彼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同《公羊》，駁《禮》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共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

疏注「以季姜言歸」。○《隱二年傳》曰：「婦人謂嫁曰歸。」季姜所歸，故知爲天子所居。京者何？大

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即《春

①「盡」，原作「書」，據《晉書》及《冊府元龜》卷五七五改。
②「所」，原作「新」，據《晉書》及《冊府元龜》卷五七五改。
③「中郎」，原作「仲謝」；「謂」，原作「爲」；據《晉書》及《冊府元龜》卷五七五改。

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季姜歸者，明魯為媒，當有送迎之禮。

疏《白虎通·京師》云：

「京師，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

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行經

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

子之田方千里」。按：《詩·文王》云「裸將于京」，傳：

「京，大也。」《方言》：「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

郊，或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

巾部》云：「師，从巾从自，自，四巾，衆意也。」《易·象

傳》曰：「師，衆也。」故《書·堯典》「師錫帝曰」，《五帝

本紀》作「衆皆言于帝」也。^①《獨斷》：「天子所都曰京

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

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

「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

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所內千里，象日月，

日月躔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

亦取暑同也。」《詩·商頌·玄鳥》云：「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注「周城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

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如《周官》六

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

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故焉」。○《繁

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

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

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

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

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

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境內而後及外侯，所謂自近

始也。○注「即春」至「國也」。○《成十五年傳》云：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

京師也。」此以《春秋》內魯喻京師也。舊疏云：「《春

秋》据魯爲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漢

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

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即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

至」之禮。○《穀梁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

「中，謂闢與婚事。」明魯爲媒矣。王者嫁女娶后，必使

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即不爲媒，所經之國

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其所經，書之於經，故傳

①「帝」，《史記》作「堯」。

以爲成使於我，使我爲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疏《穀梁釋文》：

「射」，麋信本作「亦」。

諸侯來曰朝，**疏**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

也。彼傳亦云「諸侯來曰朝」。舊疏云：「隱十一年師

解云爾，故此弟子執而難之。」此世子也，其言朝

何？

注据臣、子一例，當言聘。

疏注，据

臣「至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

十一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

《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

在齊與？曹與？

注在齊者，世子光也。

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

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

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

國無大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

甚。**疏**，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唐石經、鄂本、十

行本、閩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

注「在齊」至「光也」。○《襄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

「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又《十

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

伐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爲其驕蹇，處于諸侯

之上，抑言同圍齊是也。傳設爲微詞者，言「世子皆不

免於譏耳。」○注「時曹一至之心」。○《周禮·典命

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

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

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

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幣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

之禮焉。《左傳》云：①「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蓋

未誓於天子者，以皮幣繼子男，故賓以上卿禮焉。杜注

云：「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彼傳又云：「享曹太

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

①「云」，原作「二」，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歎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占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戚，憂必雙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亦以曹伯年有疾也。《左疏》又引《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劉氏逢祿評曰：「世子行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是其行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魯之心。」○注，傳見「至之也」。^①○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譏。世子位序諸侯之上，明亦合譏。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世子無譏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孝甚」。○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即位，與大夫同，故決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

藥膳而忍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後世之爲人子者。按：射姑來朝，親奉父命，原非大惡，《春秋》因其可責而責之，故書以惡其不孝，以立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正月

無庚申，曆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詳內錄外，^②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

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通義》云：「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

① 「也」，原作「焉」，據上注文改。

② 「錄外」，據《春秋》記事體例，疑當作「略外」。

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譏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繼子男之禮，謂是急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譏之也。《春秋》敬老者，上《四年》書「伯糾」，《莊》二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視他為深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疏杜云：「桃丘，衛

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東有一丘，^①高可數仞，即桃丘也。」《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安平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

疏《通

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為期辭，^②則不當言弗遇。」舊疏云：「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尋言弗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公不見要也。**注**時實

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通義》云：「以弗遇則未成為會，而言「公

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為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
○注「時實」至「之也」。○《廣雅·釋詁》云：「要，約也。」魯桓約衛侯為會，衛侯不肯，是魯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為不遇之詞。《解詁箋》云：「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

①「東」，顧棟高萬卷樓刻本作「旁」。

②「期」，原作「其」，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盟于惡曹」是也。《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國志不相得而書弗者，明魯公弗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倡會者衛，非。」穀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子職》云：「司馬弗止」，注：「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不也。」《儀禮·士昏禮》「又弗能及」，注：「古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即「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申言傳義，當同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遇之詞，諱文不見。傳言「公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丘，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逆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

郎。疏於曆十二月書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構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曜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其矣。以爵稱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人之一。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

《檀弓》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通義》云：「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檀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寇逼國都，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①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

①「南」，原脫，據《春秋左傳注疏》補。

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注**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也。**疏**注「據齊至地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是偏戰，不言戰也。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即此，亦近不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疏**《校勘記》云：「圍，《唐石經》、鄂本以下同。疏本「圍」作「國」，云：「國，讀如圍。」攷諸古本，皆作「國」字，而舊解以「國」爲「圍」。按：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此釋傳之「近乎圍」，明雖非圍而實圍也。

《通義》云：近，幾也。師迫都城，幾幾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俞云：「疏所據本，蓋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疆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郎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其詞不幾複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譌「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國」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郎地近乎國也。若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即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如作「國」，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字亦「國」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國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庸預說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十

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通義》云：

「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据十」至「敗績」。○即

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

「偏」至「相詐」。○《左傳》閔二年云「衣身之偏」，杜

云：「偏，半也。」《呂覽·士容篇》則室偏無光，高

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

可」，韋注：「偏，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

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

一面，兩不相詐，故為偏戰。《繁露·竹林》云：「《春

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蓋詐

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傷害意尤多，^①故《春秋》惡

之也。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

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

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

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

無大小，當勦力拒之。**疏**《穀梁傳》云：「內不

言戰，言戰則敗也。」范云：「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

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績」。○《孟子·盡心》篇：「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已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為榮，故錄之。」是彼以敗為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勦」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戮力，^②字亦作勦。」十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勦」。《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為戰，則即兼《穀梁》義矣。

① 「出其不傷害意尤多」，國學基本叢書本《公羊義疏》作「出其不意傷害尤多」。

② 「戮」，原作「勦」；「亦」，原作「多」；據《經典釋文·春秋公羊音義》改。

公羊義疏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一年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

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

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

爲魯懼，危錄之。**疏**杜云：「惡曹，地闕。沈氏

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

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

「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据注文，則

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即上之齊侯等親身。

《春秋》貶而稱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疏五月無癸未，四

月之七日爲癸未。包氏慎言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

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

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

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

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

「丙午，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又

《僖九年》「晉侯嵬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

《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

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

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

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

殺親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衛惠皆

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朔爲王命所廢者異，

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疏《大事表》云：「杜注：

「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高氏曰：「人但知長垣近

衛，鄭不能有，因不取杜說。而《括地志》遂以管城之祭

爲祭仲邑，^①或又疑爲周祭伯之采地，鄭并之以封祭仲，非也。祭伯、祭仲同見於隱元年，至莊二十三年尚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列國錯壤甚多，祭仲省留取道於宋而被執，則留亦錯入宋境矣。長垣之旁有滑，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十里。祭仲者何？鄭相也。**注**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疏**《唐石經》作「鄭之相也」。

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校勘記》云：「嚴氏杰云：《大司徒》疏引亦無「之」字。《荀子·君道》云：「天子三公，諸侯一相。」^②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與？○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何以不名？賢也。」**疏**惠氏

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注云「祭是即祭仲之字」，^③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

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篡其君，過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杜反以「足」爲字，以「仲」爲名，偵莫甚焉。范亦爲杜說所誤。何賢乎祭仲？**注**据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注

「据身」至「防難」。○「身執君出」事在下，《左氏》家杜預等以爲祭仲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即何氏所据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其平實以無私。**疏**後漢書·賈

①「遂」，原作「逆」，據《春秋大事表》改。

②「君道」，原作「大略」；「公」，原作「卿」；「天子三公」，

諸侯一相」見《荀子·君道篇》，據《荀子》改。

③「注」，原脫，據《惠氏春秋左傳補注》補。

達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曆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①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据此，則「權」字

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鍾，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秤衡也。」稱即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也。○注「喻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注「君子」至「賢也」。○此《公羊》精義也。逐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爲別輕重也。爲有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責仲者，故決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禮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即稱衡，權爲鍾，衡之輕重視乎鍾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鍾，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曆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曆志》又云：「度者，分、寸、

①「斤」，原作「斥」，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漢書》改。

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錘實故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疏周禮疏引鄭《發

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遷東周圻內，國在號鄆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號、鄆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攷之，殆非也。《漢·地志》孟注：「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二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

以諸侯伐鄭，①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即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②「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嘯、歷、莘，君之上也。」後乃東寄拏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號、鄆二君惛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拏，而居之必先於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拏先寄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接壤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塗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也。尚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即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國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

①「四」，原作「五」，「宋人以諸侯伐鄭」事在桓公十四年冬，據《授堂文鈔·古鄭國處留辨》改。

②「曰」，原脫，據《授堂文鈔》補。

欲等點竄古文家，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開地矣。《公羊古義》云：「桓公寄孥與賄於虢，鄆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鄆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攷而驟非之，過矣。《讀書叢錄》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阮氏元《鐘鼎款識》有留君簠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周人有留子嗟，留子國，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爲一。留君或是指東周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疏校勘記云：「鄆，《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鄆』誤『鄆』。按：《釋文》：『鄆，古外反。』此『于』並上『于留』皆當作『於』，下同。」檜，《詩

譜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鄆者處其地焉。《楚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詩疏》引《世本》云：「會人，即檜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鄆公者，鄆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鄆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鄆，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鄆夫人。』《鄭語》『史伯曰：子男之國，虢、鄆爲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氏《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鄆公者桓公事，取其國當武公時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當即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過鄭縣南，洧水從西北來注之。」鄆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鄆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

①「潛」，原作「鄆」；「北」，原脫；據《水經注》改補。

公。」以克鄆爲鄭桓公事，與鄭說異。而遷鄭焉，注

遷鄭都于鄆也。疏注：遷鄭都于鄆。○《詩·

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

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後

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于號。」《釋文》

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爲鄆

子。」按：《漢書·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曰：「故

號國也。號，在今滎陽。杜預曰：「檜城在密縣東北。」

鄭居鄆城，故得有溱、洧，鄭語所謂「主棗騶而食溱、

洧」是也。①鄭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皋

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制，巖邑

也。號叔死焉。」是制本號邑，後并爲鄭有。新鄭與滎

陽密縣接壤，知皆號、鄆舊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

「鄭，東鄭，古鄆國之地。然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此

云「遷鄭都於鄆」者，謂遷都於鄆地耳，非必於鄆都也。

故傳：「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

下」。《詩疏》引服注：「鄆城，古鄆國之墟。」杜注「鄆在

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

矣。若然，《鄆譜》謂在祝融之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

「鄭，祝融之墟」者，蓋「都相去不遠，鄆本祝融舊墟，鄭

因其境內之地而都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

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

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

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

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

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

克二邑，鄆、蔽、補、丹、依、嘒、歷、莘，②君之土也。脩

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

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

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

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云：「桓

公曰：善。卒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號、鄆果獻十

邑」者，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

不知桓非及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

① 羊騶，原作「若醜」，據《國語》改。

② 「嘒」，原作「嘒」；「莘」，原作「華」，據四庫本《國語》改。

云：「桓公初定號，^①檜地爲新鄭，此爲東號，文王弟號叔所封。」杜注：「滎陽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并滎陽、滎澤皆其地。檜即管叔鮮之故封。
左傳：有檜城、管城。檜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
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鬱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也。」
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曾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減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
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
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鄩之君，非《外傳》鄩仲也。是以《汲冢古文》云：「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鄩。」
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鄩君以亡」是也。
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嬪，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鄩人。鄩人者，鄭是也。
^②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鄩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而野留。

注野，鄩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疏**注「野，鄩也」。○《周禮·

大司徒職》：「凡造都鄙」，鄭注：「鄙，所居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野」作「鄙」，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彼疏云：「野，鄙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
周禮·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鄙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爲句。
《太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
按：《呂覽·遇合》篇：「爲野音而反善之。」高注：「野，鄙也。」
說文·里部：「野，郊外也。」
《詩·魯頌·駉》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
《周禮·縣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之稱，鄙亦有遠義。
《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
《廣韻》：「鄙，邊鄙也。」
《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杜云：「鄙，鄭邊邑。」
《淮南子·詮言訓》：「夫

^①「桓」，清顧棟高《萬卷樓刻本作「武」。
^②也」，原脫，據《九經古義·毛詩古義》補。

始于都者常大于鄙。「鄙」與「都」對言，「都」爲國君所居，「鄙」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鄙地，故以留爲邊邑焉。《通義》云：「留，周東都圻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也。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賄於郭叔，鄆仲之國，鄆仲怠侈貪冒，取同姓女叔妘爲夫人。武公因緣寄帑，故得通焉。《國語》言鄆之亡『由叔妘』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平王東遷，武公爲卿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郭，鄆并取鄆，蔽等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鄙留」，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鄙。」按：孔氏亦誤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鄆夫人，取其國而遷都，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被執，則不致成突、忽之篡亂，故著以爲戒。莊公死，已葬，祭仲

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疏**注「宋人，宋莊公」。○《左

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

君。祭仲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注：突，宋外甥。

○《鄭世家》：「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取鄆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史記注》引賈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爲宋大夫。」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之子曰甥。其實宋卿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鄭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祭仲

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疏**注：祭

仲至弱甚。○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未言爾。曷為未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忽為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其言，必為宋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不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弑君，見上二年。《左傳》：「亦執厲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為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為大也。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疏**《通義》云：「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少遼緩之。**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臣下，遼假緩之。**疏**《通義》云：「遼，遠也。」按：《說文·辵部》：「遼，遠也。」《楚辭·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注：「遠貌。」緩之，謂寬之時日，以遠緩之也。注云「遼假緩之」者，

「假」與「遐」通。《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李、宋、吳本『假』作『遐』。」①是也。「遐」亦有「遠」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三年《左傳》云：「宋多賄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明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為龍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下事也。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與軒《公羊通義》云：「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之隙，②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為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

- ①「李宋吳本」四字原脫，據四庫本《楊子法言》補。
②「宋」，原作「突」，據《經義述聞》、《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占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是不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疏**《經義述聞》云：「言已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為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為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為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為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逐君之罪也。^①「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

名，故為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出突，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之亡，所以為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猶，閩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

①「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

①「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

猶祭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

疏《繁露·竹

林》云：「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且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舊疏引《辰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啓篡弑之路。」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甯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篇：「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事有緩急，理有重輕，君臣之義，人之大紀，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緩就急，舍輕全重，所以爲權也。○注「占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閩本、監本、毛本改「太甲」，非。後，各本作「后」，依鄂本正。舊疏云：「出《書序》。」按：《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

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

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

《太甲訓》三篇。」《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

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

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

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權者伊尹，伊尹廢君，犯不

韙之名，卒以存殷，與祭仲之逐君存鄭其行權正相類

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

也。○**疏**《孟子·離婁》篇趙注：「權者，反經而善者

也。」即董子所謂「前枉後義，謂之中權」是也。《後漢

書·馮衍傳》注：「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

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

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

順也。」按：「可與立」，經也。「可與權」，則反於經而有

善也。《通義》云：「其始爲之，若反乎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①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語實始於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又云：『淮南子曰：『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捽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溺與祝時，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愈。夫道，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

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其事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施」至「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烝彝鼎。』」注：「施，猶著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仁之屬，有死無生，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注**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疏**注「身蒙」至「是也」。○《鹽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蒙逐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注**已納突，不害忽是也。**疏**注「已納」至「是也」。

①「儒」，《論語稽求篇》作「後」。

（○）里克納惠公，弑奚齊、卓子；甯喜納獻公，弑其君剽之屬，皆害人者也。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脅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疏**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鄭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馮衍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且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①賢智之慮也。」蓋祭仲死則徒死，無救於忽與鄭，苟免求生，

乃能生忽存鄭，非徒殺人自生，亡人自存者比也。包氏慎言云：「祭仲之事，《公羊》言之矣。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省留，爲宋人所執，非有辱國之罪，仲不宜死。宋執仲而脅仲以廢立，仲宜效死。然宋大於鄭，忽又弱主，內無所倚，仲死而無解於鄭之亡，無救於忽之死，故甯蒙不韙之名，順宋而挈突以歸。突歸忽出而忽猶可以生，突挈於仲，仲能立之，亦能廢之，則忽可以故反。忽之得歸而反，正仲之智爲之也。子粹父髮當誅，父溺而子粹其髮，俄頃之變，存亡繫焉。避誅而陷父於死，非子也。仲之出忽，子粹父髮之說也。君子無誅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天日再明，足以爲凡世處危急者法。後世遇祭仲之變者，能如祭仲之所爲則生，不能如祭仲之所爲則死，聖人豈輕以許人哉？身之存亡，不足繫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蜀漢姜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而敗，君子悲焉。」《通義》云：「權之所設，良以事有歧趨，道或兩窒，利害資於審處，輕重貴其稱

①「寧」，原作「保」，據《後漢書》改。

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宸踐阼，蹈偏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異也，《易》所謂「異以行權」也。然而嫂不溺不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申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為權，施於生已存已則為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者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詞從宋以生忽存鄭，為近於知權耳。仲後遂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弑子臧、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醇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為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為。仲死而突故人，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恒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

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人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閤義。一按：孔、包所論，申明剴切。傳之所以反覆道此者，益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己，非徒然也。○注「宋不」至「執也」。○十行本「立」作「之」，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依鄂本正。《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不稱爵，故知非伯討，脅立篡當誅故也。舊疏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注「祭仲」至「留耳」。○舊疏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之屬稱行人也。」○注「執例」至「出奔」。○即祁犂書秋是也。此書月，故解之。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

注 据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

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疏**注：「据忽」至

「名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

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突當國，

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

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

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

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歛

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

可救，故少遼緩之。**疏**注：「挈猶提挈也」。

○《墨子·經說》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釋

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也，^①速持之也。」

「持，時也，時之於手中也。」《禮記·王制》云：「班白者

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

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挈

也。提，挈多連文爲訓。突之人不入，惟祭仲所提挈

也。○注「突當」至「祭仲」。○當，閩本、監本、毛本作

「常」，依鄂本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文，^②不復

繫鄭，以見突爲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

吁，齊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

云：「言與外納同者，即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似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緩之」。

○毛本「突」誤奪。歛，鄂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

祭仲從宋人出忽立突意也。其言歸何？**注**据

小白言入。**疏**注「据小白言入」。○即《莊九年》

「齊小白入于齊」是也。順祭仲也。**注**順其計

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注「順其」至「無

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人無惡」，突以庶

篡適，宜書入，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繁露·王

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

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

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

之謂也。」《穀梁傳》：「曰歸，易詞也。祭仲易其事，權

在祭仲也。」亦即《公羊》「挈乎祭仲」之義。

①「也」，原作「之」，據四庫本《釋名》改。

②「文」，原作「義」，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

注 据宋子既葬稱子。

疏 注

「据宋」至「稱子」。○《僖九年》「三月，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一已下，于葵丘」，是宋公稱子在未葬前。此云「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故從既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据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注 《春

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

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

疏 注

「春秋」至「從子」。○此道《春秋》制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又云：「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史記·三王世家》云：「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①《說苑·修文》云：「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

①「卑」，原脫，據《史記》補。

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然則《春秋》當新王，故以殷變周也。又《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①按：《春秋》繼周，一質一文，故改周文從殷質，《論語·爲政》篇所謂「其或繼周者」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本伯爵，稱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公侯，故稱子，示降也。○注「夷狄」至「是也」。○《文十三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春秋》從殷改周，殷夷狄之君亦稱伯。《書序》云：「巢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知殷之稱伯與《春秋》書子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備七等以進退，至字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閩本、監本、毛本「春秋」作「諸侯」，依鄂本正。緣鄭爵本伯，忽降稱子，與稱爵無異，故降而稱名，貶於成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

也。鄭伯爵，乃與子男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滕、莒、邾婁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殊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弑，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子者，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注：「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後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既葬稱子」同。彼宋公實未葬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

① 「後」、「道」二字原脫，據四庫本《說苑》補。

卓」，《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文九年傳》「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云：「稱世子者，不與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成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相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此皆《公羊》之義也。○注「此非至行也」。○「君子不奪人之親」，《禮記·曾子問》文。《春秋》書名，多在貶絕科，上《六年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外淫也。下《十六年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彼皆以罪貶，此與彼異，故解之。君薨有降稱名之義，故使不

離子行也。○注「王者」至「質也」。○舊疏云「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者已下至「反之於質」，皆出於《樂說》文。《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怠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祿，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慝，賊而蔽。」鄭注：「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政教有衰失，故改質文以救之，惟夏文殷質周文，殷當親親，周與夏當尊尊也。」《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蔽，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篇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陰一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文選注》引《元命包》云：「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禮記疏》引《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救蕩莫

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故救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①《漢書·董仲舒傳》：「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白虎通》又云：「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若敬。殷人之王教以敬，②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鹽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③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說苑·修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故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雜，規之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皆為承衰救亂救人之失也。三代所尚，忠、敬、文為三教，皆不外乎質文。質文之道，本乎天地，施之於人，不外尊親而

已。《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是則天道親親而質省，地道尊尊而文煩義也。《禮記·表記》又云：「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多仁樸，其失親親而不尊，多義節，其失尊尊而不親也。亦即周而復始，窮則反本「義也」。○注「質家」至「行也」。○舊疏云：「皆《春秋說文》。《白虎通·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故《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宋注：「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漢書·王

① 「終」，原作「周」，據《史記》改。

② 「敬」，原作「政」，據《白虎通義》改。

③ 「教」，原作「敬」，據《鹽鐵論》改。

莽傳：「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又《史記·梁孝王世家》：①「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三等定爵也。《莽傳》謂「無其文」者，《春秋》爲後世制法，故第有其說也。○注「合三」至「中也」。○《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也。按：鄭意以諸侯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異圻內之君謂之子。《白虎通·爵》篇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合從子，②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說，鄭氏所本，後一說，何氏所本也。圻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

圻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杜云：「折，

地闕。《釋文》「折」一本作「析」，《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

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

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

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

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蔡

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

佗，故貶在字例。疏注「以俠卒也」。○《隱九

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梁傳》亦

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

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

①「史記梁孝王世家」，原作「袁盎傳」，語出《史記·梁

孝王世家》，據改。

②「合」，原作「或」，據《白虎通義》改。

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

「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

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

則內大夫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

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也。其僑如、遂、豹等之

不書氏，當文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

○《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

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

公不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

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

○《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

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

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丘

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

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違信矣。不日者，

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書·連

語》云：①「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又《大政》

云：「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僞古文

《大禹謨》云：「罪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

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

○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閩本、毛本作「蔡」，下

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

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慎言云：「失爵稱字，謂絕奪

其爵也。」陳佗事見上《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

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字不若子」，即「字不

若爵」意也。

公會宋公于夫童。

疏《左氏》作「夫鍾」，《穀梁》同。

杜云：「夫鍾，郕地。」《穀梁》麋氏本作「夫童」，音鐘。

《水經·淇水》篇：「無棣溝又東南逕高成縣南，與枝瀆

合，枝瀆上承無棣溝，②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

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千鍾」，

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

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釋文》：「夫童，下音鍾。」

沈氏欽韓云：「今兗州府汶上縣界有夫鍾里。」③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疏杜云：「闕，

①「書」，原作「語」，引文見賈誼《新書·連語》，據改。

②「枝」，原脫，據《水經注》補。

③「界」，原脫，據《春秋左氏傳補注》補。

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闕城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旺湖中。」^①《大事表》云：「魯先公墓所在，自隱、桓以下皆葬此。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闕亭，其地高阜六七，即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即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②又北逕闕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闕」，《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闕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

疏《左氏》「紀侯」作「杞侯」，「毆蛇」作「曲池」。杜云：

「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北有曲水亭。」^③《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嶮河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洙水，其溪澗險隘。」^④即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燭：曲，平聲則音區。《春秋》

桓十二年「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⑤《公羊》作「毆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丘羽反，去聲則丘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按：毆，从區聲，古區、曲同部字，得相段借。蛇，从它聲，池从也聲，亦同部相段借也。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庫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惡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即「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月書丁亥，據曆，壬寅為五月之二日，丁亥為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疏杜云：「燕人，南燕大夫。」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

① 西，原脫，據《大清一統志》補。

② 北，下原衍「渚」字，據《水經注》刪。

③ 北，原脫，「水」下原衍「池」字，據《水經注》補刪。

④ 「溪」，原作「豁」，據《大清一統志》改。

⑤ 「紀」，原作「杞」，據《唐韻正》改。

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彼疏引世本云：「燕國，姑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二年》『燕仲父』見傳耳。」按：燕有二：一為北燕，召公奭後，姬姓；一為南燕，《地理志》有南燕，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為北燕事，燕仲父為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而《世家》以為北燕伯，故著《史考》云：『此燕是姑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為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按：《左傳》亦未明稱南燕，以為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為何燕，考《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欵出奔齊」，彼既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者，或南燕與？穀丘，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句瀆之丘』，杜注：『即穀丘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

里。』^②按：穀，即「句瀆」之合聲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紀要》又云：『穀丘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一年》『盟于穀丘』是也。』」實字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南三十里。」按：商丘之穀丘與在曹縣者自為一地，魯、宋、燕所盟似在曹州府界為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疏**八月書壬辰，月之十三日。

○**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即躍，與《史記》乖。《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

① 此，原作「北」，據《史記索隱》改。

② 下原衍「五」字，據清顧棟高萬卷樓刻本《春秋大事表》刪。

莊公。」均以厲公即佗。而《田完世家》又無躍一代，此注以躍即佗子，又與《左傳》、《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至「葬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謚於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躍，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衛人殺州吁不同。晉夷獯見弑於趙盾，黑臀立不討賊，與聞於弑可知，故削其葬以見義。躍爲佗子，亦不得責之以篡，陳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責躍以不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躍當從誅君之子不立之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于郟。

疏

二傳「郟」作「虛」。杜云：「虛，

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虛，古多訓「空」，以

其有「空」音也。「郟」與「空」音之通轉，猶「垂隴」之作「垂斂」也。」按：「郟」與「空」古音通是也。「虛」有「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一統志》：「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蘇代云：「決宿胥之口，則魏無虛頓丘。」頓丘爲今大名清豐縣地，宿胥爲今濟縣地，則謂在睢州境者亦通。魯會宋公在宋境爲宜。《穀梁》注：「虛，鄭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疏杜云：「龜，

宋地。《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當作「龜」。按：魯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疏

十一月兩書丙戌，

十一月無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

注

不蒙上日者，《春秋》獨

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

纂例，故復出日明同。**疏**注：「不蒙一至，明同」。

○《通義》云：「《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著丙戌爲盟日者，著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貜且卒不再日者，接簡有弗克納文，則貜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纂不明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纂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纂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纂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纂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上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纂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纓且之卒，范答薄氏云：「繫於日食之下，^①可知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

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疏**《穀梁傳》曰：「非與所與伐戰也。」

注：「非，責。」彼疏引麋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言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即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②故以戰于宋爲敗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魯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詭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惑爲與鄭戰，^③而

①「繫」，原作「異」，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②「乃」，原作「及」，誤。本句《公羊傳》文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據改。

③「惑」，原作「貳」，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穀梁》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

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①戰焉」。與此

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據曆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

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

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

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郎同義者，

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魯不復

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勦力拒之也。

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此偏戰

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

乃敗矣。**疏**舊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

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

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

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疏**二月書己巳，月之

日。包氏慎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

有誤可知。」杜氏《長曆》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

正月，二年一閏，以曲赴經，誤，皆於曆不合。《禮記疏》

引服虔云：「時衛先君未葬而稱侯者，譏其不稱子也。」

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並先君

未葬而稱侯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

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極在

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

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

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據鞌之戰先書日。**疏**注

據鞌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

云，及齊侯戰于鞌」是也。恃外也。其恃外柰

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注**

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

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

日以明之。**疏**柰，閩本、監本、毛本作「柰」，非。

①

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春秋》例，戰、伐、禽、盟書日，皆在主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占者戰必卜日，《周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一至，明之」。○《說苑·政理》云：「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又云：「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明魯得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据公敗宋師于營。**疏**注「据公」至「于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營」。《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別偏詐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難之。**從外也。****注**從外諸侯相與戰例。**疏**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詐戰曰某敗某師于某。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

稱，「戰」從外稱也。曷爲從外？**注**据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注「据戰」至「敗績」。○舊疏云：「即上十二年也。」上經云，及鄭師伐宋。「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經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据以爲難。**恃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當」至「言戰」。○上，戰于宋，不專恃鄭勝敗，魯亦蒙之，故仍從內錄。此專恃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觀德》云：「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勦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按：「遍」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紀、鄭之義合也。**何以不地？****注**据在下句。**疏**注「据在下句」。○舊疏云：「即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按：因下傳据郎爲難，故云「据在下句」，不然，宜云「据郎之戰書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園。**

①「政」，原作「酌」，據《說苑》改。

疏《通義》云：「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為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為『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時在龍門城下之戰，①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為『己』，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為不辭也。」《經義述聞》云：「傳凡自魯言，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為己。魯戰龍門者，《公羊》之說非《穀梁》說也。」李氏惇《群經識小》云：「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②無為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為『己』字之誤，謂在魯龍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郵》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緯》，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穀梁》云『於己』，一義正同。若是作『紀』，則即書『于紀』可也，無為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似

俱無不可。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績，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為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為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疏**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親一至，恥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

①

「時」，原作「得」，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②

「即」，原脫，據《群經識小》補。

選「注引」感精符云：「強桀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潮驂。」宋注：「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潮驂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涉血，喋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構怨連禍，三世不安。」○注「績功」至「坐也」。○閩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爾雅·釋詁》：「績，功也。」《詩·文王有聲》：「維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日多，以數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臯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即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語》：「國無敗績，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

《齊語》：「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聚師衆，以積說，績」，疊韻爲訓也。「當坐」者，《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書，傷其害所重也。」故也。○注「燕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言敗多。」②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即据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穀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見我者爲主」，鄂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誤「伐」。《校勘記》云：「『者』字當衍，蓋『我』誤爲『伐』，始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爲主，明敗勝皆當坐魯重也。

①

「齊」，原作「周」，據《經義述聞》改。

②

「故」下，原衍「不」字，據《春秋公羊傳注疏》刪。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

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

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解衛宣之書葬得正爲得衆，與何義異。《左氏》家杜預、《穀梁》家徐邈皆責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侯禮接鄰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

哀之所致。**疏**注「爲龍」至「所致」。○龍門戰見

上。《漢書·五行志》：「桓公元年秋，^①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②將弑君，陰盛，桓不寤，卒弑死。」

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通

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按：此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無冰。**疏**鄂本「冰」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

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佚，陰而陽行之所致。**疏**注「周之」至「所

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暘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

①「元」，原作「七」，據《漢書》改。

②「淫」，原作「盈」，據《漢書》改。

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乞微，^①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②桓公十四年春，無冰。

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按：如傳文，自爲魯記異。異者，先事而至者，董、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③厥咎舒，厥罰恒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一之日鑿冰沖沖，二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自人事目之之辭也。」^④《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佚，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

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

時。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

先天下。**疏**《通義》云：「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

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爲王義」。孔云「當言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僅書時已見，似何義亦尚未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非。」杜云：「闕文。」范云：

①「乞」，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作「之」。《漢書》無「乞」字。

②「而」下原衍「日」字，據《漢書》刪。

③「愆」，原作「慙」，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及《漢書》改。

④「自」，原作「見」，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①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語，《穀梁》作「御」。《釋文》云：「本亦作『禦』。」楊疏本即作「禦」。《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漢書·閩粵傳》即作「語兒侯」，即今之嘉興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

○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二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父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注：「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內曰來盟，內大夫莅盟矣。○注「莅盟」至「皆時」。○《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是莅盟時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父來盟」，是來盟時也。外而來內曰來盟，內而往外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彼注云：「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代之黨，一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也。」蓋來盟、莅盟與離、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

者」至「天下」。○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證此本作「王」。此「夏五」應是「夏五月」之奪文。何氏以爲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有『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

壬申、乙亥，八月無壬申、乙亥。九月之十六日與十九日，八月爲夏正六月，非嘗之時。」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嘗」非責其不時，責其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則《公羊》經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合。御廩者何？梁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梁，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

①「桓」下，原衍「文」字，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刪。

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疏** 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

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①

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

《月令》云：「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注：「重

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

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

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

「委，謂輸也。」其義非。蓋秦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藏

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廩人職》云：「大

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扱，扱以授春人春

之。」^②大祭祀之穀，籍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

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天廩

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即《春秋》之御廩也。」^③注

「黍稷」至「曰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共齎

盛」，鄭注：「齎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

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粢盛

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穀梁》范注云：

「天子親耕，其禮二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

皿部》：「齎，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

也。又《地官·甸人》云：「共其齎盛之米。」注：「齎

盛，謂黍稷稻粱之屬，^④可盛以爲簠簋實。」然則以器內

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粢，稷也。稷爲穀長，

以統衆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

皆是也。^⑤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

言齎盛，若《春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齎，若

《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甸人》、

《廩人》是也。《小宗伯》「逆齎」，注：「受饋人之盛以

入。」然則齎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

者稷爲長，是以名。」齎，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

「齊」，亦作「齎」，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

《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

盛」，毛傳曰：「器實曰齎，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齎」

①「今」，原作「令」，據《禮記注疏》改。

②「春之」，原脫，據《周禮注疏》補。

③「梁」，原作「粱」，據《周禮注疏》改。

④「梁」，據上下文義當作「粱」。

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①「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盥」之與「盛」別者。^②盥，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盥，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从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盥，要之盥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盥。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③○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蓋凡積聚之物皆可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案盛委之所藏」，謂案盛委積之所藏，委即案盛，非必案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如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荀子·大略》云：「天子御筵，諸侯御茶。」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內以爲御。」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也。」按：《詩·

六月《傳》：「御，進也。」《廣韻》：「御，侍也，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廩者」至「穀名」。○舊疏云：「謂廩之言藻之義故也。」按：「藻」與「澡」通。《詩·采芣》箋云「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是也。或，藻，即澡」之誤。澡，有「治」義。《禮·喪服》「澡麻帶」，鄭注：「澡者，治去垢。」故《廣雅·釋詁》：「澡，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展轉爲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朕虛倉廩。」注：「穀所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垣窳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文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爲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鮮也。」孫炎注：「廩，藏穀鮮潔也。」^④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

①「梁」，原作「梁」，據《說文解字注》改。

②「盥」，原作「案」，據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改。

③「鮮」，原脫；「潔」，原作「絮」，據《爾雅注疏》補改。

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

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粳米二十七，繫米二十四，

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粢盛之委，甸師人之，廩人

共之，春人春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饌人炊之。爲

之即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饌人，誤也。○注「禮天

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

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

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

「禮天」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按：《祭義》無此

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

郊。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

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

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醑、粢盛，於是乎取

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

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

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

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

親耕，后親桑何？」①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

郊廟之祭，②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耕於東郊何？

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

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

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

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

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

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

「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蠶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

義，不得以假借爲喻也。籍，謂蹈藉也。」按：此所引

《禮》及《白虎通》所引《曾子問》，蓋皆逸《禮》文，《祭統》

所記蓋周制，逸《禮》所記或異代禮也。《周禮》天子、諸

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夫人故降爲東西

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

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

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

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間，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

①「何」，原作「行」，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白虎

通義》改。

②「祭」，原作「服」，據《白虎通義》改。

後吉辰也。^①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

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

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

因嘗祭而災，故言躬行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

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事，以勸蠶事。」

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

也，^②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

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又

云：「蠶事既登，分繭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

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周禮·內宰職》云：「中春，詔

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是周制蠶于北

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

桑蠶室焉。」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

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

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

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

御廩。**疏**舊疏云：「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粢

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

○《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

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

者，人《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

「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

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云：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

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

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

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

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

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

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為御

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按：董說與何注合。以災為後事而至者故也。向說較

切，蓋《穀梁》家先師說。

乙亥，嘗。

①

「辰」，原作「亥」，據《禮記注疏》改。

②

「氣」，原作「義」，據《禮記注疏》改。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

譏嘗也。**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疏**注

「譏新」至「嘗之」。○《左傳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

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按：致齊三日，乙

亥嘗，壬申爲致齊之初日。御廩即災而猶嘗，故書示譏

也。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

廢，則無猶嘗乎？**疏**《通義》云：「言猶不廢嘗

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

尚也。」如孔義，則「猶」作「尚」解亦通。○注「難曰」至

「嘗乎」。○何以此爲設難語，下爲答語也。「猶」即無

猶，若《詩》「無念」爲「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

則將無猶嘗乎？言廢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

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

也。知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疏**注

「當廢」至「災也」。○傳云「不如勿嘗」，故注云「當廢一

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云：「魯以壬申被

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惠氏士奇《春秋說》

云：「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祭。何

休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

傳》曰：「夫嘗必有兼旬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餘人次

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

桓公恬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

見於此，可不懼哉？《宋書·禮志》：①「蔡謨議魯桓

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

尤追懼而已，②故廢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

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

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

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

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

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旬」，

當依《釋文》，本作「兼旬」。十日爲旬，蓋宗廟之祭，

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旬之事，非數日

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

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舂，是

①「宋」，原作「晉」，引文見《宋書·禮一》，據改。

②「而」，《宋書》作「未」。

兼甸之事。」兼甸，義難通，自不如作「兼甸」爲得也。或係涉上「甸粟」譌，蓋甸師供所人之粟，夫人春之，三宮擇之，故有「兼甸」之事焉。《經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欲謂棄法度亡禮之應，①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奉宗廟祭祀，可謂深切著明矣。按：何氏謂「廢一時祭」，正傳「不如勿嘗」義，亦未爲不得《公羊》旨也。杜氏謬解，已爲衛冀隆所難，見《左氏疏》。○注「知不」至「嘗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在「者」下，誤，今正。舊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

以不時言之。」按：如包氏推曆定在九月，則非不時矣。《通義》云：「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埽除，雍人濯概，職人省閑，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肅既戒，而猶弗謹於火，致燬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按：何氏以爲本不當嘗，則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包氏慎言

云：「十二月書丁巳，據曆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所謂過時而日也。若卒在十二月，則適當五月之時，經不應書日矣。」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

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

① 原作無，之應，原脫，據《經義雜記》改補。

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疏**《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坦《春秋

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爲踐上之

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

上，召陵之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大小序之也。

子魚所言盟歃之次，此經、《左氏》、《穀梁》蔡在衛上，似

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以者，《詩·載

芟》云「侯彊侯以」，**箋**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

以。」僖二十六年《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有

「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怨乎

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

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

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宋可謂能左右

之也。②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

之，惟宋馬首是瞻哉？○注「以」至「意也」。○《說

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人步趨亦

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宋意

也。○注「宋前」至「伐之」。③○舊疏云：「宋前納突

求賂，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

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

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十三

年》云「宋多賁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

衛、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

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

「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

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

宋？鄭之亂，實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賁賂無厭，

魯再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

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則曲在宋，惟宋獨

行其意爾。獨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實以之，

所以罪宋云爾。按：《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

范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亦罪宋

之意。○注「宋恃」至「輕重」。○《穀梁》又云：「民者，

①「疆」，原作「疆」，據《毛詩注疏》改。

②「可謂」，原脫，據《惠氏春秋說》補。

③「宋」，原作「突」，據上注文改。

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云：「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春秋說》云：「四國不恤其民，助宋伐鄭，則四國亦不得從宋滅焉。」按：宋、齊、衛、蔡、陳皆君也，《春秋》皆人之，是與宋同罪，非有輕重。而宋爲首惡，故加「以」以罪之。

公羊義疏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五年盡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

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

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

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

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時，此月

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

疏《繁露·王道》云：「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

金。」《隱二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何譏

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與此同。按：《周禮·

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辭傳》：「定其

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道，

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楚貢不入，齊桓致貢，鄭輸

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貢，致周

來求，蓋兩譏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

貢」，**注**：「內府受良器以待邦國之用。」**疏**：「良器，謂

車乘及禮器之善者。則器貢中有車矣。」**注**：「王者」至

「尊榮」。○《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

一同」，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鹽鐵

論·園池》云：「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

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

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方各以其職

來貢者，《國語·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

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

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

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

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

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天子不能修意、修言、修

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罰之、征之、讓之、告

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桓公，並罪天王也。《左

傳《傳七年》云：「諸侯官受方物。」朱氏彬《經傳考證》

云：「當是齊侯使官司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即四方各以其職來貢也。蓋齊侯行霸，令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盜竊。說

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按：毛伯「上宜脫『求車』」二字。《鹽鐵論·本議》云：「傳曰：

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

《申鑒·政體》云：「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義云：「諸侯當以時貢於

天子，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①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魯不貢，其罪易見，^②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秋，毛伯來求

金」，是求例時也。此獨月，故解之。

二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三月書乙

未，據曆爲二月之十一日、四月之十二日也。○注「桓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十三年，桓

王崩，子莊王佗立。」《通義》云：「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于莊王，

《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即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於簡策，雖以子頹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功成，匡翼天子，^③惠王之喪，翕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績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

① 本國地，原脫；所出下行一，所字；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刪。

② 「易」，原作「曷」，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③ 「匡翼」，《公羊春秋經傳通義》作「匡」。

背殯伐鄭，危之。**疏**包氏慎言云：「四月無已

已，曆爲三月之十六日，五月之十七日也。」已已爲葬僖公之日，何注不以爲月誤，然所謂背殯用兵者即指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按：曆爲三月之十五日，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爲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十一月，此已已在三月，亦爲當時而日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不

連爵問之者，并問。上已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注「据衛」至「不名」。○見僖二十八

年夏。○注「不連」至「相顧」。○下《十六年傳》云「衛侯朔何以名」，又《哀八年傳》「曹伯陽何以名」，皆連爵問之也。突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但問何以名，使文相顧。**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不以失衆錄

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

國例時也。**疏**注「明祭」至「錄也」。○名，鄂本、宋

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名」誤「明」。「明祭仲得出之」

者，^①上《十一年傳》「挈乎祭仲也」，見祭仲之權能使之

歸，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專政，厲

公使雍糾殺之，不克，出奔」事，是爲祭仲所出也。《通

義》云：「絕之與衛侯朔同義，是也。不以失衆錄」者，舊

疏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之

屬，書其名，爲失衆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

○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及此書「五月」

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乖離之禍，小國則從其略也。

鄭與北燕同伯爵，而鄭從大國例者，蓋春秋時以國之強

弱廣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

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然則衛侯衎出奔書日，又將何

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疏**《說文·日部》：「習，出氣

①「出」，原作「書」，據上注文改。

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太子習。則《左氏》經當作「習」。《論語·微子》篇「仲忽」，《古今人表》作「習」。揚雄《甘泉賦》：「翕赫習霍」。《河東賦》：「蠻習如神」。師古曰：「習，讀與忽同。」按：習，即「笏」，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笏」字也。《上喪禮》注：「今文「笏」作「忽」。」知習、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据上出奔不稱世子。

疏注「据上」至「世子」。○上《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是也。復正也。**注**欲言鄭忽，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為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穀梁傳》於此云

「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譏奪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鄧女為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為莊公太子，救齊之時名位已定矣。○注「欲言」至「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忽如不稱世子，書鄭忽，嫌與齊小白同文，並《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為當國辭，非以喪降稱矣。《通義》

云：「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尚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注「以效」至「國也」。○上《十一年》傳「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又云「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此忽復正，是祭仲之權效也。《廣韻·效部》：「效，驗也。」《漢書·藝文志》「儒者以試之效」，謂以試之驗也。此以言驗祭仲之權也。曷為或言歸？

疏《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或言復

歸？**疏**此經是也。復歸者，出惡，歸無惡；

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疏**《成十八年》「宋

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是也。入者，出入惡；**疏**下文「許叔入于許」，「鄭伯

突入于櫟」皆是也。歸者，出入無惡。**注**皆於

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疏**《僖三十年》傳云：「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

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

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注：「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頃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是衛侯書歸爲出入無惡也。」○注：「皆於『至』重也。」○《通義》云：「已下並道通例。」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其有國家也，故言無惡。諸侯不能保有社稷而出奔，皆當絕。絕者，王命所絕也。復入國犯命，其禍尤重，故於此分別之。○注：「忽未」至「盜國」。○《通義》云：「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責也。」《毛詩序》云：「《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忽雖未成君，可從末減不絕。然亦挈乎祭仲，生而惡不如死而榮，出既不在絕科，故人國不與盜國同文也。

許叔入于許。**注**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

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疏**注「稱叔」至「例也」。○舊疏

云：「正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

《莊十年傳》「字不若爵」，此與上十一年蔡叔稱字同。

蔡叔，《春秋》所貶，此春秋前天王所貶，皆爲絕，奪其爵也。○注：「入者」至「誅也」。○包氏慎言云：「諸侯出

奔，已絕于宗廟社稷，出而復入，以盜國論。所傳聞世，出奔者不誅，而盜國則誅，與北燕伯欵異。《穀梁傳》曰：「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注：「泰曰：叔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人。」彼傳例以惡曰入，與《公羊》同。惟無出惡之義，故以爲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也。《公羊》則以許叔爲出奔復入者。○注：「不書」至「小國」。○舊疏云：「正以上文忽與突出入並書故。」

公會齊侯于鄙。**疏**《左氏》作「艾」，《穀梁》作「蒿」。

《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篆文『艾』字與『莢』字相類，《穀梁》因譌爲『蒿』，《公羊》又轉爲『鄙』，皆文字殘蝕而譌也。」《校勘記》云：「按：艾、蒿同物也，蒿、鄙同音也。」《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北百二十里，與沂水縣接界。」《統志》：「艾山在徐州府邳縣東一百里，接徐州府界。」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大事表云：牟國

自後不見於經，蓋入於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爲春秋牟子國，亦曰東牟郡，今爲登州府治蓬萊縣。」《水經注·汶水》篇：「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牟

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爲牟汶矣。《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無魯附庸之說。《方輿紀要》：「牟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又云：「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古葛伯國。」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應劭曰：「故葛伯國。」杜云：「在梁國甯陵縣東北。」蓋於晉屬梁國也。

皆何以稱人？

注 据言朝也。

疏 注，据言朝

也。○舊疏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則非微者可知。」夷狄之也。**注** 桓公行

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疏** 注，桓公一至「狄之」。○《繁

露·王道》云：「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何氏說異。按：襄元年，簡王崩，於是邾婁來朝，營、剽交聘，不夷狄之也。稱人爲夷狄之者，

《禮記·曲禮》云：「庶方小侯人天子之國，曰某人。」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春秋》王魯，故貶邾婁、牟、葛以張義。「二人爲衆」，《國語·周語》「文數成於三也」，

故《禮記·月令》「淫雨蚤降」，注：「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衆雨」是也。《說文·目部》：「衆，多也。」多足責也。范氏說《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

疏 杜云：「櫟，鄭別都也。」

今河南陽翟縣。《大事表》云：「今爲許州府禹州。」後入楚。《水經注·潁水》篇：「潁水自潁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城。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時『鄭伯突入于櫟』是也。櫟，鄭之大都。宋衷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之。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水經注》引服虔云：「櫟，鄭大都也。」《統志》：「陽翟故城，今許州府禹州治。」禹州，今屬開封府。曷爲不言入于鄭？**注** 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疏** 注「据齊」至「于齊」。○見哀六年。彼傳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皆之陳乞家。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

雷，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末言爾。**注**末者，淺也。

解不言入國意。**疏**注「末者淺也」。^①○《說

文·木部》：「木上曰末。」凡物在首者曰淺，故《易·象下傳》「志末也」，疏：「末，猶淺也。」本此。《禮記·檀弓》云：「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昭十四年《左傳》「不爲末減」，杜云：「末，薄也。」微、薄俱與「淺」義近。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耳。」鹽鐵論·非鞅篇引《春秋》曰：「末言介」，「介」，「爾」之誤。古「爾」作「尔」，與「介」混也。《通義》云：「末，無也。後突白櫟入鄭，時仲已死，故無用言爾。」曷爲末言爾？**注**据俱纂也。**疏**注

据俱纂也。○謂陽生與突也。祭仲亡矣。**注**

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疏**注「亡，死亡也」。○《周禮·大

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禮記·中庸》篇，事亡如事

存」，皆謂死亡也。《說文》：「从人从乚。」○注「祭仲」

至「國也」。○《鄭世家》敘「渠彌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子驪往會，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驪，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則是祭仲未亡，本《左傳》。按：《左傳》記祭仲專，至爲厲公懼，昭公仲所立，渠彌焉敢弑之？明時祭仲已亡也。《公羊》以突入櫟，即入鄭，無子驪、子儀矣，亦無忽被弑事。○注「所以至亡矣」。○即上《十一年傳》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也。」彼時祭仲不從則仲即死，忽即不能自存，甚至國亡也，效亦驗也。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注**据上言出奔也。**疏**注「据上」至「奔也」。○即上《十一年傳》書「鄭忽出奔衛」也。

《通義》云：「忽實爲高渠彌所弑，弟子不知，疑其出奔。」牽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疏**《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無「矣」字，非。十一年

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無「矣」字，非。十一年

① 「者」字原脫，據上注文補。

疏引此亦有「矣」字。「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

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言，解不虛設危險之

嫌。**疏**注「言忽」至「復錄」。○《通義》云：「仲之存

亡爲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

就答忽實死，「亡」非出奔意。」按：死亡曰亡，出奔亦曰

亡，《禮記·大學》云：「亡人無以爲寶」是也。不必忽亡

即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出也」。○注「皆

所」至「之嫌」。○《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

必死，國必亡。祭仲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

存易亡。」今祭仲死而忽果出，傳明忽爲君微云云，皆所

以終十一年傳文也。舊疏云：「十一年傳文雖不出祭

仲之口，但傳家爲祭仲而爲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

《公羊》謂祭仲知權，有危險之嫌，序所謂「非常異義可

怪之論」是也。①反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

之嫌。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

于侈，伐鄭。

注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

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

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

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二傳作

「襄」，無「齊侯」。侈、襄皆多聲，故文異。《說文·衣

部》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侈。」《說文》所謂《春秋

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侈」亦與今體不

同。按：「侈」即「襄」之變。陳氏樹華亦云：「襄，乃

「侈」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杜云：「襄，

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襄亭。」②《大事表》云：「在今

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襄亭在鳳陽府宿州

西。」按：鄭在宋、陳西，鳳陽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

伐鄭也。○注「月者」至「錄會」。○正以《隱七年》「秋，

公伐邾婁」之屬書時，而此書月，故決之。伐重會輕，不

舉伐爲重，而先書會于侈，嫌月爲危桓之伐，故錄會。

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

月，危之。」不嫌爲桓危。會者，明爲伐會，故知書月爲

①「異」，原作「意」，據《春秋公羊傳注疏》何休序改。

②「有襄亭」，《春秋左傳注疏》無此三字。

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疏與《僖十九年》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同。彼齊與盟，此亦曹與會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疏書月，與上年十一月「伐鄭」同，為錄義兵也，故書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

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

疏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為奪臣子詞。此書致，故決之。舊疏云：「桓是

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篡，故致之。」○注「致例時」。

○上《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桓盟不致，彼致者，明隱與戌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戌盟雖信，猶可危。書致之變例也。○注「此月」至「月也」。○毛本

「義」字空缺。致例時，此月，故決之。

冬，城向。

疏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

唐《曆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

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

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為定之方中，值營

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

時，①水星昏正，故傳以為得時。」②則當周之十二月，在

「衛侯朔出奔齊」下，按殷曆亦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冬。

城例時，故書月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

疏注「据衛」至「不名」。○在僖廿八年。絕。**疏**繁

露·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

就位，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

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

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書名以絕之。」《春秋傳》

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彼「君子」即

謂孔子書經也。曷為絕之？」**注**据俱奔也。

疏注「据俱奔也」。○据「衛侯出奔楚」，亦奔也。得

①「時」，《新唐書·曆志》作「前」。

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

使守衛朔，**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

以朝廟告朔是也。**疏**注：朔「至」是也」。

○《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①注：「天子頒

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而受行之。鄭

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玉藻》

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

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

朔，《玉藻》所云是也；亦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

不視朔」是也。告朔，亦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

月」是也。天子行諸明堂，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文

六年，猶朝于廟」是也。《太史》注云：「定四時，以次序

授民時之事。」文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朔，謂使守每月

所頒之政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

府及都鄙」者，非謂僅守告朔朝廟之禮也。而不能

使衛小衆。**注**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

行。**疏**注：時天「至」使行。《通義》云：「天子小

有徵發於衛，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

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搆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

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衆

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

「黔」讀若「琴」，「琴牟」急言之曰「留」。按：《穀梁傳》

云：「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繁露·王道》

云：「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發衆

不往也。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岱，

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

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

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

共之。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

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注：越，猶

走也。○《楚辭·逢紛》云：「精越裂而衰毫。」王注：

「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年《左

傳》：「而越在他竟」，注：「越，遠也。」《說文·走部》：

「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年《左

傳》：「而越在他竟」，注：「越，遠也。」《說文·走部》：

①「告，原作「國」，據《周禮注疏》改。

越，度也。越，从走，故有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是也。昭二十年「越在草莽」，定四年「越在草莽」，《公羊》「越在岱陰齊」，皆謂播越也。《管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注：岱岱至一山也。○《漢書·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國策·齊策》：「蘇秦說齊王曰：南曰泰山。」《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書·堯典》：「至于岱宗。」偽孔傳：「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職方氏職：「兗州，其山鎮曰岱山。」《爾雅·釋地》：「河東岱。」《書疏》引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五帝紀》：「黃帝東至于海，及岱宗。」《漢書·五行志》：「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處也。」①○注：山北曰陰。○《說文·阜部》：「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呂覽·古樂》云：「乃之阮隃之陰。」又《國策·齊策》：「及之罩黍、梁父之陰。」高注並云：「山北曰陰。」○注「先言」至「共之」。○《漢書·吳王濞傳》：「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禮記·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

而已。故周禮·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②其圻內亦不得頒賜，《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名山大澤不以盼」是也。《鹽鐵論·錯幣》云：「故王者外不障海澤以惠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又《禁耕》云：「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海內爲匣匱。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皆謂與百姓共之義也。傳不曰「齊岱陰」而言「岱陰齊」，謂岱陰之齊耳。○注「傳著」至「誅之」。○舊疏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傳著岱陰，有衛朔恃負險阻意，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注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疏**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楊注：「屬，

①「代」，原作「伐」，據《漢書》改。
②「王」，原作「玉」，據《周禮注疏》改。

託也。」又《禮論》云「屬諸侯」，注：「屬，謂付託之。」○注「天子」至「負薪」。○舊疏云：「皆漢禮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御覽》引《白虎通》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按：「不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本作「不豫」。《論衡·死偽篇》、《續漢·禮儀志》皆同，《說文》作「不念」。又《顧命》云「王不懌」，《漢書·律曆志》作「不豫」，蓋今文《尚書》也。懌、豫一聲之轉，念、豫同部段借。舊疏云：「豫詰爲樂。」亦通。「諸侯稱負茲」者，《白虎通·諸侯》云：「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民也。」①《書·金縢》云：「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注引鄭注云：「丕，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尚書》：「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棟案：《白虎通·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不復子之也。」《公羊》曰「屬負茲」，則「負茲」即「不茲」也。「負」與「丕」音相近，故「負」亦讀曰「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說爲長。《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從之。」按：《爾雅·釋器》：「蓐，謂之茲。」郭引《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

蓐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②諸侯病曰負茲。」《索隱》：「茲，公明草。」《素問·五藏生成篇》「色見青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爲籍席之名。③其以龍鬚草爲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其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圉師》注：「蓐，馬茲也。」蓋人有疾則著席，如負之然。故《公羊問答》云：「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卧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楊倞注以爲即今之龍鬚席。茲，編草爲之，字从艸。而本疏云「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強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子」與「茲」、「不」

①「民」，原作「之」，語出《太平御覽》引《白虎通義》，據改。

②「席」，原作「草」，據《史記集解》改。

③「籍席」，原作「籍序」，誤。據國學基本叢書本《公羊義疏》改。

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於天而有疾也。告神謙，從諸侯辭也。犬馬者，《白虎通》云：「負薪犬馬，皆謙稱也。」舊疏云：「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負薪者，《禮記·曲禮》云：「君使上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憂，或為疾。」疏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然上祿可代耕，且下文問庶人子云能負薪、未能負薪。而今云上負薪者，亦謙辭也。」《孟子·公孫丑》篇：「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趙注亦引《曲禮》為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昭九年》「舍藥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者少舍」，注：「舍，止也。」《荀子·成相》云「各以宜舍巧拙」，注：「舍，止也。」○注「託疾」至「就罪」。○《繁露·王道》云：「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釋文》「諸侯有疾稱負茲，言朔託有疾」，謂託疾，止不就罪也。《通義》云：「舍，釋也。占訓通為赦，故漢書·宋博傳曰「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按：如孔說亦通。意謂衛朔託疾，天子即止而不罪。與上注責天子當及時誅之義相足，見天子之始終不能召衛侯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疏**包氏慎言云：「春正月經有丙辰，曆正月有丙子，無丙辰。二月經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趙」，月之六日。二月有丙午，則正月不得有丙辰矣。」按：丙午為二月之四日。黃，杜云：「齊地。」《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溝為名。或是。登州府黃縣東南有故黃城，是其處。」《左傳》云「平齊、紀」，則似在登州者為是。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趙。**注**本失

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為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疏**《僖十六年》疏引《春秋說》以此

丙午為二月晦，下五月丙午為五月之朔。《經義述聞》云：「何氏本此發注，於《僖十六年》注曰「事當日者日，^①平居無他卓偉，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蓋以趙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

①「注」，原作「傳」，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朔。按：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曆》：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壬辰朔，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不得爲壬辰矣。經何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書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書會者，直言『及』。』此

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聲誤。」越者，杜云：「魯地。」《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注「本失」至「無絕」。
○本失爵在名例者，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得褒，乃書字故也。」朝桓公稱人者，上《十五年》「邾婁人」，^①牟人，葛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是也。儀父先與隱公盟，即《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者，宿與滕、薛猶先，故爲元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舊疏云：「有誅，十五年稱人是也。無絕，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明君子與人爲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越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

①「婁」，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

疏《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宋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彼序疏合。按：此與《左氏》應無「夏」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從《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經書「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曆推五月無丙午，六月之六日、四月之五日也。《通義》云：「得與一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爲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詞無所美，殺而不繁。」按：《春秋》書朔不書晦，《公羊》之例也。王氏言之詳矣。杜云：「奚，魯地。」《大事表》：「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沈氏欽韓云：「《水經》只云「潮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穀梁傳》作「郎」，《春秋異文箋》曰：「《韻補》以七之韻頤、宦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古

音同爲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按：齊、微部內字，古不與陽、唐韻通，趙說非是。此或傳寫之譌，或一地二名，不必強爲附合也。○注「夏者」至「公也」。○《繁露·十指》云：「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蓋夏者陽，故爲天端。夫者，妻之大，妻不繫於夫，故去夏爲成也。彼又云：「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不然，則四時皆可去時，何獨取諸夏以張義哉？○注「此戰」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此何氏以意言之，故云「蓋」，爲疑辭也。舊疏云：「姜氏三年至魯，六年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譖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疏六月無丁丑，曆爲七

月之七日、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注稱字者，蔡

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

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

疏注「稱字」至「字

之」。○《史記·管蔡世家》云：「桓侯二十年卒，弟哀侯獻舞立。」知封人無子也。季事，何氏或別有所見。《左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則以季即獻舞，故《莊十年》杜注云：「獻舞，蔡季也。」按：如《左傳》所記，獻舞始則弗賓息媯，致師喪身虜，復嗾楚滅息，國又被圍，昏庸甚矣，何嘉之有？明蔡季與獻舞非一人也。○注「出奔」至「奔歸」。○蔡季不容於封人而出，故知出奔。書出奔，嫌季子以罪出，故但書自陳歸。若非出奔歸，起其以奔喪歸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亦不書其出，彼自以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也。○注「不稱」至「是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下「天子大夫」四字，非也。」天子上大夫例稱五十字，次大夫例稱二十字，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此稱季，五十字

也，故云「起宜爲天子大夫」。王朝之臣不與諸侯親屬通，故不稱弟也。魯季子、紀季去氏者，《閔元年》：「季子來歸」，《莊三年》：「紀季以鄆人于齊」是也。「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者，《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若然，《禮記·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穀梁》隱七年、桓十四年傳並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如此注，則非天子大夫得稱弟者矣。《公羊》以《春秋》變文從質，質家親親，故「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係道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

癸巳，葬蔡桓侯。

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

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

疏注「稱侯」至「辭也」。○《左疏

引劉、賈、許云：「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故不稱公。《通義》云：「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止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

①「元」，原作「二」，事在元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謚，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謚配爵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終謚侯，^①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顧視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杞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二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先見法也。○注「有賢」至「其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

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疏**包氏慎言云：「冬

十月書「朔日有食之」，無日，《穀梁》例。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小餘七百三十六。」《通義》云：「趙子常以爲

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沈氏欽韓云：「《元史·曆志》：《大衍曆》推得在十一月交分人食限，失閏也。」○注「是後」至「誘殺」。○見下十八年。○注「去日」至「無日」。○舊疏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即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食在晦也。今此言朔而不書日，故此解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惡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爲君也。」《繁露·玉英》所云「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是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疏**

《通義》云：「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殞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日月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弑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弑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即垂教之大者。」濼者，《說文·水部》：「濼，齊、魯間水。」杜云：「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于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北，濼水

①「謚」，原作「稱」，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人焉。①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其水北爲大明湖。《方輿紀要》：「小清河在濟南府城北，即濼水也。」《大事表》云：「濼，即今之小清河。」《志》云：「濟之南源也。」源發趵突泉，在濟南府城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逕城北而東，大明湖自城北水門流入焉。又東北逕華不注山陽合華泉，又東北入大清河，即濟瀆焉。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疏鄂本：公下有「與」字，涉

左、穀、傳而衍也。按：此傳云「公何以不言及」

又繁露·順命云：「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

是。」《公羊》本作「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也。若有「與」

字，與「與」及「義同，不得特發夫人外公之傳矣。《通

義》云：「檢前後經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

此直言公夫人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辭。」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

注据公及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陽穀。

疏注「据公」至「陽穀」。○見

僖十一年。夫人外也。

注若言夫人，已爲

公所絕外也。

疏注「若言」至「外也」。○下傳云

「其實夫人外公」，此言「夫人外」，故若言夫人爲公所絕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注**內爲公

諱辭。**疏**注「內爲公諱辭」。○實夫人外公，而經作

公外夫人辭，故知內爲公諱也。其實夫人外公

也。**注**時夫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

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

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會」，書「夫

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

齊，以夫人譖公故。

疏注「時夫人至，公爾」

見莊元年傳。○注「言遂至，如齊」。○杜云：「公本

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

而相隨至齊，故曰遂。范云：「遂者，繼事之辭。」○注

「不書」至「公故」。○《史記·魯世家》云：「十八年，公

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綽諫止，公不聽，遂如齊。

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据彼文，齊

侯至此始通夫人譖公，則無爲先誘。與《公羊》異。上

①「入」，原作「出」，據四庫本《水經注》改。

十七年舊疏云「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是也。《穀梁傳》云：「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明濼之會夫人實在，書遂如齊，不書「會濼」，明遂在夫人，桓不能制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

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不暇隱也。**疏**包氏慎

言云：「夏四月有丙子，曆，四月有丙午，無丙子。」《史

記·魯世家》：「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

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於車。」《繁

露·玉英》云：「魯桓公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注**不

書「至「恥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十

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之文也。杜云：「不

言戕，諱之也。」范云：「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

○**注**「地者」至「隱也」。○各本「尤」作「此」，依鄂本正。

舊疏云：「魯侯被殺，例不舉地，故隱公、閔公直言薨而

已。今此言齊，故如此解。」按：《穀梁傳》云：「其地，

於外也。」君戕於外，於國危甚，國重君輕，故以國危爲重，以諱君恥爲輕也。隱、閔不地，自緣不忍言地，臣子

辭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注**凡公薨外致日者，

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

不可不戒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

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

故加之以絕。**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有丁酉，

曆四月之朔日爲丁酉。丙子爲桓公卒于齊之日，丁酉

爲喪至之日，喪至在四月朔，則公以三月卒矣。三月之

十日，丙子也。」○**注**「凡公」至「戒慎」。○舊疏云：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之屬是也。」

彼書日，亦危痛之義也。○**注**「加之」至「以絕」。○《校

勘記》云：「生死，宋本同，蓋誤。鄂本、閔、監本、毛本

皆作「死生」是也。」《禮·喪服》：「鄭《目錄》云：「不忍

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

尸。」《白虎通·崩薨》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

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是喪爲死

①「崩薨」，原作「喪服」，引文見《白虎通義·崩薨》篇，據改。

之通稱，上下同之，不以明貴賤也。若言公喪至自乾侯，嫌喪為諸侯專稱，故加之以絕，明非配公之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

注据隱公也。

疏包

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葬桓公，曆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按：閏當明年閏正月，此己丑於曆為十一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据隱公也」。○《隱十一年傳》云：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隱，閏皆不書葬，隱在前，故專

据隱也。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

注据俱讎也。

疏注，据俱讎也。

○《隱十一年

傳》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明

亂臣賊子，人人得讎，所謂「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也。

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君子

辭也。

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

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

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謚。禮，

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

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

天子稱天以誅之。蓋以為祖祭乃謚，「丁

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

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晡，乃克葬」

是也。以公配謚者，終有臣子之辭。上

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

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

君薨地也。

疏

繁露·俞序云：「春秋緣人情，

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

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傳

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即作《春秋》者，謂孔

子也。《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為為《春秋》」，又云「其諸

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

也，又云「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

皆是也。○**注**，時齊「至「書葬」。○《穀梁傳》曰：「君

①「十一年」，原作「元年」，引文見《春秋公羊傳》隱公十

一年，據改。

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已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親弑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知不然者，彭生雖手弑魯桓，係受其君使，抑勒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首，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彭生何益焉？何氏以爲量力，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一是也。」○注「桓者謚」。○《周書·謚法解》：「辟土開疆曰桓。」○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篇：「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藝文類聚》引《占史考》云：①「禮，待葬而謚，所

- 以尊名也。其行善惡爲謚，②所以勉爲善也。」《穀梁傳》曰：「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迹也。」③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儋。」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爲謚，則生有爵者死即有謚，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春秋變周從殷，故曰「生有爵死有謚」。
- ①「藝文題聚」，原作「御覽」，引文見《藝文類聚·禮部下·謚》，據改。
- ②「惡」下，四庫本《藝文類聚》重一「惡」字。
- ③「迹」，原作「節」，據《禮記注疏》改。

《郊特牲》注亦云：「古謂殷。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注「禮諸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諫長，賤不諫貴。諸侯相諫，非禮也。臣常受謚于君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釋名·釋典藝》云：「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子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禮記·曲禮》云：「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疏引王肅說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則《曲禮》注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疏引何胤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①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爲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尤非天子所得命謚矣。」○注「卿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

賜謚」，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又《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彼謂天子卿大夫亦受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則在位者有謚明矣，故《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隱八年》：「無駭卒」，《左傳》：「羽父請謚與族」。《穀梁》注：「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是也。○注「唯天至，諫之」。○《白虎通·謚》篇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②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按：《曾子問》曰：「賤不諫貴，幼不諫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諫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通典引

① 「象」，《禮記注疏》作「相」。

② 「之」，原作「云」，據《白虎通義》改。

《五經通義》云：①「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穀梁》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證之。《曾子問》注又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故也。○注「蓋以」至「是也」。○吳，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吳作「是」。《白虎通·謚篇》云：《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之喪至自齊」，與《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同。書法，皆未有謚之稱。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亦同書，明葬時乃有謚。而《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未即墓時已有謚，明祖載時已謚也。《白虎通·崩薨》篇：「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柩，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禮記·檀弓》疏：「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

鄭注：「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②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遺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所以謂之祖者，《禮·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檀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賁、賓賁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謂因衆會欲顯揚之也。上無謚，故《禮經》不及述也。○注「以公」至「之辭」。○《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是公爲臣子尊其君父之稱，

①「通典」，原作「御覽」，引文不見《御覽》而見《通典》卷一百四，據《通典》改。

②「設」，原作「謂」，據《禮記注疏》改。

故稱公爲有臣子辭也，決《隱十一年》不書葬爲無臣子也。既書葬，又稱公，是爲終有臣子辭也。○注「上葬」至「事也」。○舊疏云：「考諸古本，皆無「上」字，衍文。或者「上葬」爲此上文之葬，若《昭三年》「葬滕成公」下注云「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之類也。按：彼發注於「葬滕成公」之下，故曰「上葬」。此即在「葬我君桓公」經下，不須言上。蓋「上葬」日者，謂書日於葬上，明葬爲生者事也。《隱十一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此既不責臣子討賊，故以生者之事予之。《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注：「隱，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桓非賢君，隱之者，明臣子當痛其君父死不以正，不得以時葬也，故注云「起生者之事」。○注「且明」至「會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隱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按：隱元年《左傳》「衛侯來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謂諸侯共會也。《既

夕禮》有公贈玄纁、束馬兩事，此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注「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是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魯，故言我。

① 「三」上，原衍「十」字，引文見《左傳》昭公三年，據改。

公羊義疏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元年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疏

《釋文》但題「莊

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釋文》：「《謚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

即位。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志

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

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也。」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注据繼君不絕也。

疏注「据繼君不絕」。○《說文·糸部》：「繼，續也。」

《玉篇》：「紹，繼也。」大夫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注「隱

痛」至「即位」。○《隱二年》注：「隱，痛也。」親父被戕，

禍莫大焉，故爲子痛，不忍書其即位。《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

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若表臣子之心，①不可曠年

①「若」，原作「其」，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二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猶遁也。

疏《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

自讓其位而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

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猶遁也。

○《說文·走部》：「遜，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

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聘禮》「孫而說」，《學

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①《論語》「孫以出之」，皆

「遜」之段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

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遷延之意。故《穀

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公羊》云「孫，猶孫也」，何

云「孫，猶遁也」，鄭箋云「孫之爲言孫，遁也」，《釋言》曰

「遜，遁也」，《釋名》「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占就

「孫」義引申，卑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

「孫」字下云「从至，至而復孫」。^②孫，遁也」。此亦有

「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爲謙遜，下「孫」爲

遁孫，故云「猶也」。舊疏謂：「欲解彼此之「孫」，^③皆爲孫遁自去之義。」^④恐非。內諱奔，謂之孫。

注言于齊者盈諱文。**疏**《通義》云：「諱奔謂

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

「據百二十國實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

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

內魯爲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

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

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

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

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

「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

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文同者，盈滿

①「凌」，經韵樓本《說文解字注》作「陵」。

②「至至而」，原作「玉玉至」，據經韵樓本《說文解字注》改。

③「孫」，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④「自」，原作「月」，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

公羊傳注疏》改。

其諱文，若今始然也。」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注**据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

文。**疏**注「据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桓

十八年，若有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

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彼注即据文九年爲

說，似此可不致。而云「未有來文」者，舊疏云：「夫人

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解也。」按：

《詩·齊風·南山序》箋云：「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

後乃來。」《左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是夫人

固在齊也。《詩疏》云：「其來年月，三《傳》無文。何氏

及賈逵、服虔皆以爲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

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其實本未歸也。至二年，

「夫人會齊侯于濊」，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

矣。服虔云：「蓋魯桓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

也。」惟杜預以爲莊公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①公

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

爲魯人所允，故三月又孫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出，非先

在齊。」與前儒說異，不可從也。按：《左傳》明云，文姜

出，杜氏必欲故違。《傳》及先儒之說，因謂其二月反，

孔穎達依回其解，似若留此三月餘時，爲杜、孔藉口者，

而又增飾姜氏感公意而反，魯人允之而孫諸節，殊不可

解。念母也。**注**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

念母也。**疏**注「固在」至「母也」。○《通義》云：「將

以來月練祭，莊公感母在齊，^②念而迎之。《左傳》曰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据

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

公如齊，公弑，懼爲國討，留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

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

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

「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也明

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

公之薨，^③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

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亦用何

義。《魏書·寶媛傳》引服虔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

①「來」上原衍「未」字，據《毛詩注疏》刪。

②「母」字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③「薨」，原作「喪」，據《毛詩注疏》改。

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①環又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

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疏**《通義》云：「公孫，則正月書其

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祔，比至于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即謂此年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莊公不書即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即位，與定元年之不書正月異，彼即位後也。

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即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即位，臣子不能不執贊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尚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致愛則存」之「存」。^①彼疏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

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月存親」，事則與何、賈、服並同矣。《襄二十九年傳》「正月以存君也」，彼爲襄公在楚，故特發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沒已踰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注：「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不知練應四月，時已三月，宜先宿戒，故下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

①「致」，原作「敬」，據《禮記注疏》改。

②「疏」，原作「注」，引文見孔穎達疏文，據《禮記注疏》改。

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俞云：「何氏此解，甚為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為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為《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注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疏**注，据夫一至邾婁。

○見閔二年。貶。**疏**《通義》云：「貶去姓者，惡其黷姓。」《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也。」《左傳》云：「絕，不為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絕母，①不復以之為親。為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為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姜與兄殺君，何止於責？即與齊絕，姜遂無罪乎？」《春秋》為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貴莊公也。而《釋例》：②，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夫責莊公絕其何為貶去夫人之氏？進退皆失据也。曷為貶？

注据俱以孫為文。與弑公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弑公而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是內絕之之改。」

①「絕」，原作「繼」，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②「釋」，原作「辭」，引文見《春秋釋例》，據《春秋釋例》改。

辭，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①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按：《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弑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弑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為姜氏罪不與弑夫」，即以今律論，姦夫弑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尚應縲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為司馬昭、賈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弑之耳，而司馬昭即以撫尸哭掩其弑君之罪矣。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注「如其事曰訴」。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譟，或从心作愬。」《論語·顏淵篇》：「膚受之愬」，注：「愬，己之冤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卻棼訴公于

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訴」，《玉篇·言部》：「譖，讒也。」《廣雅·釋詁》：「譖，誣也。」《詩·小雅·雨無正》云「譖言則退」，^②箋云：「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冤譖」，並有加誣之意。公曰：「同非

吾子，齊侯之子也。」**注**以淫於齊侯所生。

疏舊疏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適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又《猗嗟序》云：「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明

①「小」，原作「少」，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②「正」，原作「極」，據《毛詩注疏》改。

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謫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爲憑空有此語乎？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爵。**疏**注「欲醉而殺之」。○《齊世家》：

「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飲至三爵」。○《禮記·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①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盞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引禮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爲酗酒者示戒。於其出

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疏**《經傳釋詞》：「焉，猶也。昭三十二

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公羊》：「於其出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焉，猶也耳。^②擗幹而殺之。**注**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擗折其幹。**疏**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協」。許云「摺也。从手彐聲」。^③作「擗」者，或體也。作「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摺」，《范雎傳》「折脅摺齒」，《鄒陽傳》作「摺脅折齒」，《漢書》作「拉脅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協」，音路合反，本又作「擗」，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

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焉，猶也耳。^②擗幹而殺之。**注**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擗折其幹。**疏**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協」。許云「摺也。从手彐聲」。^③作「擗」者，或體也。作「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摺」，《范雎傳》「折脅摺齒」，《鄒陽傳》作「摺脅折齒」，《漢書》作「拉脅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協」，音路合反，本又作「擗」，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

①「禮」字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②「焉」字原脫，據《經傳釋詞》補。
③「手」，原作「平」，據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改。

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搯殺之」，疏引《說文》：「搯，捉也。」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山》疏引補。《詩·駟》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脅。」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弗方」，郭注：「幹，脅。」《國語·晉語》：「聞其駟脅，欲觀其狀。」韋注：「駟，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旦反，脇也。」是陸本不脫。○注「擗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如字。」《說文·走部》：「邁，協也。」手部：「協，摺也。」引《公羊傳》曰：「協幹而殺之。」又：「拉，摧也。」摧，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擗，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捭摧藏」，注：「拉，頓折也。」又云：「拉，擗雷碾，崩轡弛岑」，注：「拉，擗雷碾，崩弛之聲也。」《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脅，即擗也。」桓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是也。扶，宋本作「扶」，誤。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注**据貶必於其重。**疏**注据貶「至

「其重」。○《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是也。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並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疏**《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弑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弑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四制》曰：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弑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韻樓集》云：「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弑公于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黜至不順」。○宋本、閩本作「贖」，當据正。《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作「辭黜贖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即《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魯之，注：「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爲不敬也。《繁露·精華》云：「脅靈社不爲不敬靈」，《說苑》作「劫嚴社而不爲不驚靈」。按：《繁露》、《說苑》並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重至於下」。○舊疏云：「此『蓋』詰爲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當誅」。○包氏慎言云：

「不與念母者，絕而尊其母子之恩也。何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言弑夫者，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遠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者，《春秋》之法也。文姜幸逃法誅，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并責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①未得殺之。殺之，士官也。」據《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母者，夫妻以胖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父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

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通義》云：「公孫日，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凡公夫人奔例日，^②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有罪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桓公薨於上年四月，今年四月一期，故爲練祭左右也。謂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練衣黃裳，縗緣。』注：『小祥練冠，^③練中衣，以黃爲內，^④縗爲飾。黃之色卑於縗。縗，縗之類，明外除。是小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①「官」，漢魏讀書本、五經異義、四庫全書本、駁五經異義《作「官」》。

②凡，原作「彼」，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③冠，上原衍「祭」字，據《禮記注疏》刪。

④黃，原作「是」，據《禮記注疏》改。

夏，單伯逆王姬。**疏**《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

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

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疏**注「以稱字

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

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

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

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

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

乎天子者則與中大夫同秩。」①《左氏》經云「單伯送王

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

伯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辭。且逆，則据往之日書。

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②送則据來之日書，時尚未

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

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加于百

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

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

命于天子」，是尋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

二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③《曲禮》下云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為上卿，自謂本國之君

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為貴賢張義也。魯有僖邑，

或作「闡」，疑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

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

「禮諸侯」至「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

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適

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

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

命諸侯。」不云益地者，④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

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赦」，

注：「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

也。」「一紂以爵，再紂以地，三紂而地」，畢注：「凡十五

者」字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②「可」，原脫，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補。

③「二年」，原作「一年」，引文見《左傳》僖公十二年，據

改。

④「益」，原作「兼」，據《禮記注疏》改。

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皆本《書大傳》為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用《書

傳》說也。《書鈔》引《白虎通》云：①「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日，②「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為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紀·孝安皇帝紀》：③「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④不得其人者有讓。」⑤故《漢書》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⑥縣次續食，令

①「鈔」，原作「錄」，引文見《北堂書鈔》卷七十九，不見《書錄》，據《北堂書鈔》改。

②「日」，疑當為「月」之訛。

③「後漢紀·孝安皇帝紀」，原作「後漢書·魯丕傳」，引文見《後漢紀》而非《後漢書》，據《後漢紀》改。

④「者」，原脫，據《後漢紀》補。

⑤「讓」，原作「罰」，據《後漢紀》改。

⑥「五」，原作「四」，引文見《武帝本紀》元光五年；「者」，原作「署」。據《漢書》改。

與計偕」，^①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十之意也。按：「王

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

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白虎通》引《王度

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

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所貢之

數亦準此與？何以不稱使？**注**据公子遂

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文。**疏**注「据公」

至之文」。○《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是也。凡內

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詞。單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爲

問。天子召而使之也。**疏**《通義》云：「緣親親

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召而

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

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讎，不敢不讎

也。王命勿讎，則亦不敢讎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

者而已，所以主王姬無讎，於其狩焉乃讎。」逆之者

何？使我主之也。**注**逆者，魯自往之

文。方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

逆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注「逆者」至「受之」。

○《說文·走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

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讎文也。不言於京

師，明同魯內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

聘禮》「衆介皆逆命不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

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曷爲使我主之？

注据諸侯非一。**疏**注「据諸侯非一」。○各本

「作」之，誤，据鄂本、宋本正。天子嫁女乎諸

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

子同姓者。**疏**《唐石經》「乎」作「于」。《史記·呂

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

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

按：此自謂嫁女於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王後，當

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

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

①「令」，原作「會」，據《漢書》改。

服。一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諸侯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得申其私服，則不必就諸侯主之，如諸侯嫁女於諸侯例矣。下《四年》注云

「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

是也。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爲主

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下《二十七年》

「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

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主之矣。○注「不

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

使同姓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

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

嫁女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

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

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

威厭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

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

「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待」作

「持」，誤。鄂本作「待」，當据正。「于」當作「於」。舊疏

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已放其命，云有女可嫁，

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嫁

於某國，正以申陽倡陰和之道故也。」按：風，猶諷也。

猶《詩序》之「風化」、「風刺」，皆謂諭示不直言也。

《易·泰》六五：「帝乙歸妹。」《集解》引《九家易注》：

「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居尊位，

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妹也。」^①五應於二，當

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

二，以中和之道相承，故元吉。《困學紀聞》引《京氏易

①「妹」，原作「二」，據《周易集解》改。

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如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皆所以申倡和之道也。《詩·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失倡和之義矣。○注「天子」至「之路」。○於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於「改」字，非。《詩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蓋上安駁毛、鄭語，亦可見天子嫁於諸侯備姪娣矣。或可以尊故命同族諸侯女為姪娣與？諸侯不再娶，若其無媵，設適夫人歿，或適無子，則是絕人繼嗣矣。○注「我主」至「子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無『我』字，同。監本、毛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一○，^①今刪正。閩本『我』字重刻，蓋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按：有『我』字是也。我主書，^②謂以我主之書法書之也。^③我主，見上文。《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注：「魯桓親見弑于齊，若天子命使為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諱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

之京師，而以我主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所本。《穀梁》又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

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

也。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

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群公子之上

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外。

^疏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穀梁》亦云：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于外為禮，《左疏》

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

^①「一」，原脫，據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補。

^②「書」，原脫，據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補。

^③「我」下原衍「為」字，「之書」原作「變」字，據阮元《春

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刪改。

之女，故宜築于官外。」劉氏逢祿曰：「群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仇辭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爲隱討桓，又不能爲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弑兄而遭弑之桓公，一則以王姬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公忘讎奪親而爲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言」至「禮也」。○《穀梁傳》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同」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不可，群公子之舍則以卑」，故闕地于夫人之下，群公子之上也。時魯因嫁女讎國，故于外耳。于外何以非禮？**注**据非內女。

疏注「据非內女」。○閩本、監本、毛本「女」作「也」，依鄂本、宋本正。言王姬應殊內女，故据以難。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爲營衛不

固，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讎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于」有越訓，「越」有遠義，故「于」亦有遠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爲營衛不固」。○《通義》云：「申言築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主嫁，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群公子之舍之間，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舊自有館也。楊疏云「主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則是營衛不固，是輕王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辭，一則輕王姬故也。○注「不以」至「非禮」。○此駁《左》、《穀》「家義也」。《穀梁》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左傳》以爲「禮」，亦即《穀梁》義，故杜云：「齊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闕，

故異其禮，^①得禮之變。」《公羊》義，魯得以仇爲辭，無爲受命而又築于外也，故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也。其

築之何以禮？**注**据禮當豫設。**疏**此道築

之通義，非謂魯此之築爲禮也。主王姬者，必爲

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

築？**注**据諸侯宮非一。**疏**注据諸至「非

一」。○舊疏云：「即下云路寢、小寢之屬是也。按：

下《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

曰路寢，三曰小寢」是也。非一也。於路寢則不

可，小寢則嫌。**注**皆所以遠別也。**疏**注

「皆所」至「別也」。○舊疏云：「於路寢則不可者，謂外

內無別。小寢則嫌者，嫌褻瀆。」《曲禮》疏引此傳，下引

何氏說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

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居也。今注無此語。

《白虎通·嫁娶》云：「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

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群公

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城郭之內。」《穀梁傳》

云：「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群公

子之舍，**注**謂女公子也。**疏**注，謂女公子也。

○《詩·豳風·七月》云：「殆及公子同歸」，亦謂女公子

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

其門。」**注**：「女子有宮者，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

曰「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

門，列爲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然則

父子異宮，不獨男子然也。《儀禮·喪服傳》云：「故有

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左傳·隱

三年，有東宮得臣」是也。宮室之制，前正寢，次燕寢，

次夫人正寢及小寢，皆南北相直。諸子所居當在其旁，

則女公子所居亦當在夫人小寢旁矣。《禮·士昏禮

注：「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以其十五成

童。」故女子亦十五許嫁，乃別宮也。《昏禮》云：「祖廟

未毀，教于公宮三月。」**注**：「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

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彼所謂宮，即天子、

諸侯、女公子之宮也。則以卑矣。**注**以爲太

卑。**疏**《白虎通》、《曲禮》疏引「以作已」，《曲禮》疏

① 「禮」，原脫，據《春秋左傳注疏》補。

說云：「群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爲卑，不可處王女也。」疑亦何氏說。《禮記·檀弓》注「以」與「已」字本同，何氏作「以」爲說，應作「以」。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注**以上傳言爾，知當築夫人之下，群公子之上。築例時。**疏**注「以上」至「之上」。○《曲禮》疏引此注作「築夫人宮下，群公子宮上」。《白虎通·嫁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之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易林·屯之觀》云：「東鄰嫁女，爲王妃后。莊公築館，以尊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說喜。」蓋誤合紀季姜與此爲一事。○注「築例時」。○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十月乙亥，月之十

八日也。^①《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疏**《通義》云：「錫命例

月，重錄之，加于聘也。趙汭曰：「錫成公命，書月者，

著例也。凡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范注上「諸侯日卒」傳云：「重發之者，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爲錫命而錄，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按：榮叔，疑《書·顧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注**上與下之辭。**疏**

《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賜、錫通。○注「上與下之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犬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二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皆爲上與下之稱，故《曲禮》又云「長者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柎鬯，皆

①「月」，原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補。

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注：增加「至

諸侯」。○《曲禮》疏所載《公羊》家說：「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柅鬯。此傳以命爲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爲九賜第一矣。○注「禮有」至「不能」。○舊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柅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柅鬯之章，景星之應」是也。《曲禮》注引《含文嘉》作「九賜」，此疏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所見本亦作「賜」

也。《曲禮》疏云：「《公羊》說九賜之數，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云云，異人之說，故有參差，大略同也。

按：此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皆同，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注，《漢書·武紀》應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不同。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柅鬯」，其次又異。《穀梁》注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褒德賞功即所以勸善，勸善即以扶不能，《論語·爲政》篇所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之禮，諸侯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無衣》篇爲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以無衣爲辭，知王錫諸侯有服也。重命不重財物，亦聘禮輕財重禮之意。○注「禮有」至「五命」。○《通義》云：「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

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爲節。」《公羊問答》云：「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爲說，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按：《周禮·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羊》家當以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也。《禮記》疏引許慎說「九賜即九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据何氏，蓋與許同也。《禮疏》引鄭司農亦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康成以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先鄭亦與許、何說同。《白虎通·攷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柎鬯，增爵爲侯，益上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①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柎鬯，增爵爲侯。一則以九賜分三等黜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其言桓

公何？**注**据錫文公命不言謚。**疏**注「据

錫」至「言謚」。○即《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是也。追命也。**注**舉謚明知追命死

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

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

之，尤悖天道，故云爾。**疏**注「舉謚」至「死

者」。○以言桓，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

云：「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

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

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

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故也。」○注

「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

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義》：

「《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進錫死者，非

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

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按：下

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

①「復有功」，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命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謚。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謚讀誄，蓋賜謚必有誄詞，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賞人於朝，^①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引《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儔之」，是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

○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謚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謚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謚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桓公推刃於同父，成風以妾母儷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奉若君道也。^②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壹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宋本，悖「誤存」。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為父母

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由我嫁，

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云『釐降二女于媯汭』，《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

① 「賞」，原作「爵」，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② 「奉」，原作「欽」，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至貴而素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至「女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較爲略也。

齊師遷紀邾、鄆、郚。

疏杜公：「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郡都昌縣西有郚城。」

《大事表》云：「此紀三邑也。邾，一作「駢」。後爲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即此。在今青州府臨胸縣東南。郚，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鄆，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鄆山，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即郚城也。晉朱虛縣在臨胸縣東六十里。」《統志》：「駢縣故城在青州府臨胸縣東南。」^①亦作「邾」，又作「駢」。郚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嵎山北。郚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即古郚邑。郚、

郚同音。《方輿紀要》列駢城於安丘縣，又以郚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爲鄆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鄆邑故址。」《左氏》以此三邑爲紀邑。杜公：「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邾、鄆、郚，國也。」以邾、鄆、郚爲一國名。又曰：或曰「遷紀于邾、鄆、郚」，則宜加「于」以絕之，不如《公羊》、《左氏》爲是。《通義》云：「邾、鄆、郚，三邑名，《穀梁》說三者爲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稱師，知取

之。**疏**注「以稱」至「取之」。○決下十年「宋人遷宿之非以兵取也。此傳明經文之「遷」爲「取」，非訓「遷」爲「取」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注**

據莒人伐杞取牟婁。**疏**注「據莒」至「牟婁」。

○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邾」，誤，依宋本正。爲襄

公諱也。**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

^①「南」，原作「北」，據《大清一統志》改。

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也。**疏**注「襄公」至「文也」。○襄公復讎事

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邾、郚、郕，當坐取邑。春秋與襄公復讎，故爲之諱，若不爲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襄公之誠不爲利也。不書取，並不書伐，皆所以順諱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春秋大其復讎，爲襄公諱滅，故下《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其取邑，爲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文與

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闕」，傳云：「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取也。」**注**：「與受濫爲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咸丘爲魯所焚，邾婁君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之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

若符契。一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當時自必有撫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共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①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譏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一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據。」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肸卒書弟，肸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惟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友惟一如陳，是通乎已之私行，亦無緣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弑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即位書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

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

錄焉爾？

注 據王后崩猶不錄。**疏** 注「據

王」至「不錄」。○《春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

后不錄，王女之嫁於諸侯宜不錄矣。故下十一年歸齊

之王姬無卒文，明非由我主，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

我主之也。**注** 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錄

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曰，外女卒不

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恩禮』」。

○《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

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按：此與紀伯姬卒、

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

《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

故爲之服」。鄭云：「《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

①

原，原作「甲」，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說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即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尊卑不敵故也。故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亦無服，若嫁於王者之後，亦大功矣。若魯莊元年王姬，亦宜爲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①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通義》云：「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醕同於內女文。」○注「內女」至「魯女也」。○《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又《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內女卒，皆日也。此不日，故解之，猶王姬歸齊不月之義也。而下《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注云：「卒不日，葬日。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注書**

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左

氏》、《穀梁》「郕」作「禚」，下四年同。杜云：「齊地。」

《玉篇·示部》：「禚，之若反，齊地。」郕，故到切，濟

陰成武縣東南城名。《大事表》云：「杜云『齊地』，實邑

也。《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杜云「三邑，皆

齊西界」。据此當爲齊、魯、衛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

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注

「書者」至「近淫」。○《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書，姦也。」《白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弔者，婦

①「者」字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②「示」，原作「衣」，據《玉篇》改。

人無外事，防淫佚也。《詩·南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即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按：下《四年》「于祝丘」，注亦云「與『會郛』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郛。」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注「不致」至「是也」。○即《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即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奔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馮卒。**疏**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公羊義疏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年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

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疏**舊疏

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桓十一年》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①**傳曰『柔者何？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輒發傳者，無氏嫌貶

也。」然則今復發傳者，嫌會讎人致貶故也。」按：《左

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氏以爲疾其專政，亦以

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讎讎

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

「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

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

賞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即其義。」按：將兵大夫

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

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

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

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

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

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

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

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

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

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

命矣。以《左傳》證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

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

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

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

①「年」下原衍「傳」字，以下文字實爲《春秋》經文，據刪。

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爲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即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爲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貴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朔會伐衛、公孫慈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魯與同，^①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注莊公馮篡不見，書

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

疏

注「莊公」至「見也」。○《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又《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

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

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入

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即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衍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衍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獯也。」然則剽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衍與夷獯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則迥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得書「葬晉文

①「魯與」，原例，據《春秋穀梁傳注疏》乙正。

「公」者，《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俞云：「謹按：『言』字衍

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崩者也。①《僖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一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

未改」，韋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

注「改葬」至「當月」。○《禮·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斂之奠。」②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上用軼軸，大夫已上用輜，不用蜃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特豚，從禰廟朝祖廟，③從故墓之

①「崩」，原作「宿」，據《群經平議》改。

②「大」，原作「士」，據《儀禮注疏》改。

③「祖」，原作「廟」，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通典》改。

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莫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晉尚書下問：改葬總，應虞與否？」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傳純雖曰：大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當。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虞，事畢而虞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遺奠也。射慈答徐整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變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注：總者是也。

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①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緬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蔡謨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貌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釋所以總也。」是江氏以皆服總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腐，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

① 此，原作「他」，據《唐宋八大家文鈔·昌黎文鈔》改。

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趙商答陳櫟問謂「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庾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①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烏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棺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

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為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周人榮督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麗太甚。」嚴氏杰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凡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秋說》即《春秋緯》是也，^②不必即《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恒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

① 「設」，原作「說」，據《通典》改。

② 「春秋說」，原作「春說說」，據上文改。

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恒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恒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為樂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尚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尚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注「書者」至「恩禮」。

○《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疏杜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鄆邑，在青州府臨淄縣東。」

《大事表》：「在今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鄆，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鄆即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齊之東向地甚狹。」

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鄆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故鄆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鄆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里」，^②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③故鄆亭也。是鄆亭在齊國東安平縣南十餘里。^④馬氏宗樾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

賢也。**疏**《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鄆，《春秋》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

①「城」下，原衍「城」字，據《水經注》刪。

②「述征記」，據《水經注》引文當作「續述征記」。「里」，原作「年」，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水經注》引《續述征記》改。

③「城」下，原衍「城」字，據《水經注》引《續述征記》刪。

④「安」，原作「東」，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及上文引《水經注》文改。

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何

賢乎紀季？

注 据叛也。

疏 注，据叛也。

○《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也。」按：經文與「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①「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据以難也。杜以爲貴之，蓋本《公羊》說。

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

五廟以存姑姊妹。」**注** 紀與齊爲讎，不直，

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鄆首服，先祖

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鄆共祭祀，存

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

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

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

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

疏 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

也。」亦即服罪義也。魯子者，舊疏云：「傳所以記魯子

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

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

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

「問：元邾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譌，《昭十九年

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無

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

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

氏。② 漢魯賜，陽人也。」据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

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

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之

爲曾子更無疑矣。③ 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

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

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

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

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

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辭。」舊疏云：「季爲附庸

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

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

- ① 「奔」，原作「本」，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 ② 「氏」，原作「是」，據《春秋公羊問答》及《元和姓纂》改。
- ③ 「之」，原作「云」，據《春秋公羊問答》改。

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爲紀侯謂其弟之語。又云『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①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似亦以鄆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之說，②必有所據。」「邢、鄆、郕者，紀之封。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鄆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絀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兼小，狡焉蠶食，安

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適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鄆存焉爾。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鄆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鄆納齊，願爲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鄆，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雖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

①「此」下原衍「文」字，據《春秋左傳注疏》刪。

②「之」，原作「云」，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惠士奇《禮說》改。

③「避」，原作「通」，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繁露》改。

賢也，①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鄒人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②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鄒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据《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予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目夷、祭仲、荀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人」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夫既服罪矣，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而得之。③《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鄒往，服罪于齊。』」据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

侯使之，故雖迫於兄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①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入」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鄒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鄒也。」按：如專鄒，則或據邑距君，或竊地他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先生爲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

①「所」，原作「取」，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繁露》改。

②「盡」，原作「書」，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繁露》改。

③而得之「三字原脫，據《春秋公羊問答》補。「兄」，原作「先」，據《春秋公羊問答》改。

已爲久故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姊」，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姊、魯義姑姊，蓋謂父姊爲姑姊，父妹爲姑妹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即此傳語。《禮·喪服》及記皆姑姊妹連稱，爲其同爲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

注次者，兵舍止之名。

疏《左

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①《大事表》：「《後漢志》襄邑有滑，^②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則次爲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紀西，^③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爲將會鄭伯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次，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按：所止舍皆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後鄭

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謂「在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也。」因之安行旅處爲旅次，《易·旅》二爻「旅即次」。張幄所止亦曰次，《周禮·掌次職》：「則張大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之所躔亦爲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魯語》：「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舍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

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斂

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

疏注「國內」至「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閩本、

①「在」，原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左傳注疏》補。

②「後」上原衍「在」字，據《春秋大事表》刪。

③「紀」，原作「按」，係版刻錯行誤字，此下至段末，每十二字錯爲下一字，今回改，下不出校。

監本、毛本作「而當」，依鄂本正。若然，《定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強邑，經書叔弓之圍，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郎爲內地，見桓十年。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譏。《左疏》引賈氏皆以爲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元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

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善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爲義。」○注「次例時」。○舊疏云：「即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書月者，自爲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②書月者，自爲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注書者，與會郃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疏**《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鐘師》注，杜子春引作「享」，經、傳多「享」、「饗」互用也。後人分下獻上

① 「元」，原作「二」，引文見《左傳》閔公元年，據改。

② 「乘」，原作「垂」，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曰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郛」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用璧，^①聘夫人以璋，^②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為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來為賓客者，^③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之。」^④《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

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

《春秋》屢書「會于濰」、「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踵而行之，^⑤奉為家法，陽穀及下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汜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

共其枯槁也。《說文》無「犒」字，据高誘說，當即「犒」字。緣設牛酒，共其枯槁，故即謂之犒。蓋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醕」。《斥彰長田君碑》：「史見勞醕，芳馨馥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即「鎬」字，果何所据？」曰：經典無以「鎬」與

①「用」，原作「君以」，據《惠氏春秋說》改。

②「聘」，原脫，據《惠氏春秋說》補。

③「來」，原作「未」，據《惠氏春秋說》改。

④「之」，原作「云」，據《惠氏春秋說》改。

⑤「踵」，原作「奉」，據《惠氏春秋說》改。

「犒」通者，唯「犒」與「鎬」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櫓之。」注：「故書，犒爲，槁。」鄭司農云：「槁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注：「加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汜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燕人職：「書其等以饗王」，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焉，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非僅加酒肴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姑共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飴」，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

而上年月者，白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即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

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疏注「禮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

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替，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替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

也。一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三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通

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總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爾。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

適士者，^①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即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即隱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總，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孔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疏《繁露·玉英》云：「率國之

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酈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曰：「《論語》「興滅國」，《公羊傳》「滅者，亡國之善辭

①「者」，原脫，據四庫本《儀禮集編》補。

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①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爲正，^②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賢，^③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于傳乎？^④《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紀言之則爲大去，^⑤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

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

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

注 据楚莊

王亦賢，滅蕭不爲諱。**疏** 注「据楚」至「爲諱」。

○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正《春秋》責備賢者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賢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於其殺陳夏微舒實與之，不言執；於其人陳，善其納善；於其戰郟，貶荀林父，其賢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据以難也。《通義》云：「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善。俗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酷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

①「專」，原脫，據《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穀梁申癘疾》改。

②「正」上，爲「字」原作，乃，據《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穀梁申癘疾》改。

③「賢」，原作「說」，據《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穀梁申癘疾》改。

④「于」，原作「乎」，據《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穀梁申癘疾》改。

⑤「紀」，原作「絕」，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其利紀，故存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復讎也。」疏《後漢書·逢萌傳》云：「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①謂此。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鄭氏《齊詩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哀閭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

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共、懿凡四王，^②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說應不誤。」^③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即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宰」，《釋文》：「烹，殺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

①

「聞」，原作「問」，據《後漢書》改。

②

「四」，《毛詩稽古編》作「五」。

③

「說」，原作「譜」，據《毛詩稽古編》改。

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家」之誤。紀侯譖之。以

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

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

「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著曰筮。分，半

也。師喪亡其半。**疏**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

公淫泆，行同鳥獸，而言事祖禰之心盡，故執不知問。」

按：襄公假復讐爲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注

「龜曰至，曰筮。」《禮記·曲禮》云：「龜爲卜，筮爲

筮。」注：「筮，或爲蓍。」彼疏引劉向云：「蓍之言耆，龜

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

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

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

偶。」《說文·艸部》：「蓍，蒿屬也。生十歲百莖，^①

《易》以爲數，天子蓍九尺，^②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蓋蓍，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

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

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

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

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靈相似。僖四

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

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

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

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饜鑄，

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百一是也。

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

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卜，小事

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謀、^③果、

至、雨、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筮人所掌巫更、巫

^①「十」，原作「千」；「歲」下原衍「三」字，據《說文解字》改刪。

^②「蓍」，原脫，據《說文解字》補。

^③「謀」，原作「諸」，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周禮注疏》改。

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①巫參、巫環。鄭破巫爲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爲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謂遷都邑；咸，②猶僉也，③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④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半也。」《禮記·月令》云「死生分」，⑤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喪分焉」，故知爲師喪其半，⑥言不必全喪亡也。「寡人死之」，**注**襄公答卜者

之辭。**疏**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寡人即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詞。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以死敗爲榮故也。」⑦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即告卜者詞也。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疏**《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

- ①「祠」，原作「詞」，據《周禮注疏》改。
- ②「咸」，原作「戚」，據《禮記注疏》改。
- ③「僉」，原作「愈」，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禮記注疏》改。
- ④「致」，原作「知」，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禮記注疏》改。
- ⑤「死」，原作「孔」，據《禮記注疏》改。
- ⑥「其」，原重，據文意刪。
- ⑦「讐」下原衍「云答」二字，據《春秋公羊傳注疏》刪。

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三年，^①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

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疏**《曲禮》疏引《異

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二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

狩，不譏其會桓，且褒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鶚《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即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大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慎《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爲齊襄所殺，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

①「三」，原作「二」，據《史記》改。

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郕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邾、郕、鄆三邑，紀季以鄆人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為張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即以復讎予之，予復讎非予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稽康為晉文所害，稽紹死難於晉惠，君子責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侯之譖，安必懿王

討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刺謬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漢書·袁紹傳》：「昔齊襄報九世之讎，①上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②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百，③十也。」凡衆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伸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言之耳，《詩》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釋文》「嵩」作「崧」，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家亦可乎？」

注家，謂大夫家。**疏**注「家，謂大夫家」。○《左

- ①「昔」，原作「若」，據《後漢書》改。
- ②「義」，原作「文」，據《後漢書》改。
- ③「百」，原缺，按文例，據《說文解字》補。

傳《桓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諸侯命大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實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者，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目為「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是也。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据家不可。**疏**隱三年傳云：「譏世卿，^①世卿，非禮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為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讓可乎？」《春秋》為撥亂反正

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郕」，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哉！邊疆之釁，何代無之，皆《公羊》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為一體？**注**据非一世。

疏注「据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韋注：「父子相繼曰世。」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皆然，故云「据非一世」。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

①「卿」，原作「唧」，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禮·喪服

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爲重，自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聚國也。」按：厲氏明乎此，則不牽涉《周禮》、《禮記》辟讎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上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

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

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注「怒遷」至「孫與」。○《論

語·雍也》篇：「不遷怒。」遷怒爲怒，猶不如一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怒』，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怒。怒，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怒』爲『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

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怒」，則怒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疏**《經

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猶

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通義》云：

「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桃，既拚以俟矣。』」按：《大祝》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玄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

必稱先君以相接」，此之辭也。」^①《禮記·表記》曰：

「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

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

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

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

說，無說懌也。**疏**注：「無說一至，懌也。」○說懌，

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懌」。《釋文》：「無說，

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

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懌皆古今字。」《經義述聞》

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

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

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為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

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

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

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

下也。古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古

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

得不去紀也。**疏**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

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注**若，

如也。猶曰得為如此行乎？**疏**注：「若如」至

「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甯侯。」

注：「若，如也。」《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

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

云：「堯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

雙聲為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

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僖二十六年傳》

「曷為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

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

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

《書·大誥》云：「爾知甯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

子·梁惠上》篇：「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為，如

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

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

《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

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

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①「此」，原作「辭」，據《周禮注疏》鄭玄注改。

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闕其無人」。

疏《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①○注「有而」至「無人」。

○所引《易·豐》上六爻辭，彼作「无」，有人如无人也，

《後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

為天子不明，方伯不賢，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

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

焉。」亦此義。闕，各本作「閱」，非。此及《易釋文》皆

苦賜反。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姚作「閱」，^②孟

作「室」。」此所引與王輔嗣本同。緣恩疾者可也。

注疾，痛也。賢襄公為諱者，以復讎之

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為襄公明

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

也。不為文實者，方諱，不得貶。

疏注「疾

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首」，注：「疾，痛

也。《荀子·彊國》云：「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注：「疾，病也。」^③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為痛。《孟

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是也。舊疏云：

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痛於心故也。包氏慎言云：「齊襄，莊公弑父之讎也。

《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

莊忘其父之讎，而為之主婚，與之會狩焉。會聚必稱先

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有說乎？」襄公之下滅紀，

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莊公果有不

共戴天之志，即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決之，則

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

《穀梁》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

「為襄公諱」，婉辭也。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

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

方伯之討，而覲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為恥，自

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

①「憂」，原作「義」，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鹽鐵論》改。

②「姚」，原脫，據《經典釋文》補。

③「病」，原作「痛」，據《荀子》改。

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①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葬，爲內量力不責人，爲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爲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己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人何？」內大惡，諱也。「彼爲內諱，改「滅」而書「人」，此爲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以計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曰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爲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譖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爲」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

與？②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經六月有乙丑，曆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鄆季姬

也。疏注「据鄆季姬」③。○即《僖十六年》「鄆季姬

①「之」，原作「云」，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文」字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③「鄆」，原作「郎」，據上注文及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改。

卒，無葬文，是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馬爾」，言用美馬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依鄂本正。**○****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

哀憐，不忍降之。」雖係上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也。**○****注**「卒不」至「於葬」。**○**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爲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注**据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注「以爲」至「言之」。**○**《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爲賢人

① 「言之」，原作「之辭」，據上注文改。

也。」以，即以爲也。以，爲雙聲，故「以」亦訓「爲」。《玉篇》：「以，爲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爲，故爲設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今先生設爲不宜，高公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士喪禮》：「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殯。設熬，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塗。」祝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至之也」。○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①周人殯於西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殯在西階，入門左，由便趨疾」是也。○注「稱齊」至「宜也」。②○杜

云：「紀季入鄆，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郚。

疏 左氏作「榘」。

公曷爲與微者狩？

注 据與高奚盟諱，此

競逐恥同。

疏 注「据與」至「恥同」。○《莊二十二

年》：「秋，及齊高奚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

齊侯也。

注 以不没公，知爲齊侯也。

疏 注「以不」至「侯也」。

③○舊疏云：「正以大夫盟即没公，此不没公者，齊侯故也。」按：《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爲實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雖無人心，何爲與齊

①「間」，原作「門」，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白虎通義》改。

②「稱」，原作「敢」，據上注文改。

③「侯」，原作「信」，據上注文改。

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

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

何？諱與讎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

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

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

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

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見齊

侯也。**疏**《穀梁傳》：「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

不釋，刺釋怨也。」**注**「禮父」至「市朝」。**①**《禮記·

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

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

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又《檀弓》云：「居父

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其天

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注**：「不可以並生。言

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

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②**雖遇之不鬪。」曰：「請

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

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

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聚

鄉；族人之讎，不與共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

為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

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

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

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

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

不共戴天，而《周禮·調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

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

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

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

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為朋

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失厚矣。」**③**則《曲禮》

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

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調人》云「兄弟之

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

①「至」，原作「之」，據本書引注文體例改。

②「銜」，原作「衛」，據《禮記注疏》改。

③「失」，原脫，據《大戴禮記》補。

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占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即此之九族。彼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調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至「微者」。^①○《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言齊侯而必貶。」^②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為體，雖据哀錄莊，猶有讎齊之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為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③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為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為讎之不見也。前此者有事矣，注溺會齊師伐衛是

也。疏注「溺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

於彼「惡其會讎讎伐同姓」，《公羊》所不取。後此者

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盛是也。疏注「師

及」至「是也」。○見下八年。則曷為獨於此焉

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

譏焉。疏莊氏述祖《春秋正辭》云：「若諸侯不亨觀，

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月

如齊以異之。」^③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

「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

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

昭卒」，不以日先後為序，以大異之。莫重乎其與

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

以教習兵行義。疏通義云：「從禽為樂，與讎

① 至「」，原脫，據本書注文體例及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補。

② 「言齊侯」三字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③ 「月」，原作「自」，據《春秋正辭》改。

其之，乃忘親之大者。」○注：「狩者，至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讎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讎，不可勝讎，故將壹讎而已，其餘從同同。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讎，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論之」。^①○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

異義者，圍盛不稱公者，諱滅同姓。朔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輕者不讎，見與重者同，一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讎，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讎，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按：孫說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① 「至」下原衍「者同」二字，據疏文，當至「論之」，故刪。

公羊義疏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五年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疏通義云：「戎事不邇女

器，曰「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

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衆

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郚」，注：

「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四年》「饗于祝丘」，注：「書

者，與會郚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

「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

疏左：「穀：倪作郚，左氏

「黎」作「黎」。《春秋異文箋》云：「郚，倪二字，古祇作

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黎，通假字。」按：《莊

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

《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①文學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涵《南江札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引作「州黎」。是犂、黎同也。倪者何？小邾婁也。」

注小邾婁國。**疏**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

城。」疏云：「邾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

居邾，肥徙邾。」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邾，爲小

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邾。《譜》云：「小邾，邾俠

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邾。

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

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

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

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命命之。②《說文·邑部》：

「邾，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邾田。」段注：「左

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邾」，杜云：「遷萊子於邾

①

「位」字原脫，據《鹽鐵論》補。

②

「之」，原作「云」，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左傳注疏》改。

國。」正義：「郛，即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郛，爲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邾魯間，不當爲齊地。今鄒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郛城，皆魯地。且郛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爲郛也。許意郛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爲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郛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郛城在繒城南，^①上人云小灰城，即小邾之譌也。」按：漢東海郡繒縣在今峰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注，倪者「至」都邑」。○《通義》云：「今爲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尚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取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

注云：「未能爲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謚》篇：「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即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鄆爲齊附庸。^②鄆者，紀之采也。然則

①「繒」，《大清一統志》作「鄆」。

②「紀」，原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經學卮言》補。

附庸多亡國之後，^①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②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倪係邾婁

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為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男小國，^③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鄆入齊則謂之鄆。《齊語》：「齊桓正封域，東至於紀鄆」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黎來者何？名也。疏左傳云：邾黎

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据此，倪為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其

名何？注据僖七年稱子。疏注据僖七年

稱子。○即《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微

國也。注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

桓，為僖七年張本文。疏注「此最」至「本文」。

○《僖七年》注云：「至是所以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

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穀梁傳》：「邾，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左傳：「冬，伐衛，

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繁露·滅國上》云：「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曷為不言

納衛侯朔？注据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

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為納朔伐之。疏注「据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

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即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為納

①「附庸」，原脫，據《經學卮言》補。

②「追」，原作「存」，據《經學卮言》改。

③「男」，原作「易」，據國學基本叢書本《公羊義疏》改。

朔伐之。辟王也。

注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疏注「辟王」至「是也」。

○下《六年傳》云「王人子突救衛」，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爲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三月。

疏《左氏》作「正月」，《穀梁》作

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疏《史記注》引服虔

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

疏杜云：「王人，王之微

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子突者何？

注別何

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不稱字，

嫌二人。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不

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

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單稱王人，

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之。

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傳意亦欲明王

人爲微者，故別何之。貴也。

注貴子之稱。

疏

注「貴子之稱」。○《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

引：「何休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

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

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耳。』則范氏以彼

傳稱名爲誤。《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

擇善而從，故白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

作注，以子爲貴，不以突是字爲貴也。《穀梁》注引徐乾

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

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爾。「彼以子突實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上下下，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上，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杜義以突爲字，與鄭義同，范氏疏亦如何義，則《穀梁》文不誤。貴則其稱人何？

注 据王子瑕不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 注「据王」至「之也」。

○《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稱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繫諸人也。曷

爲繫諸人？

注 据不以微及大。**疏** 注，据

不「至」及大。○《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据以難。《通義》云：「本當稱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王人耳。**注** 刺王者，

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疏** 舊疏云：「欲道子

突，但是微者矣。」按：傳意子突不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桓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是朔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遣子突不能救也。《桓十六年》注云：「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即誅絕。遷延貽玩，致不能討，恥莫甚焉。故《繁露》：「王道」①云：「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

①「王道」，原作「玉英」，引文見《王道》篇，據《春秋繁露》改。

亂，篡弑無已」是也。《通義》云：「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爲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弱』改『爲』，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一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貴，明王子突也。與《僖八年》「二十年九月」王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子突王子突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据衛侯入于陳儀不

名。**疏**注「据衛」至「不名」。○見襄二十五年秋。

絕。**疏**穀梁傳：「人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

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曷爲

絕之？**注**据俱入也。犯命也。**注**犯天

子命尤重。**疏**注「犯天」至「尤重」。○見桓十六

年。彼傳云「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

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

即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之，不

成爲諸侯，故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

奔當絕。天子立公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爲篡，以盜

國論。《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不書葬。注云：「犯

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注：「名者，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

科。《穀梁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

之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

其言人何？**注**据頓子不復書入。**疏**注

「据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

頓子于頓」，不復書人也。《通義》云：「据鄭衍，或言

「歸」，或言「復歸」。篡辭也。**注**上辟王不得

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

①「犯」，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

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為天子諱微弱。**疏**、通義云：「纂衛

侯留也。」○注「上辟」至「人也」。○上《五年傳》云「曷為不言納？辟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朔復國無罪，故復從纂辭書入。以《公羊》之例，立、納、入皆纂辭故也。

○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例。○注「殺而」至「言之」。○舊疏云：「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弑君為重，不嫌非纂，故不必以當國辭目之。○注「非殺」至「言之」。○

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纂，故以人言之。○注

「國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也」，明當立桓嗣子，故書「立」以見纂。

○注「他國」至「曰納」。○《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

戚』是也。蒯聵得國於子輒，得為纂者。彼傳云：「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蒯聵於定十四年出奔，子無去父之義，合當絕。今還入衛，為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曰人」。○《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人者，出入惡。明當誅。」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即《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屬是也。」按：董子言：「衛朔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齊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魯亦當蒙其惡也。」○注「不書」至「微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按：不書出奔，為天子諱弱是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眾，又託疾不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足矣。欲并其宗社，絕之甚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

①「傳」，原作「注」，下文為傳文，非注文。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疏**注「所伐」至「之時」。

○《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以得鄭爲重。」是爲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公會齊侯」^①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

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寔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肯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二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桓弑賢』，原作『伐楚』，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二十六年》「公伐戍。公至自伐戍」，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即《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

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一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蓋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月，危公之久。」《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

^①「三」，原作「二」，「子」下原衍「會」字。據《春秋公羊傳注疏》刪改。

公：「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据得意。**疏**《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据得意。

○伐衛納朔，朔得人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据以難。不敢勝天子也。**注**與上辟王同義。

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疏**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五國

伐衛」，傳云：「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蓋若伐

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

「久不」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

必錄月異之也。

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

煩擾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六年

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心，①螟。食葉，蟥。食節，賊。食根，蠹。」蠹、蟥皆螟類，故煩擾貪利均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

經作「衛俘」。《校勘記》云：「缶聲，孚聲古音同第三部。杜云：《公》、《穀》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②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

①「苗」下原衍「生」字，據《爾雅注》刪。

②「或」，原作「戎」，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印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罇鐘》：「子孫永保用享」，皆「寶」字義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篆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為「俘」也。杜又以為「俘囚」，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注以稱人共國

辭。○舊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

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為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疏**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罪，應是其實，齊襄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郕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按：孔氏用《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①**惡戰則殺矣。」是也。《繁露·王道》云：「誅受令，恩衛葆，以正罔罔之平也。」亦段「葆」為「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即無所利而為之，其惡已難貴矣，況利之？」○注「不為」至「謝爾」。

①「我」，原脫，據《春秋穀梁傳注疏》補。

○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宋亂者不同。彼本會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事後受財，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按：《說文·一部》：「寶，珍也。」《詩·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寇，^①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②綉夜、旃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疏杜云：

「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

疏四月書辛卯，爲月之六日。夜，《唐石經》、諸

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傳曰：『日人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

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

《天官·膳人》注云：「昔之言夕也。」^③《管子·小匡》

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列

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

昔，猶夜夜也。」陳第《毛詩古音攷》云：「^④夜，音裕。

昔，音錯。《考工記》：『老牛之角紵而昔』，鄭司農云：

「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

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注：「昔，夜也。」是

也。段又云：「古多段『昔』爲『夕』。」《左傳》：「爲昔之

期」，《列子》：「昔昔夢爲國君」，皆是也。《釋文》所載

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夜爲日入

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實，

《左》、《穀》作「隕」，《說文·雨部》：「實，雨也。齊人謂

①「寇」，原作「徒」，據《史記》改。

②「帛」，原作「卑」，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

左傳注疏》改。

③「昔」，《周禮·天官冢宰·膳人》注作「腊」。

④「陳第」，原作「段玉裁」，引文見陳第《毛詩古音攷》，非段氏書，據改。

雷爲實。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从高下也。」

《易》曰：有隕自天。實、隕音義皆近，「星實」，字當作

「實」爲正，隕，段借也。故《史記·宋世家》：「實星如

雨，亦作實。」《論衡·藝增》篇亦引作「實」。《周禮·

大司樂》疏引作「星實而雨」，《字林》：「實，即隕」字

也。杜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

漏知之。」恒星者何？列星也。注恒，常

也。常以時列見。疏注「恒常」至「列見」。

○《爾雅·釋詁》：「恒，常也。」《左傳》注同。《穀梁

傳》：「恒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列星不

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者，

星復其位。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

鄂本「何」上有「則」字，當據補。」杜以長曆校之，辛卯，

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

無以知夜之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

者星復其位」。○《詩·猗嗟》云「四矢反兮」，^①箋云：

「反，復。」又《執競》云「福祿來反」，傳：「反，復也。」故

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捭闔》云：「益損去就倍

反」，注「去而復來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即

星實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

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非

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至半夜

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

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耳。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

錄其時，則夜中矣。」如雨者何？如雨者，非

雨也。疏《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恒星

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星隕

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②明雨

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

《穀》皆以爲非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而」，非《穀

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無星隕而雨說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

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注，不

①

「四」，原作「田」，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毛詩注疏》改。

②

「雨」，原脫，據《漢書》補。

修至《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

「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

《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

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

云孔子修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

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

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阿

云：①《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

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

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

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

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

楚之《檮杌》」。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

耳。故《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

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按唐虞萬國，

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矣。故

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

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是也。②杜預以「春秋」爲魯

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則非。孔子據魯

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

魯爲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

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

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舊《春秋》也。今作「弑」，孔

子所修《春秋》也。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

注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

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疏**毛本，星

實誤倒。《論衡·執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

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通義》云：「蕭楚

曰：「自上而落謂之實。星霜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

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麗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

「星實」。一字先後，不安有如此。」《繁露·玉英》云：

「《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事末者也。是故

①「阿」，原作「何」，據《九經古義》改。

②「是」，原脫，據《九經古義》補。

星墜謂之隕，螽隊謂之雨，^①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雨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雨。」^②星隕不及地，^③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④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其解經不言雨而言隕星，其亦以爲狀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詳矣。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⑤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

王室日卑，星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官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注「列星」至「之象」。^⑥○舊疏云：

「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鹽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

①「隊」，《春秋繁露》作「墜」。

②「雨」上原衍「雲」字，據黃暉《論衡校釋》刪。

③「星」上原衍「一」字，據黃暉《論衡校釋》刪。

④「隕」，及下文「謂之隕」、「言隕星」之「隕」，原皆作

「殞」，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⑤「主」，原作「王」，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⑥「注」，原脫，依本書注文體例補。

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①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②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③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玄曰：「恒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夜明象諸侯慨然將強大也。」^④《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輿鬼南。」^⑤疏引《三統曆》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十三度，其度既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注「參伐」至「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齊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

- 事主斬艾」即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存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狼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威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
- ①「象」，原作「宿」，據《漢書》改。
 ②「星」，《漢書》作「宿」。
 ③「隕」，原作「殞」，據《漢書》改。
 ④「夜」，原作「應」；「概」，原作「既」；據《開元占經》改。
 ⑤「鬼」，原作「思」，據《禮記注疏》改。

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即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①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力弱無輔，②強陰制陽，③不得安土。』正，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

本、宋本「正」作「政」，當據正。○注「星實」至「官也」。○舊疏云：「即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字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未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

①「民」，原作「名」，據《漢書》改。

②「力」，原作「多」，據《焦氏易林》改。

③「強陰制陽」，原作「強制陽陰」，據《焦氏易林》改。

禮·保章氏職注云：「玄枵，齊也。」《律曆志》云：「玄枵，①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

《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曰：『庶民惟星。』」

《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即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歿」，非。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舊疏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

疏《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通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禰廟之謂。」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注

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据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亡。疏注「苗者」

至「曰禾」。○今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曰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禾，嘉穀也。」

二月始生，②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梁，米名也。則禾即梁也，其米爲梁，其實爲粟，其粟之稊爲禾。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③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

變而粲然，謂之粟，③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

①「玄」上原衍「子爲」二字，據《漢書》刪。

②「二」，原作「三」，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說文解字》改。

③「謂之」，原作「爲」，據漢學堂叢書本《春秋說題辭》改。

以食。『是生曰苗，秀曰禾，苗即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管子·封禪》篇：『鄒上之黍，^①北里之禾。』^②《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貴。』《淮南子·地形訓》言：『麥、稻、黍、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梁之專稱，其黍、菽、稻、梁連言藁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專指梁也，如粟亦梁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甲者亦稱粟。《說文》：『粢』下云『稻重一秬，爲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其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乎其上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③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滋也。免，俛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爲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蠲，皆以傷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

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即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即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則或舉禾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粱，後世誤以粱、稷爲一物，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芣維芣』，《說文》引作『嘉穀』。《爾雅·釋草》：『芣，赤苗。芑，白苗。』《玉篇》云：『芣，即今赤粱粟也。』^④「芑，白粱粟。」^⑤故《毛傳》即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詩·生

①

「黍」，原作「禾」，據《管子》改。

②

「禾」，原作「黍」，據《管子》改。

③

「下」，原作「子」，據《管子》改。

④

「粟也」二字原脫，據四庫本《重修玉篇》補。

⑤

「粟」，原脫，據四庫本《重修玉篇》補。

民「種之黃茂」，《毛傳》：「黃，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嘉禾，其詞一也。實者爲梁，韋昭《晉語》注：「梁，食之精者。」《三蒼》：「梁，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蔞梁只。」崔駰《七依》云「玄山之梁」，①《呂氏春秋》作「玄山之禾」，是禾即梁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爲大米也。周之秋，爲今五、六、七、八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爲禾也。○注「据是」至「先亡」。○《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謂苗爲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玉而生，火玉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月也。然麥皆已彊，苗較爲弱，故云「苗當先亡」，今兼云「無麥苗」，故据以難。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螻，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

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早傷二穀以上書者，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螻書者，即《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螻」之類是也。《通義》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膳鵲鵲，饑則徹鳧雁，饑則去雉兔，康則損園獸。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

①「依」，原作「發」，據《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崔駰集·七依》改。

「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即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齊民要術》言九穀有忌日，^①小豆、稻、麻、禾、黍、秫、小麥、大麥、大豆，米與禾皆即粱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稌、黍、稷、粱、麥、苽。」《小宗伯》：「六齋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苽。』」其注「疾醫」，據《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禾米為主，南方食以稻米為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說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麥、禾為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何以書？記災也。**注**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

行傳：「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②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即《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即《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疏杜公：穀，齊地。

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今曰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①「有」，原脫，據四庫本《齊民要術》補。

^②「桓」，原作「威」，據《漢書》改。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注**据「次于陘」

俟屈完不書俟。

疏注「据次」至「書俟」。○《傳

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

俟？俟屈完也。」是也。經不言俟也。託不得已

也。**注**師出本爲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

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

託待二國爲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

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

國辭稱，知微之。

疏《穀梁傳》：「次，止也。俟，

待也。」杜云：期共伐邲，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

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

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侵伐文，何以知其

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邲。」見《左疏》。○注

「師出」至「及也」。○興，鄂本、監本、閩本同，毛本「興」

誤「與」。又，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

鄂本「又」作「人」，非。舊疏云：「陳、蔡與魯伐衛。即

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又

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

齊、宋。「辟下言及」者，即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

凡「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即

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攻

攻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何意以魯本欲滅

成，託言爲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于郎以俟，

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

「欲共伐邲。」亦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本與齊師

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

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

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

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魯真

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

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

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

若使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是也。然則即魯

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

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俟」。○舊疏云：「若

其實俟，宜但云師次于郎俟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俟

陳人、蔡人，^①明更有由。「以」乃始俟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俟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人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据正。「知微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

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

「治兵」。包氏慎言云：「春有「甲午祠兵」，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曆》以爲正月十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

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尊，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

出曰祠兵。

注

禮，兵不徒

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

「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周禮疏》引《異義》：

「《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駁曰：「祠

①

「俟陳人蔡人」，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②

「周禮」，原作「禮記」，下引文實出《周禮疏》，據《周禮注疏》改。

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芣》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爲「祠兵」，此爲「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與何氏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芣》「振旅闐闐」，《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玄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

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爲誤本所惑。」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亂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占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即

「祠兵」之義。人曰振旅，**注**五百人爲旅。**疏**

注，五百人爲旅」。○《周禮·大司馬》敘官文。其禮

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

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

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

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

後，復長幼，且衛後也。**疏**《穀梁傳》：「出曰治

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如

一」。○《繁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

以閑習之。因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史記·

主父偃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

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

全，須人功而後用，^①上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

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

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

《周禮·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

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之。

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

「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本又作迅。」按：

《說文·走部》：「迅，疾也。」《爾雅·釋詁》：「迅，疾

也。」又：「振，訊也。」《釋獸》：「狼，絕有力，迅。」此「振

訊」即「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其

形貌」，《禮記·樂記》注「奮，訊也」是也。《詩·七月》

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②與此同，皆謂奮疾也。《爾

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

也。」蓋「振」、「訊」轉注爲訓，義同。「振訊」連文爲詞，

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衆，兵入應祠饗也。○

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尚

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

力也。尊老在後，復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

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詩·采芣》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

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

稱，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所指事異，其習戰則

同也。何言乎祠兵？**注**据不書。**疏**舊疏

①「功」，原作「力」，據《史記集解》改。

②「羽」，原作「相」，據《毛詩注疏》改。

云：「正謂他處皆不書，即例不書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注「爲

久稽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

注：「久，留也。」稽，亦留止之義。《漢書·食貨志》：「蓄

積餘贏，以稽市物」，注：「稽，貯滯也。」《說文繫傳》

云：「稽，禾之曲止也。尤者異也。」^①有所異處，必稽

考之，即遲留也。舊疏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

辭。」曷爲爲久？**注**据取長葛久之。**疏**注

「据取」至「久之」。○《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也。舊疏云：「彼書

爲譏其久。今以祠兵爲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

之。」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

明。此第言祠兵，不見久義，故問之爾。吾將以甲

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爲久留辭，

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

內邑也。**疏**於是，與「焉」同義。《戰國策·西周

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後

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彼「於是」亦當作

「焉」字解。○注「諱爲」至「之意」。○言爲久留辭，諱

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俟齊侯不至，又遲其祠兵

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

疏云：「出曰祠兵，即《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

「祠兵」，即是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

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

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兵」，

明非迫脅，見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左氏》、

《穀梁》作「郕」。《左傳》隱五年注：「郕，國也。東平剛

父縣西南。《釋例·土地名》：「郕地，東平剛父縣西南

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別攻城陽」，《正義》：

「《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國。

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郕，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

《續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

「衛師入郕」。《通典》：「雷澤縣在濮州，占郕伯國也。」

《土地名》、《盟會圖》疏：「郕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

①「尤者」，原作「力」，據《說文繫傳》改。國圖藏清抄本

《公羊義疏》無「者」字。

于郕。《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郕叔武封于郕，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堽城壩，即漢剛縣故地。而郕在其西南，蓋近甯陽矣。魯成邑在甯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郕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甯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爲魯之北界，所謂「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①應與郕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

伯來奔。**疏**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年》

春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爲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同姓也。**注**

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傳二十

四年《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是盛爲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人成，及齊師圍成，被大兵，終滅，莫之

救，所恃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郕」，僖二十四年郕爲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郕後爲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惠說非也。若此處爲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滅同姓也。」注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即禮所謂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然成爲內邑，不應圍，

①「墮」，原作「無」，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臧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一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則「成」之誤，即《續漢志》濟北之成縣也。惟以爲本成國者誤。曷爲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不言歸鄭。

疏注：據戰至「歸鄭」。○舊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一按：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爲是。此魯、齊共伐成，成降于齊，其實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敗。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爲魯辟，故據以難。辟之也。

注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伏之文，所以醇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注「辟滅」至「於齊」。○《通義》云：「魯待齊

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齊，^①因爲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我也。《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即「伏」義也。

○注「言及」至「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魯所取，以爲孟孫采者也。」^②《左氏》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若不滅矣。」按：圍例時，諱滅，故從圍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屬，書其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① 「齊」，原作「魯」，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② 「孫」，原作「氏」，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

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二年傳文。弟子据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一病之也。

注慰勞其罷病。**疏**注「慰勞其罷病」。○《禮

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

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

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為注

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

訓勞。」《國語·齊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罷，

病也。」是疲、罷、勞輾轉為訓也。《易·中孚》六三爻詞

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癯之

疾」，皆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閔其罷病

耳。」曰師病矣。**疏**《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

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為病矣。」曷為

病之？**注**据師出皆罷病，曷為獨勞此病

也？**疏**注「据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

郎到切。」讀如《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曲

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出皆病。曷為獨於此役

慰勞之也？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

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疏**注「明君」至「在

君」。○《通義》云：「本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

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

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

復。後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

露·奉本》云：「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

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刳外，不得已，故可直

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

子之不為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二年》

注云「凡書兵者，①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

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

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

其善於師，非師真無罪也。故舊疏云：「所以慰師者，

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君矣。」《繁露》說微

異。《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注「因解」

①

「二」，原作「三」，下引注文見隱公二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注

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

襄公從弟。

疏

冬十一月，經有癸未，曆爲十月之七

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從

弟」。○《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

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

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絀秩服，無

知怨。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

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

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

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

知夫人。」冬十一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嬖，從者

曰「彭生」。公怒，射之，嬖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

失屨。反，而鞭主屨者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

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弗

曰：「且無人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

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

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
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
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
與《左傳》所載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弑其
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公羊義疏二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九年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疏《齊世家》云：「齊君無

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疏暨，《唐石經》、諸本同。

《左氏》作「既」，「既」，暨通段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暨」，注：「暨，至也。」《玉篇·旦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既，魯地，琅邪繒縣北有既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一統志》：「既亭在兗州府嶧縣東故繒城北。」

公曷爲與大夫盟？

注据與高傒盟，諱不言公。

疏注「据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

經云：「及齊高傒盟于防。」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因與大夫盟，諱没公，故

据以難。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

据高傒名。**疏**《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

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義

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名也，故注

云「据高傒名」，明非衆也。杜云：「來者非一人，故不

稱名。」亦非《公羊》義。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

若衆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

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

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

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

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

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

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

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錄之。**疏**注「鄰國」至「愈也」。

○《釋文》作「敵」，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則甚矣。《春秋》諸侯之臣見鄰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悉得諸大夫約束之者愈者，謂較與一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至「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

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何注同。其言小白出奔在襄公立後，與《史記》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小白，伐齊不克，故深爲諱。《左疏》引賈、服亦以爲「齊大夫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即盟既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內邑。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邑。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注「子糾」至「錄之」。○舊疏云：「決《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書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弑，故不得有命爲

① 「一」字、「書」字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

疏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

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按：疏家所据《左氏》本作『納子糾』，《釋文》所据《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人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為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人內不稱公子者多，間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為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

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據賈、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①《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為定本所誤。』《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擊之也。納者何？人辭也。』**疏**《通義》云：『使之入之辭也。』其言伐之何？**注**据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疏**舊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掩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人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侵、伐、戰、圍入滅，數

①「便知」至「六朝」二十三字原脫，據《經義雜記》補。

者相對，是其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捷菑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按：納與伐非輕重之辭已明，傳言「之」，無義例也。○注：「據晉至『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人不舉伐，納頓子于頓之類是也。」^①按：戰不言伐，圍不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彼為難。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穀

梁傳云：「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故卑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②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讎也。至於伐齊納糾，讎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讎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為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

時之戰，正責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為名耳。反以為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不諱為惡內耳。《廢疾》所云亦非何氏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人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注「伐者」至「云爾」。

○舊疏云：「下《十年傳》曰『輒者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辭，因不受而伐，必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疏：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

①「子」，原作「一」，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②「而魯釋怨」四字原脫，據《春秋穀梁傳注疏》補。

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見其宜爲君，知此經單言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國，言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君前臣名也。注《春秋》別

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

「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公陷於淖，樂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鄰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注《禮公》至「魯也」。○《詩·柏舟》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

去，厚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去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即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納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毋勞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

伐以納，下即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書月爲篡也。納糾非篡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爲篡辭，則此非篡可知。非篡而言納，所以刺魯之能伐而不能納也。知糾次正者，《史記》敘出奔云「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又云「次弟小白奔莒」，是小白次于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

注据宋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氏公子也。

疏注「据宋」至「子也」。○鄂本以

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見定十一年春，

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

也。當國也。

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

者，移惡于魯也。

疏《通義》云：「小白不當立，

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

興傳》：①《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

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

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鄭」，謂以國爲氏也。○注「不月」至「魯也」。②○《隱四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爲侈惡於魯，爲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其言人何？篡辭也。

疏舊疏云：「据《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

蔡」，不言人。今言人，故難之。」《穀梁傳》：「大夫出奔

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

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

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

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

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引奪取其

位。③《春秋傳》曰：「其言人何？篡辭也。」《齊世

家》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林人殺無

①「興」，原作「衆」，引文實出《後漢書·鄭興傳》，據改。

②「月」，原作「日」，據上注文改。

③「引」，原作「因」，據《白虎通義》改。

知，高、國先陰召小白于宮。「知不正矣。」《繁露·玉英》云：「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爲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疏 秋七月經有，丁

酉，月之二十五日。按：《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弑，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年之諱取爲遷義同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水經注·瓠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耗，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𣶒水，平地出泉曰𣶒。襄三年齊侯與魯士勾盟于𣶒外，即此水。亦謂之

時澠水，以下流與澠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𣶒。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脉，蓋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堰分爲一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之南五里泉，至梁鄒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益都衆水，^①唯此通舟，未嘗淺涸。」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 据郎之戰。

疏 注「据郎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

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②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書敗績，故難之。伐

敗也。**注** 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自誇」

至「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校

①「衆」，原作「通泉」，據《齊乘》改。

②「言戰」，原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勘記云：「按：『夸大』字作『夸』，从言者，詞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冶長》篇「願無伐善」，皆謂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曷爲伐敗？**注**据內不言敗績，曷爲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据內「至」取敗。○謂既敗績矣，曷爲夸大，故難之。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高齊襄，賢仇牧是也。**疏**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爲榮乎？特魯之力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善，^①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爲後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

「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爲榮者也。不及孔父者，孔父死在殤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之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注**据納子糾公猶自行，即大夫當有名氏。**疏**注「据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爲微，故言此。」《通義》云：「据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公也。**注**如上据知爲公。**疏**注：如上据知爲公。○如，若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戰爲公親行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注**据諱與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

①「之」下原衍「榮」字，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刪。

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傳云：「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讎，宜見與？故据而難之。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爲不能納子

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通義》云：「下，猶後也。」

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復讎伐之，桓又非讎子，故不與復讎也。今實復讎，方善錄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讎。**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爲不能，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爲不能」誤倒作「不能爲」。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讎，人人所共，復讎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爲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託

義」絕句，非。當「義戰」逗。《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据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疏**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据楚」至「執也」。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

注以下浚洙，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

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疏**脅

者，《書》偽古文《胤征》「脅從罔治」，《泰誓》「脅權相滅」，皆爲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膀也。」掖下爲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也曰脅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浚洙」，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浚洙，故云「以下浚洙」知也。○注「以稱」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舊疏非。又「共國」當作「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①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校彼注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②是也。又彼傳「諱獲也」

下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

○注「時小」至「殺之」。○《釋文》作「邵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③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④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

①「鄭」，原作「成」，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國共非共國」，原作「共非非國也」，據國圖藏清抄本

《公羊義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春秋公羊傳》改。

③「立」，原作「主」，據《史記》改。

④「幸」，原作「常」，據《史記》改。

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①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勤也，^②君若有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群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

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③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奚，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語》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魯爲齊脅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其稱子糾何？**注**据不立也。

疏注「据不立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未立，稱子糾，故難之。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弑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

①「能」，原作「從」，據《管子》改。

②「勤」，四庫本《管子》作「勳」。

③「脫」，四庫本《春秋左傳注疏》作「稅」。

齊取也。**疏**《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

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①故以貴也。」蓋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為貴，子以母貴也。○注：故以「至為君」。○舊疏標起訖無「者」字，宜為衍文。《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為庶長，而子糾為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亦以糾為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為次正，故不書公子，^②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為兄，小白為弟，可為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為傅故也。則

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又承程子之誤，紊亂倫次，誣妄立說，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鮮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又《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尸文子》：「無知被殺，公子糾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某之稱也。○注「明魯」至「弑君」。○《穀梁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①「又」，原作「不」，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子」，原脫，據《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補。

所以魯亦當坐弑君也，故稱人以見國共也。○注「因解」至「疑也」。^①○《通義》云：「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公無適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為君，乃或專據薄昭詭詞，以為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故知上言「納糾」，非篡矣。舊疏云：「此經若不言子糾，上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嫌疑也。」按：《白虎通·封公侯》篇：「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也。《春秋經》曰：「齊無知弑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据多《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為襄公子。襄無適子，子糾為貴妾子，宜立，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人何？篡辭也。」是桓公之立有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貶之也。○注「月者」至「君例」。○《春秋》之例，弑成

君例曰。《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注：「日者，從外赴詞，以賊聞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獐」，《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弑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未踰年君當月，此子糾見弑書月，明從未踰年君例也。奚齊因不正，故略而不月。若然，《僖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其成君亦不日者，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義與奚齊同也，此外諸侯之例。至若《莊二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日，《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日，皆未踰年君而日，與不日不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異，當文各白有解也。○注「主書」至「取也」。^②○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

冬，浚洙。

- ① 「解」，原作「辭」，據上注文改。
② 「主」，原作「王」，據上注文改。

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疏**杜云：

「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經·泗水》篇：「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北，分爲二流。」**注**云：「北爲洙，南爲泗。」《春秋》莊九年書「浚洙」，京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①去洙水百步餘。」《說文·水部》：「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②北入泗。」段氏玉裁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也。前《志》『蓋』下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於泗。』按：此條《水經》與《志》迥殊。《志》云『臨樂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縣之于山也，本其源而言，故下云『至蓋』，非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爲蓋縣山名，其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卞縣』，不云出蓋縣。又皆云『洙水至卞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然則即改『池』爲『泗』亦與水道不合，安知班氏時無池水？抑或不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洙水，下合泗』，乃作

「洙」字。俟攷。蓋洙水在班時已非故道，故其書法不同他水。至桑、酈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誣班爲出蓋。觀《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易湮也。^③許亦云「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恐非許氏原文，^④淺人用《水經》改竄之耳。今洙水在曲阜北四里，上不得其源，^⑤下流不入泗而入沂，又非酈氏之舊，蓋湮沒已久，以是冒之耳。○**注**，以言浚也。○舊疏云：「正以與《尚書》『浚畎澮』之文同，故知水名。今《尚書》作『濬畎澮距川』，《玉篇》、《潛》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浚之者何？深之也。」^⑥**疏**《詩·小弁》云：「莫浚匪泉」，傳：「浚，深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浚窮而能達」，**注**：「浚，深也。」《易·浚恒》：「侯果、虞

①「背洙面泗」，原作「皆洙泗」，據《水經注》及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改。

②「蓋」下原衍「縣」字，據《說文解字》刪。

③「湮」，原作「漂」，據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改。

④「原」，原作「元」，據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改。

⑤「源」，原作「原」，據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改。

⑥「之」字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翻注並云：「浚，深也。」鄭作「濬」，《爾雅·釋言》：

「濬，深也。」《書·皋陶謨》之「濬畎澮」，《說文·谷部》

作「畎澮澮距川」，然則訓「深」者，「畎」正字，「浚」段借

字。浚，於《說文》訓「抒也」。《繫傳》：「抒，取出之

也。」《水部》之「濬」訓「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洙

者，深洙也」。曷爲深之？**注**据本非人功所

爲。**疏**注「据本」至「所爲」。○舊疏云：「正言畎澮

之屬，是人功爲之故也。」畏齊也。**注**洙在魯

北，齊所由來。**疏**穀梁傳：「著力不足也。」《鹽

鐵論·險固》云：「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

《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注「洙在」至「由

來」。○杜亦云：「洙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魯在

齊南，故爲齊所由來。曷爲畏齊也？**注**据伐

敗也。**疏**注「据伐敗也」。○即上傳云：「此其言敗

何？伐敗也。」注「自誇大其功而取敗」是也。辭殺

子糾也。**注**時魯親見脅，畏齊，浚之，微

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

自取殺之，畏齊怒，爲備，亦所以起上脅

也。**疏**《唐石經》作「殺」，鄂本、宋本、閩本、監本、毛

本「殺」作「役」，誤。○注「時魯」至「脅也」。○此探上

「齊人取子糾殺之」爲說，因辭不肯殺子糾，致齊自取殺

之，因浚洙爲備，皆以諱畏齊也。上注云：「以下浚洙，

知其脅。故此云「亦所以起其脅也」。《新語·懷慮》

云：「魯莊公据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

繼先人之體，尚權仗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

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竟。」俞氏樾云：「宣

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云：「爲

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言不肯聽公平，

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

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

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

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千乘之魯而不

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

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之「辭」，非

「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杜

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

商民六族賜魯，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邠**者曰侵，**注**

邠，羸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羸。**疏**注，物，羸也。○校

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粗者曰侵」。按：何

注：「邠，羸也。」《周禮音義》云：「粗，音羸，本亦作

羸。」何訓「邠」爲「羸」，而鄭引傳即作「粗」，猶何訓「野」

爲「鄙」，而鄭引傳即作「鄙留」也。按：《禮記·月令》

「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漢書·藝文志》

「庶得羸邠」，又《敘傳》「邠舉僚職」，師古注：「邠，粗略

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尚羸」。○《周禮·大司

馬職》：「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注：「侵之者，兵加其竟而

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與「浸」

義近。《詩·下泉》：「浸彼苞稂。」兵至竟，服則去，若

水之浸物然也，故用意羸。**精者曰伐，注精**，猶

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

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注，精，猶精密

也。○《說文·米部》：「精，擇也。」又《廣韻》：「精，

熟也，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傳

「精義入神，亦謂精密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

○《白虎通·誅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

欲言伐擊之也。」^①尚書敘曰：「武王伐紂。」《類聚》

引《說題辭》云：「伐人者，深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

伐之爲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

之。」注云：「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

罪。」兼用《公羊》、《左氏》兩傳義也。《通義》云：「《周

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

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

偃鐘鼓爲侵，失矣。伐者，深入其竟，侵者，害淺，故

《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

恒舉月，蓋善錄之。」按：《詩·采薇》箋云：「有勝

功，謂侵也，伐也，戰也。」疏云：「此侵、伐、戰，三傳之

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

①「欲言」二字，原倒，據《白虎通義》乙正。

《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脩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然則鄭參用三傳文也。《周禮》侵伐相對，^①故侵爲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耳。^②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也」是也。戰不言伐，**注舉**戰爲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疏**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爲」誤「謂」，鄂本「黎」誤「犁」。齊氏召南《考證》云：「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譌，即《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

傳》曰：「憚警之也。」《春秋識》曰：「戰者，延改也。」「延改」蓋「延攻」之譌，《說文·戈部》：「戰，鬪也。」圍不言戰，**注舉**圍爲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疏**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然則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檜禮哀圍敗」，謂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檜禮也。人不言圍，**注舉**入爲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疏**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人其郛是也。」按：外郭謂之郛，故人重于圍。○注「得而」至「曰入」。○《左傳》「造其國都曰入」，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人者，逆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國也。滅不言人，**注舉**滅爲重，齊滅萊是也。取其國曰滅。**疏**注「舉滅」至「是也」。○見

①「侵」，《毛詩注疏》作「九」。

②「名」，原作「不」，據《毛詩注疏》改。

襄六年。○注「取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恃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人、滅。用兵羸惰，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不服則人之，謂人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人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按：賈氏以戰輕於伐，非也。書其重者也。

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彊宋，南北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危之。

疏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十二年傳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黔、劓、斬左右趾，①答殺之，梟其

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祔言令。《尚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②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③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俞犯數罪也。』④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禁兵器斷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不議也。○注「月者」至「危

①「趾」，原作「止」，據《九經古義》改。

②「主」，《尚書大傳》作「王」。

③「一」，原作「十」，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九經古義》、《尚書大傳》改。

④「俞」，原作「喻」，據《九經古義》改。

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即上《九年》《夏》，公伐齊之屬是也。今書月，故如此解。《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不道所遷

之地。**疏**注「以其至之地」。○宋本、鄂本同。閩

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蓋與傳「不通」相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于某，知非實遷矣。」以地還

之也。**注**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

反爲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不知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

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

遷。**疏**禮記·曲禮：「跪而遷屨」，注：「遷，或爲

還。」是「遷」與「還」義得通，故經曰「遷」，傳曰「還」也。

○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

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還，即「環」字。《士

喪禮》：「布巾環幅不繫」，**①**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按：此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

令陵政則杜之」，注：「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則繞取其地也。

○注「不通」至「言遷」。○惠氏上奇《春秋說》云：「《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爲「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

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道，如《成》：「年傳」：「郤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公》、《穀》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②**絕其往來之路。**③**杜，省作「土」，故《公》、《穀》皆

作「土」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

①「布」，原作「有」，據《儀禮注疏》改。

②「之官」，一字原脫，據《惠氏春秋說》補。

③「之路」，一字原脫，據《惠氏春秋說》補。

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疏**《穀梁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亡辭者，此文是也。二見存亡國者，「邢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地還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貶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貶宋稱人，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以爲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凌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

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即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即《僖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即《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即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一宿不能死社稷，當絕者。包氏慎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遷，非效死弗去之義也，故絕之。」按：下「譚子奔昌」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主書者，從宋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

乘丘。

疏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

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今兗州府治滋陽

縣西南有古瑕丘城。」①《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②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是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為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丘。」馬氏宗樵《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氏注『公敗宋師即此地』。」樵按：魯師「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為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酈元雖皆言為「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顏注不足據。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乘丘，魯地」。《水經注》：「荷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徑乘氏故城南。」胡氏渭謂：「即《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郎

為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

注 據齊國書伐我不言

次，敗不言乘丘。

疏 注「據齊一至「乘丘」」。○

按：「據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

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郎

言次，于義似乖，故難之。

注 時伐魯，故

書次。郎，魯地。

疏 杜云：③「不言侵伐，齊為

兵主，背既之盟，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按：郎

為魯地，故知為伐。

伐則其言次何？

注 據齊

國書伐我不言次。

疏 注「據齊」至「言次」。○即

《哀十一年》「齊國書師伐我」是也。

齊與伐而不

與戰，故言伐也。

注 此道本所以當言伐

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當

①

「治」，原作「志」，據《春秋大事表》改。

②

「六」，原作「東」，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漢書》改。

③

「杜」，原作「在」，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左傳注疏》改。

言伐也。**疏**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

「敗」，誤，依鄂本、宋本正。《通義》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即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爲齊未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與戰，則須書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

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①未成於伐，^②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疏**注，此解「至」次也。

○《通義》云：「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爲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③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證。」按：據《左傳》，明二國皆纔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即去也。故

言次不言伐。宋本「纔」作「讒」，鄂本「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彊內」。○《說苑·指武》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④昔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魯敗乾時，浚洙，微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而能勝之，故書以彊內。《穀梁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即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爲臣子之法，宜行君父之義，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之惡，當正而救之，即上注云「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①「止」，原作「云」，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伐」，原作「佚」，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③「敗」，原作「收」，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左傳注疏》、《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④「寇」，原作「必」，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說苑》改。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疏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甯府汝陽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占武、舞通。《詩·維清

序》：「奏《象舞》也。」《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

「碑以『秦武陽』爲『秦舞陽』。」

荆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

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疏****注**「州謂」至

「梁雍」。○宋本「冀」作「冀」，非，見《禹貢》，彼云：「冀

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

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

「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

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

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漠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

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

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

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

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

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

荊州之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

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

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

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國書矣。」《詩疏》引賈逵

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

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

曰：「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

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

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

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舊

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

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

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

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

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字不若子。**注**爵

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

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

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

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①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猶此類也。

疏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

言吳子、楚子。○注「爵最尊」。○《通義》云：「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兮，子雖最尊，謂蠻夷之尊者耳。」○注「春秋」至「王法」。○舊疏云：「即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即《陽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為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

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謚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蔡侯獻舞何以名？**注**据獲晉侯不名。**疏**注「据獲」至「不

名」。○見僖十五年。彼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為重也。」**絕**。**疏**

《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意添「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注：「絕之。」疏引：「《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曷為絕之？**注**据晉侯不名絕。**疏**注「据晉」至「名絕」。○《僖十五年傳》注云：「釋不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義已起，又兼惡獲人君

①「問」，原作「聞」，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名者絕。晉侯雖未生名，仍當坐絕。**注**獲也。**注**獲，得也。

戰而為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疏**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箋云：「獲，得也。」《小爾雅·廣言》：「獲，得也。」

《書·微子》：「乃罔恒獲」，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①**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為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注「獻舞」至「起之」。○

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②**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是也。曷為不言其獲？

注据晉侯言獲也。**疏**注「据晉」至「獲也」。○《通義》云：「据戰而執者當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

疆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抑楚言荆，不使夷狄主中國也。」**③**《僖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④**正以爵稱伯，**⑤**非真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⑥**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⑦**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⑧**大夷避中國

而為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②**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是也。曷為不言其獲？

注据晉侯言獲也。**疏**注「据晉」至「獲也」。○《通義》云：「据戰而執者當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

疆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抑楚言荆，不使夷狄主中國也。」**③**《僖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④**正以爵稱伯，**⑤**非真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⑥**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⑦**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⑧**大夷避中國

①「襄」，原作「相」，引文見《春秋公羊傳·襄公八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及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改。

②「存」，原作「有」，據《春秋釋例》改。

③「不」，原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④「者」上，原衍「不」字，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刪。

⑤「正」，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⑥「謹」上原衍「正」字，下脫「於」字，據《春秋繁露》刪補。

⑦「戰」下，原衍「於」字，「而」下原脫「不」字，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繁露》改。

⑧「大」下原衍「不」字，據《春秋繁露》刪。

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即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兒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爲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大賤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按：《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此亦應同。○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荆、楚，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按：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近中國言之，非必決吳之不抑稱揚。吳人《春秋》在所見世，與楚異也。《春秋》假楚發七等進退

之義，垂後世以王者治外夷之道。《漢書·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即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疏《差謬略》云：

「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

「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讒，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譌作「鄭」，小司馬所据正作「覃」。」

何以不言出？

注据衛侯出奔也。

疏注

「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是也。註者欲据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

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疏**杜

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范云：「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皆本此爲說。○**注**「別於」至「奔者」。○正

謂上「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不名者，《通義》

云：「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恒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滅例月。」○

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

云「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名，今曰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注**「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

下》云：「國君死社稷，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

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范云：「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爲惡不死位也。」

公羊義疏二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十一年盡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疏**五月書戊寅，

月之十七日。杜云：「郕，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齊遷紀、邢、郕、郕』之『郕』在都昌縣西者爲一地。」《說文·邑部》：「郕，宋、魯間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

書？**注**据「潮移」不書。**疏**注「据潮移不書」。

○《襄十九年》：「取邾婁田，白潮水。」傳云：「其言白潮水何？以潮爲竟也。何言乎以潮爲竟？潮移也。」

注：「魯本與邾婁以潮爲竟，潮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潮移所以爲災者，《僖公十四年》「沙麓崩」，

《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魯文，故河爲徙也。」潮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

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

「北」，「報」誤，起，依宋本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水者，流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矣。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爲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內，爲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据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興兵相敗，即上所云『公敗宋師于郕』，《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

書·五行志》：「《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戡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子政習《穀梁》，故無及我之義。彼傳云：爲王者之後也記災，是專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于齊，

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疏**《穀梁傳》：

「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

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猶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也。《桓八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其言歸于鄫何？**注**据國滅來歸不書，鄫

非紀國而言歸。**疏**注「据國」至「不書」。○舊疏

云：「即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

歸甯，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來歸不書，非甯，且非大歸。」○**注**「鄫非」至

「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以鄫既非國都，又屬之齊，故据以難。隱之也。

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注**

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鄫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

鄫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之。**疏**注「叔者」至

「爲叔」。○《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

故謂夫弟爲叔。○**注**「來歸」至「歸也」。○《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鄫入于齊，

①「歸」，原作「婦」，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聞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鄆，魯喜其女得申其志也。

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

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一故江氏如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相足。僅以歸鄆為喜得所，則隱之也深矣。

杜云：「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按：《隱七年》注云：「賤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杜義本此。○注「鄆不」至「存也」。○舊疏云：

「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之文矣。」按：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繁露·玉英》云：「紀侯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廟存也，故書鄆以起之，同附庸也。

○注「月者恩錄之」。○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例皆書月，為恩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

牧。疏接，《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接，《左

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經義雜記》云：「解

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

「接」也。』」据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

「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

校正。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

《公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

蓋亦誤同今本矣。《公羊春秋》僖三十二年「鄭伯接

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

納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菑」，接、捷二字

占多互用。《禮記古義》云：「「接以太牢」，注：「接，讀

為捷，勝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為「捷」。鄭氏

《周易·晉卦》「晝日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為

「捷」。又《爾雅·釋詁》：「接，捷也。」此二字互通之

證。包氏慎言云：「八月經有甲午，曆八月無甲午，九

①「玉英」，原作「竹林」，據《春秋繁露》改。

月之十日也。^①宋萬以十月出奔，不應八月弑其君，至十月方出奔，似曆爲九月。按：甲午，宜十一日。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疏**《唐石經》同，鄂本作「無累乎？曰有」，是也。

孔父、荀息，見桓二年、僖十年。○**注**，復反覆發傳者。○《桓二年》傳云：「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故解之。○**注**「樂道人之善也」。○《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春秋正義》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即皆削辭。」

而不書。《春秋》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於孔父、仇牧、荀息書法同，傳故不厭其書重，辭複以道之也。○**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引以申「樂道人之善」，因類及之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疏**焦氏循《左傳補

疏》云：「《左氏》言『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強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劉後村因謂仇牧、荀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杜預之說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占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即李豐之恨力劣不能擒賊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擲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

①

「日」，原作「月」，據文義改。

②

「損」，原作「揖」，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注文改。

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為褒貶，曲為之說，其病甚大。」何賢乎仇牧？**注**据與孔父同

也。**疏**注「据與」至「同也」。○《桓二年》傳彼注云

「据叔仲惠伯不賢」，今此傳云「何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据同。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

以下錄萬出奔月也。禦，禁也。言力彊

不可禁也。**疏**不畏彊禦，《詩·大雅·蒸民》篇文。

○注，以下「至」月也。○下，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注，禦

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

禮·司寤氏職》：「禦晨行者」，注：「禦，亦禁也。」《詩·

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彊禦，彊梁禦善也。」

《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掊

克』，『彊禦』與『掊克』相對；『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彊禦」與「鰥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

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

也。」字或作「彊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云「澆

身被服彊圉兮」，王注：「彊圉，多力也。」《淮南·天文

訓》「已在丁曰強圉」，高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

強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

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

是「禦」與「強」同義。下文云「彊禦多慙」，昭元年《左

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

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彊不可禁」，

亦以「禦」與「強」同，「圉」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

傳》亦作「不畏彊圉」，顏注：「彊梁圉捍也。」因不可禦

禁，遂亦謂禦為強。《國策》注引《詩》作「不辟強禦」。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

公，即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疏**注「戰者，

乘丘時」。○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獲

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放

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疏**注「散，

放也」。○《呂覽·貴當》云「狎處堂而衆鼠散」，注：

「散，走也。」走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注云

「不在可用之數謂之散木」，**①**亦謂棄放木也。○注

①「注」字原缺，此句為《莊子·人間世》郭象注語，據補。

「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

「舍，止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猶

止也。」按：舍，止亦有放棄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

舍」，辭注：「舍，放也。」^①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

《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

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上十

一年《左傳》云：「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公右顓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

書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

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夫萬，弑君之

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稱名，則當稱人。《左傳》又

有「稱君，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數月然後

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注**傳

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

疏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云：

歸而反國，乃爲大夫於宋，則疏本作「反」，《新序

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潛公與

南宮萬獵，因博，爭行。」釋文：「公博，如字。戲名

也。字書作「籀」。《葉本》「籀」作「薄」。按：當作「籀」，

「博」段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博戲？曰：

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

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

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

文》：「籀，局戲也。」^②六箸十二棊也。《史記·蔡澤

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

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

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

十二辰之躔次。」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

博，其取禍宜也。」按：《方言》：「籀，謂之蔽，或謂之

箇。秦、晉之間謂之籀，吳、楚之間或謂之箭裏，或謂之

籀毒，或謂之死專，或謂之圍疏，或謂之棋。所以投籀

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

圍棋謂之弈，自關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弈。」《孟子·告

子》云：「今天奔之爲數」，注：「奔，博也。或曰圍棋。」

戴氏震《方言疏證》云：「籀，博古通用。《說文》：「籀，

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籀。箇、籀、棊

① 「放」，原作「止」，據《文選注》改。

② 「籀局」，原作「局博」，據《說文解字》改。

也。局博所以行碁。弈，圍棋也。《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菝蔽象碁，有六簿些」，王逸注：「菝，玉也。蔽，簿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碁，故謂六簿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廣雅》：「簿箸謂之箭。」宛專，簿也。①「廣平，枰也。」曲道，枰也。②「圍棋，弈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簿，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③用碁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箸，翻一魚獲一箸。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箸，爲大勝也。』廣平爲博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

服》：「碁局謂之弈。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弈，圍棋也。』《廣雅·釋言》：『圍棋，弈也。』弈，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碁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弈』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三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弈秋以碁局取譽』，注：『弈，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按：博弈皆用碁，弈爲圍棋，博爲局戲。《說文》：「簿，局戲也。六箸十二碁。」法與圍棋異。故《楚辭》「六簿」，王注：「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簿。」《方言》：「所以行碁謂之局。」鮑宏《博經》：「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彩，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塞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然則博即後世之雙陸。弈，即圍碁。皆謂之枰，以其局用板平承於下也。行枰者皆謂之碁，故說者或合或分焉。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碁』，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羅，用諸

①「簿」，四庫本《廣雅》作「轉」。

②「爲」，原脫，據學海堂本《廣雅疏證》補。

色某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某，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鎚，尚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弈旨》云：「夫博縣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同、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弈甚明。蓋弈但行某，博以擲采而後行某，後人不行某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①焦氏論極爲明曉。○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

「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

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疏**注「淑，善」。

○《爾雅·釋詁》云：「淑，善也。」《詩·曹風·鳴鳩》云「淑人君子」是也。魯侯之美也。**注**美，好。

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君也。』」

○注「美，好」。○《說文》：「美，甘也。」「美」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頌而長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是其美好也。

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疏**注「故許」至「以言」。○《釋

文》：「許，一本作「揭」。」《說文·言部》：「許，面相斥罪。」②相告許也。《玉篇》：「許，攻人之陰私也。」廣

①「博」，原脫，據《孟子正義》補。

②「罪」，原作「責」，據《說文解字》改。

韻：「訐，而斥人以言也。」《論語·陽貨篇》：「惡訐以爲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爲訐也。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疏**注「色自」至「婦人」。○《管子·法法篇》：

「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

《僖九年》傳：「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注：「色

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之語，^①其自美大可知。妒其言，**疏**《說文》：「妒，

婦妒夫也。」《史記·項羽本紀》「嫉妒吾功」，^②《列子·

說符篇》「爵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譽魯侯，故妒之，妒其勝已也。顧曰：「此虜也」，**注**顧謂側婦人

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注「顧謂」至

「虜也」。○「顧謂側婦人曰」逗，解「顧曰」也。「此萬

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釋

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靳。」虜，執虜者，《禮記·

曲禮》云「獻民虜者」，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

年云：「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

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

今若魯虜也。」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

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

爾。**疏**注「爾女」至「譽爾」。○何意謂潛公謂萬嘗虜

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訐之也。魯侯之美惡

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唐石

經》諸本同。《公羊古義》云：「董仲舒《春秋繁露》

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

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

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

曲。按：董生讀此傳「故」作「知」，「爾虜」絕句，「美惡

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爲句。《韓詩》同，俱與何所

見本異也。俞氏樾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

文並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

作「知」，何所據本誤也。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

「致」屬下讀，甚爲不詞。今按：「爾虜焉知」四字爲句，

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至」

猶「甚」焉。《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

①「曰」，原作「有」；「君」作「侯」；據《新序》改。

②「功」，原作「躬」，據《史記》改。

注：「至，甚也。」惡乎至，言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注「惡乎」至「所至」。

○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呂覽·本生

篇高注：「惡，安也。」蓋惡、何、安互相訓。何所至，若言何至是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注脰，

頸也。齊人語。疏注「脰，頸也。齊人語。」○

蜀大字本及《漢制攷》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頸

誤「脰」。《廣雅·釋親》：「脰，頸項也。」《釋名》：「頸，

脰也。脰，挺而長也。」脰之言豎立也。《說文》：「頸，頭

莖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

云：「頭後者，在頭之後。此當日項，而曰頸者，渾言則

不別。《小雅》『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此謂『項』

與『雅』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

絕吭而死。」《宋世家》：「萬有力，遂以局殺潛公於蒙

澤。」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

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罵之。疏

注「手劍」至「罵之」。○閩本、監本、毛本「拔」作「技」，

依鄂本、宋本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

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

劍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

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

「手」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

家》「自手旗，左右麾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

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戟，手所持適之戟

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呵也。」

又云：「大呵爲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者」，

《釋文》引司馬注：「叱者，若叱咄聲。」徐邈音七。《說

文·口部》：「叱，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

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

洩叱之」，《史記·淮陰侯傳》「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通義》云：「手劍者，手持劍也。叱之，叱萬也。」《宋

世家》云：「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臂掇仇

①「千」，原作「子」，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史記》改。

②「萬」，原作「罵」，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擻。首，頭。**疏**《唐

石經》「臂」作「辟」。《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

《校勘記》云：「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擻」，非

「臂擻」也。」《經義述聞》云：「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

作「辟」者是也。辟，椎擊也。《爾雅》：「辟，拊心也。」

郭璞曰：「謂椎胸也。」是「辟」有椎擊之義，「辟」之言批

也。《左傳》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

篇》引作「擻」，《說文》：「擻，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

耳。擻，當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

「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擻」

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

又言「側手」？何所據「擻」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

蓋作「殺」，不作「擻」，故《說文》無「擻」字。《新序》云：

「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

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云：「臂擻者，以臂

撞而殺之。」○注「側手曰擻」。○《淮南·原道》云「不

與物相弊擻」，注：「擻讀楚人言殺。」○注「首頭」。

○《離騷經》「厥首用夫顛隕」，注：「首，頭也。」《說

文》：「首，百同，古文首也。《象髮，謂之髻，髻即《

也。」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爾雅·釋

宮》注「乎」作「于」。今本「于」作「乎」，非。○注「闔

扇」。○《校勘記》：「《唐石經》「闔」字磨改重刻。」按：

《左傳》襄十七年云「以枚數闔」，注：「闔，門扇也。」《荀

子·儒效》云「外闔不閉」，注：「闔，門扇也。」《呂覽·

仲春》「乃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管子·八觀》

云「閭閻不可以毋闔」，注：「闔，扉。」扉即扇也。《月

令》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者，蓋對文異，散則通

也。《宋世家》云：「萬搏牧，**①**牧之齒著門闔死。」仇

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乳犬攫虎，伏

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弑君而以當

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

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新序》云：「仇牧可

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韓詩外傳》八載

此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

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注「猶乳」至「至也」。

①「牧」，原脫，據《史記》補。

○獲，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獲」作「攫」，是也。《釋文》：「攫，俱縛反，一本作搏。」《公羊問答》云：「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褒《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不畜狸，狸、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獲虎，伏雞可搏狸也。」《淮南·說林訓》：「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注「爭搏」至「誅之」。○各本「搏」作「搏」，誤，依鄂本、閩本正。宋本誤作「傳」。包氏慎言云：「《詩》刺厲王之任用非人，曰『曾是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聽君命而彊梁自專也。據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犯上，故當誅之，以絕其萌。舊疏云：『當國者，即言宋萬是也，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弑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疏**惠

氏士奇《春秋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與群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書以示譏。亦即此注「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意。○注「萬弑」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弑君之賊，皆不重見，即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之屬是也。而宋萬、趙盾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不勞重說。」○注「月者」至「禦也」。○《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大國君出奔例書月也。今此大夫出奔而月，故注明之。其《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亦大夫而書月者，彼注云：「月者，危義近。」通義云：「《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范公：「宋久不討賊，致令出奔，故謹而月之。」亦與「重錄彊禦」之義相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

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疏杜云：「北杏，

齊地。」《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注「齊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爲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以諸侯皆使微者會，即宋人、陳人之屬是也。」按：《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

注不會北杏故也。不

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

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

北。」《統志》：「遂城在泰安肥城縣南。」《大事表》

云：「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水經注》

汶水篇：「西溝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

曰：「蛇丘隧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

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

杜預傳疑之，非也。」○注「不會北杏故也」。○《左傳》

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

戍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

獻遂邑以平。」以遂爲魯邑，未知所本。○注「不諱」至

「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

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

疾已，皆非義也。」舊疏云：「《春秋》爲賢者諱，而不諱

者，正以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論功則

桓兄文弟，^①論德則文兄桓弟」。而《論語》云「齊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

至「除惡」。○《越絕書·敘外傳記》：「《春秋》之義，量

功掩過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十年》

「齊人降鄆」，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

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爲諱。」又《僖十七年》

「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桓公

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焉。」然則滅譚不諱，

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褒貶，皆以功過相除計，

①

「論」，原作「諸」，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桓公之立，雖有北杏之會，前有篡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為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疏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有阿城上下二閘，為運道所經。」《水經注》：「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即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為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注**据唐之盟日。**疏**注「据唐之盟日」。○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通義》云：「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為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云：「安知

非刺客脾人而簡易若是。」義與此同。易之易簡，鄭氏亦訓為佼易。按：《易·大壯》音義：「喪羊于易」，鄭音亦，謂佼易也。《詩·天作》「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正義曰：「言乾以佼易故為知，坤以凝簡故為能。」《易》、《詩》義並與此同。按：《說文·人部》：「傷，輕也。」曰「交傷」。交傷，即佼易，蓋何用當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易也」，傳：「易，說也。」《禮記·郊特牲》注：「易，和悅也。」《論語》包注：「易，和易也。」皆親信無後患義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是也。《爾雅·釋詁》：「平、均、夷、弟，易也。」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與親信義近。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云「進厥虎臣」，箋：「進，前也。」《禮·士冠禮》「進受命於主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注：「少前，進於

列。一〇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穀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呂覽·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甯死而又死乎？』」甯生而又生乎？一〇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者，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

注自傷與齊爲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脅而殺之。**疏**《新序》云：「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〇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〇注「伐齊」至「殺之」。○舊疏云：「即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辭。**疏**注

「當猶」至「之辭」。○《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鄂本，劫一作卻，誤。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疏**注「土基」至

「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曰壇。」《禮記·祭法》「一壇一墀」，注：「封土曰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壇宇」，注：「累土爲壇。」《書·金縢》「爲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云：「壇，上堂。」《獨斷》云：「壇，謂築土起堂。」蓋於平野築土爲之。《國語·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列上衆，誓告之處也。」凡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築

① 下「死」字，原作「生」，據《呂氏春秋》及下文改。
② 下「生」字，原作「死」，據《呂氏春秋》及下文改。

壇相累也。」①《史記·孔子世家》：「爲壇位，土階三等」是也。《周官·司儀》：「爲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三等與？《禮·覲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爲證，亦階三等也。下等之下有基，應去地一尺，故爲四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別有席一重也。○注「會必」至「其敬」。○《禮·覲禮》云：「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上爲埽，以象牆壁。爲宮者于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②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③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臨之，④則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意亦當然，上設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即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曹子手劍而從之。注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

色。疏《新序》云：「及會，⑤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曹劌手劍拔刃而進，⑥迫桓公於壇上。」○注「從隨」至

「脅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

《隱八年傳》：「稱人則從，⑦不疑也」，注：「從，隨從也。」

《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之象。」

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

《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

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

尺八寸，其頭類匕，故曰匕首。」○注「曹子」至「之色」。

○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按：《呂覽》云：「將盟，皆

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白承。管、鮑進，

①「壇」，原作「二」，據《山海經》改。

②「二」，原作「一」，據《儀禮注疏》改。

③「上下四方之神者」，原脫，據《儀禮注疏》補。

④「臨」，《儀禮注疏》作「監」。

⑤「及」，原作「乃」，據《新序》改。

⑥「手」，原作「于」，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新序》改。

⑦「八」，原作「四」，引文見隱公八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劇拔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①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則似莊公先劫桓公，果爾，則曹劇不過因人成事，《史記》何為列傳？與各書記皆違。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疏**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為桓公語，傳聞各異也。○**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文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還同。」《廣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書：「愕，驚也。」《說文·走部》：「還，相驚遇也。」《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毆之」，**注**：「愕，驚貌。」卒，讀曰倅。桓公見曹子手劍從脅，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為肖。曹子曰：**注**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釋文》：「壓境，

於甲反。」按：陸本當作「厭竟」，《定十五年傳》：「厭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抑壓魯竟，故**注**云「以喻侵深也」。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疏**注「圖計」至「太甚」。

○《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謀，即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其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境為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謂侵魯太甚，必將攻復，君不計及之與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注**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疏**《新序》云：「管仲曰：然則將君何

①「進」，原作「退」，據《呂氏春秋》改。

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魯竟。**疏**《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陽田。」《史記·

齊世家》：「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荆軻傳》：「太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則大善矣。」^①管子顧

曰：「君許諾。」**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

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即《曲禮》下篇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矣』，是無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語，而何氏述之，非第如《曲禮》所云也。」按：《呂覽》云：

「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

亦此義。桓公曰：「諾。」**疏**《齊世家》云：「桓公

許之。」《刺客傳》：「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新序》云：「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是其事

也。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注**下壇與

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者，為殺

牲不絜，又盟本非禮，故不予壇上也。**疏**

《新序》云：「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荀子·王制》

云：「桓公劫于魯莊。」《史記·魯仲連傳》：「曹子為魯

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

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注「下壇」至「公

也」。○《通義》云：「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

下壇與曹子盟。」○注「必下」至「不潔」。^②○舊疏云：

「不」字亦作「清」字者。各本「絜」作「潔」，依宋本正。

○注「又盟」至「上也」。○舊疏云：「即《桓三年傳》云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已盟，曹子標劍而

去之。**注**標，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

已盟，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

爾。**疏**《刺客傳》：「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

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世家》：「已

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標劍而

去」是也。○注「標，辟也」。○《釋文》：「標，普交反，

①「則」，原作「固」，據《史記》改。

②「潔」，上注文作「絜」。

辟也。劉兆云：辟，捐也。《孟子·萬章》篇「標使者」，注：「標，麾也。」《音義》：「標，音杓，又音拋。」與此同。《詩·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標」，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釋文》：「標，符小反。」與此異。而「標」、「辟」同爲拊心，則「標」即是「辟」，與此同也。《說文·手部》：「擘，搗也。」搗，裂也。一曰手指搗也。「摩，旌旗所以指摩也。麾，即俗，摩」字，摩訓搗，搗訓擘，擘即搗。趙氏訓「標」爲「麾」，猶此訓辟也。《詩·召南·標有梅》傳：「標，落也。」標，乃「受」字之借，曹沫標劍置地，「標」義與「受」同，亦謂墜落其劍置於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標，擊也。」與此異。○注「時曹」至「云爾」。○舊疏云：「端，猶始也。」言曹子從始持劍而守桓公矣。及其盟訖，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也。①按：端，正也。謂正持其劍守桓公也，則始不辭。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疏注「臣約」至「盟爾」。○《漢書·文帝紀》注：「文穎曰：要，劫也。」《荀子·王霸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也。」臣劫約其君曰要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是

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臣約其君」，誤，鄂本、宋本作「束」，據正。而桓公不欺，疏《齊世家》云：「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忽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然則管仲不失信，而云桓公不欺者，善則歸君也。《繁露·玉英》云：②「齊桓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洗也，③遂爲賢君而霸諸侯。」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鄆，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云：「於是遂與魯曹

①「離」，原作「遠」，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玉英」，原作「竹林」，引文見《玉英》篇，據《春秋繁露》改。

③「背」，原作「肯」，據《春秋繁露》改。

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又云：「存亡國，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勿予，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①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附于王父也」，注：「猶，當爲由。」《新序》云：「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注「再會于鄆」。○即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已下「于鄆」，又《十五年》「齊侯、宋公」已下「會于鄆」是也。○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七年。○注「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鄆，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之語。《新序》云：「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注「劫桓至」人也。○舊疏云：「正以《成

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霸。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于聖賢，何賢之有？」然則桓公比諸魯莊行詐劫人爲賢，然其因管仲一言，強爲不欺不怨，以要諸侯，究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比也。《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者曰，而桓盟不曰。《公羊》以凡書致者皆有危辭，以臣子喜其君父脫危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所爲假以立義者也。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左傳》以爲宋人背北杏之會。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

注「據伐國不殊會，曹伯

襄言會諸侯。

疏注「據伐至殊會」。○舊疏

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文

①

人特至「不知」，原作「人劫之不知」，據《呂氏春秋》改。

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即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是也。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

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

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

後者，惡淺。」疏舊疏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如下文「單伯會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于鄆」之文。按：杜云：「既伐宋，單伯乃至，

故曰會伐宋。」唯以單伯爲周大夫爲異。《穀梁傳》：「會

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注「書者至

「淺也」。○後會書會，即刺其不信也。《隱元年》注：

「舉及賢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

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與此義同。○注「從義」至

「功薄」。○舊疏云：「即此是。」按：下《十六年》「邾婁

子克卒」，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

天子之心。即謂上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兵而先

者也，故詳錄之，以示褒義。○注「從不」至「惡淺」。○

舊疏云：「無經可據，但言理當然也。」

秋，七月，荆人蔡。」疏與十年書「荆」同義。《穀梁

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

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與《公羊》義同。彼疏引麋信

云：「楚子貪淫，爲息嬀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

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傳云「狄之也」，此亦

宜同。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疏

《釋文》：「鄆，本亦作「甄」。杜云：「鄆，衛地，今東郡

鄆城也。《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爲齊豹

邑。《昭二十一年》「衛公孟彊與齊豹狎，奪之司寇與鄆」，

即此。鄆，讀絹。漢末爲兗州治，曹操創業於此。《水

經注》：「鄆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爲險固。」

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一統

志》云：「鄆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會于鄆。」疏上《十四年》「會于鄆」。《穀梁傳》云：

「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爲欲推桓

爲伯，故復會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

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權推

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爲復同會推齊爲伯。《公羊》於此一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攷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爲齊桓未爲諸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爲說。

夏，夫人姜氏如齊。

疏《穀梁傳》：「婦人既嫁，不

踰竟。踰竟，非禮也。」按：此與襄公在時如齊異。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書以示譏。舊疏云：「復與桓通也。」未知所本。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

疏《釋文》：「兒，

音郕。」《左氏》、《穀梁》作「郕」。《元和姓纂》：「兒，郕犁來之後，亦爲兒氏。」是郕、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倪，故宋主之。」又云：「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公羊義疏二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十六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疏

蓋報上年之侵也，

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

之，有「公會」二字。惠氏棟云：「《左氏》、《穀梁》無

「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

為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猶贖「會」字。据《十

九年》何注：「先是鄭、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

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

會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不曰「公會齊

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

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据《公羊》無「公會」字。又

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

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

据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

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寮疑之也。」

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

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國下》又

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

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

羊》亦無曹伯，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

者，杜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按：今為河南府

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

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

注

同心欲盟也。

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

故重而言同心也。

疏

《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

者加同欲也」，疑彼誤。何氏不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則鄆、幽之會為齊伯始，齊桓以尊周為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同心」至「心也」。○惠氏棟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

注

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

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

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

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

「手」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為仁，利

為義，利亦刀，而以和為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

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注

「小國」至「進也」。○《通義》云：「即儀父也。小國錄

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

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

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

也。」○注「不日」至「八年」。○舊疏云：「即下《二十八

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云「日者，附從

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

不如彼進與？瑣，閩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瑣」作

「瑣」，《釋文》作「瑣」，毛本改從之。按：瑣，正字。瑣、

瑣，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瑣。滕

子以先朝隱公，《春秋》褒之，嗣子得以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疏

《左》、《穀》作「鄭

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所詹。」《說苑·雜

言》篇引作「是瞻」，《韓詩外傳》、《風俗通》、《初學記》並

引作「所瞻」。《左傳》僖二十三年「叔詹曰」，《宋世家》

作「叔瞻」，是詹、瞻通也。下同。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

疏注「以無氏也」。○舊疏云：「欲言尊卿，名氏不

具。」按：與當國辭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此鄭

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据獲宋萬

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

文。**疏**注「据獲」至「執文」。○上《十二年》傳云「萬

當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上也。」是彼獲微者，魯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之。書甚佞也。**注**為甚佞，故書惡之，

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為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疏**

《通義》云：「為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

人也。」與此傳意同。《書·皋陶謨》篇，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偽《孔傳》：「孔，甚也。禹言有苗，驩兜之徒

甚佞如此。」是甚佞即孔壬也。《爾雅·釋言》：「孔，甚也。」又《釋詁》：「壬，佞也。」郭引《書》「而難任人」，《史

記·五帝本紀》作「遠佞人」。《後漢書·鄧曄傳》「孔任不行」，孔任即孔壬，即甚佞，言大佞也。佞人好作大言

欺人，故曰孔壬。《九經古義》云：「佞，讀為壬，^①故

《國語》「與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②「佞」與「田」協，故讀曰年，年讀為壬，田讀為陳，故甚佞謂之孔

壬，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之謂古訓。」○注

「為甚」至「執人」。○書名，賤惡義明，故執人罪可輕坐也，為大夫不得專執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注「然不」至「成也」。○舊疏標

起訖云「不得為」至「未成也」，則「然」字衍文。事未得行，毛本作「事不得行」，誤。《通義》云：「知非為齊執。甚佞書者，齊若以其佞執之，當得為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如《左氏》所說，怒鄭不朝故耳。」

按：《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者，知非伯討，故注如此解。如孔義用《左氏》說，則鄭詹無罪之人，何為去氏？下

又書鄭詹自齊逃來，外大夫，《春秋》不憚其語重詞複何耶？○注「孔子」至「而已」。○各本「但」誤「伯」，

依鄂本、宋本正。所引見《論語·衛靈公》篇。《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

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

① 「壬」，原作「年」，據《九經古義》改。

② 下「佞」字原作「喪」，「喪」字原作「佞」，據《九經古義》、《國語》及上下文意改。

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義與此同。又《陽貨》篇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何？殲積也。

疏校勘記云：諸本同。

《釋文》：「積，本又作『漬』」。《唐石經》此字缺，毛本依《釋文》改「漬」，非。《左氏》、《穀梁》「殲」作「殲」，杜云：「殲，盡也。」疏以為《爾雅·釋詁》文。舍人注曰：

「殲，衆之盡也。」《詩·秦風·黃鳥》云「殲我良人」，傳：「殲，盡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殲旃」，

注：「殲，盡也。」《說文·少部》：「殲，微盡也。从少，殲聲。」

①《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說文》多用古文

《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作「隧」。衆殺戍者

也。**注**殲者，死文。殲之爲死，積死非一

之辭，故曰殲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

戍。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

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物中，多殺

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

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死文也。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疏**注「殲者」至「殲積」。○《禮記·

曲禮》云：「四足曰漬。」正義云：「牛馬之屬，若一箇死

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說文·水部》：「殲，漬也。从

水，殲聲。」又：「漬，漚也。从水，責聲。」又：「漚，久漬

也。从水，區聲。」則「漬」爲殲汙相染，連及衆盡之辭。

人死相及，亦猶是也。注以「積」訓「漬」，傳以「漬」解

「殲」義，並通。《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淹漬謂之

殲漚。」又引《字林》：「殲，漬也。」《廣雅·釋詁》：「殲，

漬也。」義取相積而死，故不曰殲，曰殲。段注《說文》

云：「《公羊傳》文及《說文》皆作「積」，爲長。許云「漬，

漚也」，②「殲」篆不與「漬」篆聯，③可以知許說矣。」

按：今人以物久積水爲漚，則漚亦有久積之義。故

《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漚，柔也。」

①「殲」，原作「殲」，據《說文解字》改。

②「云」，原作「之」，據《說文解字注》改。

③「篆」字，原作「義」，據《說文解字注》改。

疏引《考工記》注：「漚，漸也。楚人曰漚。」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之使柔韌也。《周禮·考工記》「鍾氏染羽，淳而漬之」，《史記·貨殖傳》「漸漬於失教」是也。《淮南子·要略》「漚滯肌膚」，皆稿染之義。故鄭注《曲禮》云「漬，謂相漚汙而死」，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齊人爲遂所漬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衆，多也」。○《爾雅·釋詁》云：「衆，多也。」《說文·亼部》：「衆，多也。从亼目，衆意。」○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小雅·采芣序》「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戍漁陽」，注：「戍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注云：「饗，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傳皆以爲饗齊戍，與此微異。○注「古者」至

「文也」。○說在桓元年。有分上，無分民，故齊強戍之，遂不當坐也。○注「稱人者衆辭」。○《穀梁》：「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衆辭也。」決與微者貶者稱人異也。○注「不書」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兵辭。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主書來者，若傳重言之云爾。**舊疏**云：「經所以主書此事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禍矣。」按：《淮南·說林

訓：「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注：「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彼注誤。○注「蓋痛」至「敗也」。○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人」，是取淫女事也。卒爲後敗，即淫二叔，殺子般，閔公事是也。舊疏以娶淫女是鄭瞻計，爲《春秋說》文。《通義》云：「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爲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僖公取楚女，緯候未興，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後漢書·楊秉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新語》云：「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乾時戰在上九年，與此無涉，陸誤。○注「加逃」至「未明」。○上執稱人，是言齊非伯討，疑詹無惡，故書逃抑之。《穀梁傳》曰：「逃義曰逃。」（注：繫鄭「至，惡之」。）○毛本「繫」作「繁」，誤。所引見《論語·子路》篇。今本兩「未可」下有「也」字，又「善之」作「好之」。舊疏引鄭氏彼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蓋鄭本

「好之」亦作「善之」也。《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舉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舉者，未必爲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私之所致也。」《鹽鐵論·除狹》云：「古之進士，鄉擇而里選，故上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①

冬，多麋。

疏

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麀；其子，麀。」《說文·鹿部》：「麋，鹿屬。冬至解其角。」司

馬相如《上林賦》：「沈牛麀麋」，注：「麀，似水牛。」《大戴禮·夏小正》云：「十一月隕麀角。」又《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麀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麀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麀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爲異也。**疏**注：麀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麀之言迷也。」漢書·五行志注李奇曰：「麀之爲言迷也。」麀，迷疊韻爲訓。○注「象魯」至「惑

①「足」，原作「呈」，據《鹽鐵論》改。

也」。○舊疏云：「《感精符》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①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經史雜記》云：②「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遂泥」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齊淫女義，何迂回有也。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因多麋。」與何義合。《博

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群，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峻。民人隨此峻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稼」，未知所本。○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麋，陰類，故多麋，記其異。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

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疏**《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集解》引：「《廢疾》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劉氏逢祿曰：「果虧傷未復，即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

①「大」，原作「火」，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漢書》改。
②「史」，原作「義」，引文出自王玉樹《經史雜記》，今據改。

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爲短。《經義述聞》亦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之處未復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又云：「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劉歆以爲晦，魯、衛分。《經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二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與朔，《公羊》例爲食晦。劉孝孫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二月即壬子朔。劉歆亦以爲食晦。《穀梁》例爲夜食，曆爲二月晦日，然則經書三月者，正其當爲朔也。」《通義》

云：「不日者，食於晦也。晦則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汭引《長曆》：「二月餘癸未朔，《隋·曆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曆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藜洲《答問》：『問曰：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十一一宮，二十八度四二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犯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魯蔽鄭瞻，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爲之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俱與何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

《大事表》云：「杜注：『公逐戎于濟水之西。』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職》：「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又《上師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寇也。」凡逐即謂追。此追戎以兵，故曰「以兵逐之曰追」，何氏望文生義也。

此未有言伐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己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薳，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

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其言追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鄆，舉齊侵也。**疏**注「據公」至「侵也」。○即《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舉齊侵也。鄆，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鄆」作「薳」。按：上衍本疏中凡「鄆」字皆作「薳」，當據正。大其爲中國追也。**注**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也。

疏注「以其」至「追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鄆」，限其所至，乃是自爲己追，故知如此。」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興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薳，傳無大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

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①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其言于

濟西何？

注据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言

于也。

疏注「据公」至「于也」。○《莊元年》注：

「于，遠辭也。」大之也。

注大公除害，恩及濟

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

疏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自濟以西不限

所至之辭，故爲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者同意。」《穀梁傳》：「於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春秋》以尊王攘夷爲主，莊公追戎除害，故爲大辭。○注「言大」至

「賞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夏是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

秋，有戩。

何以書？記異也。

注盛之猶言惑也，其

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疏**注，盛之「至」惑也。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蜮猶惑也。」舊疏引《五行傳》「蜮猶惑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漢書》引經文作「蜮」，亦「盛」之變體。《釋文》：「盛，本又作蜮。」馬氏宗樵《左傳補注》云：「《呂覽》『螟蜮』，高誘注：『兗州謂蜮爲蜮，音相近也。』《淮南子》『沅州謂之蜮』，高誘注：『蜮，讀音近殆，緩氣。』《釋文》：『盛，本又作蜮。』《玉篇》：『蜮，武、蜮，皆徒得切。』是「盛」字本作「蜮」，因方言讀爲「蜮」耳。

①「早」，原作「患」，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螣，章懷注：「螣，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螣，亦解爲短狐，皆因元凱注誤。」案：馬說非是。螣，自有螣音，螣、螣同部段借也。此經之「螣」自爲短狐，何、杜義同。杜云「螣，短狐，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爲鬼爲螣」，傳：「螣，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螣，音域，狀如鱉，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弧，誤狐」，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今《說文》本「螣」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弧」，不誤。按：《山海經·大荒南經》：「有螣山者，有螣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螣是食。」郭注：「螣，短狐也。似鼃，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蝮蠃短狐」，王逸注：「蝮蠃，短狐類也。短狐，鬼螣也。」《大招》又云「魂虺無南，螣傷射只」，王逸注：「螣，短狐也。」引《詩》「爲鬼爲螣」。《廣韻》引

《玄中記》云：「長三四寸。蟾蜍、鸞鷯、鴛鴦悉食之。」似作「狐」亦通。○注「象魯」至「見也」。○《感精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螣。劉向以爲螣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螣。螣，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娶齊之淫女，故螣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弑之禍。嚴不寤，遂取之。人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螣，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螣。」何氏言象魯爲鄭瞻所惑，正以莊信鄭瞻取齊女，故至大亂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即此是也。《公羊問答》云：「問：螣之猶言惑也，其義何取？曰：人臣蠱惑其君則螣生。《周禮·蝮氏》疏引服虔云：「螣，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鱉。古無今有。含沙射人，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獲獲螣螣，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曰：「螣如鱉，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螣，淫女惑亂之氣

所生也。」○注「言有」至「異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盛，射人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傳》，與《五行志》所載劉說同。陸璣《毛詩義疏》、服虔注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經「有鸛鵒來巢」，①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凡未有而有者書有。《穀梁疏》引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魯國無是也。今以爲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蓋書多者，魯所常有，今歲特多，故以多爲異。書有者，本無此物，今而忽有，故以有爲異也。舊疏云：「《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鸛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疏孔氏廣森《音義》云：「『婦』絕句，『于鄆』

絕句。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遂事，褒錄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

疏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韋注：「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②《說文·人部》：「佚，送也。呂不韋曰：有佚氏以伊尹佚女。」段注：「佚，今之『媵』字。《釋言》：『媵，送也。』《周易》『媵口說也』，虞注：『媵，送也。』《燕禮》鄭注、《九歌》王注：『媵，送也。』『送』爲『媵』之本義。『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①「經」，原作「傳」，引文見《春秋經》文，據改。

②「一」，原脫，據《國語》補。

鄆」，《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大夫士卑故也。○注：言往至之尊。○《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嫡。」即「一夫人之尊」義也。姪者何？兄之子也。

疏《禮·士昏禮》云「媵御餽」，注：「姪兄之子。」襄十九年《左傳》，其姪馮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

《禮·喪服傳》：「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專指媵之姪言，依《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同也。娣者何？弟也。**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

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即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說文·女部》：「娣，同夫之女弟也。」段注：

按：女子謂女兄弟曰姊妹，與男子同。而惟媵己之妹則謂之娣，蓋別於在母家之稱，以明同心事。君之義也。《禮·喪服》經皆言妹無言娣者，今大徐本作「女弟也」非是。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娣，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事一夫。」可證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姊妹曰娣。娣，弟也，言與妻相長弟也。」以娣兼娣言，非是。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姪，娣本雙聲字。《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

①「娣」，原作「弟」，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說文解字注》改。

其根原而強爲之詞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疏**

注「必以至親也」。○《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娣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與此傳異。或《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舊疏云：「備姪所以尊尊，備娣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

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必生也。」又《五行篇》：「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獨斷》云：「《春秋》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又云：「天子娶十二女，象十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按：此即《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書·杜欽傳》：「禮，嘗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殷之禮也。」○**注**「不再至「媵路」」。○《白虎通·嫁娶》云：「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一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①**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雖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又云：「姪娣雖缺不得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媵不

① 何，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書，此何以書？**注**据「伯姬歸于紀」，不

書媵也。**疏**注「据伯」至「媵也」。○見隱二年。

按：彼《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彼有媵歸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云「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重錄之」。非以媵書也。爲其

有遂事書。**注**爲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

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疏**注「爲

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

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

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

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蓋「媵」本不當書，爲下有

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

當書也。○注「猶伯姬書媵」。○即《成八年》「衛人來

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

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媵書，故言猶也。○注「不媵」至「于鄆」。○言若不書媵，

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一矣。時實爲媵如陳，故不沒其本也。大夫

無遂事，**疏**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

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說苑·奉使》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

而擅生事者不臣」。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是大夫無遂事者，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誓

大夫曰：敢不闕，鞭五百」，明大臣於大小事皆須闕白，

不得專也。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

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

故云爾。**疏**《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

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

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則譏之。《論語》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夫

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

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占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誅，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注「以外」至「云爾」。^①○《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兮」，傳：「素，空也。不素制，謂空爲議制也。」《玉篇·象部》：「豫，逆備也。」^②不可逆爲備設也。出竟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

是鄆、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

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

疏《漢書·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又《終軍傳》：

「御史大夫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後

漢書·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

專之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論語》「專對」，

專，擅也，即《公羊傳》「專之可也」之「專」。^③《大全辨》

載：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

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

誼斷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

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事也。○注「先是」至「不至」。

○公比，鄂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閩本、監

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頻也。上《十五年》「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又《十六年》「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

① 云「原作」之「據上注文改」。

② 「備」，原作「脩」，據《重修玉篇》改。

③ 之專，原作「專」，據《四書釋地又續補》乙正。

幽」，皆無「公會」之文，是「公比不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舊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注「公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返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

上當脫「鄆」字。《說苑·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近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例同。」義或然與？○注「先書」至「之也」。○舊疏謂：「書鄆是也，正以鄆爲衛地故也。」明至鄆後有

所聞，乃得專盟也。○注「盟不」至「地也」。○《通義》云：「鄆者，盟地，非致媵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鄆，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鄆子會盟于鄆婁。」已酉，鄆婁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鄆婁也。于鄆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鄆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孔疏：「此鄆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鄆，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鄆，停女會盟，鄆是盟處，故言「于鄆」，非本期送女于鄆也。」然則「鄆」即盟地，若更書「盟于鄆」，則嫌上「鄆」爲媵出，似專送女于鄆，不見出竟與盟之善也。○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人，故注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爲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爲結專盟書，非媵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鄆非媵婦地矣。《穀梁傳》：「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

爲遂事假錄媵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爲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信也」。○即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下即背盟，宜日，而此作大信辭者，盟信自在結也。蓋魯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

疏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此無傳，何氏或有所本。杜亦云：

「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歿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況異國乎？知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

垂之辭，榮見遠也。**疏**注「鄙者」至「遠也」。

○《校勘記》云：「諸本「榮見遠也」同，句當有誤。」《周禮·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爲國，都之所居爲鄙。此以「鄙」爲邊垂之辭，蓋《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故「鄙」可釋爲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通。」

我國也。」似亦「榮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壑，遠也。」又《走部》：「邊，行壑崖也。」壑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壑、崖兩義也。《莊子·逍遙遊》：「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

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疏**

注：月者，再出也。○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秋，

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穀梁》注：「夫人比年如莒，

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注「不從一至，異

國」。○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

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

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為彼

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

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疏**《唐石經》、

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

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

《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臍』，云：『瘦也。』

古文作「瘠」，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

「瘠」，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

仲遠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

「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瘠

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瘠」。陸德明每字為一

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

《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同。

《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

「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

相漬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

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

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

七年「夏，齊人潰于遂」，傳：「潰者何？潰積也。衆殺

成者也。」何注：「潰者，死文。潰之為死，積死非一之

辭，故曰潰積。衆，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

「漬」，何作「瘠」，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貴

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

《說文·骨部》：「𩑦，鳥獸殘骨曰𩑦。」①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灑汙而死也。』《小雅》『助我舉柴』，《手部》引作『𩑦』。毛、許皆云：『𩑦，積也。』鄭箋：『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經漬》、𩑦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𩑦』，故書『𩑦』作『脊』，先鄭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②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痢也。」《漢·食貨志》『骨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葬者。」《公羊》、《漢志》『瘠』即『𩑦』字，合之鄭注《月令》『肉腐曰𩑦』，蔡氏、高氏云『有肉曰𩑦』，又指人言之。其字正作『𩑦』，假借作『漬』，作『𩑦』，作『瘠』，皆同音段借也。漬，又作『殯』。○注『瘠病』至『語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也。」《說文》作『瘠』，云：「瘦也，或作瘠，从疒得聲。」③故曰病，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咎，病也。」《說文》：「咎，災也。」災即病也，故大瘠爲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謂病爲災，蓋古之遺言也。」○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

災也。」舊疏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又云：「《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必更言大耳。」大瘠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疏**注，痢者「至」疫也。」○《經義雜記》云：「痢，亦俗字，當爲『瘠』。《集韻》云『痢，或作瘠』可證。《說文·疒部》：『瘠，疫疾也。从疒薑省聲。』何義本此。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從《詩》、思齊《正義》引改。」《公羊問答》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④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

①「殘」，原作「殊」，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說文解字》改。

②「骨」，原作「首」，據《說文解字注》及《周禮注疏》改。

③「从疒得聲」，《說文解字》作「从疒从束，束亦聲」。

④「及」，原作「以」，據《說苑》改。

者，^①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戶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莝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莝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②至野外，此救厲之道也。」按：「痢」與「厲」通。惠氏棟云：「痢，即癘字，古厲、列通。《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作「列」可證。」《方言》：「凡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痢，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癘，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痢痛也。」《周禮·疾醫職》：「有癘疾」，惠氏士奇《禮說》云：「癘疾者，四時之疫氣也。川鬱爲汚，樹鬱爲蠹，草鬱爲黃，氣鬱爲癘。木鬱發於春，火與土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謂癘疾。」^③《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從？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即「癘」之異文也。「瘠」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瘠」字，則因記文「四足曰漬」益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癩」，注：「疥癩之病，孚甲之象。」何以書？記災也。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

大水同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莝淫泆，齊侯亦淫諸姊妹，不嫁者七人。**疏**注「與宋」至「同義」。○即

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

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痢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

《通義》云：「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恒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

注「是時」至「七人」。○舊疏云：「《晏子春秋》文。按：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

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謂桓公清潔

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

①「喪」，原作「長」，據《春秋公羊問答》改。

②「出」，原作「入」，據《春秋公羊問答》及《說苑》改。

③「謂」，原作「爲」，據《禮說》改。

傳：「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管子·小匡》篇：「公曰：寡君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新語·無為》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①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詁箋》云：「瘠，本或作『瘠』，或作『漬』，當是嚴、顏之異。②」痢與『瘠』同，癩也。此齊宮女市女聞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按：《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一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志，以其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疏《穀梁》作「伐我」。趙氏坦《異文

箋》云：「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疏《校勘記》云：「《唐

石經》作『廿有一年』，下『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疏包氏慎言云：「夏五

月經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曆，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恐經時月皆誤。③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曆爲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疏包氏慎言云：

「秋七月經有戊戌，曆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①「相」，《春秋公羊傳注疏》作「所」。

②「嚴顏之異」，《春秋公羊經傳後錄·解詁箋》作「嚴氏本」。

③「月」，疑當作「日」。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明者

書葬。**疏**注「春秋」至「書葬」。○舊疏云：「言《春

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纂明者，謂有立、入之文。」纂

明書葬者，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

書入，則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

「立」亦纂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

「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纂，故《僖十八年》書「葬

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去葬以張義，如

《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葬晉惠公，以僖十年

惠公之人未見經也。晉文公亦纂，僖二十四年無入文，

而僖三十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

為賢者諱故也。齊桓亦賢而不為諱者，《僖十年傳》云

「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於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纂不足掩其功。晉文伯

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纂然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疏**《唐石

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佚」。」省，《左氏》、

《穀梁》作「省」。《書·洪範》云「王省惟歲」，《史記·宋

世家》作「王省惟歲」。《康誥》「人有小罪非省」，《釋

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

盧氏文弼《龍城札記》一云：「古省、省通用。《周禮·

大司徒》「省禮」即「省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放

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舊疏蓋見有作「佚」

本，故明之云「如字」。古肆、佚同部，段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疏**注「跌，過

度」。○《穀梁傳》云：「肆，失也。」失、佚、跌通。《說

文·足部》：「跌，踢也。一曰越也。」《淮南·修務訓》

「夫墨子跌蹠而越千里」，**①**注：「跌，疾行也。」**②**疾行

亦有過義。《公羊問答》云：「問：跌，過度。何也？

曰：此如《後漢書·律曆志》「無有差跌」之「跌」。」《穀

梁傳》之「失」即「跌」之省。《國語·周語》「不失其序」，

《漢書·五行志》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

《釋文》：「跌，大結反。」

大省者何？災省也。**注**謂子卯日也。

① 「越」，原作「超」，據《淮南子》改。

② 「疾」，原作「疚」，據《淮南子》改。

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勅，得無獨有此行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

疏注：謂子至省也。勅，宋本同，閩本、監本、毛

本「勅」作「敕」。《禮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成慎。」《正義》：「按：《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子卯自刑，非鄭義也。」按：昭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釋文》引賈逵《解詁》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與何、鄭說同。《漢書》翼奉說異是，則鄭司農所本。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

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②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郟，遂禽移大犧」，③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

①「稔」，原作「亡」，據《禮記注疏》改。

②「大」，原脫，據《漢書》補。

③「移」上原衍「推」字，據《經學卮言》及《呂氏春秋》刪。

寄卯，日辰相配，是爲重刑。^①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畏。^②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人之道，然《春秋》假人事爲褒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本人事爲正。《左傳》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禮記·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③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④疏注：省日至，恩也。○閩本、監本、毛本「恩」作「思」，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不避子卯」，注：「既殯之後，^⑤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

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取殘之大義，而桀紂固君，^⑥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即吉而避之。」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靈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相刑」，《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乃術家傳會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是也。惟謂鄭氏說爲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愈自戒飭，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人恐懼修省之義。

- ①「爲」，原作「謂」，據《經學卮言》改。
- ②「畏」，原作「衝」，據《經學卮言》改。
- ③「之」，原作「殯」，據《儀禮注疏》改。
- ④「紂」，原脫，據續四庫本姜氏《儀禮經傳內編》補。

○注「不與」至「忌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也貶？不與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而責其肆省，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省』。跌，『佚』之誤。『忌』，讀爲『已』，責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省，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范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爲長。國君無故而赦罪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爲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兆域也。故必以大眚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即《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隱括之。按：劉

說非是。「肆大眚」自是當時實事，不與莊公念母，乃《春秋》之義，莊公非能知有父者也。觀其娶仇女，可見莊公既不知其母爲有罪之人，又安得赦除罪人之事？《穀梁》家本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尤不得以《公羊》師說說《穀梁》也。《左疏》引賈逵說亦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夫文姜之罪，在桓之末，莊公即位二十餘年，魯之臣子莫不君母視之。桓公之仇，久置度外，何忽於其死時罪之者？杜氏說《左傳》，但以爲赦有罪，不涉文姜，說猶愈於賈氏也。劉氏反取以說《公羊》，慎矣。○注「猶爲」至「討賊」。○《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不書葬，齊懿公責臣子不討賊。蓋商人本弑君之賊，宜絕，齊之臣子不能致討，復臣事之，故商人見弑，仍不書葬，以責懿公臣子。明齊之臣子既臣事懿，則以懿之臣子之道責之矣。猶文姜宜絕，魯之君臣既未知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責之。故何云「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疏 包氏慎言云：「經「春正

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

省者，嫌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赦罪人而後葬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曆二月之廿四日爲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注**輒發傳者，

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適庶，

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

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

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

不忘本也。**疏**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

「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

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

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

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錄子之恩，故備

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禮而

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鄂本「仇」作「讎」。○注

「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

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也。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

《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襄四年傳》

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僖二年傳》云「哀

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

非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

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母繫子，則

《定十五年》「妣氏卒」，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是

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證嫡母繫夫，哀姜薨葬皆在僖

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

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

「鄉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妣氏特於卒上

發傳者，正以妣氏之喪，直云「葬定妣」，不得稱小君，是

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定妣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

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爲君，是以定妣未得全

同夫人矣。○注「言小」至「辭也」。○毛本「於」誤

「與」，依宋本正。《論語·季氏》篇「邦君之妻，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在本國無庸謙言寡，故爲臣子辭也。《穀

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

可以言小君也。」○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

謚》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

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①群下亦化之，故

設謚以章其善惡。《通典》引《五經通義》同。後一說蓋

①「內」，原作「則」，據《白虎通義》改。

即《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譏，夫人有謚義也。《隱元年》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此以姓配謚，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謚，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皆是也。非正嫡則無謚，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謚。定公之妾嬖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嬖，此末世黷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

也。**疏**注「書者」至「重也」。○舊疏云：「正以不言

大夫而得書殺，則知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視專殺大夫爲重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本《穀梁》義。」杜云：「宣公太子也。」《通義》云：

「《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妾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非嫡長，又未替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欵也，言欵之志在乎構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欵卒不日，亦爲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禦音義通。上十一年

《左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本或作禦」，下「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取

上爲義，故得通。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

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疏**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

仇」作「娶讎」。《穀梁疏》引同。《春秋正辭》云：「五月

首時。其首時何？著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夏爲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注**防，魯

地。**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

盟于防」。曆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防魯地」。○蓋臧氏所食邑，與隱十年取之宋者異。^①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通義》云：「等

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

①「十」，原作「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分益正，與處父異者，侯，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侯，即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為降，等同也。」杜亦云：「高侯，齊之貴卿。曷為就吾微者而盟？」**注**据暨與公盟

也。**疏**注「据暨」至「盟也」。○舊疏云：「即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是也。鄂本，暨作「既」，

誤。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出名氏。**疏**注「以其」至「得日」。○《隱元

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賁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

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微者矣。《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時矣。此詳錄之，知為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

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蓋非。」

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疏**

《通義》云：「于暨，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

公羊義疏二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二年冬盡二十四年。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即納徵。納徵，

《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

《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

也。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唯納

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

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疏**注「納

幣」至「是也」。○鄂本「納幣」不重，此衍。毛本「禮」誤

「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

問名，有納徵，有告期，^①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禮·

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

隨人，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

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

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為官長。」此約

記文也。○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

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

「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

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

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

云「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

當是《公羊經》，淺人習見《左氏》，逕改疏文也。○注

「凡婚」至「時候」。○《禮·昏禮》「納采用雁」，注：「用

雁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又云，賓執雁，請問名」，

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親

迎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雁，故彼疏

引《鉤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有苦

葉》云，「雝雝鳴雁」，傳：「納采用雁。」箋云：「雁者陰隨

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白虎通·嫁娶》

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

①

「期」，原作「朔」，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雁爲摯，摯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贊不用死雉，故用雁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雁，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士摯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摯不用死』是也。」

○注「唯納」至「儷皮」。○《釋文》：「儷皮，本又作『麗』。」《昏禮》云：「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禮記·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①此士大夫禮也。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周禮·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則緇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與？蔡氏德晉

- 云：「納徵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注：玄纁，至地也。）（《昏禮》注：「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娶云：「納徵玄纁束帛儷皮。玄，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玄纁。」玄，法天，纁，法地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一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②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丈，^③合之四十尺。^④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
- 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玄，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玄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玄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
- ①「猶」，原作「由」，據《禮記注疏》改。
 ②「是謂五兩」四字原脫，據《儀禮小疏》補。
 ③「丈」，原作「尺」，據《儀禮小疏》改。
 ④「尺」，原作「丈」，據《禮記注疏》及上文改。

也。」又「鄭《地官·媒氏》注「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此經注用玄纁，象陰陽備也。然則玄爲陽而緇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緇紼」云「緇緣者象陽氣下施」，是緇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玄，乃全乎五方之色。玄人黑而爲緇，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緇與玄恒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彤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玄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玄端玄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服。昏禮攝盛，①則庶人與其妻

皆可服玄。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於玄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注「儷皮」至「古也」。○《昏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九經古義》：「《說文》：「儷，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兩聲。《禮》「儷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令》曰「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皮者，②《士昏禮》注云：「儷，兩也。」《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說文》作「儷」，所引《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儷」，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昏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儷」爲「離」也。重古者，《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後聖有

①「攝」，原作「所」，據《儀禮小疏》改。

②「皮」，原脫，據《九經古義》補。

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即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桓三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

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

淫佚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

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

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

《白虎通·嫁娶》篇約《昏禮》文云：「納徵辭曰：『吾子

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也

請納徵。』上某者，壻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下次某

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

不敢辭，敢不承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莊公親納

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

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幣，

非禮也，故譏之。」○**注**「時莊」至「爲譏」。○下《二十

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

是淫佚，大惡也。○**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

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

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

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

文與文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

止譏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

年》有「公至」文，故知舉淫爲重也。《穀梁》**注**云：「公

母喪未再梓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

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

「即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

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

也。」但納幣無爲有危，故書至爲危辭，以起其淫也。書

「公至」在明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毛本「自」誤

「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据柯

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疏****注**「据柯」至「不

致」。○即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

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

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

佗相似如一也。**疏****通義**云：「僖公再之桓國，

皆致，^①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②如晉、如楚悉不致者，自是常例耳。《穀梁疏》引徐邈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注「公如」至「一也」。○即《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是外淫，故與陳佗如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

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

《通義》云：「祭叔，即祭公也。為三公則稱公，不為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祭叔，天子賓內諸侯，是也。」

○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

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

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劉氏逢祿《申何》云：「如譏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仇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為「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為「權在屈完」，皆非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又若我無君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是也。正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國之君不稱使也。○注「因不至，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左氏》無傳。

① 致「上原衍」，不字，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刪》。
② 如齊，原脫，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補》。

夏，公如齊觀社。

疏：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

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

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察社。諱淫言

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

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

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

三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

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

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一）注：觀社，至同義。

（二）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

惡之辭也。則諱淫爲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

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佚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

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

云：「鄭氏《六經奧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

「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

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

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

棟案：《左傳》襄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外傳》云「大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

古也，故《左氏》以爲非禮。《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

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爲女而往，以

社爲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

未得其說。①《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

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

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

猶鄭之三月上巳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

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又

云：「王里國、中里微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

之神社。則齊社固著聞矣。（一）注：社者，至，至大。

（二）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上何？封土爲社，故

變名謂之社，利於衆上也。」又云：「王者所以有社稷

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

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

爲社，以土示之，故曰社。社者，土也。土者，地也。地者，

土也。土者，地也。地者，土也。土者，地也。地者，土也。

①

說「下」，惠氏《春秋說》尚有「及觀《墨子》而後知其說焉」十字。

立社，示有土尊也。」①《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有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示。」鄭君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見於《禮記疏》，非何氏所取。《禮記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言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爲鄭學者馬昭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用希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②社若是地神，③豈庶民得祭地乎？」④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

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一，』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祭句龍更無配之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十九年《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配社也。」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言責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孝經》

①「尊」，原脫，據《白虎通義》補。

②「上」，原衍，祭天地「三字」，據《禮記注疏》刪。

③「社」，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④「地」，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疏：「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或云與太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

仲秋命民社，二也。《詩·大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承天子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爲一牢。」天子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也。《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騂牲」，注：「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①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當用黑牲也。《白虎通》又云：「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爲報功，諸侯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通義》云：「一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①「祭地」，原作「地示」，據《周禮注疏》改。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

注据上稱州。

疏注「据上稱

州」。○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六年》「荆伐

鄭」，止稱州也。

始能聘也。

注《春秋》王魯，

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

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

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疏**

注「春秋」至「人也」。○《穀梁傳》曰：「善累而後進之。

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范云：「明聘問之禮，朝

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舉而進之。亦以其能慕王

化，修聘禮，受正朔，即進以與之也。《繁露·觀德》

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注「稱人」至「而足」。

○《校勘記》云：「《六經正誤》：「一，當作「壹」。按：此

疏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閩本、監本、毛本

亦改爲「一」。《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貢禹，博士

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

「言節制之，①不皆稱其所求也。」上《十年傳》云「州不

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②此稱人，當繫國，仍稱人

繫州，故解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文九年、襄

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

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

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

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疏《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

焉爾。」

蕭叔朝公。

疏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

《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

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

注据公在內不言朝公，在

外言會。**疏**注「据公」至「朝公」。○即《隱十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

疏云：「《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

皆是也。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

①「節制」，原倒，據《漢書》乙正。

②「人」，原作「一」，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穀梁傳曰：「其

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

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

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

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

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

顧氏棟高《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志

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杜云：「就穀朝公，故

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正

義》：「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

來也。」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

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

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

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礲

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礲之，不加密

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

疏《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

其桷，皆非禮也」。《繁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

刻桷，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譏驕溢不恤下

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

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

「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

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

記》：「輪人為蓋」，^①松為桯。桯，即楹也。《爾雅·釋

宮》：「其上楹謂之桯。」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

巡曰：「梁上短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

作「楹」。《釋名》又云：「楹，梁上短柱也。」則楹有

二，楹本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注「丹之」至

「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

四年傳》云：「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

禮與非正而加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注：「非

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

①「為」，原作「以」，據《周禮注疏》改。

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嫁娶》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人三月奠采于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人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廟。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知丹楹刻桷，皆爲夫人廟見，所以誇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是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即祭于廟，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廟是一事。萬氏允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廟之廟可以不見乎？』」^①觀《曾子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廟」，即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廟而別無廟見，又非即祭廟而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

及之，非主爲廟見致詳焉。」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②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賈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廟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非無廟也，^③以舅尚在則權祔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④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見，專爲舅姑既歿，所以代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廟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己，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在則降自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

① 此句萬斯大《禮記偶箋》作「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

② 「三月亦」，原作「亦三月」，據《儀禮管見》改。

③ 「非無廟也」，原脫，據《儀禮管見》補。

④ 「月」，原作「日」，據《儀禮管見》改。

見禰廟。若受之舅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禰廟。昏禮行事於廟，記云『受諸禰廟』是也。其非禰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故鄭彼注以廟奧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誇大之與？○注「傳言至制也」。(一)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諸侯勳堂，大夫倉，士甌。御覽引作『天子丹，諸侯勳堊』，所謂天子諸侯各有制也。魯僭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又云：『斥言桓宮，以惡莊。』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仇國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一)注「禮天」至「首本」。○《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磬之。」韋注：「椽，榱也。磬，磨焉。」^①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磬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焉。先粗磬之，加密砥。」又云：「諸侯磬之。」注：「無密石焉。」又云：「大夫斲之。」注：「不磬。」「士首之」，注：「斲其首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磬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鄭注：「磬，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疏》引《含文

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下「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磬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磬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何氏所引《晉語》文，止言榱桷之制，與楹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丹楹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磬」下作「天子之桷，榱而磬之」，段注：「榱，當依類篇所引作『斲』。」穀梁傳、《尚書大傳》、《晉語》、公羊注皆作「斲」可證。稜者，謂斲其通體成稜，故曰達稜。首本者，斲其首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磬之功。大夫達稜，士本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也。○注「失禮」至「例時」。○舊疏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三月，刻桓宮桷」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修營之例也。若其祭祀失禮者，則書日，是以《隱五年》「初獻六羽」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始造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亦非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

①「磨」上，原衍「石」字，據《國語注》刪。

若得禮然。」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

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

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者，公子喜時父也，

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文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

日」。○即《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

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

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恩錄之。」

嫌與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為

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唯終

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後，遂月卒時葬，達於《春

秋》，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

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焉」，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於戎寇。昭公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蜉蝣》之刺始作。^①共

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負芻又取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濟其無

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為有國者戒也。」○注「人所」至「復日」。○舊疏云：「即《文九年》「秋八月，

曹伯襄卒」是。曹為小國，人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

可日者，正以傳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

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為舊

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

史？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

遠而日存，午露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經書十

二月甲寅，月之六日。扈，《大事表》云：「杜注：『鄭

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

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

①「刺」，原作「詩」，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按：齊魯俱在東，遠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淫泆污貳之行。

疏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污」作「汙」。

《校勘記》云：「按：『淫泆』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汙』字，疏標注『汙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潔，又不專壹，故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淫泆』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傳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貳心。」^①後齊人降鄆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為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一按：「汙貳」不詞，「汙貳」疑「汙貳」之譌，「貳」與「貳」通。《書·洪範》「二衍貳」，《史記注》引鄭注云：「卦象不變，故言衍貳也。」是鄭本作「貳」。《易·彖傳》曰「四時不貳」，京房「貳」作「貳」。《禮·月令》「無或差貸」，貸，即貳也，《呂覽》正作「貳」。張參《五經文字》「貸」，相承，或借為「貳」是也。《詩·大雅·瞻卬》「鞠人忒忒」，毛傳：「忒，變也。」《爾雅·釋言》：「爽，貳也。」孫炎注：「貳，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卑汙變雜也。

作「貳」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貳，从人求物

也。」「貳」之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汙』，而何解以為『汙貳』，蓋以『汙』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汙貳』為二，則『汙』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為『貳』，《玉篇·肉部》：「貳，垢貳也。」垢貳，則有污義，古字即以『貳』為之。《廣雅·釋言》：「貳，污也。」王氏念孫《疏證》：「貳，當作貳。」然與下「魯子曰」不貫。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注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曰也。解言非齊惡我也，我行汙貳，動作有危，故曰之也。**疏**《通義》云：「我貳則不信在我，非在彼也，故曰之，於桓無損也。」○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此誤。」「言」，鄂本以下同，毛本「言」誤「云」。注意嫌魯託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曰。故魯子解之曰「非彼然，我然也」，言非齊惡我，實我動作有危，故曰之也。

① 「貳」，原作「惑」，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② 「部」，原作「篇」，據王念孫《群經平議》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疏**《說

文·木部》：「桷，桷也。椽方曰桷。引《春秋傳》『刻桓

宮桷。』又：「桷，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齊魯

謂之桷。」^①《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桷，

齊魯名桷曰桷。」《爾雅·釋宮》：「桷，謂之桷。」注：

「屋椽。」《釋名·釋宮室》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

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

桷，在櫨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桷」，

虞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續方言》：「^②周謂

之桷，齊、魯謂之桷。」《詩·商頌》「松桷有桷」。刻者，

《爾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

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

楹。**疏**《漢書·劉向傳》：「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

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通義》云：「此傳不直

言「丹楹刻桷，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

刻，尤不當加侈欄廟。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

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二十三年》「丹桓宮

楹」，注云：「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

也。○注「月者」至「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

廟例時，故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

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髹塗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

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

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疏**《穀梁

傳》：「親迎，恒事也，不忘。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

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諱之深即貶

之甚。《公羊》以為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

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

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

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君奉不珍之琮，不

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

①「桷」，《說文解字》謂，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桷，齊魯謂之桷。與陳立說有差異。

②「續」字原脫，下引文見《續方言》，據改。

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①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彼敘親迎常儀於此，經義未及也。○注，諱淫「至」書也」。○舊疏云：「魯侯如齊，本實淫通，非謂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其逆女，使若得禮而書矣。」《公羊禮說》云：「問者曰：《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即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禮，則公之如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任

重，^②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則諸侯任重於大夫，更無越竟之事。」按：大夫不外娶，故譏莒慶。以隱二年譏紀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自爲得禮，其實淫齊女爾，故《春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僑如逆女不月，容即以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舅之子、姑之子相爲昏姻，實《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一句，疑外親不過總麻，唯從

①「引」，原作「迎」，據《說苑》改。

②「任」，原作「位」，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小功已上無外屬也。若謂總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爲贅總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注「禮諸」至「婦禮」。○《禮·昏禮》載「婦人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又記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是三月廟見之後，乃得與祭，《禮記·曾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其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脰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

未成婦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按：主祭自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豈庶婦遂不令成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醢之，不饋耳。程氏謂「庶婦不饋亦不奠菜」，非。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淫後取，未婦而婦，故注據禮正之。

秋，公至自齊。

疏《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疏包氏慎言云：「經八

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曆八月無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人。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僂，不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人於八月方入，傳

① 禮，原作「禮」，據《禮記注疏》改。

寫誤「七月」爲「八月」耳。按：於曆如七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据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

疏注「据夫」至「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難也。其言日何？**注**据夫人

姜氏至不日。**疏**注「据夫」至「不日」。○即《桓三

年》書「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難也。

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齊人語。

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

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筭而朝，

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

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疏**注「僂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段

云：僂，即「婁」，婁，即今「屢」字，訓數，亦訓爲疾。」

《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

云：「賣之不可僂售也。」楊注並云：「僂，疾也。」《通

義》云：「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

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即，婁」之俗體。

《釋言》云：「婁，①亟也。」《說文》：「婁，務也。」「務，趣

也。」趣，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居婁

驕」，《釋文》：「婁，力住反，數也。」又《賓之初筵》傳、

《正月》、《巧言》箋皆云：「屢，數也。」《禮記·祭義》云

「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

也。俞氏樾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

不順不可使人」，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人」。然則何

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爲「婁」。《說文·手部》：

「婁，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弗

曳弗婁」，《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

「婁，牽也。」是「婁」有「牽曳」之義。公人而夫人亦人，

是相牽曳而人也。不婁者，言不可牽曳也。婁、僂同

①「婁」，四庫本《爾雅注疏》作「屢」。

《說文·辵部》：「遽，連遽也。」《言部》：「謄，謄謄也。」行步相連謂之遽，言語相連謂之謄，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不必改作「搜」解。○注「約約」至「辭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蓋以孟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顧割臂之盟，^①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人，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割臂事，故注以為約遠媵妾。然國君十五而生子，明宜及早迎娶。莊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為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為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為莊公嫡子，季友所以以死奉之，惟割臂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鄭瞻自齊逃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稽留不肯疾順，必約定然後人也。○注「夫人一至，貴之」。○各本「雞」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筓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闈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纁筓而朝。」《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

戒其女云：「平旦纁筓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蓋本之《列女傳》矣。《御覽》引《列女傳》：「齊姜戒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纁筓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與此微異。《詩疏》又云：「或以為夫人纁筓而朝，謂聽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纁筓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性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纁筓綃衣」，則首服纁筓，衣當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紉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纁綃髮，以筓固髻，纁筓畢，尚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褐，然纁筓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纁筓而朝」，謂纁筓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②諸言纁筓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二年惻隱，未知何指，或妻

①

「顧」，原作「願」，據《春秋左傳注疏》及《春秋釋例》改。

②

「見其致敬」，《毛詩紉義》作「見甚言其早敬」。

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樞機者，《詩·邶風·谷風》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即「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麾之機』，高注：『招，至也。』麾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①至于麾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麾之謂。」然則樞機之內即謂門內也，注意書入，起夫人要公，故為難辭。不為諱，明不為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疏通義云：宗

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為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覲」，明非大夫亦覲。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為二。尋下傳止舉婦贊，更不言大夫曷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為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

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為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為一矣。《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何以知為一人？曰：傳言「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又言：「棗栗公乎？殿脩公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筭棗栗」，又云「受筭殿脩」。《曲禮》「婦人之贊，棗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為大夫者，有庶子為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為大夫，而其妻為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為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据此有贊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

①「乘」，原脫，據四庫本《呂氏春秋》高誘注補。

於房」，^①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覲』，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覲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贊，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既憤憤，疏強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常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真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孽嬖》亦載此事云『婦贊無別』，是男女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瑞贊》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覲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覲者何？見也。疏《穀梁傳》：「覲，見也。《說文·人部》：『覲，見也。』段注云：『覲，訓見，即今之『覲』字也。』《釋詁》曰：『覲，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今皆作「覲」，「覲」行而「價」廢矣。

許書無「覲」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價」，今文作「覲」，許从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賣」，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覲」，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覲而出之」，亦謂朝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

注不宜用幣爲贊也。疏注，不宜至贊也。

○《穀梁傳》曰：「男子之贊，羔雁雉牂；婦人之贊，棗栗鴈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左傳》云

「男女同贊，是無別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

《公羊》所不取。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

覲下，不使齋見，知非禮也。疏注「以文」至

「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

言用幣覲，言覲用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於下。舊

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覲也。然則曷

用？棗栗云乎？鴈脩云乎？」**注**鴈脩

① 人下原衍「婦」字，據《尚書大傳》刪。

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服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服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

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殿」，音同。「十行本，殿」誤，「殿」，今訂正。《儀禮·石經作，殿》，《釋文》作「段」，翟氏中溶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殿』。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虎通·瑞贄》云：「婦人之贄以棗栗殿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殿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公乎？』殿脩云乎？」《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贄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婦人之摯，棗、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贄也。」○注「殿脩者，脯也」。○《白

虎通·瑞贊云：「脰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脰脩。」《周禮·內饗》：「凡掌共羞脰，脰脯也。」《有司徹》云：「入于房，取糗與脰脩。」注：「脰脩，擣肉之脯。」《曲禮》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脰，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腊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脰。」鍛脰與脯大同，故以脰脩爲脯矣。《釋文》云：「脰脯加薑桂曰脰。」其實脯與脰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脰之肉，不行竟內』，^①以肉言之，故知脰爲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贊，脯脰棗栗』，謂之脯脰，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脯，鍛者曰脰，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腊人》：「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②蓋兼有之矣。○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贊，見姑以脰脩爲贊。」此上衍「姑」字，下衍「女」字，當据正。按：《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筯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又云：「降階，受筯段脰，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是見姑以脰脩事也。

見夫人至尊，故兼用之。敖繼公《儀禮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脰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而聞之云乎」，《論語·陽貨》篇「玉帛云乎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言之者，或棗栗也可，或脰脩也可，科取其，非必兼用。」亦通。○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按：何氏以「早」詁「棗」，「謹敬」詁「栗」也。《魯語》韋注：「棗，取其早起。栗，取敬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鄂本「自」誤「目」，下同。○注「脰脩」至「脰正」。○《穀梁傳》作「鍛脰」，注：「鍛脰，取斷斷自脰整。」《禮記·昏義》云：「棗栗段脰。」作「段」同。《左疏》引先儒亦以爲脰取其自脰也。鄂本「正」作「止」，誤。○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虔也」云：「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贊》篇：「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惓惓也。」○注「凡贊」至「用雉」。○舊疏

①「內」，原作「外」，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田」，原作「四」，據《周禮注疏》改。

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王者，蓋所見異也。」《繁露》七十二云：「凡執贊，天子用鴈，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御覽》引《異義》：「許氏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①尊卑之差也。」按：「玉」字衍。《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②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鵠，工商執雞。《禮記·曲禮》云：「凡贊，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此不及庶人以下，蓋亦以摯有五也。故《御覽》引《異義》又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贊也。」《白虎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明亦不及庶人以下。《校勘記》云：「此本『雉』誤『雞』，依諸本訂正。」○注「雉取其耿介」。○《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爲贊，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說苑·修文》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贊。」《禮·士相見禮》「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注「雁取」至「行列」。○《白虎通·瑞贊》云：「大夫以雁爲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

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繁露》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贊。」《大宗伯》注：「雁，取其候時而行。」《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經義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摯，雁也。』是雁乃生者，鴻雁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雁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云『摯不用死』，則非鴻雁可知。又《士相見》「贊，冬用雉，夏用鴈」，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雁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雁之時，下大夫將何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雁矣。雁，蓋鵠也，鵠乃常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索」，^③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

① 「公」，《太平御覽》、《五經異義》作「孤」。

② 「臣」，原作「侯」，據《周禮注疏》改。

③ 「索」，原作「素」，據《經義述聞》改。

曰：「壻執雁入奠，執摯之義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鷺替之者亦曰奠雁。」《爾雅》：「舒雁，鷺。」鷺亦雁之屬也。」按：鷺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正謂用鷺，非謂用在野之雁，而後人以鷺代之也。」○注「羔取」至「者也」。○《白虎通·瑞贊》云：「卿以羔爲贊。羔者，取其群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贊。」《上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群而不黨也。」《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嘯，類死義者。羔食其於母，^①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贊。」○注「玉取」至「君子」。○《白虎通·瑞贊》云：「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贊。」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

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外者，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斲，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贊。」是也。○注「鬯取」至「聖人」。○《白虎通·致黜》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爲鬯。」《詩·大雅·江漢》云「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粃合而鬱之曰鬯。」《周禮·春官序官》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說文·鬯部》：「鬯，以鬯釀鬱艸，芬芳攸伏，^②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贊。」《繁露》云：「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③

①「於」，原脫，據《春秋繁露》補。

②「芳」，原脫，據《說文解字》補。又「攸伏」，《說文解字》作「攸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當作「條暢」。」

③「盡」，原作「發」，據《春秋繁露》改。

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暘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①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暘天子。其渣粹無擇，與聖人也，故天子以爲贊，而各以事上也。」○注「故視」至「任矣」。^②○《繁露》云：「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白虎通》云：「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注「日者」至「日也」。○毛本「迎」誤「遊」。○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云：「《春秋》『大夫宗婦覲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③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過多，故何氏專指大夫爲宗子之婦言與？○注「族所」至「序也」。○各本「親」下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各本係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穆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④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

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是也。○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⑤繼別者各白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⑥後世以爲祖。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如魯三家，則以慶父、叔牙、季友之嫡嫡相承者是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

- ①「未」，四庫本《春秋繁露》作「永」。
- ②「視」，原作「觀」，據上注文改。
- ③「送」，原作「會」，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 ④「弟」，原作「宗」，據《白虎通義》改。
- ⑤「祖」上，四庫本《白虎通義》有「爲」字。
- ⑥「在」字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侯賜之世，則以受爵者之嫡嗣爲大宗。其外來此國，如公子完之於齊，則以繼完之世嫡爲大宗也。《大傳》又云：「繼嗣者爲小宗。」注：「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如慶父、叔牙、季友之次子所生諸子，則以其長兄爲宗，所謂小宗也。五世親盡則已，如祧廟然，今人所謂出服者是也。故《大傳》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嗣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嗣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疏》云：「一是繼嗣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此皆旁統，對世世繼重之大宗爲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①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

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按：《禮記·曾子問》云：『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是宗子殤死，別立族人爲宗子之父後，若成人，則得立庶子爲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傳意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銓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故氏『大宗有時

①「後」，四庫本《白虎通義》作「父」。

而絕」之說非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小宗無後者，占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為人後者爲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湛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天子一至，專宗」。

○《白虎通·宗族》云：「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尊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淳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尊其舊爲宗子之事。』梅福習《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爲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

也。」①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白戚於君位，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牲養即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爲大宗」，鄭箋易之「以宗爲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爲大宗也。其實尊尊之義，嚴於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尊宗之事也。若大夫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爲宗子」之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爲士，已爲大夫，不敢以尊降者，重適也。故《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②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專宗，即尊宗不尊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爲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尊宗故也。」胡氏培暉《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復言

①「位」，原脫，據《禮記注疏》補。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有「位」字而無「君」字。下注文「位」亦據此補。

②「重祿貴宗」，《禮記注疏》作「貴祿重宗」。

大夫爲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注「著言」至「始也」。○舊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

明年復水也。**疏**注「夫人」至「水也」。○下「二十

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明年復水，即《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差繆略》云：「羈，

《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羈」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

氏爲大夫。**疏**注「以小」至「大夫」。○舊疏云：

「即《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故手會仍得繫氏，①蓋與卒葬同義。」杜以爲羈蓋曹世子

①「手」，疑當作「于」。

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爲曹世子，亦爲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羈無氏。**疏**注：据羈

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以書羈？既書羈矣，又無氏，故据以難也。賢也。**疏**《通義》云：「《韓非

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即僖負羈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据《左傳》，則僖負羈，僖公末年尚見，相距四十年，未知一人否？何賢乎曹羈？**注**据國見侵，出奔以

辟難。**疏**注「据國」至「辟難」。○下《二十七年傳》

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曹羈辟戎難奔陳，似非君子不辟外難之義，故据以難。戎將侵曹，曹羈諫

曰：「戎衆以無義，**注**戎師多，又常以無

義爲事。**疏**《經傳釋詞》云：「以，猶而也。《僖二十

年傳》：『楚，夷國也，彊而無義』，是其證。」又云：「《易·泰》六四『不戒以孚』，《書·牧誓》『以姦宄于商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云『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以無災』，《昭二十年》『濟其不及，以泄其過』，『以』字並與『而』同義。」○**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君請勿自敵

也。**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繁露·王道》

云：「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公羊古義》云：「按『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子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据《公羊》，依古本以「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

「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

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以擊之。彼謂攻人之法，人來攻己，故少則守。」《穀梁》僖二十二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寡，故羈請君勿自敵，以守爲主。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

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

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

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禮記·曲禮云：「爲人臣

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詩·鄭風·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白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①至于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②《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義也。○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敘外傳記》曰：「問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猶妻事夫，③何以去？」曰：《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

①「去」，原作「事」，據《禮記注疏》改。

②「其」，原作「利」，據《禮記注疏》改。

③「猶」下原衍「子」字，據四庫本《越絕書》改。

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黎蒸不熟。」^①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注「諫必至就也」。○《禮記·鄉飲酒義》云：「議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甯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爲曹羈崇也」，是與《公羊》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

也。見《大戴禮》。」○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情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聖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希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所以消患禍之萌。○注「一曰至是也」。○即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順。」按：順諫，即《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王道》云：「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謂此。戎衆於曹，本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往，亦即孫順之義。○注「三曰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者，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指諫」，謂「質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

- ①「黎蒸」，原作「蒸黎」，據四庫本《越絕書》乙正。
②「正」，原作「臣」，據《春秋繁露》改。

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彼質陳諸侯僭天子，故爲直諫也。○注：四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闕諫」，云：「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闕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歸事見《宣十五年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吾今取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往視之，子曷爲告

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與莊力爭，故爲爭諫。○注「五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陷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雲傳》注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國語·魯語上》云：「陷而不振。」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菑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僖二十二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爾宰上之木拱矣，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嶽巖，吾將尸爾也。』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直言國之害，故曰『未有不亡者』，是爲憊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

疏 武氏億《經讀考異》云：「《釋

① 「上」字原在「云」下，據《國語·魯語上》乙正。

② 「出」，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文：「此連爲句。郭，音號，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如《左傳》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爲句，與「公羊」授讀異。此蓋就經爲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注**以郭

公在赤下。**疏**舊疏云：「謂此郭公實非曹人故也。」

言蓋郭公者，蓋郭之公矣。《穀梁傳》：「亦，蓋郭公

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注**失地

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

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謚之

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

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疏**《新序》

雜事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

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

桓公曰：「郭氏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

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

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

以爲墟也。」說文·邑部：「郭，齊之郭氏虛。善善

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段注云：「郭，本國

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亡，謂之郭氏虛，如《左傳》

言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太昊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

虛在齊境內。」又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

通》皆同，亦有取此說《春秋》者。」按：如以郭公爲郭氏

虛之郭公，則當如《左氏》說另讀，爲有闕誤矣。○注

「失地」至「曹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似

失傳意。傳以赤即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

猶虞公、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下者，口授爲赤歸于

曹，著辟例也。削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

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

復諫亡國之罪不相揜也。」按：劉說亦不了，不可強通，

姑闕焉。○注「不言」至「出奔」。○舊疏云：「謂不言

郭公亦奔曹者，假作微人之文，即從微者例，甯得錄其

奔，正得言道赤歸于曹。」按：《穀梁傳》曰：「何爲名

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①「正」，《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正』作

「止」。」

公羊義疏二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五年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

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

「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叔，^①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按：

《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氏或采也與？○**注**「稱

字」至「禮之」。○孝，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

「孝」作「字」，當据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

皆引年。」**注**：「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禮儀

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授之以

玉杖，鋪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

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為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

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

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為明王，謂女叔為小國之臣矣。」按：陳為侯爵，**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纂明者

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②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疏**包氏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

^① 下「叔」，原作「字」，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② 「命」下，四庫本《春秋公羊傳注疏》有「罪」字。

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注「春秋」至「國同」。○《僖二十五年》

「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人爲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注：「衍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

《白虎通·誅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通義》云：「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

按：《春秋》纂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衛」，^①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僅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包

氏慎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爲辛未朔也。」《元史·曆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

《膏肓》云：「何氏引《感精符》曰：『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用牲於社者，取經宛句耳。」^②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虋可也。」注：「虋，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饗，毀除殃咎之屬。」^③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韓說。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注**据日食在天。

疏注「据日食在天」。○舊疏云：「謂日食在天

上，何由於地面鼓用牲乎？」求乎陰之道也。**注**

求，責求也。**疏**注「求責求也」。○《論語·衛靈

公》篇「君子求諸己」，《集解》：「求，責也。」按：《禮

①「衛」，原作「齊」，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宛」，原作「死」，據《周禮注疏》改。

③「屬」，原作「事」，據《周禮注疏》改。

記·中庸「所求乎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以

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

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

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

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

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

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

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

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

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

接之，所以爲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

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

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

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

也。**疏**釋文：「營社，本亦作繫，同。」按：《續漢·

禮儀志》注引作「繫」。《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爲

繫。繫之言營也。雩，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

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

乎祭之。」疏引此傳文，是「祭」有「雩」義，故讀爲「繫」。

○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下》「或曰：

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

言「又」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初筵》

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

檀弓》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

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

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

子·保傅篇：「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①又

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

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二聲相近，^②故義相

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

也，爲下引「或曰爲闇」異解，故先著「或曰」。○注「社

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

①

「吏」，原作「史」，據賈誼《新書》改。

②

「二」，原作「又」，據《經傳釋詞》改。

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營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不驚，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

者，繁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絜，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攻如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灑滅無光，奈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白虎通·災變》云：①「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續漢志》注引干寶《周禮注》：「社，太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群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陰之法也。」《說文·示部》：「祭，設綿蕪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祭，衛，使災不生。」蓋古人禳禦之事皆有祭禮，故鄭注《周禮》引此「朱絲營社」釋「祭」焉。○注「或曰」至「說爾」。○舊疏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雖日食，亦未至閭冥犯社也。」○注「先言至，順也」。○《續漢

①「變」，原作「異」，據《白虎通義》改。

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責之」，各本脫「者」字，宜據補。《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明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為，故讀「相近」為「懷祈」，讀「宗」為「祭」。然案《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云：「類、造、禴、祭，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謂用於社，非請於天。先言鼓，蓋《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祭也。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變》云：「①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是以用牲為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置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康信、徐邈並云：「東方青

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周禮·鼓人職》云「雷鼓鼓神祀」，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鼓矣。○注「不言」至「非禮」。○《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若言鼓于社用牲，嫌與彼文同，譏其不宜用牲，如上《二十四年》「用幣」之書「用」，為譏其不宜用矣。此進「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禮。若無「用」字，則鼓牲不辭，故此「用」為時事，與莊二十四年、僖八年之「用」，文同而義異也。○注「書者」至「禮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者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鼓用牲于社，故為善辭。若然，既應變得禮而仍有夫人之禍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禍未弭也。○注「是後」至「子也」。○即下《一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為五月

①「變」，原作「異」，據《白虎通義》改。

二日魯、趙分。」按：日食小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爲魯、趙分，邢、衛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

疏《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

云：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同辭也。公一齊襄也。」據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

注据一鼓用牲耳。

疏

注：据一至「牲耳」。○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

明于社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据以爲難。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注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

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

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

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

美於君。

疏

《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

爲水禳焉，然非禮典。」按：門爲少陰之祭，水，陰類，故

鼓用牲于門與？○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

爲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嫌于門爲得禮。○注「大水」

至「所爲」。○《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旱雩祭

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①陰陽之所起

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②大旱者，陽滅陰也。

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

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

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說苑·

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雩祭拜請而已。至於

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懾

之，朱絲營而劫之。」○注：雲實至，於君。○《元命

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

故其立字，上力於一者爲地，③上無位而道在，故太乙

不興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④勤

①

「天」，原作「大」，據《春秋繁露》改。

②

「日」，原作「以」，據《春秋繁露》改。

③

「一」，原作「乙」，據《古微書·春秋元命包》改。

④

「合」，原脫，據《古微書·春秋元命包》補。

勞出於地，^①歸功於天。《繁露·五行對》云：「^②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言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

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

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

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

聘無月者，比於朝輕也。

疏杜云：「公子友，

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見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殷實親親之義。一朝聘，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

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真郢

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

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

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

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

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

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

湟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

時，爲其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則書月也。《僖十年》

注亦云：「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

之。」○注「如楚有危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

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僖十

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

也」。○舊疏云：「即《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

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例時。」如京師、大國

等，以月分別善危，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

①「勤」下，原衍「劬」字，據《古微書·春秋元命包》刪。

②「五行對」，原作「深察名號」，引文見《五行對》篇，據《春秋繁露》改。

舊疏引「楚遠頗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校勘記》云：「諸本同。」

呂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爲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淳《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爲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穀》爲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

名。**疏**注「据莒」至「恢名」。○見昭十四年。舊疏

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恒敘於莒上故也。」衆也。曷爲衆殺之？**注**据殺三郤

名。**疏**注「据殺三郤名」。○即《成十七年》「晉殺其

大夫卻錡、卻州、卻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偏戮之詞。晉殺三郤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不死于曹君者也。**注**曹諸大夫與君

皆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疏**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

云：「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爲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即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

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即羈也。《孟子》曰「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書」至「殺書」。○各本「罪」誤，「非」，依鄂本正。舊疏云：「若殺有罪大夫，《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枉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注**据胡子髡滅。**疏**注「据胡子髡

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据彼爲難。集本《釋文》：「髡」作「髡」，下从儿，盧本同，从几，非。文元年「髡」字準此。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爲戰。**疏**注「如上」至「爲戰」。○舊疏云：「即上謂『不死於曹君』是也。」爲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据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爲其嫌，故据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有師命，不可去，爲曹羈張義，^①故以「桡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戍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爲恥，君子亦恥之；羈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至「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君，當合誅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疏東萊《集解》引杜注

有「徐國在下邳郵縣」七字。《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異與上

日食略同。**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曆爲十月之二日。」劉歆同。○注「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

夫人遂不制，通於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戊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

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時。**疏**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甯。今莊公會杞伯姬於魯

^①爲上，原衍「義也」二字，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解詁箋》刪。

地，故惡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即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即《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棠之屬是也。」○注「其與一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婦人於外之經，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於無服矣。」按：《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通典》引馬注云：「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又云：「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然則諸侯

於在室姑姊妹女子子本無服，特以嫁於諸侯，尊同不降，故得如邦人服姑姊妹等出降一等大功之服。馬氏所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謂為之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為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小功矣。○注「女會」至「皆時」。○會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疏《通義》云：「大夫

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

所謂「南方之原」是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

書？注據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

從主人也。疏注「據益」至「書葬」。○《隱元年》

「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書葬者，唯「定四

年書葬劉文公，彼注云：「以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號篇》云：『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十一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稱公，大夫而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上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明陳之君臣皆不名之。通乎季子之私行也。注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疏《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通義》云：『因下文誤衍，從《開成石經》刪。』」○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季友會其葬，禮

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為之說，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為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為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以起為國事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

- ①「號」，原作「爵」，引文見《號篇》，據《白虎通義》改。
- ②「一」，原脫，「葬生者之事也」，見隱公十一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 ③「名」，原作「字」，據《春秋穀梁傳注疏》改。

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繫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為辭。」何通

乎季子之私行？**注**据大夫私行不書。

辟內難也。**注**欲起其辟內難。**疏**惠氏士奇

《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為難，遽伯玉遂行，從近闕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焉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弑僅五六年，萌芽自己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母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爾。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

《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

義揜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

弗辟焉。」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

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弑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為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碏亦力不能討，迫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為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為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闔，子闔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為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為子臧、季札，而子闔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悉報，骨肉相殘，亦為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溫羨之言曰「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注**「禮記」至「揜恩」。

①「雜」，原作「札」，下引文見臧琳《經義雜記》，據改。

則「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近，何據？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注「通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以脅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將坐視

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不討慶父，^①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遂慶父而酈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②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曰不越竟」^③是也。」因不忍見也。**注**因緣已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舊疏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

- ①「不」，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 ②「之」，原脫，據《禮記注疏》補。
- ③「曰」，原作「亡」，據《禮記注疏》改。

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①已必死，趨而救之？一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大旨同。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

注据有來歸。

疏舊疏云：「即上

《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稱伯矣。」按：疏

以杞伯姬爲二，未知何據。○注「据有來歸」。○《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是也。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注「直來」至「來也」。○即此文是也。《左

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譏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詩·義達》。②《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

①「父」下，原衍「已」字，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春秋繁露》刪。

②「達」，原作「通」，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有時歸甯耳」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也。父母既沒，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①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即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婦人歸甯，禮與？」曰：非禮也。歸甯非禮，曷爲《詩》有『歸甯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甯，歿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爲禮，言惟此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夫人歸甯，使卿攝行。杜預謂『父母歿則使卿甯兄弟，身不自歸』，此妄說也。聞甯父母，不聞甯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自歸甯，父歿母存則使卿甯』，其說支離。如歸甯得禮，常事不書，曷爲書來以譏之？故曰歸甯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惕氏說。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即本此詩爲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甯也。○注「唯自」至「歸甯」。^②○《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

① 「父母」，《毛詩注疏》作「足」。
② 「甯」，原作「宗」，據前注文改。

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①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亡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歿，禁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周南》疏又云：「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得歸甯。《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崔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甯，親歿，使卿大夫聘。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母在亦歸甯，非何氏義。按：《喪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服重者，②不自絕於其族類也。類，猶主也。每歲，歸甯，宗主於昆弟之爲父後者也。」《通典》引馬氏彼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恒懷懷有不忘終之戒焉。」此說甚善。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

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佚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疏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出曰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爲犯七出，還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云：「去，謂棄也。」

①

②

「謂自」，原誤倒作「自謂」，據《鄭志》乙正。

「服」，原作「持」，據《儀禮注疏》改。

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遺逐歸還母家者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棄妻界所齋。」此諸侯出夫人禮也。○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嘗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按『取』當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應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喪而出者。」○注「喪婦」至「倫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女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白虎

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爲「喪父」。閻氏若璩《潛丘劄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禮》有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餘庶母等申之以「父母之命」諸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曾子問》所記，特因女有大喪，停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強，蓋謂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注「無子」至「廟也」。○毛本「悖」誤「背」。《大戴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爲其離親也。盜竊，爲其反義也。」按：后夫人無子不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

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爲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爲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爲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①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明妾不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又引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徐邈答劉問之問庶子服出適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許猛答步熊問爲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爲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所後者若子，言若者，明其制如親母出，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禮疏》引雷次宗云：「不直言

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②按：適母、繼母、所後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故不服。若妾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昕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哀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③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④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

①「期」，《通典》引作「周」。

②此引雷次宗語，不見《禮疏》，見《通典》卷八十九注文引。

③「姊」上原衍「姑」字，據《國朝漢學師承記·錢大昕》改。

④「第」，原作「特」，據《國朝漢學師承記·錢大昕》改。

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①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謂餓死事小，^②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①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

疏 僖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謂此。《穀梁傳》注：

「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爲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義》云：「大夫位隆

①「之」，原作「而」，據《國朝漢學師承記·錢大昕》改。
②「謂」，原作「爲」，據《國朝漢學師承記·錢大昕》改。

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爲姻媾之理。^①《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②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大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來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爲略辭，爲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者，舊疏云：「嫁于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

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

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說在

僖二十三年。

疏注「杞夏後」。○各本「後」作

「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論語·八佾》篇：『相維辟公。』包曰：『辟，謂諸侯，公，謂二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宋稱公，杞不稱公，故解之也。○注「春秋」至「新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紂夏，親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曰：王者之法，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

①

「理」，原作「禮」，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②

「歸」，原作「婦」，據《儀禮注疏》改。

國，使奉祀之。下存三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具存三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爲王者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論語·爲政》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

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錄災異，與宋比者，^①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年」。《繁露·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侯俱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爲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顯，故降稱伯，又以微弱見貶爲子，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由伯而貶，則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鄂本作「杞」。《校勘記》以「起」爲誤。按：當作「起」，舊疏亦

①「比」，原作「同」，據《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改。

以「方以子貶」爲句，言僖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爲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疏

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

要》云：「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亦謂之小濮。」

公羊義疏二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八年盡三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

注 據鄭人伐衛不

日。**疏** 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甲寅，月之朔日。」○

注 據鄭「至不日」。○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

彼文雖在「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據。」至之日也。**注** 用兵之道，當先

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

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通義》云：

「釋甲寅爲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即戰也。」○**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

「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疏。」又云：「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是淺侵不服，乃更深伐。今一至即伐，故舉日以起其暴。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 至日便伐，明暴，故舉伐。**疏**上《十

年傳》云：「戰不言伐，爲舉重也。」此明暴，故戰伐並舉。《春秋》伐者爲客，**注** 伐人者爲客，讀

「伐」長言之，齊人語也。**疏** 舊疏云：「謂伐人

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

○**注**「伐人」至「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

「伐」字，蓋古音失傳多矣。」《通義》云：「長言者，若今去聲；短言者，若今入聲矣。《周官音義》劉昌宗讀

「伐」爲扶廢反，^①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弢》

曰「日中必時，執斧必伐」，長言之，與「時」爲韻。高誘

①「扶」，原作「扶」，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改。

注《呂氏春秋·慎行》篇：「閹，^①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輶人皆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北音。周顒、沈約韻書皆用南音，去入多強為分別，而不合於古矣。」陳氏壽祺《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唇言、蹶口開唇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臆造。後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之法，即源於此。」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長言之、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注《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急氣、緩氣、籠口、閉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唇言者，有以蹶口開唇推氣言之者，^②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曉侯建」，晉灼曰：「音內言曉苑。」^③又「號節侯起」，灼亦云：「內言鴞。」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為「苑」，^④以附會之，毛本作「曉說」，蓋即書之「讒說」也。「齊人語者，公羊子齊人，就其俗音有長

短別之也。伐者為主。**注**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被伐

主，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喻其恐懼也。故使衛主之也。**注**戰序上言及者為主。**疏**此舉長言伐者為客，短言伐者為主，道《春

秋》通例。《春秋》戰不言伐，但舉戰孰序上，則首兵者可知。此衛序上言及，故知使衛主之也。《繁露·竹林》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曷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然則《春秋》惡齊，所以使衛為主，而以齊居下也。曷為使衛主之？**注**据宋襄公伐齊，宋主齊。

疏注据宋至主齊。○《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

① 閹，原作「閹」，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呂氏春秋》高誘注改。

② 推，原作「攝」，據《鍾山札記》改。

③ 苑，原作「說」，據《鍾山札記》及《漢書》改。

④ 苑，原作「巧」，據《鍾山札記》改。

績」。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

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曷爲不使

齊主之？^①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

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襄公征之。一是也。

衛未有罪爾。**注**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

終而不至故。**疏**注「蓋爲」至「至故」。○上《二十

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是衛未

與會也。齊桓之會，兩鄆兩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爲

父喪未除也。計衛侯朔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幽會在

二十七年六月，始二十六月，尚在禪服以內，故傳以爲

衛未有罪也。《史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

赤立。」蓋懿公也。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

師？**注**据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

師也。**疏**注「据桓」至「師也」。○即彼經云「公會紀

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燕人戰，齊師、宋師、燕

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未得乎師

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

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齊，見直

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注「未得」至

「師也」。○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

爲師。《通義》云：「方至遽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邊

鄙之人聚而拒敵，非國起軍衆，故不得成列爲師。」按：

若係衛之邊鄙，何爲不地？孔說非。○注「詐戰不言

戰」。○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

秋》之書戰伐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

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

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

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蓋偏戰者，結日偏

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傷害多，故不言

戰，以惡之。此衛未成列，故爲詐戰。○注「言戰」至

「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

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是

衛未有罪也。使衛主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

「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

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

①「主」，原作「王」，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貶齊直衛之義也。

○注「不地」至「國也」。

○《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

戰衛。」亦謂在衛都也。《通義》云：「不地者，至

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戰常辭。」孔不

以不地爲國都也。杜云：「不地者，史失之。」沈氏欽韓

駁之云：「不地者，齊聲罪致討，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

即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

注日者，附從

霸者朝天子，行進。

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

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首褒邾婁，

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

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注「日者」至「行進」。

○舊疏云：「欲決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

卒』不書日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

子，賢於會霸者於北杏而已。但外相如例所不書，故無

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按：何氏或別有所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

疏《穀梁傳》：「荆

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此與上《十年》書「荆敗

蔡」、《十六年》書「荆入鄭」同。上《二十三年》「來聘」已

進稱人，今伐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

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同。按：邾婁子瑱始卒于

四月，其嗣子背殯用兵，三傳不宜無說，疑此傳涉上邾

婁而衍也。《差繆略》云：「《左氏》、《穀梁》無「公」字，

與今本異。」○注「書者」至「相救」。○《穀梁傳》曰：

「善救鄭也。」此注「善中國能相救」所本。

冬，築微。

疏《左氏》作「郕」，杜云：「郕，魯下邑。」

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則陸所見本

作「麋」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

東。《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郕」。京相璠曰：《公羊

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

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

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則

杜以郕、微爲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

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

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按：古微、眉、麋俱通，《禮·士

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

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詩·小雅·

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音眉。」

《左傳》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爲涓」，是古字皆得通用也。《養新錄》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羊》作「微」。《詩》「勿士行枚」，傳：「枚，微也。」

大無麥禾。

疏《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

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也。』《左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云：「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衍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佚之所致』，即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使若

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佚之所致。**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宋本、

閩本同，監、毛本『後言』作『後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正作『言』。《周禮·大司徒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先鄭云：「弛力，息徭役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①**《經義述聞》云：「旬，當如字讀。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

①「政」，原作「征」，據《周禮注疏》改。

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然則無年之歲亦有不得已而用民力者，故《周官》定「旬用一日」之限，其城邑大役則止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土功不興」，《逸周書·羅匡篇》：「成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修爲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乏，匡綏無。大荒，有禱而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羅，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此大無麥禾，大荒也。年之上下，豐年爲成，次爲儉，次爲薄，至大荒，極凶矣。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故《春秋》諱之也。○注「諱使」至「愈也」。○下《二十九年》云「凶年不修」，修舊且不可，況造邑乎？故退「無麥禾」在「築微」下。若造邑在先，無麥禾在後，惡少輕也。○注「此蓋」至「水也」。○《校勘記》云：「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既言無麥，是建未之前事，故知秋水所傷。若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禾』，大水在冬下，嫌是冬水，嫌推尋此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

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爲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繇大水，故不繫之。」是也。○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罰也。」①《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羅于齊。

疏

《差謬略》云：「辰，《穀梁》作

「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羅者何？

請羅也。

注

買穀曰羅。

疏

《穀梁傳》曰：「告，請也。羅，羅也。」《爾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羅」爲請羅也。○注「買穀曰

①「罰」，《漢書》作「患」。

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

注：「市穀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

从糴。」^①何以不稱使？**注**据上大無麥禾，

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注「當言如也」。

○舊疏云：「正以如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

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

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

《通義》云：「据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

《禮記·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

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

以束帛，如享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

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

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

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以為臧孫辰之私

行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

行也。」又曰：「不言如，為內諱也。」《通義》云：「實為

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繁露·玉英》

云：「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

于臧孫辰。以鄙人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

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俞氏樾云：

「為，衍文。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

事行也。今衍「為」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為以臧孫

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為」字之衍。」曷為以臧孫辰

之私行？**注**据國事也。君子之為國也，

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

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

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

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

也。**疏**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

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

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委者，《周

①「糴」，原作「糴」，據國圖藏清抄本《公羊義疏》、《說文解字》改。

禮·遺人職：「掌邦之委積」，注：「少曰委，多曰積。」對文異，散則通。漢少府有屬官，郡置轉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是也。○注「古者」至「饑乏」。○《校勘記》云：「鄂本『饑』作『飢』。」《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書·憂民》云：「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漢書·食貨志》云：「民二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又《魏相傳》：「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

非其國也，家無二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注「莊公」至「糴也」。○《繁露·王道》云：「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皆譏莊公享國之久，無一年之畜也，故深爲諱，若大夫之自爲私行告糴也。《通義》云：「蓋以爲《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己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尚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荐臻之患矣！」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

①「王道」，原作「玉英」，引文見《春秋繁露·王道》篇，據改。

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①不聞有告糴之禮，《外傳》稱為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羅門》篇云：「大荒，卿參告糴」，蓋亦記衰周之制。」

十有九年，春，新延廡。**疏**校勘記云：「釋

文》、《唐石經》「廡」作「廡」。

新延廡者何？修舊也。**注**舊，故也。繕

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疏**注

舊故也。○《詩·大雅·抑》云：「告爾舊止。」箋

云：「舊，故也。」荀子·王制云：「械用則凡非舊器

者舉毀。」注：「舊，謂三代故事。」○注「繕故曰新」。○

此是也。《穀梁傳》：「其言新，有故也。」又《定二年

傳》：「言新，有舊也。」又《僖二十年傳》：「言新，有故

也。」《詩·邶風·新臺序》引《釋文》引馬注云：「修舊

曰新。」又《魯頌·閟宮》箋云：「修舊曰新。」《左傳》杜

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

有「作」字，故如此解。○注「有所」至「曰作」。○《僖二

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

《穀梁》兩傳並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

范注：「更加使大，責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

「作」字，彼疏引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

木。延廡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按：《左氏》有

「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年、定二年而增。《五行志》亦

無「作」字。○注「始造曰築」。○上「築微」之屬是也。

《釋名·釋言語》云：「築，堅實稱也」是也。修舊不

書，此何以書？**注**据新宮災，後修不書。

疏注「据新」至「不書」。○《成二年》：「新宮災，三日

哭。」此後不見修文也。譏。何譏爾？凶年不

修。**注**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延廡，馬廡也。**疏**《繁露·王道》云：「新延廡，譏

驕溢不恤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爲書也？」古

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

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

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

皆責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譏「不時」，非。○注「不

令」，原作「會」，據《春秋左傳小疏》改。

①

「令」，原作「會」，據《春秋左傳小疏》改。

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易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廩「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竹林》云：①《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功費差輕之義也。○注「延廩馬廩也」。○穀梁傳：「延廩者，法廩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廩一閑。言「法廩」者，六閑之舊制也。』《左傳》云：「凡馬，口中而出，日中而入。」是爲馬廩，惟彼以書「不時」爲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

記異也。

注

蜚者，臭惡之蟲

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

言有者，南越盛

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疏

注「蜚者」至「蟲

也」。○毛本「蟲」作「虫」，非。《穀梁》注引《穀梁》說

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佚，有臭惡

之行。」蓋《穀梁》家師說。《說文·蟲部》：「蟲，臭蟲，負蟻也。」段注云：「臭蟲」下有奪字，當云「臭蟲也。一曰負蟻也」。畫然二說。如《虫部》「蜚」下之並載三

說。《春秋》「秋，有蜚」，《左氏傳》曰「爲災」，《公羊傳》

曰「紀異」，《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五行志》所

載劉歆說，蓋演《左氏》說也；劉向說，蓋演《穀梁》說

也，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列「臭蟲」於前而「負蟻」

次之，許意子政說長也。負蟻與蟻畫然二物，《釋蟲》曰

「鼠蟲，蟻也」，《毛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又

曰「草蟲，負蟻也」，《毛傳》則云：「草蟲，常羊也。」常羊

即負蟻。鄭箋云：「草蟲鳴則阜蟲躍而從之。」是以謂

之負蟻也。劉子駿及許之「負蟻」即草蟲也，即常羊也，

《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中國，

子政之說則然，亦如有蜚，有鸛鶴來巢，皆本非所有。

《公》、《穀》之所以釋蜚也，《釋蟲》云：「蜚，蟪蜚。」郭

云：「臭蟲，負蟻也。」攷《本草經》「蜚蠊」，注家云：「辛

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蜚，一名負蟻。」郭注亦謂

①

「竹林」，原作「玉英」，引文見《春秋繁露·竹林》篇，據改。

此。而許《虫部》「蜚」下但言「盧蜚」，不言「蜚」也，似許不以盧蜚與臭蟲爲一物。《本草》之「蜚蠊」，非必淫氣所生，劉向所以說經者，又未必蜚蠊也。」按：《廣雅·釋虫》云：「蜚，蠊蜚也。」又：「飛蠊，飛蠊也。」即《本草》之「蜚蠊」。《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陶注：「形亦似蠶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①南人亦噉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蜚，一名負盤。」則以「蠊蜚」之「蜚」爲《春秋》之「蜚」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此蟲氣如廉薑，故名飛廉。圓薄如盤，故名負盤。今俗人呼之臭般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葉，黃色解飛，其氣臭惡。蓋即此與？」○注「象夫」至「之行」。○《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蟻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所引《穀梁說》亦同。○注「言有」至「所有」。○《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蜚

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蜚潛于水，麋處于澤，蜚生於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爲亦書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苟一官之未備，必一物之爲災。故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人物之性有未成，故又爲一一設官以成之。周公作六典，孔子修《春秋》，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者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螽、冬螽、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蠖，則知《周禮》蠋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鸛鵒來巢，則知《周禮》摯族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一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

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杜、范並云「紀國雖

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是也。○注

①「者」，原脫，據四庫本《證類本草》補。

「國滅」至「以初」。^①○內女嫁于大夫不書卒，為媵亦不書，今從夫人行故也。^②《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本為夫人，今雖國滅，猶以夫人禮恩錄之，故云「待之以初也」。《隱七年》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此從夫人行者，蓋上四年伯姬卒後，紀尚未滅，立叔姬為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鄆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媵，同繫之紀，嫡貴而媵賤，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姊叔姬升為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為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為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行女君之事，^③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敢並焉。姊不稱歸，又焉能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冊，《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嫁娶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是《春秋》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故《白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④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

禮家說，《白虎通》所載「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者是也。^⑤《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得立姜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又云：「總麻章「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皆禮家說。《左氏》隱元年「繼室以聲子」，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稱夫人，^⑥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家法，然必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或古文《春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質，或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亦不以升

①「以」，原作「如」，據上注文改。
 ②「行」，原脫，據惠氏《春秋說補》補。
 ③「立」下，《白虎通義》無「嫡」字。
 ④「殺」，《白虎通義》作「煞」。
 ⑤「稱」，原作「繼」，據《春秋左傳注疏》改。

嫡爲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

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

疏杜云：「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①《大事

表》云：「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

《考證》云：「諸縣，漢屬琅邪，晉屬城陽。」陸氏耀通《四

書釋故》：「魯有二防，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

杜云：「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

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高

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

臧孫紇奔邾，由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

乃邾、魯之北，齊之南。」按：何氏以「防」爲臣邑，則此

「防」或已爲臧氏采邑與？○注「言及」至「定矣」。○

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

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

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②故言及以絕

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私，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

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疏》引賈逵

云：「言及，先後之辭。」皆非《春秋》垂教之義。《通義》

云：「此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

爲以邑奔者，或據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漆、閭丘不言

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

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取賈逵

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運』，^③

《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皆言「及」，固不必皆有君

邑、臣邑之別。或此二邑並城，適有君臣之別，故《春

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謂因事見義，不必通之於彼

也。舊疏云：「所以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可以爲王

者之法矣。」《易·雜卦傳》云：「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疏《左氏》無「師」字。杜云：「將卑師

少，故直言次。」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案：《左氏》莊

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

① 「諸」，原脫，據《春秋左傳注疏》補。

② 下「邑」字原作「義」，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③ 「運」，原作「制」，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爲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差繆略》云：「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于郕」。」與《唐石經》異。按：今《公羊》亦作「成」。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者何？紀之遺邑也。

疏《穀梁傳》同。杜

云：「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疏引劉、賈依「傳」，以爲鄆，紀之遺邑。《釋例》曰：「計紀

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鄆、鄆者也。」^①知不然者，齊襄

雖暴，猶能禮葬伯姬，紀國已滅，僅餘一鄆，爲之附庸，何必不爲齊襄所容？八年而後，桓公方事招懷，何不

得獨存之有？《通義》云：「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鄆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不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

即墨不下于燕者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鄆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

今爲鄆城集。」《差繆略》云：「鄆，《左氏》作「障」。」^②

按：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鄆」。《說文·邑部》：「鄆，紀遺邑也。」段注云：「《公》、《穀》皆曰紀之遺邑，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東平

無鹽縣東北有鄆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鄆邑當附近，即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鄆」也。紀鄆者，本紀國之鄆邑，猶《齊語》紀鄆，謂本紀國之鄆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鄆」合。杜云：「紀鄆在東海贛榆」是也。莊三十年之鄆即此，杜分爲兩地，非。今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鄆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鄭、賈舊義也。降之者

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

爲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

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疏**注「時霸」至「爲諱」。○上《十三年》「齊人滅

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功，」^③

①「者」，原作「是」，據《春秋釋例》改。

②「障」，原作「鄆」，據《春秋集傳纂例·三傳經文差謬略》改。

③「尚」，原作「有」，據《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又功未足以除惡。」^①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書「滅譚」、「滅遂」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辟「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彼以爲附庸國故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疏《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不書。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爲爾。○注「襄公」至「甚也」。○《通義》云：「紀亡二十餘年，鄆城獨存，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鄆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鄆，閔鄆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醇，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

重於取邑」。○決《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月者，惡其盡，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彼月自爲下，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發，有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

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疏包氏慎

言云：「經書「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四日。

閏分八月止二百十三，數在得半以上，故可置閏。下有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間八月也。劉歆以爲八

月朔，推曆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爲九月之廿四日，庚

午爲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

葬，閔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

徙者，空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

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

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

之。按：內女嫁爲外夫人書葬，此及紀伯姬、襄三十年

①「以」，原脫，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補。

宋共姬，傳皆爲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恩禮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俞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

是後魯比弑二君，狄滅邢、衛。**疏**《唐志》：

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朔。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邢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魯弑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①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毛本脫「濟」字。杜

云：「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正義》云：「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即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衛之境，^②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

① 爲「原脫，據《漢書·五行志》下補。

② 魯」，《春秋大事表》無。

分界也。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①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即《莊》二十八年《所築郿》，《公羊》作「微」。清，②即「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即小穀，與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榮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是魯濟又在濟水以南。《通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

疏杜云：「山戎，即北戎。」《正義》曰：

《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今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蓋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春秋爲山戎、肥子二國地。會

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即會支之譌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

注据下言齊侯來

獻戎捷。

疏注「据下」至「戎捷」。○下《三十一年》

「齊侯來獻戎捷」是也。

貶。

疏《後漢書·西羌傳》

云：「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用

《公羊》義。曷爲貶？

注据齊侯伐北戎不

貶。**疏**注「据齊」至「不貶」。○《僖十年》，齊侯、許男

伐北戎「是也。舊疏云：「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

戎之故，省文。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

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

迫殺之甚痛。

疏《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

云：「沈氏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此稱子司馬

子宜同。操、蹙，《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①

「連」，原作「連」，據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自序署名改。下同，不再出校記。

②

「清」下原衍「亭」字，據《春秋左傳補注》刪。

③

「支」，《史記·齊太公世家》作「枝」。

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注：「躁，迫也。」按：蹙，當本作「戚」，何訓爲痛也，是傷戚之意。《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也。」可證鄭本作「戚」。又按：《說文》有「戚」無「蹙」。《公羊古義》云：「《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爲疾，與何別。」非也。占戚、蹙同音，《詩·小明》云：「曷云其歸，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是「戚」讀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戚」有「蹙」音，故訓爲疾。《公羊問答》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①又《兔爰》箋：「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讀書叢錄》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注：『躁，迫

也。《兔爰》鄭注：『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躁」，定本作「操」，是後人所改。」按：《詩·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言「經陳、鄭之間」，用僖四年《左傳》義，言「伐北戎」，則用此爲說也。彼疏引此傳「操」作「躁」，《江漢》箋之「躁切」，即《王風》箋之「躁蹙」，皆本此之「操蹙」也。○注「操迫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貢禹傳》注：「操，持也。」持之急則有逼迫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箋文作「操」，音七刀反。彼《正義》引本或作「慘」者，誤也。《兔爰》釋文云：「本亦作『慄』，沈：七感反。」蓋沈重作「慘」也。躁，《說文》作「趨，疾也」，義亦近。○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禮器》「不然則已愆」，注：「已，猶甚也。」○注「蹙痛」至「甚痛」。○蹙，當依武億說作「戚」。《釋文》正作「戚」也。《論語·

①「意」下，原衍「亦」字，據《春秋公羊問答》刪。

八佾篇「喪，與其易也，甯戚」，《禮記·檀弓》「愾斯戚」，皆痛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痛傷也。《詩·兔爰》釋文云：「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疑《正義》本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操戚」者正字也，作「蹙」、作「蹙」者別體也。①作「切」者，同聲借字。《貢禹傳》注：「切，刻也。是也。與、戚痛微殊，義皆相因。俞云：《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操」與「躁」並段字，其正字當作「刺」。《說文·刀部》：「刺，絕也。《周書》曰：『天用刺絕其命。』」然則「刺」之爲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刺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爲迫殺之。若「操」爲操持，「躁」爲躁疾，並非其義。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

注据得捷也。**疏**注「据得捷也」。○下《三十一》年「來獻捷」，故知也。《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

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疏**舊疏

云：「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僖》十八年《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之屬，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敵，桓公可驅之爾，故不言戰。○**注**「時桓」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明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一至，仁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

①「作蹙作蹙」，疑其中一「蹙」字或爲「戚」之誤。

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圖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注「山戎」至「錄之」。○《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韋注：「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荊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注：「二國，山戎之與也。荊，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壹佰萬元

壹佰萬元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冊審稿人 郜積意

本冊責任編委

王豐先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YSS6JePIOeyvuWNjue8liAg5YWr5YWt5YaMICDnu4/pg6jmmKXnp4vnsbsglOWFrOe+iuS8oOS5i+Wxnl8xNDU3NTcyNy51dno=",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u7cbe\u534e\u7f16 \u516b\u516d\u518c \u7ecf\u90e8\u6625\u79cb\u7c7b
\u516c\u7f8a\u4f20\u4e4b\u5c5e_14575727.uvz",
  "filesize": 254823446,
  "md5": "7b2398f412184299070c96700d9b454f",
  "header_md5": "8efc528fcfc1b3188651fb0a1a413aa5",
  "sha1": "7fe43907884e26495dbbb0ed0e00b5e543678127",
  "sha256": "a056c297e3cc1320a4e2112c7c6aaa8ffe0dd88f3318e64b1eb5d3a7a82eb7ec",
  "crc32": 74010545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85390323,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708,
  "pdg_main_pages_max": 708,
  "total_pages": 717,
  "total_pixels": 442870988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